

## 超凡岛(上)

淒涼的秋天，也是一個清冷的早晨，東方剛剛露白的时候，大地却顯得特別沉靜！

但是，只有黃河的激流始終不肯安定，汹涌的潮濤，永遠發出不平的吼聲，如同一位狂傲的勇士，猛烈的向前沖，所向無敵；及至大海……

小秋！你今早為什麼不給俺庄上送魚來？”

一個大漢追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喊個不停！

那少年剛剛走到河邊，回頭瞪眼：“狗東西？鬼叫個什麼勁？也不瞧瞧這是什麼天候！”

“哈哈，小伙，大概你肚兜里還有幾文，所以又偷懶啦；喂，剛剛天亮呀，走到河邊來幹嗎？”

原來那少年名叫花無秋，只見他修眉朗目，氣宇異常，衣着雖俗，儀表卻是不凡；聞言長眉一挑，不耐煩地道：“二庄主，怎麼着，你是存心找麻煩來了？”

大漢名叫馬寶有四十開外，個子牛高馬大，豈知他對花無秋竟似有三分畏懼，本已走近了，卻又顛着屁股退後兩步，雙手亂搖：“小秋，又來了，犯不着生氣呀，千萬可別誤會，俺是叫你去喝酒的，不信回去問你媽，是她老人家指引我來的。”

花無秋一聽是媽叫來的，立時面色緩和，氣也平了。馬寶暗暗吁了口氣，試探着靠近過去：“小伙，俺聽沿河兩岸的朋友說，在水中你是數第一的呀！怎麼樣？有機會教俺一手如何？”

花無秋突然一擺手：“住口？”

馬寶立顯不安道：“啊！好急的蹄聲！”

花無秋伸手一把將他帶往身側樹後，沉聲道：“不是普通騎客，啊！來了，真快！”

四面都是高粱地，迅速的轉出八匹飛騎，馬上坐着八名大漢，馬寶顫聲磕齒道：“他……他……他們在三天前……到過坦曲城……城來……過……”

花無秋眼看八騎人馬猛地一停，同時翻身下馬，一半向高粱地，一半向河邊，似在搜查什麼東西，回頭輕聲道：“說話輕一點，千萬別讓他們聽到！”

馬寶點着頭：“聽……聽說他……他們是‘聚珍幫’的！”

花無秋搖搖頭，輕聲道：“不對，那個邪幫中人物沒有這樣整齊，衣着也不同，你看，這批人穿的一色黃，而且……”

他還沒有說完，突然自八人中響聲一聲沉沉的聲音道：“高粱地外沒有足跡，可能是下河啦！”

忽見有人飛身上馬，發出鏗鏘的語氣道：“連挨了我們三十餘掌，縱然侥幸逃脫，諒他也活不了兩天，我們回宮復命去吧，出來的時限也快到了。”

其餘七人一齐騰身，“唰唰唰”

紛紛上馬，但其中有人問道：“副堂主，師古宗或許已練成‘後宮秘法’只怕傷不了他？”

“副堂主！”

首先说话的又道：“我想不会，他如真正练成‘后宫秘法’，为什么不还手呢？他若还手，试问凭我们八人之力能挡得住吗？就算八堂总数齐上也难伤他分毫，由此想见，他没有偷到‘后宫秘法’是毫无疑问的了。”

副堂主点点头，问道：“然则如何复命呢？”

那堂主沉声道：“如实回话，难道谁敢说谎不成？”

“谎”

字一落，勒缰回头，立起一声呼哨，带着七骑如飞而去……”

马宝举袖一抹汗珠，长长的吁口气道：“这可能是‘西鬼’险的手下？要不就是‘北后’的徒子徒孙。”

花无秋沉吟一会摇头道：“都不是，听说这两人都是单来独往的人物。”

“那……那是什么神秘人物？”

花无秋仍是摇头，身子却朝着那批怪人的停留之处走去。

马宝急问道：“小秋，你去干吗，当心他们回来，咱们还是走吧。”

花无秋不理，到达地点后仔细看个不停，由近而远。

顿饭之久，他轻轻叹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就奇了？难道被追的人还没有到吗？”

一无所获之余，便向马宝招招手：“走吧，城里一定有好戏可瞧。”

二人走后不久，忽自高粱深处凌空飞出一条人影，不料却是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妇人，仪容端肃，淡装素服，高雅不俗，向二人去处望了望，轻叹口气。

游目四处无人，遂又走进高粱地内。

未几时，只见她缓缓扶出一个有气无力的老者，很谨慎的一直扶出树林。

“大嫂，在下感激不尽，快放我坐下，这条命总算得救。”

那老者满面正气，双目紧闭，显然负了伤。

美妇人闻言立停，将其置于一株树旁靠着，轻声问道：“老大家，贫妇不懂你老的意思？”

老者陡地睁开眼睛，一见面前妇人的神情，不禁肃然起敬，但又诧异道：“大嫂，听你的口气，在下似乎已经老迈了？”

美妇人突然面带严霜，退开几步，惊诧地望着老者。

“大嫂，你千万别误会，在下实际上还未过四十。”

美妇人冷声道：“发白皮皱观之如已过耳顺之年，此话谁能相信？”

伍子脊过照关，一夜白头，我师西宗真可比古人，这样也好，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哈哈……”

妇人闻言大诧，急问道：“世上难道真有这种事？”

师古宗缓缓起立，长揖道：“大嫂，你是在下救命恩人，师古宗岂敢撒谎，然而这是人之常情，凡人忧思过久，其发必早白数十年。”

妇人立将面色放缓道：“师先生由何地而来？对方又是那路人物？”

师古宗长长叹口气道：“在下此处不是说话之地，大嫂，贵府何处，能否让在下稍事憩息一会，以便让在下慢慢奉告如何？”

妇人点头道：“贫妇茅舍近在咫尺，也委实须要修养一天才行，请随贫妇慢慢走。”

师古宗随着她穿过树林，举目前望，只见在两箭之处有一座竹篱茅舍。

妇人回头道：“先生，你看远处就是坦曲城，只是近来可有点不太平静。”

师古宗叹声道：“在下从此改名换姓，除大嫂外，只要说话谨慎，相信再无第三者可识了。”

顺着一条小道，不久就到达那座茅舍之前。

茅舍三间，中为客厅，篱内野花似锦，周围清净无尘，师古宗走进客厅，喘息的坐到一把竹椅上。

妇人自后面端上一杯清茶。

茶罢，师古宗又长长吁了口气，问道：“大嫂，此地可有个甘家庄？”

妇人一面接过茶杯，轻轻答道：“有，就在敝舍西边半里处，你找谁？”

师古宗面现喜色，接道：“再请问一问，这附近可有一家姓花的？是十几年前自湖南湘镇搬来的。”

妇人面转凄然之色，问道：“先生有何事故？”

师古宗道：“在下有一生死之交，姓花名豪，听说是住在坦曲城外甘家庄旁，这次在下是专程来访，务请大嫂指点。”

妇人显有强忍心头凄楚，叹声道：“此人外出已有十几年了，可惜先生白跑一趟了。”

师古宗似已看出情形，陡然落泪道：“十五年了，十五年前的秋天，那正是在下与弟相会于九龙寨的时候，我们一见如故，便订定生死之交，谁知……谁知……”

他的声音颤抖，语不成声，接着放声大哭。

妇人闻言立时面色苍白，摇摇欲倒，急问道：“先……先生，他……他怎么样了？”

师古宗站立而起：“大嫂，你可就是我的弟妹？”

妇人点点头，但仍强忍道：“伯伯可有凭证么？”

师古宗顺手摸出一只绿色“玉羊”

，道：“弟妹定必识得此物。”

妇人接过后道：“这是我心爱之物，确是外子带在身边，可是遭人夺取么？”

师古宗叹声道：“豪弟常言弟妹‘老成持重’，如今看来，果然一点不假！”

妇人又道：“先生还有什么解释？”

师古宗道：“这‘玉羊’本为一双！”

妇人道：“只是一只已失！”

师古宗恨声道：“那是‘聚珍帮’帮主夺去了，伯父大人亦因此丧命在那场大劫之中。”

妇人点点头，含泪道：“我家也自那次不幸搬了家。”

师古宗道：“那是第一次迁居，全家陷于六盘山下，不幸，大姐有贞又遭一名魔头奸杀，一年后，大哥又被‘北牛’牛横打死。”

妇人咬牙道：“大姐仇人我已查出，那是‘西鬼’险常隆所为！”

师古宗道：“全家仅存豪弟和弟妹逃来此地，于十七年前生下一

子。”

妇人道：

“这些事情经过，除了秋儿之外，江湖武林都有耳闻，先生，这不能证实你们就是的生死之交啊？”

师古宗大感受困，他也钦佩她的，沉吟良久无语。

妇人见他焦急，又道：“先生，你能举出更有力的证明吗？否则，便请休息，日落时离去还不太迟。”

师古宗忽然想起什么事，忽喊道：“弟妹，你看看那‘玉羊’身上刻的是什么字？”

妇人低头一看，只见上刻：“古宗义兄留念，弟花豪敬赠。”

不禁叹声道：“这确是外子所刻，大哥，请恕弟妹多疑了。”

师古宗吁口气道：“应该，应该，世道多诈，不谨慎点怎行？”

妇人道：“大伯快请说出外子现在那里，十五年来毫无音讯，他到底在于些什么？”

师古宗叹声道：“他为了要报伯父大人和大哥大姐三人杀身之仇，但又自知武功不足，加上对方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人物，因之，他梦寐以求寻求武林异人，自与我结识之后，就相偕直入新疆极西无人之地一处森林中竟遇到中原一个奇人，即武林中受人尊敬的杜醉白老前辈……”

妇人道：“此人神秘莫测，一生不收徒弟，外子恐怕难能如愿？”

师古宗点头道：“豪弟苦求不得，但却承其指引一条危险路径！”

妇人大惊道：“大哥说得清楚一点？”

师古宗道：“据杜前辈说可有一神秘之处，武林中人知者无几，其处名叫‘雷池’，亦即为千年前‘雷池派’的真正发祥之地，自八百前雷池派闭关之后，自此再无该派人物出现江湖。”

妇人道：“杜前辈可是引外子深入雷池么？”

师古宗道：“不错，但杜前辈事先却一再警告，说雷池派的武功虽然天下无敌，但自闭关之后，即订立严格禁条，第一，凡外人要去学艺者，艺成后非经许可不得擅越雷池一步，违者杀无赦，第二条，外人未经许可而闯雷池者亦杀之，第三，雷池人物外出，未经命令杀人而杀人者以犯戒论罪，那也是死路一条。”

他喘息一下又接道：“花豪弟当时只想武功到手，不顾一切，同我拼命闯进，至翌年春，居然找到那神秘之地，仅幸得到许可。”

妇人惶恐地道：“一去就开始传艺？”

师古宗道：“那有那样简单，他们对传艺既缓慢而又慎重，第一年作苦工，第二年操劳役，三、四、五闭关养性，六、七、八、九四年练外功，十、十一、十二等三年练‘前宫笔法’，那是初步内功，第十三年练‘中宫秘法’，惟‘中宫秘法’须要上上天资之材言始有成，在一年内无成，立即从头开始，因此在雷池里苦练十个年头的人不下五百余人，因此举目看去都可看到白发苍苍之人，这还是许可你练‘中宫秘法’者，只准练‘前宫秘法’者更加不可胜数。”

妇人道：“外子与大哥可是已许可练‘中宫秘法’了？”

师古宗道：“正是，但豪弟报仇心切，他实在等不及了！”

妇人闻言大急，惶然问道：“这不是很危险么？”

师古宗叹声道：“这也难怪，他留下弟妹和侄儿流落异乡，怎不叫他归心似箭，加上报仇心切，自然无法苦磨了。”

妇人急问道：“后来呢？”

师古宗道：“在入‘中宫’不久，豪弟和我秘商，即下定决心去盗‘后宫秘法’心法口诀！但那‘后宫秘法’心法口诀保管得万分严密，就是雷池中几位二三流绝代奇人也不敢踏进后宫藏宝楼下一步。”

妇人闻言，就知要出祸事，追问道：“结果呢？”

师古宗道：“豪弟在一天晚上四更时不顾一切的偷上藏宝楼，居然偷得楼上三部口诀之一，在五更天时，随我逃出雷池。”

妇人声道：“外子完了！”

师古宗流泪道：“雷池派前宫的属八位堂主，各堂率领八位高手追击，豪弟不幸在逃到西藏时即遭杀害，临死时将口诀传我，叫我务必脱身回来，再将口诀传至侄儿。”

妇人不竟大声痛哭，咽声道：“大伯，这件事情不能告诉秋儿，否则他必然步其父亲后尘。”

师古宗道：“弟妹说得对，绝对不能让他知道，雷池之险，就是集天下武林之力都无法攻破。”

妇人道：“大伯，秋儿可能要回来了，他见了你怎办？”

师古宗道：“我改名好了，只说我是豪弟的忘年之交！”

妇人点头道：“就这样办，但口诀如何传授？”

师古宗道：“这口诀只能挨打防身，未经悟出运用之奥妙前，只说是我偶得奇遇所获罢了。”

妇人道：“这口诀可是还有奥秘？”

师古宗道：“深奥绝伦，我逃出雷池快三个月了，可就是没有悟出半点，加上没有时间练功，因此才遭重伤，现在想来还是有奇效，如果凭我自己所练，再加上在雷池里练成的那一点，只怕那八人连一个也接受不住哩，何况挨了他们八人三十余掌！”

妇人道：“秋儿一旦练成，大哥你看有何益处？”

师古宗道：“大概能挨得起那些大仇敌的打击，但也不要告诉侄儿，否则他会去找仇人拼命的！等到他年龄大一点时再说吧。”

妇人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忍悲道：“大哥，右边房里有床铺，你就去休息片刻吧。”

师古宗来不及自道身世，喘息道：“弟妹，侄儿回来时，你就叫我来，口诀必须及时传授！”

话还未住，身也未动，突见门口冲进一人大叫道：“妈，不好！后面追来三骑人马！”

妇人一见，急问道：“秋儿，是什么人追你？”

冲进来的就是花无秋，只见他满脸汗珠，紧张地喊道，无秋忽见家中多了一个老人，不禁啊声道：“妈，这老人家是谁？”

妇人道：“他是你爹的朋友，快上前拜见。”

师古宗摇手道：“弟妹，我看不必了，快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

花无秋还是拜倒在地，回禀道：“伯伯，你老人家一定是与妈刚才回家时的谈话。被人听到了，现在三个黄衣大汉骑着快马正朝这边追来，

如不是侄儿所见及时，只怕早已遭其盘问了。”

妇人恨声道：“我们在此地没有仇人，也没有熟人，谁在暗中偷听？”

师古宗急急道：“江湖上人心叵测，我看八成有仇人缀上了，花贤侄，快同我进房去，我有重要事情交代与你？”

花无秋望着妇人道：“妈……”

妇人不等他说下去，急催道：“快跟伯伯去，伯伯有套重要练功心法传授与你。”

花无秋不敢多问，急急随着师古宗进入右侧房中。

妇人独入后房，立即自床头探出一把长剑，谨慎地守在门前。

半晌不到，师古宗独自出来，急对妇人道：“弟妹，秋侄是否还不知道他祖父，姑姑和大伯伯的仇人？”

妇人道：“大伯可曾告诉他了？”

师古宗摇头道：“他记下口诀后就向我追问刚才所说的‘仇人’是谁？”

妇人道：“千万不能告诉他，他的性情激烈！弄不好会离家寻仇的！”

师古宗道：“我将他点了穴道，并在他身上用特殊手法留下仇人的姓名，以及雷池之事，那皮上暗伤法，非一般功力，年龄适者所能见到的。”

妇人感激道：“

大哥用心良苦，正合弟妹心意，他现在还在房中吗？”

师古宗摇头道：“我已将他藏在后面林中，非到晚上不能回来，弟妹，你也藏起来，来敌让我来应付。”

妇人决然道：“大哥内伤未愈，还是大哥躲藏起来比较好。”

正当二人急让之际，忽闻篱外响直马蹄之声。师古宗急对妇人道：“弟妹，来不及了，你先将剑藏起来！”

人影连闪，突由篱外纵进三条黄衣大汉！

妇人抢出喝道：“什么人？”

第一个大汉瞪眼看了良久，开口道：“你们可是姓花的？”

师古宗识出确是雷池高手，心中一阵比一阵紧张，生怕他看出什么破绽，表面上仍然力持沉着地答道：“天下姓花的何处不有，阁下问的是那一家？”

那大汉沉声道：“我到了此地，当然是问你们。”

妇人叱声道：“是又怎样？”

师古宗怕她答错话，立接道：“这家只有母子两人，老夫是刚来的客人，阁下有何指教？”

大汉闻言一愣，回头向同伴道：“所报不实，那东配犯死罪。”

话声一停，翻身就去，一条大汉又是如风纵出竹篱。

蹄声立起，渐渐远去，师古宗举手拭汗，如释重负！

妇人道：“确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捣鬼，此人决非外来人物，幸好大哥已判若两人，否则这次定难脱险。”

师古宗忽然觉篱侧又有动静，立即向妇人摇手噤声！

妇人头还未转，突然感一股劲风已临头，措手不及，身如雷轰，惨叫一声，仆地不起！

师古宗一见魂飞魄散，双掌朝天一翻，大喝道：“下流东西，竟敢

暗中下此毒手！”

他重伤未愈，功力无法提足，又被暗中之人打翻在地上，两眼一黑，不省人事！

忽自茅屋里发出一声嘿嘿冷笑，显然就是暗中之人！

紧接着又有一人轻声道：“庄主，他还未死！”

那冷笑之人又开口道：“庄主为何亲自动手？”

另一人冷笑一声：“雷池人不相信老夫之言，借刀之计已告落空，好在有三弟替我一死，否则老夫怎能逃脱雷池人之手！这一对男女迟早必须收拾，与其让他们养成气候，不如此刻下手容易，同时还可移祸于雷池人头上，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庄主，林中还有那个小子，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一并收拾掉算了。”

“那又不同，师古宗已经得到雷池派某些东西，而那小子正是承受之人，老夫留下那小子一张活口，日后便不难查出真情。”

“庄主，你老可是准备将那小子收留？”

阴声之人哈哈笑道：“老夫自有妙计使他就范！”

忽然起了一阵衣襟带风之声，屋顶自此再无人声！

师古宗的尸体也于是渐渐僵硬，以便有在茅屋后的林边，这时竟有人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未几，在叹息处闪出一个形如冬烘先生的老人，只见他喃喃自语道：“我乐天翁又将看到天下大乱了。”

忽然，他如飞般奔进茅屋，手忙脚乱地立将地上两具尸体收拾，用被包起，放置竹篱之外，再回头，一把火将茅屋烧了个烈焰冲天！

他背起两具尸体，就地划下一行字迹之后，扬长而去。

时光易逝，转眼又是夕阳含山，茅屋烟消，四野寂寂！

陡然，自林中奔中一条小小的人影，只见他如飞冲进茅屋遗迹。

原来那小小人影即为花无秋，他一见家遭火焚，霎时面色苍白，呆呆的泪流不止！神情哀恸至极。

“孩子！这是你的家吗？”

忽然有人在其身后发问！

花无秋问声猛然回头，拳头高举！

但一见是个清癯老人，这才将拳放下，默默的点点头，居然未放声恸哭！

老人一见大感惊奇，指着地上道：“你可看到地上这一行字迹？”

花无秋闻声注目，只见地上划道：“孩子，你好自为之，为娘速去矣！”

花无秋忽然朝着老人道：“你老可是留字之人么？”

老人闻言大震，知无可瞒，点头道：“老朽怕你伤心，故而有此一举！”

花无秋咬牙问道：“我娘和伯伯的尸体呢？”

老人叹息道：“老朽路过此地，见尸不忍，因而代理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花无秋道：“我有话要请问。”

老人道：“是不是想知道恶手是谁？”



花无秋摇头道：“那我知道，只请问你何以知道有我这个孩子在？”

老人点点头道：“老朽早就认识你了，你不是叫做花无秋吗？”

花无秋点点头，似已释疑，这才跟着老人而去。

第二天的早晨，在坦曲城里城外，传出两大惊人的消息！第一、甘家庄的三老爷甘提贵陡然暴死花园。第二、在城外官渡码头被人杀死三个黄衣大汉！对花无秋家人放火的事竟成了附近一带的传闻。

坦曲城位于黄河北岸，为水陆交通之要道，商旅支集，热闹非常，出南门即为官渡，码头上下，舢舨如蚁，近河街有两大酒楼，西为“河清楼”

，东为“海晏楼”

，两楼并立，生意鼎盛。

这日中秆，恰当河清楼依客拥挤之际，忽然自门口来了两个老头，一个走路歪斜，一个摇头晃脑！

未进门，先闻声！只见那歪斜的哈哈笑道：“深山无猛虎！平地出豺狼，伙计，走路要当心背后，进门就先看死角。”

那摇头晃脑的更笑得厉害，只见他满口牙齿不见一颗，瘪嘴裂开，笑得眼泪直流地道：

“‘行不正’

！你真是‘孤陋寡闻’，少出远门，旁的地方可以适用你那两句话，唯独这坦曲城就不相同，豺狼既非从背后伤人，也非由死角偷袭，咱们要注意的却是在屋顶上哩！”

走路歪斜的突然一转身，大骂道：“‘坐不端’你简直是胡说乱说，那有豺狼能上屋的？”

摇头晃脑的哈哈笑道：“‘行不正’我说你是‘孤陋寡闻’你不服气，不信嘛，罗！楼上有个教书匠，你去问他就知是不是真的。”

二人争争吵吵，一直朝楼上跑去。

楼上客人坐得不少，大家一见，莫不认为来了两个老糊涂，好奇的停杯不饮，一窠蜂似的纷纷上楼去看热闹。

突然，自楼上也响起一阵哈哈大笑道：“行不正、坐不端，我看你们的颈子大概发了痒！老豺狼未到，小豺狼却就在你们身旁！”

声自发自楼角，原来那儿居然独坐着一个冬烘先生！

两个老疯子一见，同时哈哈大笑，一齐扑了过去道：“教书匠，你真的一人在此凑美啊，这次该你请客啦！”

老冬烘不客气，既不招呼，也不让坐，反而大骂道：“行不正、坐不端，你们真是生双耳朵配样的，甘家庄正在作道场（作丧事，念经治丧）；有吃有喝不去，竟到这儿向我求乞！”

他骂只发骂，两个疯老头却一点不理，居然同时坐了下来！抢壶争菜，捞到手就喝，抓到口就啃！

全楼食客一见，莫不又诧异又奇，同时也乐得哄然大笑！

但在另一个角落里却坐两位不同的人物，一个桌上坐的是两位少女，虽说身着的是江湖打扮，但却有与众不同的感觉，上首坐的年龄不到十八岁，端地生得一副闭月羞花之貌，只见她耳虽在听，但却眼不旁视！

其对面一个美貌稍逊，然气派亦不等闲，只听她轻声道：“小姐，

那三位老头是什么人物？”

原来这少女竟还是个丫环，那小姐见问，眼皮仍不稍抬，惟轻声答道：“那形似冬烘的号称‘乐天翁’，行路歪斜的就叫‘行不正’，摇头摇脑的‘坐不端’，你没听说‘中原三莫惹’吗，这就是他们了！”

丫环闻言愕然道：“他们在讽刺什么人物？竟将那人比做豺狼！”

小姐微笑一下，又轻声道：“江湖武林有几个很粗俗谣传，那是：‘东边有个帮，金银财宝一扫光，南边有只口，喝尽世间无美貌，西边有个鬼，见了女人流口水，北边有条牛，只要见了叫你愁，中原三莫愁，除了武圣都打得！”

她解释道：“今天他们是在讽刺‘西边那个鬼’！看来他们这次会有名堂耍出来。”

丫环闻言惊道：“原来武林中居然还有这些奇闻，‘武圣’？那不是指先老爷吗？”

那小姐轻轻叹气道：“是的，刚才提的那些人，除了都怕我们死去的爹爹外，恐怕谁都治不了！”

丫环哼一声道：“我不信，还有小姐你哩，你已尽得老爷真传了呀！”

那小姐突将目光四转，面上显得严肃已极，口中沉沉的道：“丹梦，你说话当心点，这楼上已有不少武林人物？”

她见四下无人注意，这才将面色放和，但又叹口气道：“我？唉，我还有什么闲心来管江湖上的事情，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操心不了啦！”

丹梦可能是那丫环的名字，只见她撇嘴道：“我才不怕前宫造反！”

小姐又叹声道：“爹的死讯尚未传出，当然，他们是不敢轻起叛离之心，但是，这件事怎能瞒他们一辈子，迟早会被知道的，一旦他们得知爹已仙世的确实消息时，唉！雷池派恐怕要完全变样了！”

丹梦闻言大惊道：“是外面的武林要来攻打？”

小姐摇头道：“内部不乱，外面武林是不敢来的，怕就怕前宫和中宫那两批明服暗违的东西，他们无时不念念后宫三部秘法？一旦爹已死，只怕人人都想据为己有哩！”

沉吟一会后又道：“前宫王三的武功，可说与我刚才所提的那些人物不相上下，中宫三王却又比那人物稍胜一筹！”

丹梦道：“小姐，这样说来，你可独挡他们呀，干吗还愁眉不展呢？”

小姐叹口气道：“蚁多咬死象，你想想看，本派除了他们还有多少，他们六人是爹一手教出来的尚且野心勃勃。更何况那些人？现在那么多人不听后宫命令，派规权柄，那一样东西不都落在前、中两宫手内，目前表面上我仍高高在上，实际上那是我爹的余威尚在呀。”

丹梦急道：“小姐，后宫只有金萍和柴公公看守，我们这次就不应该出来玩了？”

“唉！”

那小姐叹声摇头道：“我出来那是为了玩呀，你还记得爹去世的遗言吗？”

丹梦点头道：“那是说：‘雷池派’的武功心法，须要选中绝顶天才来继承，否则必将中断！”

那小姐点头道：“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出外访寻。”

那小姐点点头道：“因此我发出令符，将本派之人全部调入江湖，目的就是要转移他们注意！”

突然，由楼上登上一个黄衣大汉，目光向全楼扫个不停！

那小姐一见，立即对丹梦道：“你快过去，不许他来见我，这楼上耳目众多！”

丹梦借故下楼！那黄衣大汉佯装无事而去。

但她主婢这种举动，却被距离不远的另几个中年汉子看在眼里，其一轻向左侧同伴道：“果然不错，快回庄去，这妞儿确是有点来头！”

左侧那人双手一按桌面，立即将身站起，点头道：“庄主等着回，还是我先回去罢，你们监视那三个老家伙。”

那汉子言罢，不等同伴开口，随即向楼门走去……

恰好，那丹梦丫头又回来了，二人正面相逢。

谁料那大汉竟有意向丹梦挤了一下！同时还发出一声奸笑！

丹梦似已不怒，不知用了一手什么绝技，竟使那大汉痛叫一声，头下脚上，翻身一个筋斗，笔直朝楼下贯去。

其同伴一见大惊，但却吓得浑身直抖，不能言语！

那小姐视如无睹，依然在慢慢吃东西。

全楼上有不少是武林人物，虽未看出真相，但人人都知不是偶然。

丹梦刚刚坐下，那小姐向她皱眉道：“你怎么任地没耐性？这下都被你露出马脚了。”

丹梦低头不语，显然气仍未平！

那小姐叹声道：“下次当心一点，你怎能被他挤上呢，假设他是敌人，这下你不是糟了，那还有你回手的机会？算了，他是甘家的，等会找他们主人陪礼。”

丹梦点点头，轻声道：“刚才是前宫弟子，据说尚未查出杀害三个弟子的凶手。”

那小姐忽然起立，向丹梦道：“我们可以走了，你到街上买份奠仪。”

丹梦随后下楼，及至街上，那小姐冷笑一声！

“小姐，怎么了？”

丹梦不知她为了什么冷笑，偏头发问，同时似感到愕然。

那小姐眼看身旁没有外人，答道：“你知道那三个弟子会是谁杀的吗？”

丹梦更觉惊讶道：“小姐知道？”

那小姐点点头道：“午夜四更时，我独自出了客店一会！看到那动手的是个少年，他武功虽不高，但却快到了极点，同时还不是暗袭！”

丹梦郑重道：“小姐为何不将他拿下？”

那小姐又是一声冷笑道：“他替我除患，我心中还得谢他才是！”

丹梦更加不懂，脱口道：“谢他，他是谁？”

小姐道：“他姓花，他父亲是死在我们‘雷池派’人手里，唉！他对我们的内情不明，将来必定连我们都得视为仇人！”

丹梦陡然若有所悟，啊声道：“小姐希望前、中两宫人物都被外人杀死？”

那小姐忽然回头看着她：“丹梦，你还认为前、中宫是我们‘雷池派’的人物吗？哼！只差没翻脸了，翻脸我就是他们眼中第一个要除之

而后快的人！”

丹梦豁然道：“那我和小姐不能在暗中一一下手吗？”

那小姐摇头道：“在前、中两宫罪证未显之前，我下手就是违背爹爹的派规，目前只希望有人动手，可惜象那位少年的人物太少了。”

她们买了奠仪之后，一直就朝甘家庄行去。

甘家庄距城不到半里，规模宏大，仆众多，庄主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须发未白，沉凝威严，惟身世如谜，无人知晓。二女一到，只见庄门大开，门前车水马龙，出出进进的人物多得摩肩擦臂，喧哗盈耳！

丹梦轻声道：“小姐可知庄主的出身？”

那小姐看她一眼道：“不要问，你快向门房呈贴送礼。”

丹梦不敢再问，急向门房走去。

守门的是八个大汉，充分显出无一不是武林高手，一见丹梦，左边第一人大步迎上道：“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那大汉啊声道：“请随我来！”

门房先生是个五十余岁的猴面人物，他接过贴子一看，只见落款上写有：“雷池步青云敬奠”

七字，不由陡然一震，急对大汉道：“快禀庄主，这是最重要的客，非庄主亲自接待不可！”

他遣走大汉之后，连连向丹梦打拱道：“姑娘，快请尊主人入庄……”  
“庄”

字还未落，忽听大厅内响起一声沉喝道：“甘忠！我自己去请！”

丹梦闻声注目，眼看来的是个非常威严的老人，身着长袍大褂，目光如电，满脸黑中透青，不禁忖道：“这可能就是庄主了！”

当下迎身上前拱手道：“你就是庄主吗？我家小姐尚在大门外。”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敝庄何幸，得蒙贵客亲临，姑娘，你就不敢再去了。”

丹梦紧随其后，答道：“我家小姐不准备进府，此来除呈奠仪外，主要是想请庄主会一面！”

甘庄主闻言一愣，即知有了麻烦，但仍强笑道：“不会，不会，那有来而不入之理，只怪老朽迎接来迟。”

庄内外人物云集，一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众目齐注，莫不显出愕然之色。

那小姐见距离庄门尚有一箭之地，她一见庄主迎近，反而侧过身去。

甘庄主似还没有识出她的面貌，遥遥拱手道：“贵客光临，请恕甘某失迎之罪。”

那小姐闻声已近，陡地转身，笑声问道：“庄主，阁下还认得我吗？”

庄主一见，面色霎时一片惨白，居然退后一步连声道：“原来就是她！”

那小姐冷冷笑道：“独啸天，你不愧是一帮帮主，而且又变成庄主员外了！”

丹梦闻言，不禁暗惊道：“原来这是‘聚珍帮’帮主独啸天！”

庄主的威严一收，面现谄笑，连连拱手道：“在幼主之前，啸天无可遁形，请问驾临敝庄，有何赐教？”

那小姐沉声问道：“阁下派在河清楼的人物居然向我梦儿示威，这

莫非是出自阁下的指示么？”

庄主闻言大惊，立即长揖及地，决然否认道：“幼主谅啸天也无此胆量，此事啸天确实毫不知情，恳祈幼主见谅。”

小姐哼声道：“这事不究也罢，我来此地乃秘密行事，阁下却要守口如瓶，倘若有人知道风声那就唯阁下是问。”

庄主又是长揖到地道：“当然，当然，幼主请！”

小姐摆手道：“我不进庄了，阁下请便。”

庄主谄笑道：“幼主驾临敝地，莫非为了贵派三位弟子被害之事？”

小姐突然郑重道：“你莫非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了么？”

“此事唯啸天揣测，八成是中原‘三莫惹’所为，他们现在本城之内。”

小姐显然是放了心事，淡然笑道：“你又想借刀杀人，当心点，你不要再蹈令弟覆辙！”

说完话，带着丹梦姗姗而去，竟将一位大庄主怔在当地，居然全身发抖！

二女未再入城，走上大道后，丹梦问道：“小姐，咱们到哪里去？”

路上行人不少，那小姐轻声道：“我们走小道，找个僻静的农家借宿！”

丹梦道：“干吗要住农家，江湖武林谁还敢找我们的麻烦？”

小姐叹声道：“你也是粗心，现在我们是越隐匿形迹越好，即可避开本派人物，又可避开江湖是非。”

走出不到三里，刚刚转过一处山脚，突然自林中冲出一个少年来大喝道：“站住！”

丹梦一见，大怒冲上，冷笑。

“你是什么人，竟敢向我家小姐无礼？”

那少年嘿嘿两声道：“是小姐就不会抛头露面于江湖，更不致走上酒楼去喝酒！”

那小姐没有生气，即将丹梦唤住道：“梦儿，你问他为什么拦路？”

丹梦心中有点奇怪，闻声忖道：“小姐怎么今天对这土头土脑的家伙这等和气……”

她想不通，娇声喝道：“小强盗，你该不是要买路钱呢？”

她存心调侃对方，但又觉得自己出言幼稚，言一出口，那少年一指自己鼻尖，冷笑道：“你为什么不加我个拦途调戏之罪？”

丹梦言真个冒火，踏出一步骂道：“你是想找死么？”

少年仰天大笑道：“刚刚相反，我是来要命的！”

那小姐恐防丹梦动手，立即亲自上前道：“花相公，你恐怕还不认识我吧，请问到底为何拦路？”

丹梦一听不对，心想：“怪，小姐认得他！而且叫他相公！”

她心知有异立即后退。

原来那少年就是花无秋，但他闻言一怔，暗暗嘀咕道：“她怎么知道我姓花？”

沉吟一会，冷笑答道：“你们今天打了我一个朋友！”

那小姐的年龄与他差不多，但却比他老练多了，闻言点头道：“原来相公是为了这个！”

她停了一下，回头笑着对丹梦道：“这位相公既是索命而来，你过去看看他有没有本事拿去！”

丹梦见她说话带微笑，忙时还丢了一个眼色，心想：“她不准我伤这土小子！但又要我露两手，这就更难，恐怕这家伙就是杀死前宫三弟子之人？”

当下不敢犹豫，佯作大怒，哼声道：“你这不明是非的……”

“的什么？”她这回却不了骂出口了！

花无秋是存了真正杀人之心才来的，不知如何被他盯到这个山脚下的，也不知他昨夜藏在什么地方，一见丹梦走近，好快，霎眼就是一掌攻出！

丹梦已得“雷池派”后宫真传，动作自然比花无秋快，装作娇喝一声，侧身闪开，冷冷的笑道：“让你一招！”

花无秋一见大惊，全身拔起，蹑踪扑下，大喝道：“再接这招！”

丹梦见他身轻势急，不禁暗暗忖道：“他的武功不弱，难怪也来挑战！”心念身随，晃了一晃，又被闪开两丈，格格笑道：“第二招了！”

花无秋陡然将招收住，侧身一跃，人已到了山坡上，俯首冷然问道：“你们是什么帮派？”

丹梦不敢作答，回头望那小姐！

那小姐摇摇头，面上显出忧愁之色！

丹梦会意，大声道：“你打我不过如此，等到你打得赢我时再告诉你。”

她的年龄更小，说出话来还未脱稚气！

花无秋在那两招之下就知自己差得太远，因之见机让步，但他心中却难过极了，闻言后扭头就走。

他一口气翻过那座小山，接着又奔出数里才停，只见他低着头，口中喃喃道：“我……我连一个女孩子都打不过，唉！今……今后如何报仇啊……”

他面色发青，眼眶里孕着泪水，似在强忍，强忍着眼泪不让流出来，那年幼孤单的样子，使人见了谁都同情！

忽然，自右侧远远有人在叫道：“小秋！小秋！我叫你不要去，还好，她们幸未下你的毒手！”

花无秋闻声注目，连忙将泪水拭干，招呼道：“东溪哥，你还不走？”

原来那喊叫之人就是马宝，只见他飞快走近道：“我……我身无分文，走到那儿去呀？”

花无秋叹声道：“没有钱也得走，不走是一定活不成的，那些黄衣大汉不杀你，你的庄主也会要你的命。”

马宝垂头丧气，叹垢道：“唉！今夜我没地方去呀？”

“去……去的地方有，奔到我老家去，那儿还有我的远亲，只要你提起我母亲的姓氏，他们一定收留你。”

马宝感激道：“小秋，那我明早就走了，但你怎办，千万不要到庄主那儿去，我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可要处处当心！”

花无秋冷笑道：“我为了报仇，我是不会离开他的，东溪哥，你等着瞧罢，我武功不如人，但我有的是方法。”

马宝知他性烈如火，劝也无用，以便含泪道：“小秋，还是处处当

心点，我走了，祝你家仇全报！”

花无秋咬牙不语，目送其背影消失后，这才转弯前行。

走不到两里地，突然又有人自侧面瞳出，同时还哈哈笑道：“小秋儿，哈哈，你真有种！居然敢向雷……”那人突然收了口！

花无秋闻声大震，暗惊不已，急忖道：“是，是甘庄主，不！是独啸天老贼！他？他怎么在这里？天啦！希望他没看到马宝？”

马宝真是个好入，就是他告诉我来，原来，原来杀我母亲，杀我伯伯的就是这个老贼，唉！对了，母亲常在梦中呓语，听说他还是杀我祖父的仇人，好老贼，我不杀他全家，我就永不甘心。”

忽在右侧林中走出那个发笑之人，的确，他就是甘庄主，也就是聚珍帮的帮主，只见他好笑走近道：“小秋儿，唉！今早听说你家遭遇不幸，伯伯我惭愧极了，近在咫尺，竟连‘守望相助’几字都没有作到！”

花无秋霎时显得狡猾异常，只见拭了一把眼泪，装得可怜至极，良久才道：“庄主，承蒙关怀，小子感激不足，只可惜，我连仇人都没看到。”

甘庄主射出两道奸滑的目光，口中连声叹气道：“仇人我倒是替你打听到了，但目前还不敢告诉你，原因是怕你去冒险，小秋儿，这不要紧，迟早伯伯会告诉你的，只要你有了报仇的本领！……”

他迟疑了一下，接道：“对了，你为什么要找刚才那两位少女动手，好小子，你居然还有两手功夫！嘿嘿，这么多年了，伯伯只知你水里底子硬谁料武功也不坏呀？”

花无秋忽然想起一事，问道：“庄主刚才提出一个雷字，怎么又没有下文？”

甘庄主叹道：“这件事情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小秋，等你长大了，有了真功夫那时，伯伯不但告诉你，而且还要助你一臂之力！”

花无秋装作顺服的道：“小子先谢了！唔！庄主，你老怎知小子刚才之事？”

甘庄主哈哈笑道：“老朽就是这个长处，但不知你为了什么？”

花无秋心中一阵嘀咕，口中答道：“你要问，小子不妨直说，那两个女子都是和近来一些黄衣大汉有交情，在家母亲未遭仇人杀害之前，小子曾看到三个黄衣大汉到我家里来找过麻烦，因此，小子才向她们拦路挑战！”

他的话里毫无虚造，致使甘庄主非常满意，又是一声大笑道：“有种，有种，小子，伯伯真佩服，嗯！你现在孤单单的，今后作何打算？”

花无秋眼睛一转，精灵的叹气道：“现在小子已无牵挂，今后除了漂流江湖，希望访寻一个武林名师！”

甘庄主点头道：“有志气！不过，小秋儿，你目前年龄还小呀？”

“这样如何，你就在老朽庄上住一年半载的，养养精神，练练体格，同时老朽还有几手拿得出的东西给你，你高兴就留，不高兴就走，老朽决不将你看做外人。”

花无秋打蛇随榻卷，长揖到地道：“庄主，小子承蒙不弃，真是感激不尽！”

甘庄主大笑道：“哪里，哪里，谁叫咱们是多年的邻居啊！得啦，你既然愿意，这就随老朽回庄去吧。”

花无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两眼射出恨毒之光，暗暗咬牙，心中想道：“这就是你灭门之因了，老贼，也是你的恶贯满盈啦！”

他们一直朝庄里走去之际，却未料到背后远远的还有两个少年在暗盯着……

原来那就是“雷池派”的主婢二人，她们跟了一里多远才停止。

丹梦这时向小姐叹声道：“那姓花的看出毫无坏心，他居然愿作坏人家的下人！”

小姐沉吟着未开口，似在考虑什么心事，良久才叹声道：“人贫气短，马瘦毛长，这是平凡中一定的现象，他已无家可归，加之身贫如洗，你叫他年纪轻轻的依靠谁，梦儿，这人还须长时观察。”

丹梦道：“那不行，小姐说已得到我们雷池‘后宫秘法’之一，不管谁就得杀了！”

小姐道：“现在还早，不要说了！”

她们也走了，当地显得冷清清的，但过了不到半个时辰，谁料到另一面山坡竟又出两人，年龄尚轻，都作护院武师打扮，前面一个约三十几，后面跟的仅只有二十七八，他们顺着林木而行。

“老忠！我们可能又多了一个小帮手了，花无秋那小子是查出破绽！”

后面那壮年个子高大，接口道：“花无秋此来，只怕是庄主存心有诈，我们得暗暗警告他！”

前面那年轻的忽然立住道：“花无秋怎能相信你我二人的？”

壮年道：“找机会，自有办法使他相信。”

这两人充分表现出精明练达之情，四双眼睛不断地向前后搜寻，又开始朝前行动……

“老良，马宝干吗还不逃呢？这下恐怕活不成了，就是你我遇上也只好闭着眼睛下手啦！唉！那家伙了太冒失了，他怎么会在河清楼生事？”

高个子疑道：“他恐怕不会藏在这面山中？”

那被称老良的青年道：“你没听庄主刚才召集我们时说过，他亲自看到苟东西在这儿附近露过面么。”老忠就是高个子，沉吟一会接道：“庄主既然看，他怎么肯当面放过？”

老良道：“其中定有原因，也许是怕花无秋看到？”

正说着，忽从侧面冲出一个道：“索良，卓忠，你们要找的来了！”

二人一见，莫不大惊道：“老苟，你真在这里！”

出来的居然是马宝，只见他沉声道：“这还不好，你们可以回去报功了！”

高个子叫卓忠，只听他正色道：“老苟，别误会，独啸天是我和老娘的杀父仇人，你是知道的，已在我们是心腹之交，怎么说我们也不会替仇人出力的。”

马宝道：“二位既然不忍下手，那就请便吧！”

年青的叫索良，只听他沉声道：“你怎么还不走？”

马宝道：“兄弟必须藏过今天！”

卓忠道：“不行，大少庄主，二少庄主，三小姐等都亲自出动来拿你，再迟就逃不脱啦！”



索良已觉出他有困难，乃自身上摸出十几两银子道：“老苟，拿去作路费，走得越远越好，同时不要忘了改名换姓，勤练武功。”

马宝感激流泪道：“但二位也要当心，你们放我逃走，千万勿使外人知道。”

马宝摇头道：“庄内高手如云，都是独啸天的死党，稍有大意，即会招致杀身大祸。”

索良挥手道：“我们已存心杀身报仇之心还怕他怎的，老苟，你快走罢。”

马宝立即钻进林内，遥遥道：“兄弟们，将来再见了。”

二人见他走后，立向他处前进，装出认真找寻，一直到晚上才朝庄上回去。

“你们可有消息么？”

卓忠赶上前回道：“禀告大少爷，我们毫未查出动静！”

原来那人就是庄内第二号人物甘龙，他即为庄主之子，只听他哼了一声，频频挥手道：“快点进去，晚上还有一班！”

卓忠连声应道：“属下知道了。”

二人很快绕过前院，径奔后院，穿过几处走廊，这才进入后花园。

才进后园，岂知又遇上一人，这次却是个二十四岁妖艳绝伦的女子，那身打扮真象个王妃，迷人至极，听她娇声道：“阿良，你们回来了。”

索良向卓忠示意道：“老忠，你先回房去，让我把事情禀告三小姐！”

艳女原来就是三小姐，她见卓忠告别后，立即向索良娇笑道：“阿良，你们也没有找到？”

索良点头道：“可能是逃远了。”

三小姐笑道：“逃？你可曾看到咱庄上逃脱了几个？”

她突变得面如罗刹，冷笑道：“凡经我用了一次的人，除非他长了翅膀，否则就只有乖乖的，告诉你，庄主不杀，我也要他的狗命！”

“这个我清楚，但小姐，你说话也得轻一点，外人听到会传扬。”

三小姐哼一声道：“又是大哥派你去？”

索良道：“是的，刚在庄前就说过了。”

三小姐道：“好，我也去，我们到野外去玩，看他还有什么鬼可捣。”

索良告别后暗暗叹道：“独啸天作恶之过，否则何致生出这样一个无耻淫女！”

他穿过花径，行到西边那排房屋之前，轻轻叫道：“老忠，房里还有谁？”

卓忠闻声走出，一看附近无人，轻轻道：“是小秋！”接着走近索良耳语一会才大声道：“小秋被分派在我们左边第三间房子，咱们多了一个伴啦！”

二人走进门时，索良又轻轻道：“马宝已将我们的事都告诉小秋了？”

卓忠点点头道：“这样更好！”

忽然花无秋从里面走出来，立即向二人叫道：“卓大哥，索大哥，你们这种交头拉耳的举动今后要当心，好在庄主对二位非常看重，否则终归会出事情的！”

二人闻言一震，卓忠道：“小秋，人人说你精灵得紧，真个名不虚

传。”

索良道：“他的被盖搬进来了没有？”

卓忠道：“他自己已经领进来了，刚才竟是四小姐送点心来哩，看来庄主对他似无猜疑。”

索良道：“小姐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她送点心与庄主无关，刚刚相反，庄主将小秋派在我们身边，无疑是要我们监视啦！”

卓忠冷笑道：“那就是他瞎了眼！”

花无秋问道：“这房子附近如何？”

索良道：“墙外是崖，险峻异常，花园里另两面距离甚远，仅正面花木过密，有人来不易发现。”

花无秋道：“花林如有人走近我们，凭听力才能察出，说来这地方还不错。”

三人一谈就是两个时辰，耳听已打了三更！忽然，花无秋摆手禁声，向二人耳语道：“花径里有人来了！”

卓忠立即向外闪出，大声道：“什么人？”

花径中传来一声嘉许道：“卓忠，你的内功愈来愈进步了！”

房里闻声，一齐走出，听卓忠道：“原来是大少爷！”

门前现出那个傲慢的甘龙来，听他沉声道：“今晚你们不要出去了，明日你们三人一早就到庄主书房听差。”

他说完即大摇大摆的走了，卓忠等他背影消失后，一摆手二人退回房中，冷笑道：“这家伙明为传话，实际是想偷听我们的谈话的！”

索良惊讶地对花无秋道：“小秋，我们相处已有十多年了，谁知你的听力竟有这样了得！”

花无秋道：“那只是我细心罢了！”

及至五更，花无秋第一个先起身，他打开一个衣包，喃喃道：“四小姐怎么给我这么多新衣服？”

拿出一套他喜欢的青绸短装，试穿一看，又自言自语道：“怪呀，竟然完全合身哩！”

他呆了不知多久，忽听卓忠在外面叫道：“小秋，起来了么？”

花无秋急急答道：“早已起来了。”

卓忠道：“快，快洗脸，我们要到书房去听差了。”

一阵忙乱，三人这才向花园中穿行。

及至后院，卓忠道：“糟，书房里已有不少都到了！”

三人走至一条走廊，面对一个房门，忽听庄主在内大声道：“对方是京官，这次护宝的高手竟有八个成名人物，你们不可大意，下手要干净，决不能留一个活口！”

花无秋闻言大惊，暗笑道：“他要我去打劫！”

花无秋正在想着，忽见书房门内伸出一个头来，叫道：“花无秋快到扯堂去，四小姐在等你。”

花无秋闻言转身，一路暗付：“可能没有什么事了！”

后面立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眉目如画，娇小玲珑，一见花无秋即高声道：“小秋，你吃过早点了吗？”

花无秋摇摇头，问道：“四小姐，叫我有何事？”

“喂哟，你怎么啦，老记不住，又叫我四小姐，当心，爹听到了会

发脾气的。”

花无秋皱眉道：“我又不是你家亲人，怎好叫你的名字？旁人一定说我不懂身份。”

四小姐噘嘴道：“我家上上下下都叫我‘微微’，你的年纪又不比我小！”

花无秋没有办法，又问道：“到底有什么事呢？”

四小姐道：“一定要先叫我才告诉你！”

花无秋无奈，叫道：“微微，别耽搁了，快说呀？”

四小姐高兴的笑了，咕咕两声道：“你知道有大批人物要到山海关去吗？”

花无秋道：“只知有大批人物出动，但不知多少要到山海关去。”

四小姐道：“爹本来要你跟去见见场面。”

花无秋道：“是不是现在不叫我去了？”

四小姐娇笑道：“还是要去，但不参加打斗，只伴我在暗中观看。马已准备好了，我们先走。”

花无秋知道无拒绝余地，唯有点头应是！

## 二

正当二人要走之际，忽听门外有人咳嗽一声！

四小姐闻声道：“爹，他们已经动身了？”

门口现出庄主，只见他摇摇头，面对花无秋道：“小秋，你知道作什么了？”

花无秋侧身应道：“四……不，微微已经跟我说过啦。”

庄主奸笑道：“你又差点叫错了，一路上小心照顾她，这是微儿第一次出门！”

花无秋道：“大概要多久才能回来？”

庄主道：“随她高兴罢，不一定要与大伙儿同回。”

四小姐叫道：“爹，你的双剑分给小秋一把好吗？”

庄主道：“他可以用，但要当心被人抢去。”

四小姐高兴的跳起道：“爹真好，还有吩咐吗？”

庄主道：“天下武林人物的特征为爹已经告诉你了，除非不得已，最好不要与人动手！”……

两个时辰之后，在王层山的大道上出现了两骑白马，花无秋和四小姐居然驰出有八十余里，可见他们坐骑是两匹不同寻常的良马！

“小秋，你看啊！多美的风景！”

花无秋点点头，急然问道：“微微，这次是那个带队呀？”

四小姐格格笑道：“什么这次那次，你根本是第一次才知道我家的秘密！”

突然她又叹声道：“爹就是这点不好，见了人家的宝物就要！”

花无秋不加批评，惟对这个少女毫无恶感，也许是从小就有了良好认识之故。

四小姐睇了他一眼，问道：“你为什么要到我家来？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来，我家里的人个个都讨厌，嗯，除了马宝、索良、卓忠，尤其是我姐姐，不说了，愈想愈难过。”

她见花无秋仍不插言，紧接道：“秋！咱们这次要作一件重要的事！”

花无秋问道：“作什么？”

四小姐道：“凡是好人我们就放他逃走，但不要让我二哥知道，这次是他带队！”

花无秋道：“我没有意见！”

四小姐道：“当然不要你出面罗，一切由我作主！”

花无秋道：“只怕庄主不同意你的作法哩？”

四小姐忽然笑了：“你说我爹？放心好了，爹从来不骂我半句，夜晚，我听说他要杀死马宝，却被我大闹一阵阻住了，否则你们昨夜还想睡觉吗？唉！只可惜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她显得非常难过，于是沉默不言了！

花无秋陡然一愣，问道：“有什么事不知道？”

四小姐道：“凡杀人抢宝的事全家上下都瞒着我，马宝这件事还是我偶然偷听到的，除此以外，我被瞒得干干净净！”

花无秋不信道：“你家中人人都喜欢你，难道没有一个人在暗中告诉你？”

四小姐道：“那个敢说？爹会杀他，可惜我连妈都没有。”

花无秋一怔，诧异道：“对了，我从小就和你在一起，确未看到你妈是什么样子，喂！你们四兄弟姐妹难道都没有见过吗？”

四小姐道：“我大哥，二哥三姐等都可能见过到妈，只是我不知道妈是死是活，就以这件事来说，人人都说妈已死了，到底如何？我也一点都不知道。”

花无秋深知她从不说一句谎话，叹口气道：“可能你知道你爹在外面抢宝，恐怕连抢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吧！”

四小姐道：“一点不错，加之我在家的日子也太少了！”

花无秋点点头道：“你今后少到你干妈家去就能知道得多一点。”

他们在大道上奔驰如箭，詎料在右侧的山岗上居然还有两个老人隐隐盯着，他们一直盯到中午，眼看花无秋和四小姐落了客店才停住未动。

“庄主，那小子可能已经知道你是他的大仇人了？”

其中一个说话了！

原来另一个竟是甘庄主，听得怪笑一声道：“先生，这还有什么怀疑，老夫与小子的中心都有数，仅仅是心照不宣而已！”

那被称作先生的老人郑重道：“那可提防他对你父子不利！”

庄主摇头道：“犬子们都没提防，仅微儿不可告诉她！”

那先生道：“就怪了，庄主还让他跟四小姐作伴作甚？”

庄主大笑道：“微儿是他心中的仙子啊！老夫还要仗微儿钓他肚里的秘密哩！”

那先生不以为然，但见他自信太强，于是不再进言。

中午过后，只听花无秋跟着四小姐向一个镇上驰去，放疆朝北，犹如风驰电掣一般冲去。

黄昏降临，前途已现出一座城池，四小姐扬鞭指道：“那是什么城？”

花无秋想想：“是晋城，我们今夜就在城中落店罢。”

四小姐忽将坐骑停住，回头轻声道：“我们住一个房间好吗？”

“我们都不小了，让别人看到不雅！”

四小姐道：“不，我们要两张床就是了，我又不在房里洗澡！”

两个似懂未懂人事纯洁人儿争了不少时间，结果还是花无秋让步，于是即朝城中奔去。

他们不敢驰快了，进了城，花无秋举目四顾，准备找一家小一点的客店。

偶然间，他发现有个眼光如贼，身着华服的家伙跟在背后，不断的朝四小姐看个不停！

他留心观察一看，暗忖道：“这家伙的年龄恐怕有五十多了，干吗还要看女孩子？”

心知有异，谨慎提神，将马一催，接近上去，在四小姐耳边道：“微微，后面那个老东西有点不对劲。”

四小姐亦甚精灵，闻言并不马上回头，借故东张西望，用眼角余光瞄了一下。

突然，她面色一变，轻轻对花无秋道：“小秋，我们快落店，这人来头不小！”

花无秋闻言大震，问道：“你识出他有什么记号？”

四小姐点头道：“你看他锦袍上的团花么？胸口下有何不同！”

花无秋又偷偷的看了一下，惊讶道：“真的，那一团中间绕了一个小小蝴蝶！”

四小姐道：“此人就是‘西鬼’阴常隆！”

花无秋曾在他母亲的梦语中听到“西鬼”

两字。恰好前面右侧有家客店，随即领先行去。

店家一见有客上门，立即大声欢迎，接缰绳，道谀词，忙个不停。

花无秋装出老练道：“伙计，马要上等饲料！”

伙计连应几个“是”字，立即牵马入槽，同时，另一个伙计恭声问道：“贵客，敝店有一等上房！”

花无秋道：“只一间就够了，饮食送到房里来。”

他说完让四小姐跟在中间，随着伙计朝里面走，同时还向后面看看。

门外已没有那个老家伙，他暗暗吁了口气，及至到了房中，轻轻向

四小姐道：“那家伙走了。”

四小姐伸手将房门关上，摇头道：“你错了，你没听说过吗？‘西方有个鬼，见了女人流口水’那是个老淫贼啊！”

花无秋出世即家贫如洗，他在穷困中长大的，对“淫贼”两字，那是很清楚的江湖名词，闻言点头道：“这个我听过，还有说他是大采花贼呢！”

四小姐面泛桃红，羞答答的道：“你也是坏蛋！”

花无秋笑道：“这里没有外人，怕什么羞，你从前比我讲得更出口。”

四小姐噘嘴道：“每次都是有理，现在我长大了……”

花无秋不让她说下去，抢着道：“得了，你不要出去，我到店前看看，恐怕老贼进来了。”

身还未动，忽听得店伙计在外叫门。

花无秋知道已送来吃的，伸手将门打开。

店伙计面色不好，放下饭菜时急急道：“贵客，刚才有位老客店在门外偷听二位谈话！”

花无秋问道，“是个穿团花锦袍的老家伙？”

店家摇头道：“不，是个老教书先生！”

花无秋闻言大喜，急问道：“他也落在客店？”

店家道：“没有，他看了一会又走了！”

花无秋挥手道：“那不要紧，你去罢。”

四小姐问道：“是什么人？”

花无秋道：“是我的老朋友。”

他关上门，立即同四小姐入座进餐，心里暗想：有哪位怪冬烘在此出现，也许今晚无事了，我看他一定是位武林奇人。

一顿饭罢，花无秋趁伙计来收拾东西的时候吩咐道：“伙计，这里面还要多增一套睡具。”

那伙计不敢问原因，应声而去，四小姐轻笑道：“其实这张床已够大，多增一套被褥也就行了。”

花无秋笑道：“你已长大啦！”

“啐。”

四小姐碎声骂道：“你就是会堵人家的嘴！”

……时至三更，花无秋即偷偷的起来，推窗开后，一跃而出！

明月当空，全城寂然，他立在一处天井里，听了一会，忽又跃身上房！

房屋仍是冷清清的，没有什么动静，举目四望，看到的全是瓦面，但也有高楼处处，不时还有些灯光掩映。

他心想：“也许那个老贼并没有打算来了！不然就是被那冬烘先生引走！快过三更啦！”

当他目光围观西面之际，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如飞鸟一样朝城外奔去，一见大异，他居然长身追出！

城西是山地，他拼命追出，直至山下！

黑影没有追上，他知道是自己的功力不足之过，但耳中却听到山上传下一声阴沉冷笑之声！

“在上面！”他竟不由喊出了口，身子却猛向上冲！

快到山顶，突又闻另一个哈哈大笑道：“数十年难得见面，我说老色鬼，你总不能一见就要动手吧？”

花无秋闻声欣然道：“这确是那老冬烘，可能遇上‘西鬼’阴常隆了。”

他以迅速的动作掩向发声地，及至一堆石后，突见正面两处高高的石笋上坐着两个老人，东面是老冬烘，西面就是那穿团花锦袍的老贼。

这时恰闻那“西鬼”阴常隆大怒道：“八十三，你今晚怎的竟要替人保起镖来了？”

老冬烘哈哈笑道：“你可知这少女是谁家娃娃吗？其实你要下手与我何关，将来自有其父独啸天前来找你算帐！”

阴常隆闻言一怔，嘿嘿笑道：“原来那妞儿就是老单的后人！”

老冬烘哈哈笑道：“你虽不怕他本人，但你对他的全帮爪牙可不能毫无顾忌！”

阴常隆道：“你即不是替那妞儿保镖，那么引我来此何为？”

老冬烘道：“还有个男娃是我的小朋友，到时他焉有不同归于尽？”

阴常隆突然站起道：“想必他的来头不小，居然被你如此看重？”

老冬烘仍旧坐着未动，哈哈笑道：“来头有无，你将来自然知道，怎么样？老夫子我仅管这么一件事。”

“西鬼”阴常隆似不愿因一点小事与他纠缠，挥袖发起道：“除此之外，你就休想再捣鬼！”

老冬烘这才追去笑道：“承情，承情，哈哈……”

笑声愈去愈远，花无秋暗暗吁了口气，心想：“我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回到店中，他看到四小姐睡得甜甜的，忖道：“她的武功比我高，可惜毫无一点警觉心。”

翌日，二人吃过点心，上马启程，一路上风平浪静，真个毫无事情发生。

一连五天，都大太平平的过去了。

第六日中午，他们已横过河北大名府，直向山东堂邑飞驰。

到堂邑时天色尚早，至多也不过是刚刚黄昏，落店吃饭后，四小姐独自去找女店东去了，花无秋则由伙计领着先洗澡。

花无秋手中拿着一套衣服，两眼向院子四周看着，并朝伙计点头道：“你去罢！”

伙计走后，他仍旧立着未动，原因他看出那院子房间不少，但却没有住着一个人，心想：“前面客人拥挤不开，似乎听到伙计说没有房子了？”

他想不通这是什么原因，这才走进洗澡间去。

那房子有个没有窗扇的后窗，他伸头一看，窗外竟是一个非常荒芜的大花园，黑漆漆的，全被杂林浓阴遮得地面不见月影。

洗澡之际，忽听伙计在门前叫道：“贵客，水够用吗？”

花无秋答道：“够了！”

他感觉伙计不错，心想：“走时多给他一点小费。”

过不了一会，伙计又来了：“贵客，洗完没有？”

这却使花无秋起了反感，忖道：“原来他是催我快洗呀？”

沉声道：“伙计，我可不是在洗脸！”

门外伙计连声道：“贵客，您千万勿误会，只要您老仍在洗，再长一点时间都没有关系！”

花无秋听出他话中有因，问道：“那你来噜苏作什？”

伙计移近门口道：“贵客，小的是好意，您老可知道后院不让客人住的原因吗？”

花无秋闻言一震，急问道：“什么原因？”

伙计道：“因为这后院不安定！”

花无秋闻言悚然，连忙穿上衣裤，追问道：“有什么不对？”

伙计指着浴室后窗道：“现在未到三更还好，一到三更后，那荒园就有怪物出现，三年前，这后院在一夜之间就死了十四位远客，死得不明不白！”

花无秋道：“那荒园是谁的？荒了多少年？”伙计道：“三十年前是一个告老京官之家，园那面还有一栋荒废的鬼院，目前仍旧灰尘如故，无人敢买，也无人敢住。”

花无秋奇怪道：“那大官人一家呢？”

伙计道：“四十五具白骨还在那白宅之内。”

花无秋将信将疑，随着他回到上房，挥手道：“你走罢！”

四小姐似看到花无秋的面色有异，问道：“你发现什么事情？”

花无秋摇头道：“没有？”

四小姐轻笑道：“我才不信，你一定听到那荒园的故事了！”

花无秋惊讶道：“你也知道？”

四小姐道：“我在女店房里洗澡，她都告诉我啦！”

“我们由山海关回来时，不妨冒险一探！”

四小姐道：“不，明天一早我就要去看一看。”

花无秋道：“好，咱们睡吧。”

花无秋那能睡得着了，这时又想到那荒园中去了，忖道：“这里鬼怪在此害人不少，我岂可因恐惧而不去查查？”

一股正义之念由是而起，他侧耳一听，闻得四小姐已鼾声息息，于是翻身下床，穿衣后，取下床头短剑挂好，轻轻推开后窗，点足一跃而出。



俄顷之间，翻过四进屋脊，咬咬牙，长身向荒园中间扑去！愈往里进，愈感阴气森森！

突然，耳听正面发出了一阵如牛的喘声！

声音距离不远，这使他不由毛骨悚然，两眼大睁，几乎不敢向前移动。

隐隐的，前面现出一座高楼，自枝叶间看出，正面有块不小的空地，他觉出那怪音是由空地上传来。”

慢慢的，又一步，一步的向前移，渐渐走至林缘。

突然，他看到空地上坐着一个人，而且在月亮下认出他就是甘庄主！暗惊道：“难道他就是这园中的怪物？”

他愈想愈想不通，正当他有意后退隐避之际，忽然，他感到肩上有一双手掌紧紧按住了！

这一惊，直使他全身发抖，暗忖：“完了！这是……”

“不要动！”突然有人在他耳边警告！

“吁！”他一听声音是四小姐，这才吁口气，回头责问道：“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

四小姐争声道：“别大声，我爹正在运起全身真气与妖怪斗内功！”

花无秋闻言一震，骇然道：“怪物在哪里？”

四小姐道：“你仔细看看，自那高楼上的窗中有什么东西射出，一直射到我爹身前两丈之处！”

花无秋陡然大异道：“啊！一丝金光，那是什么？”

四小姐道：“那是对方的真气，我爹竟不能将对方真气逼退！”

花无秋这才知道甘庄主是在作全力挣扎，故所以头上蒸气腾腾，心想：“这老贼该不致在这场争斗中死去，否则我不能亲手取他的脑袋了！岂不是终身遗憾！”

花无秋道：“庄主还能支持多久？”

四小姐道：“我爹现已采取守势，可能支持到四更，四更一到，那怪物必定会自动收功。”

她说完伸手一拉，立将花无秋拉退，轻声道：“我们快回去！如再有个怪物出现，那我们就逃不脱了。”

顿饭之后，窗户现出一个人影，四小姐抢着开窗，叫道：“爹，快请进来！”

甘庄主满脸发白，双手扶在窗上，摇摇头，喘息道：“为父支持不住了，等一等！”

花无秋陡然灵机一动，暗忖道：“我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伸手一探腰间短剑，胸中热血腾腾……”

突然，他又很快将手缩回，原因他看到甘庄主目光仍然咄咄逼人，暗道：“这老贼多诈，我可得谨慎小心！”

他精灵得很，随即跃出窗外，大声道：“庄主，让我扶你由前门进去罢！”

甘庄主确是疲倦过度，假设花无秋真个出手，也许能一招成功，惟这种老奸巨滑之人往往有使人捉摸不出的诡计，其中不可疑之处，他见花无秋伸手待扶，随即摇头笑道：“老朽如果到了要扶的时候也就不来了！”

言罢一跃进房，看出房中有两张床铺时向四小姐道：“你居然懂得分床了！”

四小姐撇嘴道：“你老说这个干吗，快说刚才那场事情呀！”

甘庄主坐下后道：“你们可知道那是什么人物么？”

四小姐惊讶道：“是人？”

甘庄主道：“那人没有姓，当年武林人称‘无影豹’！他还有个妹妹叫‘粉红蛇’，为武林最邪的一双人物，后被‘武圣’的无上神功将他兄妹打入‘寒冰阴井’，詎料他仍未死，如今又出世了。”

花无秋道：“庄主为何不将他打死？”

甘庄主看了他一眼，好笑道：“你怎不问老朽为何没受伤？”

四小姐看出他父亲出言不善，急忙接道：“爹，‘武圣’是谁？”

甘庄主似不愿让女儿为难，强笑道：“武圣就是当今武林人人尊敬，人人畏服的人物，也就是‘雷池帮’近代掌门人物，‘无影豹’和他妹子的邪功，除了武圣人一人，举目江湖，恐怕再无第二人能够打败了，今晚为父是偶遇，但看出他的功力还没有复原，否则为父只怕难逃这一次大难。”

四小姐道：“这邪人在此害了不少人呀，你老得设法将其除去。”

甘庄主道：“他不害普遍人，唯对武林人物却特别忌视，此地所死之人另有原因，为父就是因此而来查究的。”

花无秋冷冷的笑一声，但未开口说话。

甘庄主似怕激出他的隐恨，装作不闻，又对四小姐道：

“你们准备搭海船？”

四小姐道：“那是小秋的意思，爹，你老也去山海关吗？”

甘庄主道：“本来有意去的，但目前出了‘无影豹’，爹的去意已全部打消！”

四小姐道：“爹，你老是如何罢斗的，是不是因三更快到的原因？”

甘庄主摇头道：“他又不是鬼魂，那管什么三更五更，为爹这次得人在暗中相助才能脱手，但这人我已想到是谁，你们不可等到天亮了，现在就得离开此地。”

四小姐知道事态严重，急催花无秋准备动身。

花无秋顺手在床头提起两个衣包，向四小姐道：“有庄主在此，我们就由屋上走罢，今夜还可赶上几十里。”

四小姐向父亲打个招呼道：“爹，我们走了！”

二人同时向窗外纵去，看清方向，火速朝外奔驰。

快到天明之际，花无秋突然一把将四小姐抱住，猛蛰朝路侧一个土推后卧去！

四小姐知道已有事故，轻身道：“什么事？”

花无秋道：“一个幽灵，好险，她就在前面！”

四小姐有点不信，心想：“那里有什么幽灵？”

伸出一头，仔细朝前看去，陡然一惊，真的在前面晃动！花无秋轻声道：“她刚由右侧树林出来，看势是向遂途移动，这是什么东西？”

月亮忽从云层出来，四小姐这下可看真切，急急道：“是个女鬼，穿粉红色衣服，她，她莫非是‘粉红蛇’，糟了我们遇上那个邪物啦！”

忽然，二人身后传来一声轻轻的招呼道：“你们勿惊，只管前行，

有老朽替你们保驾！”

花无秋闻声大喜，转对四小姐道：“老冬烘来了！”

四小姐吁口气道：“有‘八十三’在此就不怕了，他老人家的武功比我爹还强！”

花无秋回头一看，但却看不出有人，轻声道：“我们大胆前进，他老人家在暗中保护！”

花无秋忽在她耳边道：“微微，你知道那冬烘为何叫做‘八十三’么？”

四小姐点头道：“他自出道时起，一直成名时止，这段时期中曾负了八十二次重伤而不亡，因之武林公送他这个怪号，也因此又得个三莫惹的威名！”

“好丫头，你在泄露我老人家的底子啦，当心‘粉红蛇’已在前途藏起来了！”花无秋暗暗高兴，心想：“一个武林人物能在八十三次重伤之下不死，那也够自豪的了，此老我敬佩。”

奇怪，他们一直走到天明没有出事情，四小姐回头看但仍未发现有何人影，于是大声道：“小秋，我们不落店，在路上买点吃的再走如何？”

花无秋自然不反对。

一连又是两天，这日刚从一条街口出来，花无秋忽见前面现出两个大汉，背上都背有一把长剑，观其气势，似人人都有几手武功在身。

忽然，行在后面的那条大汉似对前面同伴轻言了两句什么话，是以引起前面大汉回头看了一眼，同时竟将脚步放慢了下来。

四小姐回头笑声道：“小秋，在他回头那一下，我已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啦！”

“干什么的？”花无秋知道她有那样一个父亲，这点经验不足为奇，便淡然一问。

四小姐道：“是镖行的！”

花无秋道：“难道镖客也有记号？”

四小姐道：“保明镖的有车马镖旗，那你是知道的，但保暗镖的亦必须有暗记，否则他无法得到同行的协助，甚至还怕有冲突。”

花无秋听她说得有理，微笑道：“不知他们是什么镖局的？”

四小姐道：“这就不得而知了，幸好我大哥、二哥、姐姐等都不在此，否则他们又要眼红了！”

花无秋诧异道：“难道前面二人身有宝物不成？”

四小姐道：“凡是保暗镖的都有最贵重之物！”

正说着，忽听身后有人大叫道：“小秋，等一等！”

花无秋回头一看，不由大感愕然，急对四小姐道：“索良来了！”

索良看看前面，但见两位镖客早已不见，估计是转过弯道去了急答道：“我们一队分开了，同时还增加了人员，大少爷和三小姐奔陆路，二少爷带队奔水路，我是二少爷前站。”

花无秋道：“为什么？”

索良向前一指道：“点子分开了，刚才那两人就是京都麒麟镖局的高手，但不知他们这路有多少人，总之，二少爷不等到山海关就要下手！”

花无秋道：“你们这边你共来了多少？”

索良道：“连二爷在内，除去你和四小姐，一共是二十五人！”

花无秋不再开口，选径向前。

四小姐叹声道：“对方这次又将死尽了！”

忽然，她走近花无秋道：“小秋，你和索良仍往前行，我在这里等二哥。”

索良不等花无秋开口，即接道：“二少爷还差五十余里呢。”

四小姐道：“不要紧，你们只管走。”

花无秋接口道：“我们在落店时会面罢。”

走出半里之后，索良轻声问：“四小姐有什么主意？”

花无秋道：“她想拖她二哥！”

索良道：“这女孩子可惜生错了地方。”

花无秋道：“我仍旧不会放她生存！”

索良闻言摇头，她这样善良，你就手下留情罢。花无秋冷笑道：“除她之外，我找不出能使独啸天伤心的东西！”

索良叹声道：“我可就下不了手！”

花无秋不理，加紧脚步朝前冲！

索良奇怪道：“怎么样，你能追上对方？”

花无秋道：“通知对方早作准备，也许叫其早点赶搭快船出海。”

索良道：“你错了，对方不会相信，甚至还会发生误会。”

花无秋道：“尽人事去作，我将来杀人必多，但也是存心要救不少人。”

一阵急追之后，前面两人又已在目前，花无秋毫不考虑，大声叫道：“前面朋友，请缓行一步如何？”

两个大汉不但停止前行，相返地还回头走了数尺，其一沉声道：“二位的照子看来还不太够亮！”

索良轻声道：“如何？他们早已起疑啦！”

花无秋不管，仍朝前行，朗声道：“二位可是京里的朋友？”

另一大汉陡然拔剑道：“阁下人虽年青，作事倒很干脆，不错，都给你挑明了。”

索良抢前冷笑道：“二位事情不明，言语休得说绝了！”

两个大汉同声狂笑道：“朋友，少来这一套，你们不是‘九龙寨’就是‘七虎谷’，也许是‘三英峰’的，要动手就请快一步！”

花无秋听他一连说出三个名词，似都有些熟悉，行到对方两丈处停住，侧顾索良一眼问道：“他说的是什么？”

索良冷笑道：“略具名气的黑道地盘！”

花无秋点头道：“原来他们将我等误会了？”

于是大喊道：“朋友，你们为何不想到‘聚珍帮’呢？”

两大汉闻言色变，突然朝两侧一分，同时喝道：“那就我说无益了，你们是要财又要命的！”

花无秋笑道：“二位同伴主不只有两人吗？”

左面大汉吼声道：“独啸天未免目空成习，仅派二位恐怕不够！”

花无秋沉声道：“假设是全帮到了一半呢？试问贵镖局能逃此劫吗？”

两大汉闻言发抖，具一扑出就是一剑，颤声道：“那我们只有死里求生！”

剑势凌厉之极，凭中直取花无秋心脏！

花无秋生成精明沉着，不慌不忙，右手一拨剑，遥遥截出！

“嚟”的一声，敌剑逢中而断！

那大汉陡感手中一轻，只吓得大叫急闪。

花无秋哈哈笑道：“阁下别慌，换剑再来！”

索良暗暗惊道：“小秋居然有大英雄之风！”

另一大汉见他手中居然持有削金断钢之剑随即一闪到达同伴身边道：“田副局长，快发召箭！”

花无秋闻言知意，忽又沉声喝道：“二位千万勿轻举妄动，你的同伴固然能获悉来齐，但也招来了真正强敌！”

断剑大汉至此似有所悟，拱手道：“少侠贵姓芳名，刚才一招，田某多蒙手下留情！”

花无秋微微一笑道：“在下花无秋，实不相瞒，身为‘聚珍帮’！”

姓田的慨然道：“区区田天佑，这是敝局大镖头骆万里花无秋摆手制止道：“阁下不必再往下说了，花某决无抢夺红货之心，此次实为专为指导二位脱身之计而来！”

骆万里已知道当前少年是个非凡之人，急对田天佑道：“田副局长，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少侠定是单虎头的敌对人物，快请指教罢。”

花无秋笑道：“二位既有所悟，那就不必费言了，你们要火速出海，同时还须派人由陆路通知另一批作准备，最好是停止前行。”

田天佑拱手道：“多蒙少侠指教，敝局感激不尽，这就告辞了。”

花无秋回头对索良道：“我们还是向前行，勿使后面起疑心。”

四人互相一拱手，一半偏北一半照常前行。

至天黑，前面出现一镇，索良道：“怎么样？后队可能在此落店。”

花无秋问索良道：“卓大哥来了没有？”

“他不在这一批。”

花无秋又问道：“你知道距‘老黄河口’还有多远？”

索良道：“大概还有五天。”

花无秋沉思一会，忽又决然道：“我今晚要采取行动，你帮我设法调开四小姐。”

索良大惊道：“你准备作什么？”

花无秋道：“凭五个夜晚时间，我要收拾甘二狗子，同时还要收拾一大半狗党！”

索良大急道：“甘虎的功力仅次于其父，加上每个狗党都是高手，你千万冒失不得。”

花无秋道：“我的强仇大敌太多，如果处处持重，只怕我这一生也报不完了，你不要过问，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索良惶怒的跟他到了那条镇口，轻声道：“我们可要住在一家店内？”

花无秋道：“不，你见了二狗子，只说我去盯那两个镖客去了。”

索良道：“此事只怕瞒不过老贼？”

花无秋挥手道：“那能顾及未来，你进镇罢，我隐在镇外！”

索良暗叹一声，低头朝里行去，他也不问花无秋如何下手法。

到了街上一打听，他知道那镇名叫做张庄，位天禹城与平源之间。

落店之后，他又走到镇口去探望，约一个时辰，首先到达的居然是甘虎，他后跟着四小姐，以及十二个高手。

四小姐一见，抢上前问道：“小秋呢？”

索良叹声道：“他追下去了，我阻之不住？”

他装得还象样，四小姐大急道：“他不是那两人的对手啊？”

甘虎大笑道：“吃白饭不出力，我也替他难过，让他去求点表现倒不错。”

四小姐哼声道：“他是陪我出来玩的，你敢支配他作事？”

甘虎显然最怕这位小姐，闻言不敢答腔，只对索良道：“你找到客店了？”

索良点点头道：“二少爷请，那店就在镇中间，只怕小了一点。”

甘虎道：“你为什么不找大的，饭桶！”

四小姐横眼道：“你只说人家不对，我说他一点没错，爹叫你出来摆架子的吗？全部住到一块岂不故意张扬，分开住店才是呀，哼！这点江湖经验都没有？索良，你陪我去，让他们去找大店！”

甘虎急向索良丢眼光，他巴不得与妹子分开。

索良暗吁一口气，心想：“这正中了小秋之计啦！”

甘虎随身带了三人，大步朝镇里走进。

未几，第二批也已赶到镇口，这情形却被花无秋看到眼里，忽然他灵机一动，装作急急走出，面却朝向镇外！

“小秋，那是小秋！”

两个老人之一的首先发现，紧接又大声叫道：“小秋，什么事？”

花无秋又装作闻声惊注，心里在想：“我要你们的老命！”

思忖不停，故意大喜道：“胡老，张老，事情有变化，我们二少爷呢？”

姓胡的老人接道：“进镇了，你为何落了单呢？”

花无秋摇头道：“我们分开了，他等二少爷，我独自追点子！”

姓张的不疑有诈，追问道：“你怎么还在这里？”

花无秋走着喘着，反手一指道：“说来话长，我另外发现四个行动不明的人物，他就在那座山后面，快，快去告诉二少爷，他可能也是抢宝的，我们得先将这批家伙收拾，免得他们从中捣乱！”

姓胡的望望姓张的道：“小秋不简单，这主意倒不错，老张，你进镇去向二少爷送信，我和小伙先去盯住。”

姓张的傲然道：“四个人何须通知少爷，有我们三人对付也就够了！”

花无秋劝道：“凡事不可大意，提防对手底子硬，张老，你还是前去通知的好。”

姓张的哈哈笑道：“小秋，你能谨慎固然好，但也要有勇气，走，快点带路！？”

花无秋不敢固执，转身暗想：“我本来是替麒麟镖局摆脱关系，这一来又要多用脑筋了，同时这得设法使你们分开才行，否则我就无法下手了！”

边走边想，他大感困难，始终想不出办法！

快到他指示的山脚了，不禁使其犹豫起来，同时也感到有点慌啦！

“小秋，快点，你有点怕？”

姓张的他脚步有点沉重，居然会错了意思！

花无秋被他这一催，居然催出他的妙计来了，回头道：“二老，怕不怕他们开溜？”

姓胡的侧顾姓张的笑道：“老张，你在门缝里看人，听到了吗？他不惟不怕，反而担心对方开溜哩！”

姓张的竖起大拇指道：“行，不愧为本帮一员，老胡，他的顾虑不无道理！”

姓胡的笑了一声，伸手一拍花无秋的肩头道：“小秋，你的意见如何？”

花无秋心底暗笑道：“在向阎王报到了！”

他装作想了想，试探道：“假设人多就好，我们一批向左侧山脚绕过去，一批向右侧山脚抄近路，两边一会，对方想溜也办不到啦！”

姓张的鼓掌道：“好计，老胡，你带小秋向左，我单独抄右，先发现对方暂勿动，等两面会齐再下手！”

姓胡的犹豫一会，但却并未反对，招呼花无秋道：“小秋，走！”

瞬间之间，二人深入林内，花无秋乱钻乱绕，暗暗估计时间！

又过一会，他忽然停住不动！

“小伙，怎么了，是不是距离近了？”

姓胡的轻声问！花无秋缓缓拔出短剑，回答道：“胡老，你一生杀了多少人？而且我不知杀人是什么味道。”

姓胡的啊了一声道：“这没有什么？对手硬的多费点劲，对手弱的等于杀一只羊，老朽已不知其数了！”

花无秋突然一剑刺出，大喝道：“那你也该死了！”

姓胡的岂知变起突然，一见之下大显失色，措手不及，惨叫一声，胸口对窗，血如泉涌，立刻身仰在地，嘴唇颤动道：“你……你……”

花无秋冷笑道：“你随着独啸天横霸一世，也不知杀了多少善良人，告诉你，我是在甘家庄卧底复仇的！”

姓胡的，挣扎欲起，但力不从心，一滚断气！花无秋立即闪到一株树后，估计姓张的闻声必到！不出所料，姓张的来势如风，须臾已到林前！花无秋突感所采方式不对，冒叫一声：“贼子，你往那里走？”

姓张的闻声大叫道：“小秋，已杀了一个？”

花无秋高声迎上道：“我和胡老遭遇埋伏了。”

姓张的不疑有他，奔近问道：“胡老呢？”

花无秋近在咫尺之间，冷笑道：“你去找罢！”

“罢”

字在后，短剑在先，一招“横扫三军”！姓张的更惨，上半节嚎痛抛起，下半节无声倒地。花无秋看都不看，拨剑纵起，箭一般绕林而没！时间过得很快，张庄已打过了二更，当人们正在翻转第一会睡姿的时候，突然自镇内发出一连几声厉凄惨叫！紧着，全镇犬吠大起，同时亦闻到人声哗然，霎那之间，灯火通明，街上人头拥挤，惊叫、愕问，奔走，乱得一塌糊涂！

好快，第二次又有惨叫之声传来，陡然有人大喝道：“截住，截住，是飞贼！”

突然自一家店内冲出四人，只听得为首的大吼道：“程鹏，快去，

叫咱们的人集合，妈的，到底是什么邪门？”

这说话的就是甘虎，他这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边一大汉闻声冲出，一直向东街奔去！

未及二十家店门，陡然人群中闪出一道白光，那大汉一见张口叫出：“小！”

没有第二个字，他的惨叫即代替了下文。

死亡的声音，接二连三，没有间断，一直闹到了三更！甘虎呆不住了，他再也摆不出大英雄的身份，虎吼一声冲出，猛势向人群中挤进，大骂道：“混帐，混帐，我带来的都是饭桶，竟没有一个向我报告事情！”

当他混入人群之际，忽在另一批人群中又挤出两人，在前的即为四小姐，她愕然问道：“索良，我们的人呢？”

她后面跟的是索良，只见他提心吊胆的道：“小姐，可能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了，无疑的，我们的人都出动啦！”

四小姐忽道：“我们上楼顶！二哥太糊涂，他在人群中找什么劲？”

索良随其一跃而起，暗暗担心，忖道：“小秋该走了，再下去终会被发觉！”

四小姐居高临下，忽然指道：“那里有两人！”

索良注目一看，立即扑去，大叫道：“何品，快过来，小姐问你！”

人群中冲了一条人影，如飞翻上屋面，瞬息到了四小姐跟前，面色惊惶，大声禀告道：“小姐，不好了，我们遭敌偷袭啦！”

四小姐哼声道：“敌人有多少？”

那人摇头道：“来人不知多少，但我们已死了不少人啦！”

四小姐大怒道：“岂有此理，难道连一个敌人面目都不知道么？”

索良灵机一动，争对四小姐道：“小姐，请你在屋后监视让我与老何去查一圈怎样？”

四小姐闻言挥道：“快去，务必查出敌人来路！”

索良招手叫道：“老何，我们奔镇外！”

姓何的正感无法应付，闻言紧跟不懈！

到了镇外，索良尽往僻处奔，及奔一处林中，突然回身一掌，口中冷笑道：“我也向小秋学乖了！”

姓何的一声未出，脑袋被劈得如破罐一般！

索良不敢停留，急向横路一窜，绕了一圈，依然回到镇上。

镇内仍旧是人声沸腾，一直闹到天亮！

在东方发白之际，索良装作疲劳不堪的回店！四小姐一见，急问道：“有何发现？”

索良颓然道：“一无所悉，小姐，何品回来了吗？”

四小姐摇头道：“没有，你们分开了？”

索良点点头，又问道：“二少爷呢？”

四小姐道：“他刚才还来过，听说我们不知死了多少人，他已经派彭宏回家情援啦！”

索良道：“除非庄主亲自来，照晚上情形看来，敌人非普通高手。”

正说着，门口忽又出现甘虎来，只见他面色苍白道：“四妹，我们不能再走了！”

四小姐冷笑道：“怎么样？”



甘虎道：“我们只有七人了，已经死了九人，其余的还不明下落，也许追是追去了，人手不够，必须在此等爹来。”

四小姐大加反对道：“你带的好队，死了人还不知敌人是谁，爹来时，看你如何见他，哼！在此不动就行了么？也许今夜更惨！”

甘虎已成惊弓之鸟，闻言不由色变，沉吟道：“那该怎么办？”

四小姐道：“继续前进呀，我想昨夜之敌决非麒麟镖局所敢为，继续追上去，见了爹时还有千方百计可说，否则有你受的。”

甘虎已无主张，立即道：“凭四妹之见，我们立即动身好了！”

四小姐是怕花无秋单身遇险，闻言色齐，点头道：“我和索良先走，你在后面快来！”

甘虎闻声去后，索良急催店开早餐，一顿之后，四小姐领先出门，回头道：“索良算帐！”

二人走了半天，前面未见花无秋，而后面未见甘虎追来，惟于一座山下却发现三个不明来路的影子，四小姐回头道：“索良，那树林中人影可疑！”

说声未往，拨身就追，追过两座山，前面是处森林，突从林中钻出三人！”

索良一见立即冲出，大喝道：“原来是‘九龙寨’的朋友！”

对面三人霎时不动，其一冷笑道：“姓索的，桥归桥，路归路，你是算旧帐还是开新户？”

四小姐道：“你们在此作甚？”

那人冷笑道：“难道贵帮能动手的东西我们就不敢动？”

四小姐道：“你们昨晚住过张庄？”

那人道：“贵帮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

索良灵机一动，大喝道：“原来是你们这批家伙所为，接招！”

四小姐急喝道：“索良回来，他们没有那个胆，先问问他们的头领来了没有再说。”

索良闻声立住，心想：“这妞儿可真精灵！”

“九龙寨”的三人作势以待，另一人开口道：“姑娘，咱们首领都来了，可惜昨夜未住张庄！”

四小姐沉吟一会，似已觉出对方所言无伪，正色道：“贵寨如想洗清昨夜之事，最好请贵头领们赏驾与家父会一面，否则因敕帮死伤过重，只怕家父难以深信？”

“九龙寨”三人耳语一阵，当其一正恃答复之际，陡见林中闪出一个红彩，同时发出阴阴的怪笑道：“好大的口气，独啸天虽说倒了霉，但也有个好女儿！”

四小姐一见，汕暗抽一口冷气，急急轻对索良道：“她……她……是‘粉红蛇’，我们完了！”

索良闻声来了“粉红蛇”，陡觉一股冷风直冲天灵，真是不寒而栗，偷眼看去，触目只见林立着一个头蒙粉红头纱，身穿粉红罗裳，四脚深藏，面目不露的怪物，仅在体态上看出是个女人，心想：“这娇妇传言极少现形，现形则对方非死必伤，看来此番是劫数难逃！”

“九龙寨”三个大汉似不知身后所来的是什么人物，依然挺胸横刀，装腔作势，其一居然大声道：“本寨雄视江湖数十年，从来不向任何个

人、帮派示弱，适才之言，恐难照办。”

“好东西，小小一个‘九龙寨’，竟妄言能雄视江湖！”

四人面前红影一闪，“拍拍拍！”

各挨一记耳光，甚至连人都摔出了好几丈。

四小姐机不可失地暗地一拉索良，翻身急逃，企图乘机脱身。

两人一口气逃出将近半里，索良耳闻后面并无丝毫动静，当下急叫道：“小姐，她好象没有追来？”

四小姐急催道：“不可能，这妖妇是出了名的难缠人物。”

口虽这么说，细心留意之下确无半点影子，渐渐的，她也停下了脚步。

索良忽然一指空中道：“小姐，快看，那是一只什么鸟？”

此际天中飞翔着一只拳头大的小鸟，尾巴却足有三尺多长，通体金黄，在阳光之下，映出闪闪金光，同时还发出如同箫一般悦耳的鸣声，四小姐一见之下立有所悟，叹声道：“对了，这是‘雷池派’掌门人到了，难怪那妖妇没有追来，只怕她此刻比我们还要狼狈呢！”

索良吁口气道：“小姐，那我们还是照原定方向前进罢。”

四小姐道：“我不认识路，你带头罢，二哥可能走到前头了。”

索良应了一声，顺山朝东急奔。

这一走，走到天近黄昏，沿途虽无事情发生，但也未看到一个帮徒，四小姐忽然想起花无秋的安全，问索良道：“小秋怎么了，他会有什么不妥吧？”

索良道：“大概不会吧，他功力虽不甚高强，人却很聪明，纵有惊险亦能避过，总之，我们追到海边便不难获知。”

当他们经过一座高岭时，索良突然发现路上横卧着一具尸体，不禁叫道：“小姐，你看，那儿死了一个人！”

四小姐闻声抢至近前一看，陡然惊叫道：“是我们的人！”

索良心头一震，细一察，悚然道：“是郝云，八成又是遭遇敌手了。”

四小姐叫他赶快埋了尸体，自己向附近查看一周，但却未曾发现什么强烈打斗痕迹，回转来时闷闷不语。

索良埋尸之后，道：“小姐，依小的看来，怕又是遭暗袭所致同时更证明我们的人是分开前进的，二少爷此举又错了。”

四小姐挥手道：“这次我们一失再失，爹爹必定会大发雷霆，更何况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索良，你走快一步，二哥也太糊涂了。”

天色愈来愈黑，他们两人心情各有不同，索良想到花无秋必然仍未放弃他的计划，不由忧心忡忡起来。

快到半夜之际，前面远远露出一点火光，索良回头道：“小姐，那可是农家？”

四小姐摇头道：“农家那有半夜还未睡觉的，当心，说不定是武林人物在野宿。”

索良想到天气已近严寒，确有烧火野宿的可能，于是摆手道：“距离不到半里，我们悄悄过去看看。”

渐渐的，前面地势愈走愈高，索良立停脚步道：“小姐，那火光是在一座山顶上。”

四小姐的内功比他高出何止一倍，此时早已确切地看出那火光附近

的形势，大声叫道：“索良，快点，那火光旁边有个人！”

“怎么只有一个人？我二哥呢？”

她恐惑地又重复了一句。

索良道：“过去问问看。”

四小姐又惊又疑，猛提一口真气，疾如流星般奔去，还未到山顶鼻中就已嗅到一阵阵的血腥之气，惦知不妙，回头大声道：“索良快点，又出事了！”

二人一口气奔至火堆旁边，只见地上躺着四个血淋淋的尸体，同时看到一人还被绑在一株断树之收。”

四小姐一见不由变色，惶然道：“奇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索良走近被绑之人一探，回头道：“此人小的认识，他叫程林此刻还有气！”

四小姐播头道：“看看还能不能说话！”

索良伸手连点数指，接着将那人松绑放下，守了一会，突见那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渐渐地睁开无神的眼睛。索良提气大声叫道：“老程，快点告诉我，你们遇着什么人？”

那程林良久才时断时续地道：“小姐，我们遭了暗袭……！”

一语事之后，他痛苦地抬动一下头，同时喷出一口鲜血，喘息着又道：“我们睡觉，他们……都没看到……”

索良大声道：“那么你一定看到了？二少爷呢？”

程林闭了一下眼睛，喘息更加急促道：“我……我看到……一……一个蒙面人……的身……影！但不知是……是谁……二少爷他……他们”

最后他用手无力的指着：“向东说完，头一歪便再无声息。

索良见他断了气，随即起身道：“小姐，二少爷一定是带人追去了！”

四小姐哭道：“索良，没有时间埋了，这里枯枝多，你将人拖到一处烧掉罢，我不忍见他们暴尸野外。”

索良不敢怠慢，闻言照办，但却费了好一段时间才告完成，然后，他们在熊熊的大火照射中又向前奔。赶到四更，足足奔出了三十余里，仍未发出半点影子，索良忽然停步道：“小姐，前面有镇了！”

四小姐道：“慢点走罢，天明到镇上去打听一下也好。”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索良才领她走进小镇上，当他们正要找店时，突见对面奔来一个满身是血的大汉。四小姐一见，立即叫道：“索良快过去，那是郭洪。”

不等索良赶过去，那大汉已经一路踉跄的奔到跟前哭叫道：“小姐，不好了，二少爷……”

“卜通”一声，那大汉话未说完，身已栽在地。索良慌忙扶他起来，大声问道：“二少爷怎样？”

他又哭道：“二少爷被人杀死了！”

四小姐早已看出情形不妙，急忙问道：“快说是什么人下的手？”

那大汉突然吼声跳起，紧接着又翻身倒地，双腿一伸气绝而亡！

索良虽惊而不乱，只因死的是主人之子，随即从身上摸出一锭银子，向旁观的拱手道：“朋友们，这位死者是在下的伙伴，请那位作点好事，帮忙抬去埋了。”

有钱人人喜，霎时奔近四个男子。

索良伸手递过那锭银子道：“诸位，这点钱除了买只棺材之外，剩下的就请诸位喝杯水酒，在下无暇照顾，一切全拜托了。”

四个男子齐声道谢，很快就将尸体抬走了。

索良轻轻对四小姐道：“小姐，咱们庄主必定会在今晚赶到，不如就在这镇上等吧？”

四小姐点头，跟着找店住了下来。

当他们刚刚离开时，忽然一处屋角后闪出一个少年，只见他长身向东方奔去。

在出镇时，突见他面向左侧树林轻叫道：“田副堂主，我们快走！”

树林中立即奔出两人，行前的急问道：“那狗腿子怎样了？”

少年道：“死了，但来了独啸天的幼女，据说那老贼可能在今晚赶到此镇。”

原来那少年就是花无秋，而林中奔出的却是麒麟镖局的副局主田天佑，另一人即为大镖头骆万里。

田天佑走近问道：“少侠，独啸天亲来怎么办？”

花无秋想了一下道：“只有尽快搭船赶一阵，迟了必然被其追上！”

骆万里道：“少侠，我们固然非搭船不可，但少侠怎么办？”

花无秋道：“我留下虽然无妨，但我要随你们走！”

田天佑道：“在海上不比在陆地，我们如被追上，那是祸由货起，但少侠岂不是误了满门大事？以在下愚见，少侠还是留下为妥，事情未泄，独啸天决不怀疑。”

花无秋摇头道：“我要搭船不是为你们，而是要到山海关去杀甘龙和甘赛娇，那两个狗男女我要趁早除掉他们。”

田天佑领先奔至一处岸下，口中轻声长啸！

须臾之间，由左侧崖下划出一条小船，直朝三人驶近。田天佑沉声问道：“彭师付，局主呢？”

小船上一人答道：“局主在大船上，副局主请上船。”

田天佑拱手向花无秋道：“少侠请！”

花无秋飞身落到船上，紧接着，田天佑、骆万里同时纵下。

当下船向外海开出时，田天佑再向那姓彭的镖局问道：“局主带了多少人？大船靠在什么地方？”

彭镖师向外一指道：“那一堆黑影就是七星屿，大船靠在那里，局主带有马天星、廖仲谋、黄三易三位师傅，此外就是水手了。”

小船行驶如箭，半个时辰即靠泊一处小岛，田天佑领先上岸，又向那彭镖师问道：“大船靠在那里？”

彭镖师点头道：“走过前面岩石即可看到。”

田天佑道：“你回去时要向上游靠岸，提防有人发现。”

交代后，又对花无秋道：“敝局主姓向名正道，少侠，他是位非常好客的老人，请。”

边行边说，很快登上岛中岸顶。忽然，高岩那面一连奔来四人，领头的是位六十余岁的老者，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大汉，只见那老者一面走，一面哈哈大笑道：“副座，骆师傅，你们脱险了！”

田天佑急急上前，轻声向老者耳语一阵。

老者面容一整，大步奔出，朗声道：“花少侠，请恕向正道迎接来迟了！”

花无秋知道他就是“麒麟镖局”

的头儿来了，立即拱手道：“老局主太客气了，花无秋年幼，委实不敢担当，久仰局主为北道老辈英雄，今日一见，实属三生有幸。”

向老头哈哈大笑道：“老了，老了，适才听敝副局主说过，少侠这几天谋高胆雄，接连手到成功，哈哈！一旦传将出去，势必轰动武林，年轻有为！”

花无秋一笑置之，急向三人拱手为礼。

田天佑一一介绍，指其正面道：“这三位即是廖仲谋廖师傅，天星马师傅，三易黄师傅。”

双方寒暄一阵，这才同结朝大船行去。

上船之后，向局主立即吩咐启碇，同时又叫船上摆酒接风。

时当黄昏，海面起风，船上挂起满帆，行驶奇速，只见海面拖起一条大大的磷光，蜿蜒朝北直进。

船上点了几只巨烛，舱门紧闭，微风不入，船头船尾未挂灯笼，水手显然不是外人，他们黑漆漆，静悄悄地拼命赶路。

花无秋一面喝酒，一面沉思。

半晌后，他忽然注言向局主问道：“这段海面倒底有什么人物？”

向局主放下手中的酒杯，想了一想，接口道：“其他的老朽讲得拢，只有‘渤海龙’仇飞仙那煞星最难对付。”

花无秋问道：“此人功力如何，在海盗中亦属老辈人物吗？”

向局主道：“此人是继承父业。年龄还不到三十，其功力深浅目前还无人知道。”

花无秋知道问不出详情，于是掉转话头问道：“局主这次起镖因何不慎竟将风声传了出去，我看已不止独啸天一方前来抢夺，莫非是物主捣鬼不成？”

向局主摇头道：“物主是位京官，为人公证廉明，此老决无可疑之处，惟江湖武林的耳目众多，这种事情，只稍稍留神，便不难探知。”

花无秋似乎还有问题，但忽船外传来一声急促的声音道：“局主，有条快船接近我们了！”

向局主闻言一震，陡然立起身道：“诸位，我们出去看看！”

五位镖师首先外冲出，花无秋独自跟在向老者背后，轻声道：“局主，先问清对方来路再说。”

天上没有月亮，仅仅露出几颗星星，海面浪头不高，但也只能看出一丈之内的概况，田佑一见花无秋就道：“少侠，对方在左侧，大概只有五十丈过，既无灯光，又无声息，不知是何方人物？可能早已盯住了。”

花无秋已看到左侧有个黑点，良久才答道：“莫非是夜归的渔船？”

骆万里轻声接口道：“是渔船早已打招呼了。”

向老主道：“不过一点可以放心，对方决非独啸天，否则早已到了船上啦！”

田天佑道：“我已问过水手，此去还要五十里水路才有一个小岛。”

花无秋道：“就对了，他们定有同伴在前途接应。”

突见，一个水手自后舱前来道：“局主，我已派了两人去护船底了，

本船要不要对方靠近？”

向老主一拍他的肩头道：“何当家的，我们照常前进，能有提防更好，只是麻烦各位了。”

姓何的道：“让船是咱们应尽之责，那里谈得上麻烦两字，局主，那只箱子可能无人看守呀。”

向老局主笑道：“老朽倒忘了，多谢提醒。”

那水手去后，向老局主对田天佑道：“天佑，你回舱中去罢！”

船仍照常前进，天上的云层逐渐加浓，星光全无。对方大概是怕这边逃脱之故，这时更加接近了！花无秋忽想到一计，轻声对向老局主道：“向老，我们在对方接应未到之前，不如挑明了罢，他们让开道便罢，不然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向老局道：“少侠，如何下手法？”

花无秋道：“捣破他们的船！”

局主道：“只怕对方人手众多？”

花无秋道：“这个请局主放心，在下自信还有把握，在水里我还不怕与独啸天交手。”

向局主大喜道：“老朽这回可是全仗少侠相助了！”

骆万里深知这少年不是虚声之士，立即沉声喝道：“那小船快点离开，再靠近时休怪我们要放箭了。”

海船无不拥有强弩火箭以御盗，他的话自然虚声恐吓之风不大，浪不高，他又是提聚丹田真气焕发，数十丈海面之内，对方自然听得清楚，音落之后，陡听传来一声嘿嘿冷笑道：“向当家的，你自缄其口，却叫一个镖师出来大呼小叫，须知‘金屿蛟’熊能可不是吓大的。”

向局主面色一震，轻轻对花无秋道：“原来就是这煞，他的海上声名不底于‘渤海龙’仇飞仙，水、陆两方武功都硬得很，少侠，此人千万不可轻视。”

言罢，立即朗声接口道：“原来是熊当家的亲自来了，但不知有何指教？”

对方又是一声嘿嘿笑道：“向当家的，我们如果不挑明白的话，也许还要沉默一时半刻才招呼得上，既然贵方已经叫开了，那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有道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姓熊的此来是想向你要件东西？”

向局主哈哈笑道：“老朽这趟生意泄了底，相信道上朋友都摸清了，但不知熊当家的要的那一件？”

对方陡然大笑道：“向肖家的这次所保珍品中有：‘紫玉双凤杯’、‘夏王玛瑙鼎’、‘凤后碧玉环’这三件东西无不价值连城，如在平时，只要任何一件就足够引起道上朋友拼命抢夺了，但目前却大大不同，恐怕连普通武林人物都看不上眼了，我姓熊的与他人一样心理，要的是向当家的所保的第四件东西，这样一说，向当家的总该明白了吧！”

向局主闻言陡然一震，轻声向花无秋道：“奇怪，武林中竟然连每一件东西的名称都知道了？”

花无秋道：“那第四件是什么宝物？”

向局主叹声道：“那件东西是条黄金钩制成的金龙，长不过两尺，粗不过三指，龙峰成波浪，乍看起来又很直，龙头也不过拳头大，双角逆生，龙口微张，龙舌藏而不露，奇在又是白色，舌尖如剑尖，舌树藏

在龙腹内，除此之外毫无奇处，共重也不过三百两，在武林人的眼里，三百两黄金算得了什么？如若只论价值，简直就不能与另三件东西相比？”

花无秋道：“你老不妨试探一下看，问他要这件东西作用途？”

向局主点点头，急对船盗大笑道：“熊当家的，那件东西如果不是属于客人的话，老朽理应双手送与阁下，然而既被熊当家的伸了手，看情形送又不行了，只是老朽有个要求，阁下若能将该物用途说出，老朽即以十倍价值赔偿客人也要奉送与你。”

这次那声音变得非常郑重，沉沉的大声道：“当家的，不是我姓熊的看不起你，该物的用途只怕连你也一点不知道吧，说真的，此时在贵船后面约五里远的海面上，来追贵船的已有独啸天父子、父女及帮众共三十科人，还有‘南口’杜醉白、‘西鬼’阴常隆，‘北牛’牛横、‘中原三莫惹’宰父明、司冠新、乐天翁以及‘粉红蛇’、‘无影豹’等等，甚至还有‘雷池派’中人物也来了，不是我熊某夸大口，他们之中恐怕也没有一个知道该物的用途！”

向局主闻言大惑，转对花无秋道：“这就更奇怪了，难道来追的都看上那条金龙雕刻吗？否则又是为了什么呢？真不可思议？”

花无秋道：“你老是否确定该物是真金制成的？”

向局主摇头道：“那就不敢说了，只是表面金光闪闪，而且与黄金一般份量。”

花无秋道：“用途如何，暂时不管它，我先采取行动！”

“少侠，此人可千万大意不得。”

“不将他制服不行，一旦他知道无望时，必然会采取行动，后面的强势必蜂拥而至，那我们就凶多吉少啦！”

他说完脱去外衣，又道：“停不可停，快叫水手下桨如速。”

向局主闻言忖道：“这少年年纪轻轻，作事倒极稳练。”

他在心中暗想之际，花无秋竟已无声的不知去向，同时却耳听那姓熊的又在大声叫道：“向当家的，想清楚了没有？你如交出那物，我能保你逃脱这次难关。”

向局主一闻此言，仍旧哈哈大笑道：“熊当家的，若欲老朽马上交货只怕办不到。”

姓熊的大声吼叫道：“如此说来，阁下是准备硬闯了？”

向局主大笑道：“熊当家的别误会，老朽这次是分管起镖的，可惜该物是由陆道运送，这可如何，咱们到了山海关再行商量。”

姓熊的大吼道：“向正道，那只能欺骗你自己，独啸天的长子都回头！你那批镖师此刻早已回了老家啦！”

向局主闻言大惊，几乎流下泪来，向着骆万里叹声道：“完了，余师傅等被我害了！”

骆万里低头叹道：“这怎么怪局主，只恨敌人太毒了。”

沉默中，突闻对方船下大叫道：“当家的，当家的，不好了！咱们中了那老狗之计！船……船下沉了！”

忽闻那姓熊的吼叫道：“饭桶，快给我都下去，妈的，给我捉活的。”

紧接着，只听他朝着这面怒叫道：“向老狗，妈的，你竟敢施暗算……”

“算”字未落音，“扑通”

他不管这面答不答话，自己向水里钻去。

向局主无暇顾及，大叫道：“伙计们，加把劲，提高警惕！”

这时田天佑也闻声出来，他与骆万里、廖仲谋、马天星、黄三易等立即分开护住船头，保船身，帮船尾，齐一出手，同时注视水里动静。

在人心惶惶中，船又前进了数里，当此之际，左侧水面忽浮出一人大叫道：“局主在么？”

向局主急问道：“怎么样？有姓来攻了么？”

那人边游边大声道：“水里毫无动静，也不见那位少侠回来！”

说完，他又沉了下去，向局主非常着急，立向骆万里道：“秋少侠恐怕遇险了！”

骆万里道：“我们只知他人很精灵，武功如何却不甚了解，对了，他有一把短剑，田副局主的长剑就是他削断的？”

向局主道：“我是问他的水功如何啊？”

骆万里苦笑道：“这就不得而知了。”

向局主叹声道：“可惜，一位好青年，他决非熊能对手……”

声音未停，船头“唰”的一声响，一个黑影，竟如飞鱼一般自水里射出，霎眼间到了船上，同时哈哈笑道：“局主，幸未误事，可惜逃脱了那姓熊的。”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点出他已大获全胜，竟是花元无来了！向局主一见在喜过望，扑上去抱住道：“少侠，真将老朽急坏了！”

言恳意诚，关怀之情，表露无遗。

花无秋哈哈笑道：“局主，快，快将船头调动，我们必须出奇制胜！”

向局主问道：“向什么方位？”

花无秋道：“靠海岸，不然会被众敌追上，必要时我们可以弃船登陆。”

未几，船头立转，箭一般朝西直驶。

船舱内向局主帮他换过衣服后，忽然道：“少侠，老朽有件事拜托，不知你答不答应！”

花无秋道：“局主尽管吩咐就是，只要在下能办的定全力以赴。”

向局主一看舱内没有第三人，立即轻声道：“少侠，那条金龙既能引起这大的风波，其中定有不可忆测的奥秘，老朽已思过再三，预料物主还不知其重要，与其被别人抢走，还不如我送给你，现在就请你放在身上，但却千万不要露面。”

花无秋大惊道：“局主怎能如此作法？你麒麟镖局的名声难道不要了，物主一旦追问下落怎么交待？”

向局主摇头道：“老朽已说过，物主不要紧，顶多要多赔偿，说句俗气话，千二入百两黄金老朽倒未放在心上。”

花无秋紧拒道：“局主知遇之恩，在下就铭不忘，要是此物是属局主自己所有，在下也许愧受……”

向局主正色道：“秋少侠，你我都是自己人，俗话说：‘君子相交以义，小人相交以利’。你我就不能作忘年之交吗？”

花无秋苦笑道：“在下不是此意，只是替你着想，名誉重要啊！”

向局主沉声道：“镖局赔偿客人失物，与镖局名誉根本毫不相关，



相反还能取得‘信用、可托’四字，至于失镖有损镖师名誉，试问那个镖客能够挡得住目前这个声势，须知这次夺镖的都是一批武林顶尖人物啊！”

花无秋已知再无拒绝之地，且见老人十分可亲，于是长揖直：“局主，在下如果再拒，那就便不识抬举了，只握今后有负厚望啊！”

言罢懊局主自衣底探出那条金龙递过道：“这龙尾有个活扣儿，按一下就可以扣住腰带，再按又有取下来，看来这东西硬是能随身携带的呀，必要时还可当件家伙使呢。”

花无秋双手接过，在烛光下仔细看了一下，恍惚中，他发现龙身上竟全部刻有无数的针尖大小的字迹、心想：“这里面有古怪！”

看罢，顺手往衣里一挂，笑笑道：“金子性柔，怎可当家伙使呢？我想这玩意定然是件古物。”

向局主大摇其头道：“小老弟，这条龙如果只是黄金而已，试问那些魔头还能看得上眼吗？有时间，你不妨找个隐秘之处，好好去揣摩，非要搞它个透彻不行。”

老少二人非常融和的谈着，情感有增无减，简直不象初识的朋友。

突然自前舱钻进了黄三易，只见他满面惶恐的大叫道：“局主，不好了，前面和右侧出现二十几条快船围上来了！”

向局主闻言大惊，急问道：“看清对方是何来路么？”

黄三易道：“都是这个海域的海帮。”

向局主急对花无秋道：“那怎么办，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花无秋沉声道：“我们出去看看再说。”

刚出舱门，突又见田天佑迎面急道：“糟了，局主，船后追赶的魔头也到啦，足有二十几条快船！”

花无秋一步跨山，举目四望，不禁暗惊道：“已成四面围困之势了！”

向局主跟其行出，见状不由叹道：“完了！”

水手已知处于绝境，但却没有一人跳水逃生，仅将风帆降落，任船飘荡于水面之上。

四面的敌船虽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不约而同的齐头并进！观其形势，足有二十几个不同的派系，甚至还彼此互相监视，伺机独夺。

花无秋忽然抬头道：“为今之计，唯有这个可以一试了。”

向局主急问道：“小老弟，你有什么良策不成？”

花无秋道：“我有两条计策可行，如若进行顺利的话，也许有惊无险！”

田天佑道：“少侠，不管你要如何行动，我们都听你吩咐就是。”

花无秋道：“第一策或许难以成功，但我不得不行，第二策说到这里，立即招呼全船人物围拢，轻轻的宣布他的谋略！之后大喊道：“你们只照我的话去作，但却不可有一人露马脚。”

向局主道：“结果是你一人去背永无安宁之祸？”

花无秋道：“小弟本来就是身负重仇之人，‘危险’二字对我来说早已失去意义，如今事急，千万别再三心二意了。”

说完，他独自走进舱去。

海岸离船足有七八里，这时已现出清晰的景物，在晨曦的反映下敌船竟已绕过两筋之处的周围。

渐渐的，船头愈靠愈近，船上的人物一目了然。骆万里向自己人扫了一眼，轻声道：“海盗帮竟然到齐了！”

向局主叹声道：“在陆路他们也许不敢来！我看西南面是什么人物？”

田天佑道：“久闻‘三莫惹’中三人从不敢欺善怕恶，不料这次竟亦追逐着我们？”

向局主道：“可能是怕那物件落人邪魔之手！”

忽然自南面划出一条快船，船头上立着一个老人，他身后却立着一男一女！

向局主郑重道：“‘聚珍帮’的帮主独啸天来了。”

一言未毕，在西面跟着有条快船迫出，船头却立着一个伟岸如山，披发红须的巨人，耳听他声如巨雷似的大吼道：“老兄且慢，你想独夺不成！”

“聚珍帮主”一见，挥手停船，嘿嘿两声答道：“牛兄可要拦阻小弟？”

原来那恶猛巨人党是“北牛”牛横，此刻只听他大吼道：“我不准你单船前去又待怎的？”

独啸天一闻此言，立时仰天大笑道：“无谋匹夫，我若与你拼上，那正是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笨牛，是谁叫你出来？”

当此之际，四下的船只亦同时驶近！

花无秋在舱内看得清楚，急急暗叫道：“向局主，看势他们不会自乱阵脚，我们第一步计策可以实行了？”

向局主行近舱门，伸手道：“小老弟，准备好了没有，递给我吧。”

花无秋暗暗交给他一双长长的黄绫圆袋，袋中不知装是什么东西，乍看里面似乎装有沉重硬物。

向局主接过之后，大步走至船头，立即向四周朗声道：“诸位武林朋友，我向正道自知插翅难飞了，现有诸位欲得之物‘金龙’在此，希望诸位派一代表前来接收！”

当此之际，东面却发生两派为金龙而相互争斗之声，双方可能都是海盗，显出人数都不少，船头掉动，人影飞腾，拳掌交加，兵刃挥映。

这种情形本为花无秋策略之一，只呆惜没有牵动全局，仅海盗群中两帮而已。

向局主一见有了收获，立即又朝其他三面大叫道：“诸位听者，你们既不举派代表，又不将向某放行，难道就此拖延下去不成？”

当他证停之余，突然西面有个阴阴冷笑出声道：“老镖头，你那一根骨头想引的只是一些无知和饿狗，稍有经验的人物都不会上当的！嘿，你那幼稚之计能发生什么作用？”

向局主一看，传音同伴道：“原来那家伙是‘西鬼’阴常隆！”

田天佑催道：“局主，下一步是时候了！”

向局主点点头，立又高声叫道：“我向正道本存轻物重人之心，讵料阁下竟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就请阁下如何解决当前之局？”

阴常隆接口冷笑道：“当前之局，谁都无法解决，只看谁无耐先出头，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姓向的休想全身而退！今天是裁定了。”

向局主陡然大喝一声道：“我向正道既然不能脱身，那也要请诸位伤点脑筋！”

他右手起处，顿将所持之物反臂甩出！又叫道：“呀诸位去海底摸索摸索罢！”

他的一言一动，四周无不全神贯注，此举一发，霎时万头钻动，哗然之声震声而起，纷纷朝水中扑去！少顷，海水翻腾，凡是前来抢宝之人，居然下去了十之八九！

田天佑一大喜，急对向局主道：“计成了，我们准备逃生！”

向局主立即制止道：“不可，你看还有那些人未动？”

田天佑闻声四顾，顿又凉了半截，暗暗叫苦道：“糟了，我的天，那些摩头居然无一动容，显然已看出我们的计谋啦！”

恰值此时，突然耳听“聚珍帮”主人叫道：“牛兄，怎么样，弊脚华都下海去啦，我们还等什么？”

花无秋一听大急，猛自后舱跳出，高声叫道：“庄主，宝物已被我得手了！”

独啸天一见竟是花无秋，不禁哈哈笑道：“小秋，你是怎么来的？”

花无秋高声道：“刚从岸边潜水来的，庄主，快来保护我！”

在此既紊乱又紧张的当儿，独啸天根本村无暇虑及真伪，当下大叫道：“跳水过关，伯伯舍命也要保护你！”

花无秋暗暗冷笑，作势要跳！

“贼子休走，怎敢偷到老夫头上来了！”

骆万里、田天佑、廖仲谋、马天星，纷纷大喝扑向后舵，人人假戏真作，竟无破绽可言！

就在这时，周遭箭一般冲出一条快船，无数声大吼发出：“独啸天，你也逃不了！”

花无秋右手扬起那条金龙，金芒四射，他有意叫来抢者看个真切，同时挥动左掌，作出拼命抵当镖师之状，口中又大叫道：“庄主，快来呀，我挡不住啦！”

独啸天一见与他功力相等的人物竟不下十余人都纷纷扑来，心中一急，大声道：“小秋，过来不得，你快下水逃生，当心，勿将宝物给掉了！”

花无秋正是要他这样说，猛然一长身，大叫道：“庄主，我们回家见啦！”

水面水里都有人，花无秋跳入水中，不顾一切，挥起高深绝顶水功，左手探出那把短剑！有隙就钻，遇敌就拼！当真勇不可当！

独啸天恐防花无秋在水里被困，同时也看到所有顶尖高手都已纷纷下水，于是急喊道：“龙儿，微儿，你们守船，为父要去保护小秋，如在一时奈内为父未出来，那你们就火速靠岸接应！”

向局主眼看花无秋妙计完成，立即大喝闯关、水手镖师齐皆拼命，挂帆摧舟猛朝北面冲出！

目标已去，这一闯关非常成功，居然一路顺风冲出重围。

花无秋真是精灵无比，他以奇诡莫测的动作，居然闯过重重危机，于两个时辰之后潜到岸上，一看无人，身长冲起，箭一般隐进树林。

稍舒一口气，他不了停留，于黄昏后赶到一村，打听后才知地名“韩村”向付民讨了一点吃的，连夜奔向盐由城。

当他在翌晨出城时忽然觉出后面有人紧盯不舍，这可将他吓了一跳，于转亦时偷偷回头，嘀咕道：“这家伙是什么人，看来不到三十岁，长得竟非常英俊！”

后面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腰间挂着一把古剑，身穿青色长衫，头戴文生巾，似书生，又以武林人，长眉朗目，乍看起来有点象位游闲人士。

直到中午，花无秋有点不耐烦了，因为那青年竟愈跟愈近！好在前面出现一镇，于是他直朝镇中奔去，他东张西望，忽然看到有家酒家，随后信步而入！

酒保一见有客上门，立即迎上道：“贵客，请楼上坐！”

花无秋陡然想起身边没有钱，不禁自怨道：“糟，昨夜都不敢落店，今天怎么能进酒家？”

他回头一看，察觉还未跟上，灵机一动，立即向酒保道：“伙计，你先带我去趟厕所再说罢。”

酒保连声应是，领着他直朝里走，边行边指道：“贵客，由此处通过走廊，转过走廊就是厕所！”

花无秋挥手道：“知道了，你去罢。”

走完走廊，举目一看，只见后面就是树林，不禁笑道：“这真天助

我也，既可脱身酒店，又能摆脱那个家伙！”

长身奔出，冲进树林，一口气走了七八里，这才停下来休息。

突然间，他身前当的一声！低头一看，入目处见是一锭银子！

“朋友，出门没有钱是不行的，上厕所只能一次，如果刚才是城里，我看后面绝不会是树林！”

他身后响起一阵朗朗之声！

花无秋猛然回头道：“啊！原来又是你！”

原来发话的竟是盯他的那位青年！

“朋友，拾起来，份两不轻，足可上十天馆子！”

那青年带笑带打趣！一步一步的向他走近。

花无秋突然站起：“你老是盯着我干嘛？”

那青年摇手道：“放心，决不是为了那条黄金龙就是了！”

花无秋更感不以，冷笑道：“原来你是由水中跟来的！”

那青年笑道：“最好说是由海底跟上你的！”

花无秋陡然探出短剑，大喝道：“动手罢。”

那青年哈哈笑道：“若要动手时，早在海底就动手了！”

花无秋见他确无动手之意，于是问道：“朋友贵姓，盯着在下究竟为了什么？”

那青年笑道：“我名仇飞仙，说出来你就知道我是干那一行的，所以盯你之故，只是看上你那一身世无伦比的水功！”

花无秋翻翻眼睛，接着将短剑收起，拱手道：“原来你就是海上霸王‘渤海龙’阁下！”

仇飞仙哈哈笑道：“不敢，不敢，请问你就是姓花吗？”

花无秋点头道：“我名花无秋！”

仇飞仙道：“敝帮缺少一个副帮主，不知老弟意下如何？”

花无秋闻言一愣，想了一想，摇头道：“小弟有大仇未报，辜负吾兄一番好意！”

仇飞仙讶道：“兄弟，你的仇人是谁？”

花无秋道：“已知的只有两个，未知的恐怕还不止此数，请兄原谅，目前确春奉告。”

仇飞仙义形于色道：“我对你的初意，本来是杀人夺宝，但自你在那大船上现身，我不知为了什么，居然敌意全消，也许是有缘啊，你将来如果能用得上我时，不妨招呼一声，在下定必全力以赴。”

花无秋激动的道：“仇兄，谢谢你，只是小弟的敌人非要我自己下手不可。”

仇飞仙道：“你得到的那个宝物据说是世上最神秘之物，你真的会给那老魔头么？”

花无秋哈哈大笑道：“现在你我交称莫逆，何妨实言相告，他呀？哈哈，死了也休想！这是向正道送我的呀！”

仇飞仙惊奇道：“向正道怎么能将保镖货送人？”

花无秋似也非常喜欢他，立将经过说了遍，又轻声道：“仇哥，独啸天就是我的仇人之一，你千万替我守密啊！”

仇飞仙悚然一震道：“你有这样强仇大敌？”

花无秋点头道：“还有比他更强的！”

仇飞仙郑重道：“你的功力恐怕还不及我一半，这未免太危险了？”

“你此去到什么地方？”

花无秋道：“没有一定地方，要是避开天下武林追踪，唉，这条金龙可害我不浅！”

仇飞仙道：“所讲行动诡秘，我是江湖第一，以目前来说，除了你和我老婆，恐怕还没有第三个识得我的真面目，说真的，连我帮内兄弟都不知道，小秋，你等着，等着愚兄回去解散帮会，不出五天，我把老婆带来替你帮忙，罗！小秋，先将这袋银子带去，记着，暂时将脸弄脏，穿破衣。”

花无秋大喜，接过银袋道：“我就在前途庆云城相候。”

仇飞仙一挥手，转身急奔而会！

花无秋看着他的背影，激动得喃喃道：“我真喜欢他！”

一看天色不早，立即转身，顺小道急向西行。庆云城也是个大地方，他在天黑时进了东门，迎面遇着一批小叫化子，灵机一动，俯身抓把污泥，顺手往脸上一抹！于是装出一副可怜相，缓缓向那批小叫化子接近！数一数，小叫化共有八个，一个个面黄肌瘦，萎靡不振，他们都围在一堆，口里食着残羹，竟似是非常快乐！忽有一个见他走近，突然哈哈大笑道：“你们看啊，‘南门楼主’来了，他一定有好消息！”

花无秋闻言暗忖道：“要饭的怎么也有字号？他们将我认错了。”

突有一个人插口道：“长腿鹤，你认错了，他不是‘南门楼主’，是外码头的，我们将他赶走！”

花无秋仍朝他们行去，心想：“他们竟还有地盘的！”

八个叫化齐齐一声大喊，拿竹竿，抓石头，磨拳擦掌，一窝蜂似的拥了上来！

花无秋立时摇手道：“朋友们，咱们已到了这步境地啦，还有什么本地与外来之分？弄得到手的大家吃，打听消息要人多，和气一点如何？”

小叫化们见他一点也无怯意，不意有点骇异，其中一人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拜过本城码头没有？”

花无秋道：“我是外乡人，这才刚进城，不知什么码头，怎么拜法！”

一个最小的回头道：“长腿鹤！我看他人还不坏，只要他能照规矩拿出来孝敬，我们收留他罢！”

最大的想了一想，这才向花无秋道：“咱们老么替你说情，你能拿出十两银子孝敬吗？”

花无秋暗忖道：“他们的规矩真大，我如真是小叫化，十两银子起码要讨三四年才能讨到。”

想罢摇头道：“我若有这么多银子也不作讨饭的了！”

那名叫“长腿鹤”的小叫化陡然变色道：“没有孝敬就赶快滚出去，否则揍死你！”

说罢长腿鹤举出一竿，如电挥出，大叫道：“看家伙！”

花无秋立觉有股风力由左侧袭来，连忙闪身避过，暗惊道：“这家伙居然学过内家功夫，我还当他们是些普通乞儿呢！”

花无秋再不以等闲视之，右臂一伸，顺势捞住，冷笑道：“你们不问对方有无武功，竟存心出手杀人，这与江湖败类何异？”

长腿鹤猛感一丝内力反震上身，眼睛一黑，立时喉头发甜，吐出一口鲜血，颓地倒在地上。

其余七个小化子，同时吓得面无人色，十四条腿一软，尽皆跪在地上，齐声哀求道：“大侠，大侠饶命！”

“凭你这几手‘三脚猫’也想闯码头……”

一语未完，花无秋如电施身，短剑脱手掷出！招出无名，巴七利措手不及，短剑穿胸而入！

惨叫一声栽倒在地！

武三绝在瞬息间失去几个助手，只见他面色发黑，头上冒汗，一言不出，反手拔剑，一步一步的朝花无秋逼进。

花无秋早就估计他的武功最强，甚至还预料不是他的对手，突地机灵一动，心想道：“希望金龙能用就好，否则我就惨了！”

武三绝愈走愈近，嘿嘿阴笑道：“小子，你除了快，还有什么真功夫？本帮主不和你玩花招，告诉你，我这一剑要从你头顶开始，一直劈到下体为止！”

语声一落，剑已举起。

花无秋咬牙一挺短剑，左手金龙连出带挡！死劲朝对方腰际撞去。

事出非常！武三绝的长剑不惟不能压下他的短剑，相反的还震动得半身发麻，心惊未已，“咻”的一声，他的腰部如遭雷击！

花无秋根本未觉右手有何异处，全凭一念之余，整个身了即往旁闪，仅仅耳听到一众小叫化发出震天的叫喊之声。

这声叫喊之下，竟将武三绝临死之声掩盖得无声息。花无秋回过神来，讷知自己侥幸取胜了，不禁吁了一口冷气，不露破绽，挺胸朝小叫化们大喝道：“你们不要怕，今后我是你们的帮主了！”

小叫化显然在平时是被武三绝不当人看待，此刻竟毫无悲伤之色，闻言后都围了上来，一齐准备朝花无秋跪拜！花无秋摇手道：“帮主也是好兄弟，我不能高高在上，只要兄弟们守规矩就行，我决不将兄弟们视为奴才，大家平起平坐。”

众化子渐渐感觉他非常可亲，面上都没有恐惧之色，闻言又围上半圈。

花无秋想了一下，开口问道：“还有年长的没有？”

人圈中立出了个十八九岁的恭声道：“有。”

花无秋注视他一会道：“你就是本城‘城头’？”

那叫化恭声应道：“兄弟‘金眼猫’白俊！”

花无秋道：“本帮怎么会有老年人的？”

白俊道：“本帮第一帮主就是武三绝之祖，人很正直，出身少年孤独，因将本帮命名‘流少帮’，后来他年龄老了，入帮之人也都老少都叫啦。”

花无秋点点头道：“我从此将帮名改为‘自立’，同时将本帮一切规矩完全除去。”

“新规矩是加四句话，那就是命为道德卖，力为弱者出，尽取不义财，普救人世苦，除此之外任凭帮中兄弟所为，一概都不过问，此规矩本帮人人都得遵守，犯者严处。”

白俊代表请示道：“帮主请规定下来，兄弟须火速通知东南西北各

路遵守。”

天都快亮了，花无秋仍在郑重的交事情。

荒地的南面都是处高地，上面即为树林，距离花无秋足有三丈远，但在林中却早已藏着两个少女，而且静静地在倾听！

w 没有觉察，可能他根本就未疑心有人。

“金眼猫”白俊人很精细，他对这个帮主看得非常留心，渐渐的，他那原有的不服之心已没有了，他对这个比他小的首领有了好感！

在花无秋稍停之余：“帮主，本帮兄弟除了我这二十人之外，其余的只怕都还不认识你？”

他插上这样一句问题。

花无秋想了一想：“这件事情将来只要一次大会，就可迎刃而解。”

白俊道：“帮主可曾想到自己的年龄？”

花无秋道：“难道他们不肯来么？”

白俊道：“为了观察帮主是何等人物和查明帮主换人的原因，他们不会不来的，我想其中一定还有不少是武三绝的死党，他们如果来了就更加可虑啦。”

花无秋道：“依你之见呢？”

白俊道：“属下的意思，帮主不妨规定一种信符下去，只要凭信任相认就不致会发生误会。”

花无秋未料到他有这等远虑，点头道：“好罢，我规定两种信符下去，一为‘铁龙符’帮中人人都有一条小小的铁龙，一旦有事，只须亮出铁龙符即可相认，一种为‘金龙符’，那就是我自己用。”

说着拿出他那黄金龙来：“就照这个形势打造，我就交给我办理，先打四条分给四路兄弟做样本，金龙长三寸，共两条一条交给未来的副帮主，这事我自己去办。”

白俊道：“帮主目前的行动愈隐秘愈好，等到威信建立，声望隆重时，那时才可召集本帮大会，同时一网打尽帮中败类。”

花无秋点点头，问道：“帮中如武三绝这种功力之人有几个？”

白俊道：“武三绝的功力不算高，因为他是世袭之故，所以帮中高手都无异议，可惜只有耳闻，听说本帮之中有不少神秘人物，他们加本帮的目的只在作为隐姓埋名之用，实际上根本不过问本帮好坏，帮中没有门规，仅凭十两银子，落个姓名就行，因此之故，往往有很多神秘人物都无法查寻。”

花无秋道：“这不行，我既废除已往旧规，今后无‘铁龙符’都作外人论处，你火速向江湖撒出消息，越快越好。”

白俊道：“通消息不难，武林中没有任何帮派比三帮快。”

说完回头大声道：“你们都听到帮主一切指示了，火速向本帮兄弟传‘流水令’！”

众叫化子哄声应是，转身各自急奔而去……

随后花无秋欣然问道：“白俊我要找你却是怎生找法？”

白俊道：“天已发亮了，帮主先到百香楼去，在下在一个时辰内就来。”

花无秋立住暗忖：“这人比我大不了三岁，作事竟有这般老练，我今后不惟要重用他，而且要好好教他练出一身说罢便告辞，忽然他听到



了什么声音！

转身如电，猛朝那高地扑去，箭一般冲进林中。树林中没有动静，他精灵的搜了良久，这才立定道：“怪了，我明明听到有女人的笑声？”

呆了半天，日已高升，忽然，林里钻进一股幽香、同时还发现不远处竟有一块黄色罗帕！

走近拾起，香气更盛，只见帕上竟还有一行有丽字迹，上书：“小帮主，真幼稚，好人不学，学化子。”

字未落名，惟帕角上有一个“丹”字他想不通是谁，竟敢偷听我的秘密？

罗帕真香，顺势往怀里塞去！懵懵然向城里走去。略一打听之下便到了百香楼，凭着手中亮出一锭银子，伙计算是没有挡驾！

大概是饿急了，当下狼吞虎咽地大吼起来，隐约听到不少讥笑之声道：“哈哈，饿成这个样子我还当他要请客哩！”

对角上发出鄙视之声。

“妈的，那么多钱那里来，鬼才相信是讨来的！”

同一个地方有人在恶声恶气。

“当然是偷来的，抢还不够资格，怪不得最近城里闹贼了！”

花无秋知道是对他，心中不由有点冒火！”

恰在这里，楼上走上了“金眼猫”白俊，居然改了打扮，穿着十分整齐。

花无秋面对楼门，触目就待招呼……

白俊向他使个眼色，抢着哈哈笑道：“哟，这不是白龙大侠吗？”

花无秋何等精灵，立即起身招呼道：“白兄久违了，快过来喝一杯。”

二人这一捣鬼，立时将楼上十几桌客人都给搞糊涂了，有的在想：“这小子明明是个小叫化子……”

也有在骂：妈的，十五六岁的小子也够资格称大侠？即使容貌能够乔装，但年龄总瞒不过人？更何况江湖上根本没有什么‘白龙大侠’这称叫，该不是个骗子吧？

白俊大概是平时伪装得了，全楼竟没有一个认得他！

“白兄，这庆云城里大概养不少恶狗，居然见了我这穿破衣的就知吠一阵。”

白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自他语气里却不难领略一二，朗目一扫，发觉对角一桌坐着四个粗眉暴眼的中年武林人物。

坐下后立对花无秋道：“帮主，是不是对角四人？那是‘七虎谷’四个高手！”

花无秋还没有答话，突听有人大吼道：“妈的，不怕死的就过来！隐语伤人算那门好汉？”

白俊抢着立起，冷笑道：“七虎谷，朋友，你们不认识我，我却挑得出你们的底，放明白点，想找死的就到城外去！”

那桌上四人齐一立起，同声吼道：“有种的到南城外见。”

“哗啦”一声，杯盘扫地，四大汉一翻桌子，同时向下扑去！

楼上霎时大乱，伙计见状不由叫苦连天。

店外街上早已轰动，花无秋自己还没有把握，但他生性倔强，毫无迟疑的直奔南门而去。

当他刚刚走出南门时，无意发现身后跟着一个矮小的家伙，留心之下，不禁使他打了一个冷战，暗骂道：“不好，甘龙到了！”

“好在甘龙还没有认出我。”

恰当他进退维谷，心焦如焚之际，忽然听到一声娇叱道：“瞎了眼的东西，你敢向姑娘身上挤？”

花无秋闻声有异，大胆回头一看！

后面情形大乱，一个少女指手划脚，居然是面对甘龙大发雌威！不由花无秋惊叫出口道：“是雷池派那丫头！”

甘龙还不识对方来历，加以平时骄横成习，那能咽下这一口气？只见他大怒骂道：“臭婊子，明明是你向我卖弄风情，还说我公子挤了你，妈的，过来，让公子看看你到底有几分姿色。”

原来那少女就是逗斗花无秋的丹梦，但却未看到她小姐现身，只见她柳腰一晃，身化一缕淡烟，动作如电，“拍拍拍”打了甘龙三记耳光！

甘龙功力仅次于其父，甚至于早有提防，却仍然毫无用处，措手不及，被打得满口流血，一脸发青，蹬蹬蹬退出三步之多！

白俊一见，悚然变色，轻声问道：“帮主，你认识这对男女么？”

“说话轻声点，四周都是人！”

花无秋只留心甘龙下一步行动，心想：“难怪我不是那女子的对手，甘龙尚且如此啊！奇怪？那女子为何在此时找甘龙的麻烦？这对我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一念未毕，又见那梦丹娇叱道：“还手呀，公子爷，哼，就凭你父亲独啸天尚且不敢，你倒出口伤起人来了，滚！”

甘龙目中流泪，头上冒汗，虽然被打得不轻，这时耳听对方直呼其父之名，便知来头不对，霎时现出怯意，擦了一下口角，硬着头皮问道：“姑娘贵姓，咱们后会有期。”

丹梦冷笑道：“你配么？”

甘龙咬牙道：“大爷总有一天要收回这笔帐！”

花无秋见他翻身一闪，急急挤进人群不见，随即一拉白俊道：“走，莫让‘七虎谷’四人以为咱们怕了他们。”

谁料耳听后面响直一声格格娇笑道：“小化子头，怎么着？我替你赶走一个小财主你不高兴吗？竟连‘谢’字都没有一个？”

花无秋闻言一愣，豁然道：“原来她存心帮我的！”

花无秋一想，又骂道：“臭丫头，你想借此讨好于我？哼！”

“咱们走。”

二人加了劲，而后面的人渐渐却被抛下，又经一里，前途地势渐高，同时出现一批长岭，突然从左侧林中奔出一个翻眼撅嘴的丑人，横身拦路，居然迎着花无秋叫道：“贤弟，才来呀？”

花无秋惊诧道：“阁下是谁？”

丑人大笑道：“贤弟，你真是看不出吗？忘了仇哥哥啦？”

花无秋惊喜道：“妙呀，这化装真是巧夺天工啊！”

来的居然是仇飞仙，只见他大笑道：“雕虫小技，贤弟过奖了！”

花无秋一面介绍白俊，一面问道：“仇哥，你不是说要好几天才能来么，怎么只过一夜就到了？”

仇飞仙道：“我不放心贤弟的安全，本拟中途折转，幸好你的嫂嫂

也寻来了，同时还带了几个人在身边，我将随员打发回去，立即就带着她来啦！”

花无秋笑道：“嫂嫂呢？我还没有见过呢？”

仇飞仙道：“你与她立在一个方向看热闹！怎么会没发现？她的易容术比我还强呢？”

花无秋道：“我想嫂嫂一定很美，但易容之后毫无破绽！仇哥，你发现这一路有四个‘七虎谷’的人物吗？”

仇飞仙向岭下一指道：“他们已经不能吃饭了！贤弟，岭下来不少人，我们从向右侧进城去罢。”

花无秋知道仇飞仙已将好四名“七虎谷”

高手收拾了，不由大喜道：“埋了没有，这是城郊，若让官家看到就麻烦了？”

仇飞仙一面领着走进树林，一面笑道：“埋倒没埋，不过现在还可以看见一滩水！”

花无秋惊讶道：“仇哥可是炼会了化尸丹了？”

仇飞仙笑道：“我一根化尸鱼刺消灭了那四个人，你如果要的话，愚兄这就送你一包，但要小心，千万不可刺破自己的皮肤。”

花无秋大喜道：“要，要，要而且用光了还得向你要！”

仇飞仙摸出一包递给他道：“一根能用十个尸体，这一包共计是五十根，我倒不希望你用完！”

花无秋沉声道：“只怕五百根都还不够。”

轻轻的谈着，悄悄的走着，三个人绕了一个大圈子，看看快要接近西门。

旁边有座高崖，突然人崖上发出一声哀哀的叹息，接着有个凄惨的怪所高呼道：“我……我们死得好惨啊！”

花无秋闻声急停，拉住仇飞仙道：“仇哥，光天化日之下那来的鬼叫？”

仇飞仙摇手示意噤声，悄悄的道：“再听！”

“小鬼们，是谁杀死你们的，从实招来！”

这是一个阴冷严肃的声音。

花无秋望着仇飞仙，面上露出愕然之色！

仇飞仙仍然摇手，又闻那凄凉的声音哭诉道：“阎君，那是一个海盗头啊！”

仇飞仙突然大怒，吼道：“谁在上面捣鬼？滚出来！”

崖上没有理会，而且听到第三者的声音大喝道：“胡说，谁叫你们四个人去欺侮一个小叫化子？”

仇飞仙实在忍不住了，长身就待纵上崖去……花无秋似已听出最后的声音是谁，急急拉住道：“仇哥勿动，刚才发话的‘八十三’老前辈！”

仇飞仙惊诧道：“你是说乐天翁？”

花无秋点头示意，领先朝崖上登去，口中急叫道：“老冬烘，我来啦！”

崖上仍无反应。

三人登崖一看，只上面树林森森，那有半个人影？白俊忽然高声道：“那儿有张纸条！”

说着奔去，拾回交给花无秋。

花无秋拿到仇飞仙面前同看，只见上书：“小子当心，凡在海面夺宝者，除了死的以外，其他的都来啦！”

仇飞仙叹声道：“原来此老如此的爱护你，这可是你的福气！”

花无秋道：“刚才是三个人。”

仇飞仙道：“还有坐不端和行不正？这三个人向来很少在一块，一旦凑在一起，武林又将大乱了！”

三人进城了，仇飞仙领着东转西弯，之后走到一家朱漆大门，门是虚掩的，里面冷清清，没有丝毫声息！仇飞仙回头匆匆一瞥，没有发现什么异样，顺手推门而入，急急将两人领进。

刚刚踏进门里，仇飞仙突觉眼前一亮，触目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迎面走来，同时还含笑招呼道：“你们才来呀！”

仇飞仙连忙向花无秋道：“贤弟，这是你嫂嫂兰小英！”

花无秋豁然笑道：“果然我猜得不错！”

说着急走两步，笑着叫道：“乡下嫂嫂，你真美啊，无秋有礼啦。”

美少妇骂道：“我早就看出你是个调皮鬼！”

仇飞仙又将白俊介绍一番，笑对少妇道：“兰，你端盆水来，让弟弟洗个脸，保险你也要大吃一惊。”

花无秋不知他言中之意，急急道：“我这样子还不错，不再化装啦。”

少妇不理，对着仇飞仙笑道：“比你如何？”

仇飞仙大笑道：“现在的你与刚才的乡下妇女又如何，她是现在的你，我是化装的那个乡下妇人，不信快去洗脸。”

美少妇伸手一拉，立将花无秋硬拉进内院而去。白俊随着仇飞仙后面问道：“仇大侠，你与尊夫人在打什么哑谜？”

仇飞仙大知道：“你这就不精灵了，我曾对她说你帮主俊得无法形容，但贱内不相信，因为她非说我长得不错，世上没有比我美的男子，因之双方就打了一个赌。”

白俊大笑道：“原来如此啊，刚才可真把我搞精涂啦！说真的，咱帮主的真面目我还没有见过，凭刚才那张泥鬼脸，我现在还不相信他会俊到什么程度呢？”

仇飞仙笑道：“刚才的比喻你还不明白吗？我说我是内子化的那个乡下妇人，而你帮主却是我现在的内子。”

说着步向内院，走进一座客厅。

白俊看到客厅里摆了一桌酒，但又不见一个下人，感觉非常奇怪，问道：“仇大侠，这座房子我知道呀，原先是一家有钱的人家！”

仇飞仙笑道：“那是我驻在此城的手下，现在搬到隔壁去了，没有使唤，他们都不敢过来。”

白俊奇怪道：“自己手下怎的也有避忌？”

仇飞仙道：“我夫妇的真面目从来不许第三者识破，只有你与你帮主是例外。”

正说着，忽见房里走出两个人，白俊暗笑道：“仇大侠说话盖不住马脚，这个丑姑娘带着个土小子从哪里来的？”

暗忖未完，突见丑姑娘笑着叫道：“飞仙，你看弟弟这个样子可好？”

这一叫，立将白俊惊住了，暗诧道：“原来是化装的仇夫人和帮主。”

仇飞仙大笑道：“弟弟怎么样，我不是吹牛的吧？”

丑姑娘点头道：“果然不假。”

仇飞仙笑着道：“快吃饭，我们晚上还有得忙呢。”

饭过酒饭后，天色已近黄昏，仇飞仙向着白俊道：“白兄弟，你也要改一改相貌，快随我到后面去。”

白俊应声跟去，花无秋笑对兰小英道：“嫂嫂，你与仇哥哥结婚有多少年了？”

兰小英笑道：“四年前还是敌人！”

花无秋骇异道：“敌人？”

兰小英笑道：“我有个叔叔是做人参生意的，却被他的手下在海上抢个精光，你想我怎么办？”

花无秋哈哈笑道：“你当然要夺回来！”

兰小英道：“对了，我们曾经打了三日三夜。”

花无秋大叫道：“有意思，这后打成夫妇罗！”

忽然从后院走出仇飞仙来，大笑接口道：“她打败了！”

兰小英娇叱道：“你吹牛！”

仇飞仙大笑道：“一点不吹，你方赔了夫又损了财，岂不是大败吗？”

花无秋插嘴大笑道：“仇哥哥，说来说去，还是你吃亏，一帮之权被嫂嫂夺去大半啦。”

兰小英格格笑道：“弟弟，你还自鸣得意哩。”

白俊已自后面出来，仇飞仙向他一招手道：“白俊，我们两个做伴，先自南门，看看城中究竟到了些什么人？”

又对兰小英道：“你与弟弟走东门绕北门咱们会面后决定是否今晚离开此城。”

兰小英正色道：“你休要专在大街上走，一些老魔头是不会逛街的，多注意那些假静地区。”

仇飞仙带着白俊应声出门，同时向隔壁院子发出一声暗号。

花无秋知道他在招呼本宅之人回来，于是向着兰小英道：“嫂嫂，你替我保管那条金龙好吗？”

兰小英摇头道：“你虽相信嫂嫂，嫂嫂可不管保管，那是江湖中人人看了都会眼红的东西。”

她领着花无秋走后院门，那是一条小巷子，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

转了一个弯，走上大街，迎面就遇上了三个中年大汉。兰小英顺手一带花无秋，轻声道：“我们慢点，让他们走过再缀住！”

花无秋不认识对方，唯那三人行动有点匆忙，知其必有事，等到过去后，轻声问道：“嫂嫂知道他们来历？”

兰小英道：“就是‘三奇峰’的三位黑道首领，第一位名叫剑中英，居中名为剑中奇，最后是剑中厉，属同胞兄弟，武功高强，都是很豪爽而有义气，江湖中人人以侠盗视之。”

花无秋道：“那我们盯他们作什么？”

兰小英道：“看他们面色有怒容，可能是与那路人物结下仇恨啦，我们跟去看看，必要时也可助其一臂之力。”

三条大汉走了几条街，乃至一条巷口，居首的指道：“那个大门就

是了吧？”

第二位点头道：“大哥，见面时暂勿动怒，先拭探他找我们干啥再讲。”

第一位冷笑道：“独啸天找我们还有什么好事？”

花无秋闻言一震，心想道：“原来那老狗竟在这里。”

兰小英伸手将他拉住，轻声道：“我们上房去！”

二人看准方位，同时拨身上屋，登至瓦面时，兰小英吩咐道：“弟弟当心，在瓦面上不可昂然挺身，今晚夜行人定必不少。”

花无秋不敢冒失，跟着她蛇行绕去。

到达一座高墙上，恰好在那长有株大树，兰小英指着一点灯火道：“那是花园中的书房，书房后面有假山，我们由花径中绕过去，伏在假山上可以听到屋中话声。”

兰小英所料一点不差，那书房确实是独啸天的落足之地，他这时坐在一把太师椅子上，其左首下坐着个阴阳怪气的老者，年龄与他差不多；其右首下坐的是甘龙，对面是三小姐甘赛娇，四个人没有说话、房里的人似乎已听出外面的声音，这时只见独啸天面对那阴沉老者道：“先主，那三个饭桶来了。”

阴沉老者毫无表情，点点头道：“二公子恐怕不是他们害的？”

独啸天道：“老夫无从可查，不能不向有问题的路线查问？”

甘陇接口道：“剑氏兄弟曾与二弟有过节，我早就要将他们收拾，这次不管如何，我决不放过他们。”

忽听门外有人恭禀道：“禀庄主，客人到了！”

独啸天傲然叫道：“让他们进来！”

门外走进剑氏兄弟三人，他们一见无人起身，为首的强忍满腹怒气问道：“帮主何事相召？”

独啸无闻言慢慢抬起头来，老气横秋，阴声道：“三位可知甘虎乃老夫之子？”

剑氏老大挺胸道：“一帮之主，何人不知，我剑中英不但认识他，而且曾因细帮交手数次。”

独啸天嘿嘿笑道：“武林中人明争暗斗乃是常事，老夫决不过问，如有人畏惧老夫威势，而竟暗下毒手，试问如何处置？”

剑中英宏声道：“近闻武林传言，听说甘虎已遭人工，难道帮主疑是在下兄弟所为不成？”

独啸天嘿嘿笑道：“你倒做得非常干净。”

剑中英见他一口咬定，心知解释无益，挺胸道：“帮主，剑氏兄弟这次出来，事先可没有打算回去！”

独啸天侧顾那阴沉老者道：“先生，你代老夫送客。”

那老者阴声点头道：“庄主多饮一杯，老朽回来时再奉陪！”

剑氏兄弟同时一拱手道：“请！”

翻身就朝门外纵去。独啸天又向甘氏兄妹道：“先生一人太单调，你们跟着去罢。”

言中之意，是恐防剑氏兄弟有人助阵！

屋里一切谈论，假山上清晰可闻，兰小英对花无秋道：“我们绕过去，先到西门外等！”

花无秋道：“嫂嫂可知那阴险老人是谁？”

“听声音好象是‘雾豹’娄乙！”

花无秋道：“是的，此人我见过十多年了，他是独啸天的右手，但却从来未见他露过功夫。”

兰小英道：“如真是他，其人阴毒无比，此人由我来应付，你帮剑氏兄弟斗甘家兄妹！”

花无秋转忖道：“她敢独斗娄乙？”

西门外有座土山，距城大约一里半，兰小英抢登山顶，推着一堆矮树林道：“我们快藏起来，此处必被对方选为战场！”

花无秋忽然想：“我出手助阵，势必抖出短剑，这岂不露破绽。”

情知不可行，立将所想告诉兰小英。

兰小英想了想，问道：“你能不能运拳掌？”

花无秋道：“我的拳掌功力还不知能不能杀人，同时没有把握，何况这次不出手则已，出手就得不留余地。”

兰小英道：“那怎么办，剑氏兄弟对付一个则有余，对付两个却感不足。”

花无秋忽然想到一计，暂不宣布，仅道：“咱们看势行事罢，也许他们一个一个的出手。”

说话时，剑氏兄弟已如风而到！果不出兰小英所料，三人东挑西望，结果当真选择到土山顶来了。

兰小英见敌方尚未赶到，立即拉着花无秋走出，轻声招呼道：“剑老大，你还认识我吗？”

剑中英似感一愕，注目之余，问道：“姑娘是谁，因何在此？”

兰小英笑道：“你不主得在黑龙江岸八梭阵之人了。”

剑中英闻言猛跳，大喜拱手道：“原来是恩人八梭女侠！剑某该死！”

他突然回身，喜对兄弟道：“老二、老三，我们有救了，恩人又来了！”

三兄弟当即奔近，一致长揖！

兰小英摆手道：“三位休客气，你们进树林去，让我先斗斗娄乙！”

剑中英道：“还有独啸天女儿怎办，女侠一定是早知道了？”

兰小英点头道：“甘家兄妹如不出手助娄乙，你们也就不用出林。”

剑中英一指花无秋道：“这小兄弟是谁，女侠务请介绍。”

兰小侠信口造个假号道：“你们还不知道武林出现一位黑龙大侠吗？”

事已迫切，剑氏兄弟也不管花无秋年龄和真假，信以为真，匆匆拱了拱手，急急进林。

少顷，山下如风一般上来三人，领先的确是“雾豹”

娄乙！他一见山顶上立着一个丑姑娘！登时显得狐疑不禁！兰小英拦手现出一只黄光四射的金梭，沉声道：“雾豹，你还认得我吗？”

娄乙一见金梭似感一震，阴声道：“原来是八梭女侠！”

兰小英哼声道：“你我三战未分胜负，这次非要见个高低不可！”

娄乙尚未接话，甘龙抢先拔剑而出，大喝道：“原来是你这个美婆娘，不妨先和甘大公子玩玩。”

娄乙一见大惊，厉声道：“大龙退下，你不是他的对手，这里有老

夫，你快进林去把那三个饭桶搜出来。”

兰小英将身一晃，手中金梭如电。

娄乙甫进倏闪，手中两把形似纸扇的兵器，时收时放，碰上金梭，发出尖锐刺耳的铿锵之声。

甘龙一见两人愈斗愈急，越拼越厉，随即朝林中奔去。剑氏兄弟见状，同时大喊冲去，剑中英吼道：“甘龙，不要你搜，老子出来了。”

花无秋生性甘龙兄妹齐出，立即采取行动，在林中隐隐约约的走个不停，同时还亮出那把宝剑，但却只给甘赛娇一人看到。

甘赛娇的目光何等锐利，虽在月夜之下，仍能认出那剑是她妹妹的，她来不及对甘龙说明原因，拔身朝林中奔去！

花无秋见计已售，立即拨腿而奔，他自知轻功尚有几把握，逃得并不慌张，边走边停，走远一点再施下一步策略。

甘赛娇追出一里后开始着急了，她认为前面那人是杀了花无秋，夺走金龙和短剑的，却不知道追的就是花无秋。

当此之际，忽又有人自侧面现身，同时还大声叫道：“三小姐，你在追谁？”

原来那人是独啸天放出的暗探，三小姐一见，大喜叫道：“刘云，快，快从侧面抄过去，那家伙手中拿着花无秋的宝剑！”

花无秋恰好走到一座林前，他匆匆自身上摸出一块手帕，往脸上一抹，瞬息现出本来面目！

等到三小姐快要走近了，只见他回身一立，同时还哈哈笑道：“三小姐，你看看我是谁？”

相距只有数丈远了，三小姐猛地一停，诧道：“小秋是你！”

花无秋眼看那姓刘的也已追到，大笑道：“让小姐空急一场了。”

甘赛娇沉声问道：“快将金龙拿来！你居然帮那剑氏兄弟施调虎离山计！”

花无秋沉声笑道：“小姐误会了，我本来先藏在那座林中的，当时本相出来与小姐公子见面，但一见有敌人在场，因之才引小姐来此。”

甘赛娇一听似觉有理，心想：“此地高手云集，如不小心，就是我爹亲来也难保无失！”

想罢点点头催问道：“宝物呢？”

花无秋故作郑重地道：“如此重要的东西，我能放在身上吗？”

甘赛娇大惊道：“你将它藏起来啦？”

花无秋点头道：“等到风平浪静之后，我才亲引庄主去拿。”

接着道：“那么你快随我去见庄主！”

花无秋摇头道：“认识我的武林人物太多，就发现就糟啦，我还是单独一人的好。”

甘赛娇暗暗冷笑，忖道我既见了你，你还想摆脱吗？好罢，你走到那里，我也跟到那里，自然有办法探出你的藏宝地。

当下问道：“那么你要到那里去呢？”

花无秋似成竹在胸，接口道：“就在这冷僻之地暂时不动，等到天亮再定行止。”

他又怕姓刘的回城报信，招呼道：“刘云，我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姓刘的也太笨，急急道：“我回城去买吃的来！”

花无秋心中冷笑，摇头道：“不可，左侧前门之地有农家，去偷两只鸡来，我们在这儿烤了吃。”

甘赛娇生怕花无秋变计甚至远离，急向姓刘的道：“刘云快去呀，我了饿了？”

说完频频以目光示意快去。花无秋向他郑重道：“刘云，你不会去太久罢，我等不及会离开的啊！”

刘云似还想暗向独啸天报信，闻言大急，暗骂道：“好小子，你真不等闲！”

急答道：“捞两保鸡并不困难，马上来。”

真的未经多久，刘云手中提着两只鸡走来，气喘吁吁，急促地道：“暂时不能烧火，途中我发现数条黑影！”

甘赛娇急问道：“是谁？”

刘云道：“前面走的好似功力太高，但只听到后面那人叫他什么仇大侠！”

花无秋心中有数，轻轻笑道：“那人我听说过，甚至在海上见过，他是渤海盗魁仇飞仙。”

甘赛娇闻言大惊道：“不好，此人连我爹爹都不容易斗过？”

花无秋摇头道：“我可不怕他！”

他这时又有妙计在心了，只见自刘云手中接过两只母鸡。

甘赛娇闻言一愣，疑问道：“你凭什么不怕？难道你天学到了什么绝技不成？”

花无秋暗将化尸鱼刺夹在指缝淡然道：“人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不错，虽然短短几天，我是学到一种震惊武林的秘技，小姐如果不信，我就试给你看如何？’

甘赛娇立觉不安，惊然道：“你学到了什么？如何试法？”

花无秋道：“我学到一种指功，一旦点到敌人身上，我叫他死就死，生就生，若限其三日死，就绝不会超过一个时辰，我要他化为一堆清水，她就不会留下一根骨头！不信，就请看这两只鸡罢，一只我要它活十年，一只我要它马上化为清水。”

说着之际，他巧妙地将化尸鱼刺插到一只鸡上！同时还作出点穴状！

甘赛娇头上已冒上涔涔汗珠，心中冷气直升！须臾之间，真的化为一堆清水，染在毛上，毛也渐渐消失！甘赛娇一见大惊失色，身不由主地颤抖着向后退去！花无秋冷笑道：“你！你身上早被我占中一指了！”

头一侧，又冷笑道：“刘云，你身上也免不了！”

刘云早已看情形不对，闻言双腿一软，面色惨变！跪在地上哀求道：“小秋，你……你疯了？”

花无秋冷笑道：“我疯？笑话，我要杀尽聚珍帮！”

甘赛娇被他诡计所摄，居然不敢冒险一拼，只吓得身软如绵！

花无秋本可趁机杀死她，继而心想：“我不能下手去杀毫无反抗之人，更何况她还是个毫无反抗的女人，我要拿你去丢尽独啸天的脸，同时叫你死在你父亲的手里，这样才能达到我慢慢折磨那老贼的目的。”

想着大喝道：“你们那个希望马上化为清水？那个想再活上十年！”

甘赛娇和刘云慌忙接口道：“小秋，我们都想活长一点！”

花无秋看甘赛娇的目光有诈，冷笑道：“要想三十年不难，我的指劲能够随时变化，但却要听我的命令。”

甘赛娇正当如花之年，加上水性杨花，她那里舍得死，立答道：“只要你让我活，你要怎样就怎样！”

说着还向花无秋不住地丢媚眼！

花无秋已懂得男女之事，但却无动于衷，冷笑道：“你现在将全身衣服脱光！”

甘赛娇会错了意，不由心花怒放，娇声道：“原来你要……”

花无秋大喝道：“快，刘云也要脱！”

刘云闻言更乐，心想他自己不干？居然要我来做给他看！

两个男女手忙脚乱，霎时脱个精光！

花无秋接着道：“刘云，你将她背起来！”

“这……这怎么……？”

刘云心中想！但也不敢不听话。甘赛娇身如凝脂，乳峰高耸，妙相横生！

刘云体壮如牛，如真那个，可真够瞧的！

花无秋视如无睹，等得刘云将甘赛娇背好后又道：“现在还早，你们听着，甘赛娇心中必须大喊：‘我是聚珍帮帮主之女！刘云要喊：‘我是聚珍帮的帮徒！’限定你们马上进城，将城内所有街道走完，不要太快，口却不准停！倘若你们那个敢停口不喊，我就叫他立化清水！”

刘云似被甘赛娇的酥胸摩擦得晕晕沉沉，他这时根本就忘了厉害，闻言连连答应，举步就待走程！

甘赛娇却不同了，那怕她如何不要脸，这下也吓得颤声道：“小秋，你……你太残忍了！我……”

花无秋大喝道：“你怎么样，不答应是么？”

刘云拔腿便跑，生怕花无秋不准他活了！

花无秋大吼道：“现在就开始喊叫！”

催命已下，不敢不叫，耳听甘赛娇道：“我是‘聚珍帮’帮主之女啊……”

又闻刘云道：“我是‘聚珍帮’的……”

花无秋见收奇效，他那还敢真个盯着，撒身急退，绕路狂奔！

不到半个时辰，庆云城里竟闹得全城轰动！大街小巷简直是翻了天，甚至已经睡觉的都起来看奇闻。

第二天，花无秋轻轻松松的走到山东乐陵城，一连二十几天，沿途毫无风吹草动，到了山东郎琊山下！

花无秋坐下在下一块石上，忽然仰头喃喃道：“我这出其不意的走到这里，相信再也无人知道吧！”

郎邪山位于山东诸城二地处海边，山势灵秀，高耸孤拔，花无秋在山上找到一个非常隐秘的洞隙，那是临海一面的悬崖之上，他准备在山上住一段时间以便将那条金龙仔细的研究一番。

白天，他到山下买了不少吃的带回，但他仍是化了装，衣服却穿得更加破烂不堪！

当天夜晚，他居然在洞内点上一支腊烛，吃过东西后就躺在烛旁，手中拿着那条金龙，两眼睁得大大的。

花无秋越看越觉有很多可奇之处，喃喃道：“双角倒出，显然可作刺出之用，惟舌深藏口内令人费解，忽然，他探手取下那把短剑，自言道：“何不试试它的锐利就可证明我想象的是否正确了！”

缓缓的，他将那削铁如泥的剑锋伸进龙口，轻轻的和舌尖一碰！

“当”的一声锐鸣，立将花无秋吓得缩手不迭，惊叫道：“是的，龙舌之锋，居然胜过宝剑！”

低头一看剑锋，只见已然缺了一个小口！再查龙舌时，交然毫无损伤！

这下他虽试出龙舌之利，但却更使他怀疑，当下收起短剑，仰头叹道：“它虽胜过宝剑，但藏而不露又有何用？”

突然，他跳起道：“是的，龙身只是伪装，里面定必藏有一把形体昂蜒的奇剑在内！”

花无秋重新将剑取出，先由龙角下手，顺势斜削！又是“锵”的一声！

这次真正将他愣住了，龙角丝毫未损，短剑又缺了一个口子！

良久，他才回过神来，赶快收剑，颓然躺下默默无言。突然，洞外传来一阵阵的人语之声！花无秋不由大惊，立将金龙收起，“噗”的吹灭烛声，静静的藏着不动！只听一个大声道：“歪腿子，谁叫你与臭冬烘去看热闹去了，若是三人同来还走得了么？”

花无秋暗暗惊道：“不好，听语气，他们是追我来了，但！……但他说什么冬烘……”

忽听第三个声音发出道：“行不正，坐不端，你们不要吵了，那孩子若不是搭船走了，我猜定必藏在这座郎琊山上。”

花无秋这下却大喜至极，忙冲到洞口，大叫道：“老冬烘，你老在找我吗？”

洞侧传来一声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真的在这里！”

花无秋立即迎上前道：“三位前辈有事吗？”

另外一人接口道：“小子，你真有一手，居然将一众强敌摆脱了！”

花无秋转身道：“快请到洞里来，我准备在此待下一段时间。”

他又将烛火点燃，同时还拿出一堆吃的。

花无秋笑着问道：“刚才听三位前辈说什么热闹，不知可否说出让我听听？”

他左手下坐的“行不正”，见问大笑道：“妙极了，你小子如何看到那种热闹，保证你一生回味无穷！”

乐天翁擦了一下嘴巴笑道：“说出来你一定很高兴，那是独啸天的大闺女脱得一丝不挂，而且又被其手下人背着满城玩耐，口中还自鸣得意哩！哎哎哎，我还得补充一点，那男的也是光屁股啊！”

花无秋忍笑道：“那不过是太不雅观罢了！”

坐不端接口大笑道：“你小子说得好轻松，这种事可是空前绝后呀，可惜不知是哪个缺德鬼想出的那种恶主意！”

花无秋大笑道：“你老别骂，当心有人不答应！”

行不正跳起笑问你捣鬼？”

花无秋笑着说经过后问道：“结果如何？”

乐天翁大笑道：“你小子这种手段不仅是缺德，而且也太辣手，当

时全城轰动之后逼得独啸天，亲自出马，硬将其女劈死在地！”

花无秋大笑道：“那正是我希望的！”

坐不端大笑道：“独啸天虽被你搅得名声扫地，其疯狂恐怕更加厉害了，他当时无脸见人，一气逃出庆云城，此际定必在找你的下落！”

花无秋道：“他已经知道是我做的么？”

乐天翁道：“那种情形之下，他自然无暇去问随从，但只怕他终有查出之时！”

花无秋放心道：“将来我也许还是要生擒他呢！”

“行不正”问道：“小子，你那条金龙还在吗？”

花无秋毫不怀疑的由身上取出道：“在这里，三老请看！”

花无秋摆手道：“你收起来，此物我们虽比你知道的多，但却不能完全了解其用法……”

花无秋见三老都不愿看，收手后问道：“此物我还不知道名哩？”

行不正道：“告诉你，它名为‘金龙吐纳’龙身龙舌都是金精造成，实属古仙兵器！龙身可以代剑使用，龙舌甚至能飞，千余年来，武林中只不过无人知道飞剑之秘罢了！”

花无秋道：“难怪我查了很久不明所以，原来竟有这种奇事？”

乐天翁道：“此宝既然落在你手中，也许与你无缘。”

花无秋叹声道：“查不出秘密也是枉然，顶多拿来当宝剑使用！”

坐不端大声道：“你看出龙鳞上有东西吗？”

花无秋摇头道：“什么东西？”

乐天翁叹声道：“你太大意了，竟连龙鳞上的文字都没有看出！告诉你，此龙共有三百六十张大鳞，七百二十张小鳞，每片鳞上都有一句非常玄奥的文字，即不是词，又不似句，数千年来，不知有多少诗书满腹的武林宗师都读不通，解不透，你如能将那些文字搞通了，可以说，那就是你找到真谛的一天了。”

花无秋豁然道：“三老追我的原因就是为了指教这个吗？”

乐天翁道：“这下你明白了吧！”

花无秋点点头。乐天翁起身道：“我们还有事情，你在这里不宜呆得太久了。”

行不正回头又道：“过几天你最好去趟山西。”

花无秋道：“去山西干吗？我倒很想往山西一带走动！”

乐天翁道：“你还记得垣曲城中那个有妖怪的花园吗？我们这就朝那儿去，你如果愿来，我们在那儿等你！”

花无秋预料是有事情，急答道：“我一定来好啦！”

三老同时点头挥手，鱼贯下山而去。

花无秋回洞之后，立即下定决心，喃喃道：“既知金龙有这么大的好处，那就非下几天功夫不可了。”

白天吃了一点东西，便又埋头苦研，他不呆在洞里，于阳光初升时，即步入崖顶，盘膝而坐，手捧金龙，当着阳光注目，口中念道：“冥思不得，即得。前行万里，再前行，再前行，休矣。日升，日落，日落，日升，逞智都即愚，大智若愚，我生彼死，彼死我生，生者生，死者死……”

他愈念愈感无味，猛地跳起道：“废话！废话！”

一阵无聊之感，涌上心头，他再也不念了，心道：“幸喜我还只念

它五张龙鳞，如若我再念下去，就非发疯不可！”

信步而行，忽然他看到身前有个小小的水池，池水清澈，水上飘浮着一张大树叶，他蹲了下去，伸手欲待洗去手中泥尘，但一眼见到叶子上爬着一只蚂蚁而停止不动。他似有所得，注目凝神，只见蚂蚁沿着叶子边缘急爬，爬一阵又停一阵，结果仍就爬到原来之处！

突然，他跳起大笑道：“就是‘前行万里，再前行，再前行，休矣’！”

俯身拾起树叶，顺势掷出道：“蠢才！”

喝出这声之后，他自知有点失常，陡又哈哈笑道：“我亦几乎是这只蚂蚁了！原来这龙鳞上的字句根本与飞剑无关，那完全是一些戒欲、养性、空思，守成之意，可笑数千年来不知害苦了多少武林奇人的他们也似那蚂蚁一样，冥思苦想，结果一无所获，空忙一场。”

一顿，忽又想到：“飞剑之秘虽不在这些字句上，而是另有秘密可寻！”

既而一想：“龙鳞为什么恰好是三百六十大片，且又恰好是七百二十小片呢？假设缩小数字，岂不是三十六与七十二？如按此数，那就是天罡支之数了，交练内功苦，必须要按三十六大周天和七十二小周天练习才行，就不是指——飞剑仍须运真气御行不可吗？但是，以往那么多武林宗师难道都未运真气一试吗？”

他渐渐有了一丝灵感，于是不由自主的坐在池畔！

突然，他又跳起大叫道：“对了！‘金龙’二字是形，‘吐纳’二字是义，龙鳞必有窍门，找到窍门，连真气灌入，飞剑必随心所欲！”

他连忙又取出金龙，仔细查看龙头，至龙身，及龙尾。

直至日上中天，忽然，他发现龙尾把握之处有两片龙鳞上刻有“吐”字和“纳”字，大惊大喜道：“找到了，这就是窍门！”

立即跳起，暗运真气，将丹田之功灌入右手掌心，握住龙尾，掌心抓住“吐纳”二字，目注当前一颗巨松，大喝一声“出！”

奇迹出现！龙口居然大张，一道白光疾飞而出，绕着巨松一转！

花无秋突又猛收真气，按着喝道：“回来！”

白光似有灵性，一闪又入龙口！

花无秋显出运气过度，头上大汗如水，但他却喜不自胜！

接着，他奔向那株巨松，注目一看，只见巨松五尺之处有一圈深及半寸的痕迹，不禁仰头叹道：“我的真气还不足，今后我要苦练内功了，否则这树哪有不断之理！”

奥秘已得，他立将金龙收起，看看天色，自言道：“我可以赶往山西垣曲去了！”

一日中午，他渡过微山湖一个镇，出镇即发现一人，他突感一惊，暗忖道：“单忠为何在这里？恐怕独啸天亦在附近！”

环扫四周，见无可疑之人，于是大步奔去，追上轻叫道：“单大哥！”

单忠闻声一震，回头却素不相识，疑问道：“朋友可是谁？”

花无秋走近道：“我是小秋，大哥，我化了装啊！”

单忠惊喜道：“快跟我走，那老贼就在左侧不远！”

花无秋道：“他无法识我的面目！不要慌张。”

单忠道：“老贼近来发了疯，他正在寻找另一个仇人，却将你放在一边啦！”

单忠看看花无秋的面貌既黑又丑，伸手摸了一下，不由奇道：“你擦了什么药物？”

花无秋道：“这是武林第一流易容术，连一些魔头都不易识破的药物。”

单忠放心了，问道：“你要去那里？”

花无秋道：“要回山西垣曲！”

单忠大惊道：“什么？庄主可能也要回庄的！你回去干啥？”

花无秋道：“你记得南门那座废花园嘛，乐天翁说要在那儿等我，可能五年前那怪物又来了！同时还有‘行不正’和‘坐不端’两位前辈也去了！”

二人一路谈着，直至天黑才分手而别。

花无秋没有落店。在途中买了一点吃的，决心连夜赶路！

当他走上一条山道之际，突感身后有人跟着！回过头去一看，不禁悚然一震，只见有个高大凶恶的老人竟与自己相距不及五丈之远！暗惊道：“这不是‘北牛’牛横吗！”

在渤海夺宝的时候，他在大船后舱的确会过此人，当时牛横曾出面阻止独啸天的行动。

花无秋不敢露出怯意，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山道愈行愈高，两旁都是崎岖的岩石，不时出现一二株古木，花无秋暗自盘算，必要时他准备开溜！“小子，你是哪派的！”

牛横突然喝问，声音犹如巨雷！

花无秋知道麻烦来了，明知对方是惹不得的人物，却不愿示弱，头也不回，冷笑一声道：“小爷是哪一派的干你何事？”

牛横吼声道：“好小子，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敢顶撞老夫？”

花无秋回头大怒道：“老东西，难道我还怕你这条横牛不成？”

牛横大步冲进，叉开右手五指猛势抓出，嘿嘿冷笑道：“好小子，你居然知道老夫姓名这就愈发饶你不得！”

花无秋出手如电，短剑连拔带挥！硬朝对方五指截去，口中大骂道：“老横牛，看剑！”

牛横的功力何等高深，虽感一愕，但却丝毫不乱，右手一收，左掌又起，“呼”的一声，劲力如山涌出！花无秋一见大惊，但已措手不及、“蓬”地一声响处，被牛横一掌拂出半箭之遥！滴溜溜落入左侧岩石之内。牛横仰首大笑道：“乳臭未干就如此狂妄，死也只是白饶！”

他认定花无秋是活不成了，因之没有追去查看！花无秋起初确实吓得魂不附体，但被打出之时，却并不感到痛苦，甚至连眼睛都没发眩，头也丝毫不晕！身未及地，腰部一挺，轻轻地落在了一块巨石之上，摸摸胸前，不禁“噫”了一声叫道：“怪了，我连衣服都没有受损！”

忽然，他想到雷池派的“后宫秘诀”

，喃喃道：“师古宗伯伯不是说过这内功专能护身保命嘛！嗨嗨，今后我还怕谁？”

长身拔起，拼命冲出，眼看牛横去还不远，不禁大声喝道：“老牛慢逃，你小爷爷又来了！”

牛横闻声回头，一见大惊，惊道：“不好！小子冤魂不散了！”

他被这奇事一吓，居然拔腿就跑！

花无秋将计就计，尖声怪叫道：“老牛，回来，咱们到阎王面前打官司去！”

牛横蠢而无智，闻言信以为真，霎时间上冒汗，通体发寒，哪里还敢开口，冲雪冒雨，抱头鼠窜而逃！花无秋化怒而乐，得意非常！不由童性大发，边追边叫，他的轻功甚高，一路死追不舍！

天亮了，花无秋感觉口已喊得发焦，于是停止喝叱，稍将追势放缓，但却仍不放弃牛横的背影！

牛横感觉后面已无声息，这才稍稍放心，然而仍不敢回头张望！

当前出现一城，牛横巴不得有个地面避一避，一见城门，慌张往里就闯！

花无秋心想：“只要你走的是我的去向，那就有你受的，老贼，我给你个如影随形。”

走取僻静处，他立将面目更换与前又不相同！

清早人稀，他要找目标毫不困难，稍向行人一打听就得知了牛横的落足之地！一路寻去，触目发现一家酒楼，招牌写“旧河楼”三字，于是笑道：“老横牛就在此了！”

喝早酒的人倒还不少，楼上坐得满满的！

花无秋有了经验，他知道自己的打扮最难瞒过伙计的利眼，常常在未入酒饭店门之产，必先亮出银钱。他的法宝真灵，伙计又没有阻拦！上楼一看，发觉牛横在临街一方的窗前，于是他也靠近旁桌找个位置坐下。忽然一声轻轻的娇笑起自楼上，入耳似甚熟悉，花无秋循声望去，但未见在座的有一位女客！心想：这是自雅坐上传来的，声音竟似仇嫂一样！”

#### 四

正欲前去查看，陡见有个圆桌上站起一位五十余岁的老者，一见便知那是一位武林豪客，顺便看看那同桌的另八位坐客时，不禁使他异常惊讶。

该桌都是老人，穿着各异，高短不齐，人人都留有胡须，相貌似乎无一善者！

起身之人面带谄笑，遥遥朝牛横拱手招呼，毕恭毕敬的朗声道：“牛老爷子，请到这边来如何？”

他这一叫，四座皆惊，凡是武林人物都似悚然动容，所有目光都向牛横灌注！

牛横大模大样，摊摊手：“龙老大，老夫喜欢这个位置！”

那老者哈哈笑道：“饮酒赏雪，牛老爷子真是雅人，今天就算我们兄弟请客了！”

牛横这才正眼看他道：“龙老大，算你巴结上了。”

花无秋立时大悟，暗忖道：“那一桌刚好九人，莫非即为九龙寨的头领！哼，牛横居然敢挑出他们的底子，真正是视官府如无物啦，简直有点无法无天！”

那一桌刚停，紧接着又有不少武林人物高喊：“牛老爷子，我也敬你一杯！”

“我也巴结一杯！”

“我也……”

霎时人声喧哗，笑语轰轰！

花无秋已将面前点心吃完，暗骂道：“这条老牛够得意的了，我得倒你的面子！”

他偷偷的低着头，睇准无人注意时将面目改换！一闪身，到了牛横侧面，故意大声喝道：“老牛精，你这次逃不脱了，拿命来！”

牛横闻声大惊，惊然注目，一见色变，一掀桌子吼声就朝窗外跳出！

花无秋故意横扫全楼一眼，这才大骂追去！

牛横在武林的声威何等震动，这刻披一个毫不起眼的丑小子吓跑，那真是空前未有的大事，一楼之上，立刻惊得张口结舌，莫名所以！

花无秒领路朝西行，行着又问道：“嫂嫂，你与三英打得怎么样了？我担心了好几天！”

兰小英娇笑道：“甘龙被三英总算打败了，但并没有负伤，那个娄乙却挨了我一梭重，肩窝里穿个大洞，可惜并不严重，养几天仍旧会好的。”

花无秋笑指北面道：“那老牛真笨，居然被我吓成那个样子！”

白俊惊奇道：“帮主，你和他交了几次手？”

花无秋道：“打是打了一次，但是我却被他打得飞上半空啦！”

这句话一出，居然将仇飞仙和兰小英弄得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同声问道：“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花无秋笑着解释道：“我练有一种奇妙的内功，不但不会受伤，而且挨打时连痛都不痛！因此之故，我被他打飞后又追上他！哈哈，那老牛真傻，他居然认为我是阴魂不散呢！”



三人闻声大笑不已，兰小英竟笑得倒在雪里，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仇飞仙按着肚皮直呼痛，哈哈道：“你真是个鬼精灵，当时在酒楼上我还不相信是你呢！”

仇飞仙本想问他练的是何奥妙内功，但语刚出口忽又停下了。

四人一路走着笑着，不知不觉的又到了天黑，过了黄河渡，四人直往垣曲城中奔去。

花无秋忽然闷闷不乐，神情戚然，他是想起了母亲的惨死！

兰小英走在他的身边，轻轻拍他的肩膀道：“弟弟，不要伤感，只要你不忘报仇就行了！”

花无秋轻轻叹息道：“我想到母坟上去看看。”

兰小英道：“今晚去罢，白天太扎眼了！要知道这是独啸天的势力范围啊。”

仇飞仙接口道：“怕什么，不过须会三都再讲。”

白俊轻轻向花无秋问道：“帮主，此地也有我们的兄弟，你要不要召见？”

花无秋摇头道：“我的金龙还没有造好！”

白俊道：“我就去打造如何，同时也去通知兄弟们一声。”

花无秋摆手道：“去通知罢，却不必领来见我。”

白俊应声去后，仇飞仙领路直奔北门。

走了两条街，忽然看到乐天翁立在一家客店前！花无秋抢步走去，轻声道：“我们来了！”

乐天翁微笑道：“我老头子早就知道了，海盗的化装就是难逃我老头子三人的神目，怎的这么快就来了，进去罢。”

后院别无他人，仅在一个门前立着，“行不正”和“坐不端”二人。

众人一照面，先后走进门，一同在房里坐下。乐天翁道：“今晚我们说不定要走数百里路哩！现在开始休息！”

花无秋大惊道：“什么事，我们走数百里？”

乐天翁道：“这个不用你担心，今晚跟着我们走就行了，保险你不会落到我们后面去。”

花无秋真不敢相信自己有那种能力，又问道，“到底什么事呢？”

“坐不端”笑道：“追妖怪，不过也许在荒园内就会成功。”

仇飞仙诧异道：“难道真有妖怪在城中么？”

乐天翁点头道：“说起话长，这件事情甚至与你还有点因果！”

仇飞仙大奇，惊问道，“前辈请说是何因果？”

坐不端接口道：“这是五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你父亲只二十六岁，但已在渤海横扫群魔，不到一年功夫，他已闯出‘渤海龙’的字号！……”

“那时他还没有讨到老婆。”

花无秋笑道：“问题就出在老婆身上。”

“行不正”哈哈笑道，“小子，你真有先见之明。”

兰小英想笑又不敢开口，只因是在说她翁姑的事情！“坐不端”

接口道：“就在他打天下的那一年，江湖上突现了一个又毒、又美的女子！”

花无秋笑道：“仇伯父一定长得很帅，而被那毒美人看中了！”

乐天翁点头道：“完全猜对了，那女子在当年名流‘一阵烟’尤四

姐，她为了与另一美人争丈夫，曾经闹得整个武林腥风血雨，鸡犬不宁！”

花无秋笑道：“另一个美女定为仇怕母了，后来怎样？”

乐天翁诧道：“你怎么都知道？”

花无秋道：“不要停，接着说，我只是判断而已。”

仇飞仙接口叹道：“听说我几乎死于那毒妇之手！”

“坐不端”抢着道：“你妈虽有惊无险，但在这一风波之下，却死了不知多少武林人物！”

花无秋道：“那毒妇夺夫不成，以致乱杀无辜是不？”

“行不正”叹声道：“她的功力在当年武林数得上第二把好手，加上她身藏两只洪荒毒物——‘飞金蝎’助阵，凡遇上她的就没有一个能够侥幸生还！结果风声传人‘雷池派’掌门‘武圣’步南天的耳中，使‘武圣’大怒出山，一战而将她打得不知去向，同时也救了飞仙父母之命！”

花无秋问道：“这与怪物有何关系？”

乐天翁道：“尤四姐虽然不知去向，但她那两双‘飞金蝎’却仍留在人间！”

仇飞仙大惊道：“你是说那洪荒毒虫竟在本城之内？”

乐天翁道：“这城中那荒园里是只母蝎！而在阳城荒园中却是只公蝎！”

花无秋有点不解道：“除害救人，故为我们份内之事但你老既知原因，为何不早下手，单单要在今晚呢？”

“坐不端”正色道：“该毒物五年一产子，其子非经五年不出巢穴，母虫视子如命，产子后即守护不出为害。”

花无秋闻言大惊道：“这些年来，岂不是增加了不少了？”

乐天翁道：“刚好相反，连一只后代都没有留下来！”

兰小英疑问道：“哪里去了？”

乐天翁道：“被两个魔头趁老虫不在时收去练‘金毒功’去了！”

“‘无影豹’在那儿收虫，‘粉红蛇’在此城收母虫，因为该毒物产子自分公母，雄子由公虫去保护，雌子由母虫自护。”

花无秋道：“三老准备怎么办？”

乐天翁道：“我们不能再让‘无影豹’和‘粉红蛇’继续练下去了，必须要将这两只毒物消灭，惟尚未找出消灭的办法，今晚只能将母虫逐离荒园，逼其逃往他处。”

兰小英道：“这两只毒蝎也真古怪，干吗要选择两座花园作巢穴呢？”

“行不正”解释道：“该虫无故不伤人，除了遭人逼迫，或者是偶然遇上因生误会才伤人，这两处地方死了不少人，猜想都因为误会之故！不过该虫喜食‘天荷草’，因该草有奇毒，世上稀有，我想也许是这两个花园中生有该草之故。”

花无秋问道：“你老可认识‘天荷草’么？”

“行不正”笑问道：“你是不是拨尽该草？”

花无秋道：“那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我想找到那种草来引虫啊！”

“行不正”摇头道：“该虫精灵无比，除非它服了，否则就只有用力量驱逐，只是却相当危险，搞不好被它尾巴螫上一下，只怕连‘武圣’

也活不成，今晚去时，事先必须人人运功护身才能下手！”

仇飞仙立即出去叫来酒菜，大家吃后，传来白俊的声音，回头一看不错，立住问道：“会见本帮兄弟没有？”

白俊大声道：“消息真快，帮主在那酒楼惊走牛横老魔的事情，本城不惟帮中弟兄知道，而且竟将其他武林都惊动了！我在兄弟们面前说那大侠就是帮主时，他们居然欢喜到雀跳不已，没有一个人说不出服的话来。”

说着递过一只木盒道：“帮主，铁龙打好了，你看看式样可对？”

花无秋接过一看，笑道：“手工不坏，你办得可真快！”

白俊道：“我怕走露消息，这还是帮内一个兄弟亲手制成的，这件事情真是又巧又顺利！”

花无秋招手道：“那就更好了，你进来，我还有事情交代。”

白俊随他进入房中问道：“帮主有什么事交代？”

花无秋道：“我们今晚要捉妖除害，说不定要追出数百里，看来你是迫不上的，从明天起，你就代我奔走四方，察看本帮兄弟的心理和动向，凡有不服、不法之徒，你就将他的姓名面貌记下来！”

白俊恭声道：“我不但要明察，而且要暗暗注意本帮到底有什么奇能异人之士。”

花无秋摆手道：“你去罢。”

白俊去后，他立即奔往乐天翁门口，叫道：“前辈在吗？”

房中传出行不正的声音道：“冬烘不在，小子有什么事？”

花无秋推门进去，一看房里只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二位前辈那去了？”

行不正”哈哈的笑道：“听说本城来了不少碰儿尖的货色！”

花无秋问：“是吗？那——”

“冬烘他们就是去摸摸来了几块料，不要紧，你去休息吧。”

花无秋退出后，顺便走过仇飞仙夫妇所在房门前，耳听他们还在里面谈话，心想：“我这时一点不疲倦，不如独自出去走走。”

他没有惊动房中夫妇二人，随即悄悄朝关前面行去。时间尚早，店时正忙，当他刚刚踏出店门时，忽见白俊满面惊惶之色又向店中奔来，立即迎上问道：“什么事？”

白俊虽惊而不慌，回头看看，立住道：“不见了，她盯了我两条街！”

花无秋问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老尼姑！”

花无秋笑道：“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白俊道：“帮主你不知道，她的目光好利，就象两把刀似的！”

花无秋道：“我不信！你领我去找找看？”

白俊回身道：“刚才还在我后面，现在又不见了。花无秋跟着他走了一段街道，但在人群中却一无所见。转过一条巷了，白俊道：“这就是那荒园的方向。”

花无秋笑道：“我就是在这地方长大的。”

刚刚走完条小巷，突见右手屋角闪出一个老尼姑来！白俊不由浑身一抖，急急道：“就是她！”

花无秋沉声道：“退回去，此处没有你的事了。”

白俊立着不敢动，但那老尼姑迳向花无秋走了过来！花无秋看出尼姑的眼神真如冷电一般，暗惊道：“她的内功实在是惊人至极！”

老尼姑行到一丈左右停了下来，两眼盯着花无秋一眨也不眨！

花无秋拱手道：“老师太有何指教？”

老尼姑良久答道：“你是‘渤海龙’仇云的什么人？”

花无秋闻言一愣，摇头道：“毫无关系。”

老尼姑冷声道：“你的化装可瞒不过贫尼！”

花无秋暗暗吸口冷气，仍淡然道：“这并不能证明我与‘渤海龙’有什么关系呀。”

老尼见他沉着而冷静，点头道：“也许你只与‘渤海龙’的子孙有点关系！”

花无秋笑道：“老师太明见，在下确与其子相交甚善。请问师太，你老追我手下之人所为何来？”

老尼姑道：“那也是因其化装之故！”

花无秋豁然道：“老师太可是意欲找寻‘渤海龙’的后代么？”

老尼姑沉吟一下接道：“既已证明他有后代，那也就算了，你姓什么？”

花无秋摇头道：“在下的姓名实难奉告，因之在下也不请问师太法号！”

老尼观有愉色，招手道：“你敢随贫尼到个僻静地带一谈吗？”

花无秋朗声道：“武林人畏惧‘武圣’，唯独在下视如无物！”

老尼姑突然大笑道：“有豪气。”

花无秋朗声道：“师太既知我意，就请带路罢。”

老尼姑转身而行，招手道：“这儿有处荒园，当地人人一说有妖怪，咱们就到那儿去谈罢。”

花无秋笑道：“大不了是只‘飞金蝎’，我还打算活捉他哩！”

老尼姑突然回头道：“你的胆子可真不小！”

花无秋笑而不答，回头已不见白俊跟来，这才放心，忖道：“我已经大约知道你是谁了，倒要看你和我谈什么？”

他一面走着一面动脑筋，看看已到荒园墙外！老尼姑身不动，脚不蹬，宛如冉冉上升的浮云，竟冉冉地飘过了两丈多高的围墙！这种轻功在花无秋的眼里，不由不暗暗震惊，心想：“她不卖弄，还是一种自然的举止，这更证实我的想法啦！”

老尼姑指着花林那面道：“这花林有座凉亭，我们到亭里去坐吧。”

到达她所说的亭中，花无秋发现是一处非常幽雅的地方，亭大而有两层，上层居然是间书屋。

二人登上楼梯，只见书屋里竟是丝尘不染！显然是有人住着！

花无秋立有所悟，坐下后笑问道：“老师太，你就住在这里？”

老尼姑一直没有笑过，这时才现出一丝欢容道：“贫尼来此已有三日！”

花无秋忽觉天色近晚，立即想到今晚有事，急急道：“老师太有什么指教，就请说出如何？”

老尼姑道：“你知道贫尼是谁么？”

花无秋笑道：“莫非即是当年轰动武林的尤四姐？”

老尼姑愕然道：“你的天质竟已超出贫尼想象之外了！”

花无秋淡然笑道：“在下只有一点小聪明罢了，师太出家那才真是出乎武林人物意料之外。”

老尼姑道：“你的意思是说，贫尼居然会放下屠刀么？”

花无秋笑道：“在下年轻，不敢说师太回头是岸！”

老尼姑突然大笑道：“问得好，有胆，有识，不卑，不亢！孩子，可惜贫尼仍旧未脱出红尘哩！”

花无秋道：“只可惜‘渤海龙’已作古人了！”

老尼姑道：“痴梦虽醒，恨念难除，想当年如非家师所救，今日哪里还有命在？”

花无秋诧道：“老师太指的是‘武圣’之仇吗？”

老尼道：“武圣将贫尼驱逐，那是他伸张正义，贫尼何恨之有？”

花无秋更奇道：“然则老师太指的什么仇恨？”

老尼道：“即为武圣手下王六，他们乘贫尼重伤之余，居然连反‘雷池派’不杀重伤之人的规矩，竟联手欲置贫尼于绝境。”

花无秋沉吟一会，正色问道：“老师太此次出山，莫非即为报‘王六’之仇而来？”

老尼叹声道：“家师早诫贫尼再开杀戒，此次出来只想找一可托之人。而且贫尼所托看他有无超人的资质啊！”

花无秋大笑道：“这样说来，师太对小子太偏爱了！”

老尼正色道：“但不知施主答不答应！听施主口气，贫尼早有所料，但贫尼不会空托，现有一物赠与施主收用。”

花无秋见她拿出一颗金色圆形之物，不敢随便接受，问道：“师太，这是什么？”

老尼郑重道：“这是一颗非常宝贵的丹丸，名叫‘天荷花露丹’！贫尼费了二十五年又五个月的时间才练成这一颗丹丸，也因有这颗丹丸的关系，才将两只洪荒毒虫‘飞金蝎’收服！现在贫尼将丹丸赠出施主，也就等于赠两只‘金蝎’给施主啦！”

花无秋道：“师太可知那两只异虫的去处么？”

老尼道：“一只落在此园，另一只落在阳城！但现在已被贫尼收回了！”

花无秋点头道：“在下只希望师太收回后不再放出去就行了，免得再四出为患。”

老尼疑问道：“施主不愿接受贫尼的赠与么？”

花无秋道：“在下仇满武林，论理有这两只异虫相助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然而，在下却不以为然，说真的，在下不愿仗毒取胜于敌！”

老尼叹声道：“施主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该异虫的功用并不完全毒，另外还有一种想不到的奇处呢！”

花无秋诧异道：“有何奇处？”

老尼道：“凡武林中稍具内功基础之士，只要提住丹田真气，二虫即可负其飞出数百里而无须落地，且其速不下于飞鸟！”

花无秋闻言讶道：“竟有这种奇事？那就用处太大了！”

老尼道：“那还只是提住一口真气，假设你要换气时还有一法可用。”

花无秋愈听愈感兴趣，问道：“如何换气？”

老尼道：“施主可在空中展开纵跃之势前进，二虫已通灵，自然会交替在你足之处相候而万无一失。”

花无秋想通她话中之意后不禁大喜，双手接过那‘天荷花露丹’道：“在下目前功力不足，往往后怕遭遇强敌围困，今有二虫相助，逃走之法已有把握了谨谢师太之赐。”

老尼又递给他一只小小的铁管道：“这是一只哨子，施主只须轻轻一吹，十里之内，二虫闻声必至！”

音落而起，瞬息不知去向！

忽然，亭左出现两条黑影，在一瞬之下，花无秋还以为是仇飞仙夫妇二人，但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竟是“粉红蛇”！

另外一个他不认得，张口露齿，白牙森森，其状至为可怖，年龄却非常老了。

“妹子！你的‘天荷花露丹’炼成没有？今晚不下手，恐怕再无机会了。”

这是那恐怖老人的声音！他巨眼乱转，似在察看四周动静。

“粉红蛇”的头上仍旧蒙着那块大红帕，声音在红帕里发出道：“你说得真轻松，这岂是十年能练成的吗？药还不足三成哩！”

这下子花无秋知道那恐怖那人是谁了，惊忖道：“原来他就是‘无影豹’！”

就在这时，亭的背后忽然响起一声娇喊道：“弟弟，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花无秋闻声暗惊，大急道：“不好，嫂嫂在找我来了！”

他转身走到那面窗前，伸头一看，立即吁了口气道：“还有三老和仇哥在一块啊！”

于是将身一翻，如箭射出后窗，朗声道：“嫂嫂，我来了！”

五人一见，皆大欢喜！乐天翁笑道：“小子，你真个一身都是胆！怎么样？那老尼姑有没有找你麻烦？”

花无秋连忙打个手势，口中接道：“没有事，我们回去罢。”

行不正走近道：“那面有谁？”

花无秋轻声道：“是‘无影豹’和‘红粉蛇’！他们也是为了‘金飞蝎’而来的。”

“坐不端”嘿嘿冷笑道：“只有瞪着眼睛看的份！”

花无秋道：“‘粉红蛇’已知收服‘金飞蝎’的密法了！”

乐天翁摇头道：“‘天荷花露丹’不是容易练成的，她纵然收到了足够的天荷花露，但还不懂炼制之法！”

音还未落，突闻有人阴笑一声：“嘿嘿，中原‘三莫惹’又有什么能力制服‘金飞蝎’，我兄妹袖手旁观一下。”

亭顶上现出两个人！花无秋看出是“无影豹”和“粉红蛇”，暗诧道：“原来他们已到亭顶上面去了！”

乐天翁沉声道：“豎芥子，难道我们就能逐走该虫么？”

原来“无影豹”兄妹本为姓豎！只听他嘿嘿笑道：“走的抓飞的那简直比猪还蠢，何况它还要与你拼命，纵或你抓走了今晚，它们明晚仍旧会飞顺！”

乐天翁语为所塞，居然无言所辩！

花无秋胸有成竹，即接口大笑道：“小小两只毒虫有何棘手？我要它来就来，要它去就去！”

“无影豹”受芥子，简直没有将他算个人，充耳不闻，目光注定三老又道：“三位带的人手不少，我倒替你们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此充当一月园丁，将本园所有‘天荷草’全部铲除！”

“行不正”知道他是讽刺自己一方，接口冷笑道：“最低限度我们要将这一期的幼虫除去，不让别人收去练毒功。”

“粉红蛇”突然响起一声格格浪笑道：“我想三位也未必知道他的巢穴哩！”

乐天翁一晃手中火折子冷笑道：“举火一烧，该虫必出，还找什么巢穴？”

“无影豹”突然大吼道：“姓乐的，你勿轻举妄动，该虫产子期就在这几日，小心它要拼命！我们虽然能阻其攻击，但你难道不怕城中百姓遭殃么！”

话未说完，忽见他们兄妹一闪而没！

坐不端急急道：“他们必定有什么诡计施出！我们上理！”

“行不正”道：“追上去！”

乐天翁道：“飞仙夫妇和花小子尽速出园，我们追去定有一场火拼！”

花无秋双手乱摇道：“不要追，不要追，为了两只虫，犯不着打一场大架，我们还是一同出园罢！”

乐天翁陡然大怒道：“

你小子居然握事了！将来还想报什么仇？”

花无秋硬不说出真情，笑道：“我是不愿作无谓之争而已！”

说着，暗暗掏出那只小铁管，送到口中急吹一声！哨声不大，声何蛙鸣，但如何能传达十里之遥？乐天翁突然听到头顶有物带出风声，举目一看，恍然中似已见到两点淡影！

淡影赶得无与伦比，“嗤”的一声霎时失去踪迹！花无秋忽觉破袍下有物钻进，不禁暗喜，忖道：“到了！”

当他低头之际，却被“行不正”察觉，急问道：“是什么东西飞进你小子衣服里了？”

花无秋轻轻笑道：“那是我养的两只金翅鸟！”

“金翅”二字吐出，霎时引起其他四人回头，一致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仇飞仙疑问道：“你胡说些什么？”

花无秋笑道：“诸位如不相信，那就请回店中一观如何？”

仇飞仙似有所悟，再不提追赶魔头了，催着道：“你小子真有神通，那就回店去罢。”

三老走在前面，仇飞仙走在中间，只有兰小英却依靠着花无秋身边，这时只听二人正在轻轻的说些什么！仇飞仙有意回头察看，他发现兰小英的面容居然变换不停，亦愕亦疑。

不到半晌，六个人一同进了客店，鱼贯走入后院，乐天翁似已等不及进房就问道：“小子，那老尼是否就是当年的尤四娘？”

花无秋暗佩他的精细，笑道：“个中情由想必由你老揣摸透了。”

接着他又将一切经过说了出来！

三老同声叹道：“这是你的造化！”

花无秋忽从衣里抓出两只金蝎子，凶恶狰狞，尾巴高高翘起，全身金光闪闪，六人同入房中后，兰小英再也不敢坐近花无秋身边，同时还提醒道：“弟弟，你千万要当心它反目。刺一下可不得了！”

乐天翁道：“不会的，通灵之物，服则不反！小子快藏起来，千万勿使武林人轻易知道，否则你就成为小魔头啦！”

花无秋笑道：“我不在乎名声好坏，只求内心无愧就行了，管他什么老魔小魔。现在我要去睡觉了。”

仇飞仙夫妇见他立起告退，随亦向三老辞出。乐天翁朝着花无秋的背影问道：“小子，你今晚不出去了？”

花无秋回头道：“本来想到妈的坟上去看看，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准备明天去。”

乐天翁将门关上，向“行不正”和“坐不端”笑道：“这小子的话不可信，他今晚虽说不去扫墓，但却必然去甘家去捣乱，我们不如先走一步。”

“行不正”笑道：“我本想明早与独啸天拼一场了，先说好，一朝有事我要先动手！”

乐天翁笑道：“司寇新的意见如何？”

“坐不端”正色道：“甘家庄今晚恐怕不止独啸天一人，说不定我们都不会闲着。”

三老在房中商量行动之际，花无秋恰好又从仇飞仙房中出来，这时已不见他肩上两只“金飞蝎”了。他走到廊外望望天色，雪还在下，听听已到三更。突然，他拔身一纵登上屋顶，如飞朝城外奔去。雪夜奔驰，形影显露，他刚到达城门时，背后已遭十几条黑影跟上！

花无秋本想奔往甘家庄去，但察觉有人在追赶时，心知此番计划是难以成事了，于是干脆盲目的乱奔个不停！到了郊外，前面有个树林，回头一看，发现身后竟有十四条黑影追赶，心想：“这是独啸天的狗党了。”

回身立定，大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跟在小爷后作甚？”

霎时之间，他身前围了一个半圆圈，其中一人冷笑道：“花无秋，你真胆大包天，竟敢夺得金龙不交，还要化装回来！”

这声冷笑入耳，花无秋立知人群中竟有甘龙在内，不由大吃一惊！为防有诈，忽然拔出短剑大叫道：“不交又能怎样？”

甘龙将手一挥，立使手下人团团围住，独自仗剑踏出，冷声道，“本公子要生擒你！”

花无秋知道他的内功深厚异常，他不敢施展金龙飞剑，横剑冷笑道：“你不要吹牛，凭你要生擒我，姓龙的恐怕还办不到！废话少说，金龙就在我身上，动手罢。”

甘龙大喝一声，剑出如电，直点丹田！

花无秋不敢硬挡，横闪三尺，短剑侧进，如风抢攻！甘龙功力仅次于其父，三招不到，花无秋已毫无还手之机。

又是十几招过后，甘龙显然显出急躁之情，原因是他递出的招式总是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弹性所阻。花无秋自然有了察觉，看出甘龙的剑气连自己的衣服都伤害不了，仅仅只遭甘龙的内劲撞得身体立足不定而已。半个时辰过去了，甘龙仍旧无法如愿，在一急之下，他突然大喝一



声：“倒下！”

一剑点出，全力施为！

“噗”的响起，如中贱泔，剑尖抵住花无秋的后心！但却丝毫刺不进去。

花无秋闪避不及，立感如遭重击，身朝前扑，去势如风，既不痛，又不晕，心里非常清楚，又似被“北牛”牛横震飞时同样情形！

当前挡住两个高手，四掌摊开，迎上花无秋的身体就待擒住。花无秋心明不乱，短剑一起，大喝道：“你们找死！”

两个高手不料事出非常，措手不及，同时惨叫倒地！花无秋趁势闯出重围！瞬息钻入丛林。

甘龙简直被这种现象吓得呆在当地，他作梦都不会想到会出此意外！眼看花无秋进了丛林才回过神来，于是又大喝着率领手下追赶。

花无秋一直奔出了二十余里，当他渡去一条河流时，前面即为一座高山，恐防被人追及，立朝山上猛登。时已天亮，居高临下，回头一看，却没有发现甘龙的踪迹。

为此之际，突从山顶飘落一条人影，花无秋一见大惊，他认出来的竟是甘微微！心知避之已迟，立住问道：“姑娘他突然灵机一动，接问道：“姑娘贵姓？”

甘微微叹声道：“你不要瞞我了，我大哥已从两侧抄来了！”

花无秋非常尴尬，呆呆的不知所答！

甘微微伸手一拉，将他带到一堆石后道：“我知道你舍不得交出‘金龙吐纳’的，不要出声，大哥到时，我设法将其支开就是。”

花无秋暗暗叹道：“你是真心爱我，我也非常喜欢你！唉，只是谁叫你是我仇人的女儿啊！……”

“秋！……”

她轻轻的叫了一声，又迟疑一下道：“你知道单忠和索良已经被关了吗？”

花无秋闻言一震，骇然问道：“为什么？是庄主关起他们的吗？”

甘微微道：“爹爹使用毒刑，他们已招出口供了！”

花无秋闻言大惊，忽然沉声道：“招出什么？”

甘微微叹声道：“你杀了我二哥，以及那些高手，爹爹甚至怀疑你还用奸计害了姐姐。”

花无秋大声道：“不瞞你说，那都是真的。”

甘微微流泪道：“你叫我怎么办呢？”

花无秋干脆道：“你当然要替姐报仇！”

甘微微摇头道：“他们虽我的手足，但却都是坏人，同时……唉，我爹爹更有对不起你的事情，我……我怎么忍心对你下手啊！”

花无秋陡地软下心来，将她抱在怀里叹道：“你的心我知道！微，这是上天捉弄你我！……”

他也有点哽咽了，接道：“一切事情我相信你都清楚了，但是……我也不忍心杀你！”

甘微微道：“难道这就算完了？”

花无秋道：“没有完，你父亲欠我的太多了！”

甘微微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不由全身颤抖道：“秋，总之我是活

不成了，爹杀了你，我也是一死，你如杀了爹，我不能替爹报仇，那也  
只有一死谢罪……”

花无秋被她一个字一个字的打进心窝里，真是痛不堪言，双手不由自主地将她搂得更紧！但是，他实在没有一个字能去安慰她！

两人只有默默唏嘘，良久后，忽听四周起了异声！甘微微闻声挣脱，  
决然道：“大哥他们来了，你待在这里不要妄动！”

她陡地拔身而起，一纵跳上树梢，未几，只听她高声叫道：“你们  
追脱了，他向西南走远啦，快点啊！……”

突然传来甘龙的吼声道：“妹子，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甘微微的声音大怒道：“你们这多人都拦不住，还有脸来说我哩，  
好哇，走，我们见爹爹去！”

甘龙再也没有下文，未几她又跳下地来：“来，快跟我朝正西走！”

花无秋没有话说，紧紧随她奔出！

大约走了十几里，甘微微停下道：“前面是中条山，现在不怕了，  
到达山中就有地方可供藏身啦！”

花无秋问道：“你爹知道我在垣曲城吗？”

甘微微道：“怎么会不知道，大哥围你时，爹却被两个丑夫妇给缠  
住了！”

花无秋暗忖道，“那是仇哥与嫂嫂！他们已经知道我出事了！”

奔进中条山，二人步入一遍森林，四望一眼，看出非常隐秘，花无  
秋道：“微微，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在这里呆到晚上再往他处去。”

甘微微摇头道：“不！我要陪你走出百里外才放心！”

花无秋拉她坐下后道：“你放心，我只要有时间，逃走绝无问题啦！”

他接着告诉她得到“金飞蝎”的事情，甚至连金龙吐纳”的秘密也  
不瞒她！

甘微微闻言大喜，但又正色道：“你的功力不足，一旦搞不好，你  
放得出去收不回来！你今后不论遇到那个特等高手，首先就准备驾‘金  
飞蝎’逃走！”

花无秋点点头道：“你休息一会就回去罢，千万勿让你爹发现！”

阳光已经自树隙间照了下来，花无秋仍旧将她抱得紧紧的，花无秋  
与她从小就非常要好，他虽是个渔郎，甘微微拿他比什么人都看得重，  
因之闻言倍增伤感！唏嘘一声道：“唉！我要不是庄主亲生女儿那该有  
多好！”

忽然左侧面树后发出一声嘿嘿阴笑道：“小子，你在四面楚歌之下  
还有心抱爱人，可真有胆子，嘿嘿，交出‘金龙吐纳’来罢，老夫成人  
之美，放你两个远走高飞！”

树隙里行出一个老者，二人一见大惊！花无秋探手就待掏出铁哨，  
然而忽又缩手冷笑道：“原来你是‘西鬼’阴常隆！”

阴常隆仰天大笑道：“米粒之珠，也想与皓月争辉，小子，老夫再  
催一句，你要命还是要宝！”

花无秋探手掏出短剑，大喝道：“老妖魔，你别作梦！”

甘微微心感他爱护之情，同时更为他担忧，为势所迫，随亦探出她  
自己的短剑！

阴常隆一面向花无秋发狠，一面却将两道淫光频频注视着甘微微！

继而又阴声说道：“看来老夫是不舍得放你逃生了，没想到这妞儿居然逗人喜爱！”

花无秋大喊一声道：“老贼，我与你拼了……”

短剑一挥，扑出拼命，他最恨人家侮辱甘微微，这时不再顾及利害！

“西鬼”阴常隆摆出猫儿戏耗子的姿态，他并不立即向花无秋下手，双掌一推，发出两股不同的真气，逼使花无秋和甘微微仅仅能在五丈之内活动，无论前进，后退，左行，右突都不能多走半步！

这种出乎二人意料之外的情形，不由不使他们吓得心惊肉跳，不要说联手合斗，就让花无秋一人逃走亦不可能了。

阴常隆得意地奸笑道：“老夫还在最后一条路上让你选择，那就是男的交出‘金龙吐纳’，女的要心甘情愿地让老夫乐上一个时辰，除此之外，嘿嘿，顶多只不过使老夫多费一点手脚罢了，结果还是一样。”

花无秋大吼骂道：“无耻老贼，你莫逼少爷施出不得已的厉害手段！否则马上要你好看！”

阴常隆仰头怪笑道：“小子，你莫拿鸡毛当令箭，这句话吓得倒别人，可吓不倒我，大不了就是刚才那两只‘金飞蝎’了！”

花无秋冷笑道，“你既知道，就该懂得厉害！”

阴常隆好笑道，“厉害？哈哈，在你小子手中有什么厉害，当年尤四姐是凭着她自己的内功与老夫明斗，使老夫无暇顾及及其他，她的‘金飞蝎’始终未能发挥暗袭的作用，”花无秋对于他当年之事虽不知是真还是假，然而听来却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功力太差是事实，身藏两件奇珍，却无一可施，这真使他徒唤奈何！

忽然，甘微微耳听附近有个声音传人，急对花无秋道：“不好，我爹爹也来了！”

花无秋闻言一震，但忽又大喜，伸手一把将她带到身前！

甘微微不明其故，正待发问……

谁料就在这一霎那间，突见空中飞落一条人影！

“西鬼”阴常隆一见人影落地，他首先发出嘿嘿怪笑道：“单兄可惜来迟了一步，这小子已被我真力困住了。”

来人确是“聚珍帮”的帮主单独，只见他沉声答道：“阴兄之意，莫非视‘金龙吐纳’已成囊中之物了？”

“西鬼”阴常隆奸笑道：“你我有言在先，谁先掌握这小子就谁得‘金龙吐纳’。”

独啸天大声道：“然则阴兄不应该连在下小女也视为囊内之物呀！”

“西鬼”阴常隆闻言一愣，既而怪笑道：“原来这妞儿竟是单兄令爱，那就请恕阴某不识了，这好办，单兄只管叫她退出就是了。”

独啸天早已看见花无秋右手以短剑点在甘微微后心之处，那举动不言可知！闻言大声道：“阴兄难道有眼无珠么？”

“西鬼”阴常隆哈哈笑道：“令爱刚才还与那小子卿卿我我，甚至还联手之势，目前举动，莫非是单兄玩的把戏不成？”

独啸天本就仗女儿笼络花无秋之心。这下被阴常隆一语点破，几乎使他答不上话来！

花无秋突然大喝道：“独啸天，我们的迷藏到此算是捉完了你的两子两女我已去掉一半，这次你不如将阴常隆赶走，那就请看我这一剑插

进她的后心。”

独啸天不料他竟敢当面承认，不禁又急又气，怒不可遏，恨不得冲过去将他碎尸万段，然而，这时又有幼女落在他的掌握之中，真所谓敢怒而不敢动！闻言之余，几乎气得晕了过去。

花无秋又是一声大喝道：“姓独的，看样子你是不敢向阴老贼动手了！”

他说着作势推剑直插！

独啸天一见大急，厉叱道：“小畜牲，你敢动一动，老夫就要你粉身碎骨！”

花无秋冷声道：“我限你马上向阴老贼动手，如再畏缩，那你就看我敢不敢下手了？”

独啸天不言不动，立即向阴常隆拱手道：“阴兄，这次看在小女受制份上，请你收回真气如何？”

“西鬼”阴常隆突然面色一沉，冷冷道：“单兄，你是叫我放弃既得的宝物么？”

独啸天要求不成，反遭对方面色，以他的声誉威望自然受不了这个气，一肚子怒火霎时暴发，大喝道：“阴常隆，数十年来在下只不过敬你是个人物才处处忍让，难道老夫还怕你不成？”

当下大步踏来，掌上已运足内功！

阴常隆知道对手功力一点不逊于自己，立即收回真气严阵以待，冷笑一声道，“在下早已知道单兄不让‘金龙叶纳’落入他人之手！”

独啸天看出花无秋非逼自己与对方动手不可，于是亮式出招，大喝道：“阴兄接招！”

双掌一扬，如电攻出！

阴常隆奸滑的向旁一闪，面对花无秋喝叱道：“小子，老夫不会让你逃脱到天黑的。”

花无秋拉着甘微微遇到五丈之外，朗声大笑道：“阴老贼，你听我对独啸天下命令罢！”

一顿，朝独啸天大喝道：“单大帮主，现在距天黑的时间并不短，你要乖乖的打到日落西山才许停手，否则不论你与阴老贼哪一个追上我，嗨嗨，我的剑尖仍旧插进你女儿的后心，还有，你回去的时候，限你马上将单忠与索良放掉，两人只有要在万泉城见到他们。”

他说完之后，虽见他们打得非常激烈精彩，但也无心去看，立即带着甘微微急奔。

一路上，甘微微，不但没怨言，相反地还有说有笑，她确实服花无秋聪明和机智，却不担心父亲打斗的结果。

奔出约有四十余里，前面已有山道，这时才见到有些行人。

甘微微问道：“秋，你脱身也就算了，干吗又要在万泉城见索良和单忠呢，大哥一定会亲自盯着他们的。”

花无秋道：“我如不亲自见到索良和单忠时，你想他们还能有命吗？我不怕有人盯着，到那时我自有办法。”

第三日清早赶到了万泉城，在他早上并未进城前去对甘微微道：“微微，现在是我对你父亲守约的时候了！”

甘微微叹声道，“你要我回去吗？”

花无秋道：“你跟着我不惟有危险，而且我的行动也不方便，我的敌人不仅是你父亲一方面，另外还多得很呢。”

花无秋黯然道：“这要看命运的支配了，你快点回去吧！”

甘微微眼眶一红，咽声回身而去。

花无秋目送她背影消失后，一咬牙，放腿就朝城里急奔。

进了城，找到一家客店住下，再仔细化了一次装。不声不响的由店后开溜了。

这次有了经验，化装不再扮演穷小乞，现身街上时，居然是个穿着不俗的黄面少年人，乍看有点像商店少老板。谁料他在城里还不到半个时辰，居然被他找到个自己‘自立帮’的帮徒，那人约有二十岁的年龄，高高的身材，相貌长得还不俗，目光炯炯，似还真有几下功夫，他对花无秋还非常敬重。

二位行进一家酒店，选了一个冷静的座位，叫了几份菜，一壶酒，边吃边谈。

“陈方，白俊可曾来过这里了？”

花无秋向那壮年查问。“是的，他一早又回垣曲城了！”

陈方恭敬的回答！帮主的声威已在本城兄弟心目中大受尊敬，人人都觉得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帮主，所遗憾的只是不知帮主的真面目。花无秋笑道：“这很容易，不久我会召开一次大会，届时必以真面目与大家见面。”

陈方道：“帮主到此有何指示？”

花无秋道：“今天有两个道上朋友来此城会我，你去后告诉本城兄弟注意，他们后面恐怕还有人盯着，发现时暂不呼喊，火速通知我来处理。”

陈方道：“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帮主请坐，我马上就去，须臾便回。”

花无秋挥手道：“去罢，同时替我找个僻静的地方落脚。”

陈方应声出店，之后，花无秋独自坐了一会。

时间尚早，街上并不拥挤，当他目光射到一家客店门口时，突见自店内走出两个又黑又丑的少女，穿着倒并不粗俗，惟有两女的眼睛居然明亮异常。

花无秋一见非常惊讶，自言道：“这两个女子决非等闲视之人，我倒要留心察看不可。”

二女似也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什么表情就离开店门向北街行去。

花无秋犹豫不决，他既想追去，但却怕陈方到来。正当焦急之际，忽听背后有人轻轻叫道：“帮主，我回来了。”

花无秋回头一看，大喜道：“噢，怎样了？”

陈方有点急促，答道：“交代好了，本城共有兄弟二十几人，目前都派出去了，只要那两位朋友一到，他们就会找来禀报。”

花无秋急急带着他向北走，口中道：“他们不识怎么办？”

陈方道：“不妨，凡是外来的武林人物，我都叫弟兄们前来禀告。”

花无秋点头道：“你快看看两个女子的来路如何，我要查明对方的底子。”

陈方急急追了过去，未几立在一处十字街口。花无秋知道他已看清

楚了，于是接近上去问道：“怎么样？”

陈方道：“这两个女子是昨天夜晚到的，但不知是哪道人物，帮主，要不要再盯上去？”

花无秋道：“对方不是等闲人物，你派个兄弟暗盯稍即可，千万勿与对方冲突。”

陈方点点头，转身扬长而去。

花无秋有点不放心，便跟他出了西门，又走了半里，只见前面是处竹林，陈方指着竹林后道：“那是处没有民住的农庄，房屋虽甚破旧，但被本帮兄弟占为聚集之所，陈了本地人，外面是没有人知道的。”

花无秋环顾四周只见确很冷僻。点头道：“也许我能在此隐住几天。”

过了竹林，迎面现出一株瓦房，四周围有土墙，一条石块路过这时已被雪花所掩，进入进屋，陈方指着左侧道：“那个房间是经过整修的，里面有床有被，以及一切家具。”

花无秋进房一看，你们不怕偷吗？”

陈方笑道：“我们就是小偷的祖宗，怕什么？”

花无秋笑道：“控制他们是可以的，但今后不许帮中兄弟自己作偷儿。”

花无秋退出房间，纵身登上瓦面，举目四望。屋后半里处就是高山，左有一条小江，右面按连正面全为竹林，思忖道：“这地方确实不错。”

陈方跟着到了屋上，手指那山后道：“帮主，山后就是黄河！”

花无秋点点头，挥手道：“你进城去罢，看看兄弟们有无消息。”

“以后不准有人前来，此处只许可你一人通行。”

言罢，陈方长身飞纵而去。

花无秋独自回到房中，躺到床上闭目盘算，喃喃道：“假设有甘龙盯着索良等到此，我非设法除掉他不可，也许是独啸天老贼亲来，那我就只有逃之夭夭了。”

心事太多，他没有办法睡觉，时到中午，耳听外面惟有动静，急急跳出一看，原来是陈方到了，只见他气喘吁吁，如飞奔到道：“帮主，城里到了不少武林人物，看来还不止一方面的。”

花无秋急问道：“我要等的两个朋友呢？”

陈方道：“似有那么两个，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余岁，但他们后面并未跟着有人。”

花无秋道，“不会没有人，那是在林中，你们不易看到，快，快派个最老的兄弟去，设法通知二人，将他们带到城外来！”

陈方道：“索、卓二人不认识我们兄弟怎么办，同时还要防止对方发现呀！”

花无秋道：“派去的人接近并不难，街上人多，对方不易看出，但去的人手中亮出我们‘银龙符’即可，但不要让外人看到，索、卓二人一见银龙，他们必定知道是我派去的。”

陈方道：“索、卓二人已知我们的‘银龙符’吗？”

花无秋摇头道：“他们不知道，但能想到我，这二人非常聪明，他们一见银龙就会想到我的名字，绝对没有失措之理。”

陈方道：“引他们来这里么？”

花无秋道：“引到那山脚下去，但已从这里经过。”

陈方应声回头，又是飞奔而去。

花无秋立了一会，随即朝那山脚下奔去，一面走一面想，自言自语，不知在动些什么脑筋。

刚到山脚下，谁料突然从一座冰崖上飞落两条人影！竟是一闪之间到了他的面前！

花无秋乍见一惊，但仔细看去，不禁又觉一楞！心想：“这两个老头是谁？我竟一个不识？”

双方相距不出七尺，左面老者和右面老者穿着都是黄色大褂，惟一高一矮，面色红润，目射精光，无一不有七十开外年龄，其势威严而面带煞气。

花无秋明知对方来头不妙，但也拱手道：“二老有何指教？”

左面矮老头沉声道：“你刚才奔走之间，老纳见你衣襟飘飘现出闪闪金光，你莫就是得到‘金龙吐纳’之人么？”

花无秋闻言大惊，然后又不甘示弱，冷声答道：“二位贵姓大名，难道存心抢夺不成？”

右面高老者沉声道：“老是‘雷池派’前宫三王之一，人称‘定武王’阎木，他是我二弟‘平武王’阎林！‘金龙吐纳’乃武林至宝，凭你无德持有，赶快交出来。”

花无秋闻言大惊，同时也恼恨不已。暗道：“这又是我的仇人！”

退开三尺，冷声笑道：“凭你们动手就要夺取他人的东西，居然有脸谈‘德’字，以大压小，以众欺少，已经就狗屎不如了！”

“定武王”阎木叱道：“小子嘴利，老夫杀了你又有谁知？”

突闻一个娇叱道：“我知道！”

声落人现，忽自冰崖上又落下一个女子！

花无秋一见大奇，暗讶道：“这是城内客店门口那两个丑女之一，她竟敢来挡架？”

两个老人似觉一愕，四目一注，显出疑神疑鬼之色，矮老头阴沉地踏出一步，右手突长出半尺，冷笑道：“老夫认为再来十个也将无人能走露消息！”

花无秋知道他要连带杀之灭口，不禁急急拦在那丑女身前大喝道：“姑娘出面替小的找场，在下衷心感激之至，但此事与你无关，快请离开，我倒要看着他们有什么本领将我置之于死地。”

那丑女将身一闪，反而拦在他的身前道：“他们俱上欺主犯规之徒，居然将‘武圣’视如无物，我偏要向武林公布他们的行为。”

花无秋眼看矮老者发功在即，心中一急，抽出短剑，大叫道：“你们杀我不死，你何必硬要挡架。”

丑女怕他冲上，急声道：“他施的是‘擒魔手’到他手中就无法脱身了。”

花无秋就是怕被擒，闻言惊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冲出了。

高老者突然大喝道：“老二住手，先问问这丑丫头是何来路再说。”

矮老者立即停步，他们似被丑女识出武功而大惊，沉声道：“本派武功精华，武林识者甚少，姑娘如何能以知道？”

丑女冷笑道，“你们有怯意了是不？‘雷池派’武学姑娘是了如指掌，莫说你们仅知前、中两宫精华，就是后宫三心法亦难逃本姑娘法眼！”

高老者面色在变，厉声道：“你是‘惠明大师’传人？”

丑女顺手折下两根树枝，弹去冰雪，放在手心三合一搓立即变成一根，娇声道：“你们二人能照样作出我这功夫来就告诉你，否则只有两途——夹着尾巴走开。”

这一手功夫大概是连两个目空一世和老者被惊住了，只见二老毫不犹豫的转身而行，竟连头也不回，一言不发的走了！

花无秋居然惊得张口结舌，愣愣的不知所以！丑女回身笑道，“你也懂得这功夫吗？”

花无秋木讷地答道：“姑娘所施，莫非即为‘真火炼物’之至上武功？”

丑女含笑点头道：“三昧真火炼到至上之境时，即能产生登水相济之功，钢可溶化金精，柔则凝木而不焚。”

花无秋拱手道：“刚才承蒙姑娘出面解危，在下感激不尽。”

丑女笑道：“这是看在你派人盯我的份上。”

花无秋亦笑道：“在下仇人太多，凡是可疑之人都得当心，谁叫姑娘目现神芒。”

丑女笑着岔开道：“你刚才太过冒险了，他们虽不敢在外无故杀人，但他们却要将你擒回雷池，禁锢终生，以后可千万当心。”

花无秋激动道：“姑娘开诚指教，在下永远不忘，请问贵姓？”

丑女道：“你叫我黑姐好了，相信我要比你大一点。”

花无秋长揖道：“小弟今年十七岁，不知姑娘贵庚多少？”

丑女道：“我才满十八岁！你来这里是为了等候两个人吧？”

花无秋大异其言，怔怔的道：“黑姐怎么知道？”

丑女笑道：“那两人一叫单忠，一叫索良不是？”

花无秋点头道：“他们后面还有人跟踪。”

丑女道：“你空操一场心画，二人后面的人已被两个易容夫妇打跑了，同时我有个妹子又替你引走‘聚珍帮’的帮主，你快回去罢，目前此地已无麻烦。”

花无秋立觉当前这个丑女有点高深莫测之感，同时也非常敬重，拱手道：“黑姐，你还要到什么地方去？”

丑女道：“我要去接应我妹子，回头再见罢，你的住处我已知道了。”

花无秋拱手相送道：“小弟希望黑姐快点回转。”

丑女轻笑一声，音如银铃，点点头，摆手而去。花无秋急急朝着农庄奔回，一路暗忖道：“这个黑姐如果真是‘惠明大师’之徒，那她就是赠我‘金飞蝎’那老尼姑的师妹了。”

刚刚踏进土屋，突听里面有人哄然，侧耳一听，他暗思道：“仇哥和嫂嫂也来了，索良、单忠，啊！他们都来了。”

忽然，只听兰小英声音道：“弟弟回来了！”

屋里陡地涌出一群人，除了上述之人外，还有白俊，陈方，同时竟还有麒麟镖局的天佑、骆万里、马天星、廖钟谋、黄三易等等。

花无秋忽见五位镖师手中都高举一条小铁龙，急忙拱手道：“承蒙诸位捧场，花无秋感激之至！”

众人又是一窝蜂回到房中落坐，兰小英问道：“你在那山下又有奇遇了？”



花无秋揣想他们已在暗中看到，吁口气道：“如没有那位神秘莫测的黑姐出面，这次真个危险极了，嫂嫂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纵不被杀，也会遭雷池派二王擒住。”

花无秋急将经过说出后又道：“雷池派武功威震武林，谁料竟被一个丑得难看的少女惊退。”

兰小英道：“你说她还要来这里？”

花无秋道，“说是这样，但不知真个来否？”

说话之间，白俊和陈方已摆了一桌吃的，同声道：“时已不早，大家吃过晚餐算了。”

花无秋招呼大家就座，侧顾白俊道：“你们多准备几间房间，大家就在这里过夜算了。”

仇飞仙摇手道，“此地除了你和白俊，其余都进城去。”

花无秋恐防兰小英在此不便，于是只好同意。饭后大家谈了一会，于天色黄昏沉时告别离去。花无秋生怕丑女前来没有招待，于是就叫白俊进城去买东西，他一个人坐着静等，独自无聊，拿出那只铁管吹了一声。

两点金光不久自窗户飞进，灵虫居然应声而来。花无秋伸出双掌接住，仔细欣赏久之，暗忖道：“我还没有试过高空的滋味。”

这就喃喃两语，灵虫已通达人言，“嗤嗤”两声，同时振翅飞出窗外。花无秋抬头望望天空，只见又大雪纷纷，空中呈现着冥冥蒙蒙，心想道：“只怕近无外人，远处是看不见的，这正是试验的好机会。”

金飞蝎在雪花中穿舞，花无秋纵身拔起，一冲二十余丈！

在他冲力将迟之际，忽觉右脚下有物托起甚劲。

心知那是一双金飞蝎适时托住，不假思索，右脚一施力，身又向前斜纵。

一脚一脚的向前冲去，目标仍旧朝着那座高山，一路上如履平地，但又如腾云驾雾，每纵都有十几丈，速度更是快捷如飞。

须臾之间，身已在高翔山峰之上，花无秋突将双腿一并，大喝一声道，“落！”

两蝎双双托起他两只脚掌，落地后长长吁了一口气，但脚还未落动，忽听有人轻轻喝彩道：“今日才见到独步武林的轻功了！”

花无秋闻声欢叫道：“黑姐回来了？”

自一处冰崖后同时纵出两条人影，其一轻笑道：“金飞蝎果然名不虚传，却不料都被你得手了。”

答话的确是丑女，在她身边却跟着一个比她年龄小的丫头，黑却黑的更加发亮！双双走近花无秋，又问道：“你是如何得到的？”

花无秋道：“是一个老尼姑赠我的。”

他说之后注意对方反应。

丑女道：“原来是异虫的前主人遗交给你的。”

说着没有什么表示，即指着身边另一黑女道：“她是我妹妹，你今后就叫黑妹罢。”

花无秋招呼道：“黑妹，你将独啸天引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黑女轻笑道：“在途中他遇上‘北牛’牛横，二人似有前仇，一见面就打起来了，我就趁机摆脱，但在近此五里处又撞上一个武林凶煞，

若无姐姐前去，我几乎吃了大亏！”

花无秋惊问道：“那人是谁？”

丑女接口道：“这个凶煞虽是厉害无比，但在武林中却知者无几，说出来恐怕你也不知道。”

花无秋道：“叫什么？”

丑女道：“他在七十年前名叫‘赛五雷’齐天同，现在他改称‘胜雷神’其性烈如火，好杀无名！”

花无秋惊讶道：“确实没有听过这字号，他的功力如何？”

丑女道，“功力高深莫测，在当年就无人可敌了。”

花无秋愈听愈不安，问道：“在当年他较‘武圣’和‘惠明大师’怎样？”

丑女道：“当年人称‘武林三鼎甲’其中就有他一份。”

花无秋豁然道：“江湖传音——一正，一邪，一慈，他就那个‘邪’字吗？”

丑女点头道：“他轻易不出江湖，此次出来必非吉兆，我刚才和他交了三招，自叹不是他的对手！幸喜他有一个癖性，三招一过即扭头不顾而去。”

花无秋听说武林出这种绝顶凶煞，心情立感觉沉重异常，问道：“黑姐对此有何打算？”

丑女道：“我想赶去苦修峰，去向‘惠明大师’请教一番。”

花无秋这下证明她已不是‘惠明大师’之徒，点头道：“黑姐马上就走吗？”

丑女道：“不能拖延，你也随我去罢，见见大师定有好处。”

花无秋道：“我这里还有不同同伴啊。”

丑女道：“那不要紧，我替你留张字条在房中就是了。”

她说完又对小黑女道：“妹子，你陪秋哥在此等着，我去一会就来。”

在小黑女应声之余，她已拔身下峰而去。

花无秋无话可说，惟在心中暗想：“苦修峰不知座落在什么地方？‘惠明大师’又是什么一个样子的人物呢？”

不到杯茶之久，丑女已留下字条回来，招呼一声，三人即刻朝西起程。

## 五

几月之后，他们已赶到黔西赫章城内。

丑女领先找家客店，定下一个后院，进房坐定时，她对花无秋道：“我们还有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后很少有城镇可住了，你到镇上去买一个竹笼，我们要多带干粮。”

花无秋应声去后，丑女又对小黑女道：“你看到那五个白面书生没有？”

小黑女郑重道：“他们盯了我们半天了，小姐可知道是何来路。”

丑女道：“你连高原‘九天孙’都不认得了，他们很少有两人同行，今天竟一来就是五个，莫非西方出了大事情不成？”

小黑女面现惊惶之状，紧张道：“上次仅仅见到一个，他们太邪了！”

丑女道：“他们似还没有看出我们的真面目，否则早已拥来了！明天起程时，非得当心不可，这批东西比‘胜雷神’还难应付。”

小黑女道：“花公子出去希望不要撞上才好！”

丑女道：“他有超人的智慧，这点倒毋须担心，问题只在是否马上告诉他？”

小黑女道：“暂时不说的好，否则对他的雄心打击太大了，你没见到他听到‘胜雷神’齐天同时的神情吗？”

丑女摇头道：“情愿使他气馁，不要让人误遇对方，否则他必不知道防备。”

小黑女急道：“那我就找他去。”

丑女点头道：“告诉他后，就催他快点回来，同时，你将高原另外几个魔头统统对其说出，免得他零零碎碎受惊。”

小黑女边应边向门外走去，回头又道：“他若问到对方的功力应该怎样答复？”

丑女想了一想，决然道：“你只说除了‘武圣’和‘惠明大师’之外，其他无人可敌！”

小黑女也不过十四五岁，人却精灵得象只兔子，闻言后，如一阵风似的，往店外奔去了，剩下丑女一个人在房中踱来踱去。

时已快近黄昏，店里渐渐有点黑暗，丑女已有点焦急，因为他还没有看见花无秋和小黑女回来。

当他准备亲自出去找寻时，突见小黑女如风闯了进来，急声道：“小姐，不好了，惠明大师圆寂了，她老人看管一生的‘神力圣猿’也逃走啦，同时还带走了一瓶‘紫龙血’和一部奇功秘笈。”

丑女黯然叹息道：“‘紫龙血’连惠明大师自己都舍不得喝上一滴，因它有逍遥成圣之功，那是培养内功真气的至上珍品；那部秘笈就是惠明大师自己全部所学精华，这两件东西如果落入坏人手中，即使本派倾巢出动也无能敌，你是听谁说的？”

小黑女道：“是柴公公和柴姥姥，他们快到了。”

丑女大惊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后宫岂不是无人看管了？”

外面突有两个老人的声音接道：“小姐，我们是不得已出来的，因为有‘惠明大师’千里传音召唤啊！”

门口同时走进两个老人，一男一女，都是八十余岁的年龄了。

丑女赶快起身，和气道：“公公和姥姥请坐，后宫怎样了？”

两老无疑是柴公公和柴姥姥，原来他们都是“雷池派”神秘人物，只见柴公公接口道：“老朽自接‘惠明大师’佛旨之后，当时即设下空城计，假传老爷命符，宣布封闭后宫，相信前、中两宫，还没人有胆量敢破禁的。”

丑女道：“后宫秘道机关都封闭了？”

柴姥姥拉她同坐后接道：“那是本派历代重地，当然要封闭，现在除小姐一人之外，再也无人能开了，老爷在世之时，每次出外也是这样做。相信前、中两宫绝对不会怀疑老爷已死！”

丑女叹声道：“这也罢了，但二老又因何未见到‘惠明大师’一面呢？”

柴公公接道：“因被老爷的仇敌——高原‘九天孙’在中途阻拦了半天而耽误了，到达苦修峰时，大师已圆寂一个时辰，仅仅只见她的蒲团上留有一张遗嘱。”

丑女叹道：“遗嘱上可是说明圣猿已走，同时带去‘紫功秘笈’”

柴姥姥颓然道：“还说武林有空前大劫降临！”

丑女立将其外出经过概述一遍，之后决然道：“我决心将‘后宫秘笈’第二第三两口诀传于姓花的，不知二老意见如何？”

柴公公陡地站起，郑重道：“他已仇视本派，此事相当危险，小姐还得三思而行。”

丑女道：“杀其父者并非后宫主使，同时还违反了爹的规矩，他如一旦查到真情，自会撇开后宫。”

柴姥姥道：“小姐还有更重要的想法吗？老爷临终遗命曾说：‘雷池派’掌门继承者，以及小姐的终身大事，都视心法传人而定啊！”

丑女闻言默然，显在慎重考虑。

少顷丑女道：“二老看看我的化妆如何，还过得去吗？”

柴姥姥呵呵笑道：“他老婆子那点小技，再加上小姐的内功，化得好极了！”

丑女道：“姓花的现在和我在一块，二老当心露出破绽。”

柴公公道：“我要他准备干粮去了！怪了？这时怎的还不见回来？”况且他也化了装，那是‘渤海龙’的一套。

柴公公呵呵笑道：“渤海龙还是向我学的！那只是最起码的马戏！”说着跨出门去。

丑女急对小黑女道：“丹梦，你也跟去，一旦有事你就回来报信。”

小黑女应声追去，直到店外才追上，轻声道：“公公，小姐叫我跟您去。”

柴公公回头笑道：“阿丹，那小子长得怎样？”

小黑女竖起大拇指道：“老人家，咱们后宫主人年青时的画像如何？”

柴公公道：“老爷年青时天下第一美的男子。”

小黑女道：“比起他来我看要居第二了。”

柴公公愕然道：“这样说来，小姐是看上他了？”

小黑女道：“甚至已着了迷啦！自从见了姓花的，她一直在暗中保护着。”

柴公公道：“让我观察那小子的德性如何再说，否则说必须将他所得的后宫奠基心法全数毁去不可。”

转了几条街，忽见人丛中有一个矮小的老人向柴公公挤了过来。

小黑女一见急道：“公公注意，他是谁？”

柴公公道：“他是我的老朋友‘半天云’裴全，属西北老辈最神秘人物。”

说着即哈哈大笑招呼道：“老矮子，多年未见面了！谁把你挤出来了。”

那矮老头神情紧张，开口就叫道：“‘乌风怪’，你还有闲情逸趣溜街，真叫我找得好苦啊，‘暴雨婆’哪去了，快找她，我们有大事要办了。”

柴公公急问道：“什么事？我老伴也在城中。”

矮老头急挥一下右手，吼声道：“快去找他走，圣猿被人发现，武林高手如潮水般涌往滇中‘洱海’去了！”

说完就走，竟不待柴公公开口。

小黑女道：“公公，我们回去罢？”

柴公公不理，长身就朝矮老头追下，一把抓住道：“矮子，你急什么？去大理还远得很，我还有事呀！”

“去你的！”矮老头跳起发脾气，吼声道：“有什么事比这个还急？”

柴公公道：“我在此城还要找个人。”

矮老头陡的一怔，似有所悟的轻声道：“你主人‘武圣’出关了？”

柴公公不置可否，只说道：“我找的是个后辈，说出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

矮老头啐声骂道：“柴老鬼，你越来越没出息了，大事不急，急小事，那小子到底是谁？”

柴公公道：“此子出道不久，却中原闹了几场大的……”

矮老头立将他的语声打断，哈哈笑道：“原来是那姓花的小子，他真还有点名堂，那些江湖杂碎有称他为白龙大侠，也有叫金龙大侠的，听说他就是得到‘金龙吐纳’的真点子。”

柴公公笑道：“他也到了城中！”

矮老头大笑道：“你别动他的脑筋，那小子比鬼还精灵，天黑前我还见到他哩！亲眼见他‘九天孙’之二的段于丁、干得不亦乐乎，同时不知他用了一套什么把戏，竟将两段兄弟和‘北牛’牛横大干了一场！”

倒是牛横和两段兄弟几乎两败俱伤哩，他袖手旁观一会就走了。”

柴公公道：“他可能也是闻悉赶往洱海去了！”

矮老头大笑道：“那倒有几分可靠，我可不能再等你了。”

他说完又长身奔出。

小黑女望着柴公公道：“这小老头真厉害，他不惟知道你老的行踪，同时还知道花公子的消息哩！”

柴公公笑道：“这个人耳尖、鼻灵，两腿快，天下大小事情没有能瞒得过他的；阿丹，你回店去报信，通知姥姥和小姐即刻出城，我在城外等着。”

西门外就是渡口，柴公公立在码头上遥望河心，他眼看矮老头早已到了船上，这时船已将近离岸。

没多久，忽见小黑女独自奔而来，柴公公一见大疑，转身急问道：

“ 姥姥、小姐呢？ ”

小黑女大叫道：“ 店里出事了！姥姥和小姐听说是追赶三个魔头去了，后院中被打得一塌糊涂，店主吓得藏起不见了。 ”

柴公公沉吟道：“ 那是什么人物？ ”

小黑女道：“ 听说是三个怪老头！ ”

柴公拉她上了渡船，轻声笑道：“ 可能是缅甸‘三獠’！那也是老爷当年对头，曾七战败走，之后即退出边境不复再来，今晚出现，可能是寻仇来了。 ”

小黑女道：“ 我们不去接应吗？ ”

柴公公道：“ 小姐尽得老爷真传，武林中除了将她困住之外，能伤她的已再无他人，何况更有姥姥在旁，危险更加没有了。也许我们能在前途遇上。 ”

上了岸，柴公公的意思似要赶上那位矮老头。趁黑夜急奔，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奔到三更时已经赶了不少路程，此际已深入滇境，柴公公拽着当面一座长岭道：“ 铁山岭在望了，我们在岭上休息一会，天亮时必须赶到曾潭城。 ”

突然，一道黑影起身前面，从树梢高高冲过，其速快得惊人！

小黑女急急问道：“ 咦，独啸天也来了！ ”

柴公公道：“ 这东西一到，中原及北方武林可能都来了！消息传得可真快。 ”

及至岭上，络绎不断的又发现了几批黑影，柴公公忍不住急道：“ 阿丹，我们追上去，北方武林全部来了。 ”

顺岭向西，追了十四五里，突听有人大喝一声：“ 小子那里走，还不给老夫站住！ ”

小黑女惊叫道：“ 是独啸天，他喝谁？ ”

柴公公道，“ 不要大声，我们前去看看就知道了。 ”

二人边追边说，加劲冲出，耳中却又听到另一个朗朗的回问道：“ 老贼，少爷在没力量收拾你时，说什么我也不曾与你睹面的。 ”

这个声音一下钻进了小黑女的耳中，立即使她又惊又喜，急促道：“ 公公，他是花公子，你老快出面，千万勿让独啸天伤害他！ ”

柴公公笑道：“ 不到千钧一发之际，我倒要偷看他的智慧和胆量，你别急，附近还有不少武林人物在窥视。 ”

前面岩石交错，周围只能看到数丈的隐隐事物，柴公公突然停住，侧耳似在察听什么。

小黑女一见问道：“ 你老怎么了？ ”

柴公公道：“ 前面是座悬崖，双方都到崖下去了，那儿可能是个幽谷。 ”

十丈之外就是悬崖，柴公公和小黑女由石后窥视，只见下面真是一座又深又暗，既宽且险的幽谷！

柴公公择定一处隐身之地，招呼小黑女道：“ 有人自侧面来了，我们躲起来看看是谁？ ”

小黑女伸手一拉柴公公，小心传音道：“ 奇怪，上面是花公子和‘半天云’竺老头啊！ ”

柴公公早已看到，将手轻摇，制止她勿动。

上面，花无秋和“兰天云”竺老头面隔不下七尺，这时都面朝谷底察看。

“小子，你用的是什么鬼主意，竟将独啸天甩得远远的，他这回算是失手啦！而且更想不到你又转了回来哩。”

花无秋似还未曾将他看作朋友，左手中仍旧提剑慎防不懈！闻言冷笑一声，道：“老矮子，你莫尽往近的拉，我还没有摸清楚你的底子，说不定你也在动我的脑筋，同时说话休要大声。”

“半天云”嘻嘻笑道：“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俗语说，一回生二回熟，我老人家要想动歪脑筋还会等到现在吗？”

花无秋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谁敢保证呢？”

柴公公含笑传音道：“他的江湖经验很丰富！倒看老矮子如何拉得拢？”

“半天云”裴全似感无法应付，只见他搔头抓耳嘻嘻笑道：“小子，你硬把我老人家看扁了，古语说：‘道合则留，不合去之’，别只顾瞪眼睛。”

花无秋冷笑道：“老矮子，我没有向你拉交情啊，说什么合不合的？”

“半天云”嗨嗨笑道：“我老人家是看得你起和你打交道，你可莫学那狗咬吕洞宾！”

花无秋沉声道：“俗语说：‘不想油渣吃，不在锅边站’，谁放心你不是为我了身上这条金龙呢？话不投机就请便！”

“半天云”见他冒了火，随即又哈哈大笑道：“小子，别人心理我不问，在我老人家眼里，你那条金龙只有切碎了买酒喝，说真的，当今武林哪一个能知道‘金龙吐纳’的秘密，得到的等于和尚拾把梳子，拿来干啥用的？这个请放心，我老人家瞧得懒得瞧它一眼。”

柴公公急拉小黑女出面，传音道：“你出去，陪着他向前走，我把老矮子拉住，作为暗中保护，四人同行恐不方便。”

小黑女忽见花无秋向崖下纵去，随即冲出大叫道：“花哥哥，等着我啊！”

花无秋闻听已到谷底，突然立住抬头，一似已看出，大喜道：“黑妹，姐姐呢？”

小黑女飘落到他的身边，笑道：“早往前途去了！”

花无秋抬头已不见老矮子，问道：“你看到上面那个小老头没有？”

小黑女笑道：“你莫多疑，他老人家是西北一带老辈中有名人物，江湖称他‘半天云’的就是此老，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啦！”

花无秋哈哈笑道：“那可多疑了！”

小黑女道：“我们走罢，横越这座幽谷就在大道可通。”

正走着，花无秋伸手一拉小黑女，轻道：“左侧有人！”

小黑女正当成熟之期，这一带恰好倒在他的怀里，霎时间，一阵说不出的快感充满全身，不由自主的紧靠着不动！

花无秋见她垂着头不做声，问道：“你怎么了？”

小黑女对面的望了他一眼，含羞的摇摇脑袋。花无秋没有察觉，又道：“你认得高原‘九天孙’吗？”

小黑女紧紧贴住他的胸部，气吐如兰，耳语道：“降天孙当然知道，

他们是九兄弟，人人功力奇高，听说你已遇上两个？”

花无秋道：“他们都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同样作书生打扮，以个人而论，他们没有一个比得上独啸天的功力，怕就怕他们九人联手。”

说完侧耳一听，轻轻一扶小黑女道：“没有动静了！我们走。”

这一阵享受，小黑女对他发生了无法言宣的情怀，同时更加强了护卫之心，随即领先前行。

过了幽谷之后，再走数里即为大道，沿途看到不少村庄，花无秋问道：“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小黑女道：“听你的话除了前面那个大村子外，过此非到明日中午才有人家。”

花无秋道：“我就找家高大一点房子借宿罢。”

小黑女道：“借民房不如落店，还怕难找到有两间的睡房？”

花无秋笑道：“小鬼，你这点大的女人还避什么嫌疑？”

小黑女撇嘴道：“你又大我多少？别尽充大人了。”

花无秋笑道：“那更好，咱们都不是大人，共个被窝都不要紧。”

这句话立使小黑女突突心跳不停，羞得开口不成，心想：“我就怕你开玩笑！同时……”

想到微妙处，她心跳得更厉害。

突然一道黑影自侧面出现，划空一闪落到前途！花无秋急急道：“那是一个女的，恐怕是黑姐吧？”

小黑女早已纵起，招手道：“快追，她也进入村庄了！”

村庄附近都是树林，花无秋警告道：“当心，提防有人偷袭！”

一言未尽，小黑女脚已踏上村侧树梢！……

“打！”紧接着一股劲风自侧面树内打出。

花无秋一见大急，如风扑向侧面，但却没有发现人。小黑女避得快，追得急，娇叱声中，人已出去半里，无疑，那暗袭者似已不敢进入村内。

花无秋始终没有看到人，搜了一会，只得追着小黑女前去。

追的路线似乎在捉迷藏，对方显然还不只一个，花无秋看出情形有异，立即大声叫道：“黑妹快停，咱们已被人家戏耍啦！”

喊声未停，突闻小黑女发出一声尖叫。

花无秋暗忖道：“不好，她中了计啦！”

拼命扑出，循声追出，大叫道：“黑妹，黑妹，你怎么了？”

距离一近，突觉有一股难闻的臭气扑鼻而至，花无秋一怔，两眼注视一树丛后，沉声喝道：“黑妹，你在那里？”

未几，只闻小黑女颤声道：“花哥，我打死一个了！”

声音自臭气处传来，花无秋大异道：“是女的还是男的？”

小黑女没有过来，仍旧带着颤颤的哭声道：“是男的，本共有五个，其中只有一个是女的。”

花无秋大疑，急急行近，问道：“你怎么不出来？还有四个那里去了。”

小黑女依然在原地答道：“我不能动，其余的都逃掉啦！”

花无秋越近越觉臭气袭人，急问道：“是什么东西这样臭？”

小黑女似见他快接近了，急叫道：“不要过来，这儿都是粪坑！”

花无秋豁然有悟，哈哈笑道：“你跌在粪坑里了！”



小黑女大骂道：“坏东西，你还笑哩，我只是一时太急，下手过猛！”

花无秋忍俊不住，暗笑道：“她将敌人打死在粪坑里，竟连自己也混进去了！”

走近一看，又是一声哈哈大笑道：“我的天，你怎么搞的，通身都染满了！”

小黑女跳起叫道：“快替我想办法啊，这样怎能见人啊？”

花无秋吓得连连后退，急叫道：“别动，别动，否则连我也溅满一身了！”

小黑女“噗嗤”一声格格笑道：“那你快替我偷身衣服来，还有，我还要洗澡啊！”

花无秋笑道：“这里哪有衣服可偷，别急，让我动动脑筋。”

小黑女又要向他走近，逼着道：“快啊，我一刻都等不了！”

花无秋忽然笑道：“快，向那面山上去，我听到流泉声音了！先洗过再讲。”

小黑女内功甚深，她是不怕寒冷的，加之当时是春天，天气并不甚冷，闻言急急转身，拼命朝山中奔去。花无秋赶紧跟在她的后面，走个平行笑道：“这下你就不能害羞了，我不帮忙，你是洗不尽臭气的。”

小黑女大骂道：“活见鬼，你帮什么忙？”

花无秋笑道：“我有个嫂嫂送了我一瓶非常珍贵的百花露，你那一身臭气非此不能除尽。”

小黑女道：“拿来，我自己知道擦。”

花无秋笑着摇摇头道：“你认为是普通香料吗？那还擦什么，洒上即行啦，这香水必须运内功按摩，擦一次可以维持半年，它的气味好似陈年醇酒一般。”

小黑女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于是含羞不言。

登上半山，她见一座崖下有条流泉，花无秋指着泉旁道：“好极了，那还有个石洞，你别动，让我查查附近有无人吧。”

小黑女这下却真听话，立在泉水边默默无言。他突然发现小黑女面貌全变，黑色退尽，莹肌照人，触目认出，暗暗忖道：“原来她是丹梦！”

不与叫破，立即身出洞。

走到山下，陡然想道：“黑姐一定是她的小姐，现在我知道了，那妇卜就是雷池派‘武圣’之女，哼，他们想用美人计使我上当！”

他一霎恨上心来，根本不问自己的猜想合不合理，也不管对方施计如何，又喃喃的道：“暂且不露声色，对她们我又有一套手段，却与独啸天大不相同，设法将她的小姐照样玩过再讲，这办法比杀了更有意思！”

长身拨起，急奔而去。

过了半个时辰，他手中居然拿了两套少女衣服，但不知是买是偷，同时还有一包吃的东西，洗擦完毕他与小黑妹双双下山上路，惟听小黑女轻轻的道：“我已说给你听了，信不信由你。”

花无秋显然有点装作之情，只见他淡然道：“这有什么办法，我既与你做了那事，将来查清再说罢，你还是变成黑女好啦，这样走路方便点。”

他们在洞中不知说了些什么，但证明小黑女自知露了真面目，此际

似在解释“雷池派”与花无秋有的仇恨问题，然而，自花无秋的口气里，显出他在敷衍了事。

走下山后，又听花无秋道：“丹梦，你说你小姐非常爱我？她又在捣什么名堂了！”

“真的！”

丹梦陡的立住，非常认真的答。

花无秋亦装出认真道：“除非她也像你昨夜一样，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

花无秋在一连七天的行程之中，他竟夜夜春宵，逢宿必止，而丹梦也来者不拒，情欲更浓，他们就如此卿卿我我地一直到达洱海。

他们首先到大理城，是已子夜，当花无秋刚刚跃上城墙时，忽听丹梦在身后急叫道：“秋哥等一下！”

花无秋回头一怔，他发现丹梦后面跟着两个老人，其中一个竟是那个老矮子，不由心想：“那个白胡子是谁？莫非也是‘雷池派’的！”

其实他猜得不错，那就是柴公公。他是知道丹梦是在问消息，于是停立在城墙上静候不动。

丹梦回转身去，面上红红的，她生怕柴公公发现她与花无秋之间的事，尚距七尺就开口问道：“公公有事吗？”

柴公公沉声道：“你们为何现在才来，本来我估计再迟也应该在前日早晨到达的。”

丹梦低头不语，暗忖：“他们原来到了好几天啦！”

柴公公又道：“小姐为了等你们，不得不放弃追圣猿的事，你们这次误事可真不小。”

丹梦惊叫道：“什么，圣猿又逃出洱海了！”

矮老头道：“不惟逃出洱海，甚至不明去向哩！害得天下武林人物现在到处摸索。”

柴公公又接道：“你进城去罢，小姐在‘神湖客栈’里面。”

花无秋这时才看到二老和丹梦分开，但人职隐隐听到是说些什么问题，而未听出详细情况，丹梦一到即问道：“圣猿怎样了？”

丹梦道：“害得小姐在此等了两天啦！”

花无秋轻声道：“那更好，这下子我可以试试她是真情假意了。”

丹梦大急道：“眼角忽然映进一条人影，一见暗道：“那是……”

他还想未了，突见那人影一闪到了一条巷口，同时似还向他招了招手，当即沉势落地，争向丹梦道：“你先去见小姐.我等会就来。”

丹梦疑问道：“你有什么事？”

花无秋道：“不要问，你去吧。”

说完翻下城墙，花无秋耳中却听丹梦道：“你只须到‘神湖客栈’就能见着我们。”

花无秋遥遥一挥手，自己奔向那条巷口。

轩过弯，原来竟是“金飞蝎”的前主，花无秋急问道：“大师有何指教？”

老尼道：“贫尼有点东西送给施主，请你勿向任何人提起。”

说着递过一串佛珠，又道：“这是家师‘惠明大师’的遗物，也是避免圣猿伤害的唯一护符！”

花无秋悚然道：“圣猿能伤人吗？”

老尼道：“以家师的武功也仅仅只能与其打成平手，如非这串佛珠，家师不能一直看管到今日。”

花无秋大诧道：“这佛珠究竟有何妙处？”

老尼道：“佛珠本身并无任何特殊作用，惟此物本是圣猿原来的主人！圣猿见了佛珠就不会逞凶。”

花无秋郑重收下，心中感激老尼不已，又问道：“大师从何寻到这串佛珠？听说令师圆寂时身边并无一人啊！”

老尼道：“贫尼早受家师遗命，这次未能随侍她的身旁，就是为了替此串佛珠物色传人之故，举目武林，只有施主一人有缘承受此珠。”

花无秋道：“大师过奖了，请问圣猿现落于何处？”老尼道：“贫尼不知，惟劝施主放弃与武林夺取之心，该猿在七十年前与人类无异，它这次逃生，无疑又犯了性啦。”

花无秋道：“承蒙指教，在下酌情而为就是了！”

老尼道：“贫尼不敢硬阻施主，或许施主与其有缘也未可知。”

花无秋拱手告别道：“大师，我们再见了。”

花无秋分手之后，立向城中奔去，但他始终找不到那家“神湖客栈”，空手走了几条街，天也快亮了。在晨光微微中，他忽然觉出身后有人跟踪，突然一转身，发现又是那个“半天云”

矮老头，不禁心中有气，大声喝问道：“老矮子，你到底想动什么脑筋？”

竺老头哈哈笑道：“小子，深更半夜不落店，一直走到天明还不停息，你还要问我老人家动什么脑筋？真是岂有此理？”

花无秋冷笑道：“我如没有搞清楚你的为人，这时就对你不起。”

竺老头大笑道：“小子，你别冒火，我老人家是来通知你一件消息的，你要找的人儿都走了，同时还知道圣猿的去向呢。”

花无秋道：“圣猿在什么地方？”

竺老头道：“你如要去，那就只管跟着我老人家跑就是了。”

这老矮子是由柴公公请来保护他的，花无秋哪里知道个中情形，闻声大声说道：“谢谢了，我自己亦不难查出来的。”

语音落时花无秋已到城外，但并非盲目前进，在路旁一家早点摊上吃了一顿点心，打听向西行的大道之后，即独自扬长奔出。

当他走了三里多路的时候，发觉前面就是一片汪洋的大湖。

行人也愈来愈多了，忽然自侧面路上走出两个三十七岁的大汉，四只眼睛紧紧盯着他走近，其一沉声道：“朋友，你替谁卖命？”

花无秋闻言一喜，急答道：“我替弱者出力！”

两大汉立显喜色道：“帮主，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

花无秋笑道：“你们是大理城的？”

左侧大汉道：“是的，传闻帮主已来大理城，但这几日所有兄弟都没有发现帮主的影子，刚才见帮主衣底露出一把剑尖，因之才向帮主递暗号。”

花无秋招呼他们离开大路后道：“原来本帮兄弟已将我的自立帮宗旨作为暗号，这倒非常有意思，兄弟们贵姓？”

一个穿长袍的道：“他姓吴，名定南，我姓张，叫庆和，帮主要搭

船吗？”

花无秋道：“暂时不管你们城头是谁？快叫他来见我。”

吴定南道：“城头赶往邓川城去了，他料帮主是在邓川城落脚！”

花无秋想了一下问道：“你们可有什么重要消息没有？据说近来天下武林纷纷都到洱海夺定，目前都向什么方向去了？”

张庆和接道：“所有武林都在前天早上走光了，惟方向却不一定，原因是那只圣猿的逃走的方向不明，追的人也就四向纷追。”

花无秋道：“这附近有没有出名的大山？”

吴定南道：“名山甚多，洱海东面百里有鸡足山，西面三百里有无量山，这算是路程量近的，似以无量山最出名。”

花无秋道：“此去无量山要经过什么地方？”

张应和接道：“经蒙化城，走舟渡船沿沧江而下。”

花无秋那我不是要背道而行了吗？”

吴定南道：“帮主如果路线不熟，我们可分出一人来带路。”

花无秋道：“不必，现在没有你们的事了。”

张应和道：“帮主等一等，我替帮主买包吃的东西去。”

花无秋摇手道：“沿途既有城镇，那就不必麻烦了，再见。”

他别了张吴二人之后，立即回头奔出，及至天黑才到蒙化城落店。

晚饭后，忽见伙计陪来一个中年大汉，那人见面就问道：“阁下是不是姓花的？”

花无秋立在房门口，他似没有见过面前之人，心知有异，沉声道：“姓花的多得很，你要找的是那个？”

大汉立即拿出一只白色东西道：“本派令主有请‘金龙大侠’花无秋驾临枯骨崖一会。”

花无秋看出他手中东西是一串颈骨，不由悚然一震，忖道：“这是什么邪派，似乎从未听人说过？”

忖思中，沉声问道：“贵派令主何名？”

大汉坦然道：“在下不敢直呼令主圣号，大侠如有所虑，去、否只说一字作答即可。”

花无秋朗声道：“枯骨崖距此有多远，什么方向？”

大汉道：“大侠到了无量山脉中就知道了。”

一顿又道：“位于澜沧江岸。”

花无秋摆手道：“你回去复命，我一定赴会。”

那大汉留下那串人颈骨拱手而别，回头又道：“大侠如今晚即行，大约在子夜可到。”

花无秋等他走后，立向大伙计道：“贵地有什么著名的帮派？”

伙计自从看到那串人骨时就已面无人色，全身颤动不停，见问惶然道：“贵客，你老一定闯了大祸啦，刚才那人就是‘灵骨派’的凶人！”

“他们令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伙计答不出，忽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贵客，他不知道，老朽倒可奉告一二。”

花无秋闻声注目，点头道：“原来是掌柜的！”

老掌柜的喝走伙计道：“你懂得什么，还不快去前面招待客人。”

伙计走后，他笑着对花无秋道：“老朽知道贵客是个非常人物，否

则老朽也不敢多嘴了！”

说着将花无秋请进房中，坐下后叹道：“不瞒贵客，老朽在十年前也是武林中一份子，自从这个邪派出现后，老朽就知不是好事，于是乎从此洗手，隐姓埋名不干了！”

花无秋郑重的道：“掌柜的，这个邪派兴起似乎并不很久啊？”

老掌柜摇头道：“只能说是露面不久，也可说是成气候也只十余年！”

花无秋该派名称可真不邪，其主脑人物是谁呢？”

老掌柜道：“该派人数不多，但个个武功高强，行为邪恶，其令主号称‘幽冢阴魔’，姓冷名风，阴毒成性，武林之中无人能出其名，为西南一带势力最强的四巨头之一，贵客最好多请些帮手比较妥当。”

花无秋道：“目前尚未明了其企图，也许此去不知何事情发生。”

老掌柜急急摇头道：“‘人骨令’一出，无疑是催命鬼上了门，有百凶而无一吉，怎说无事？”

花无秋道：“原来这串人骨就是他们的令符。”

老掌柜道：“好在贵客已接下他们的令符，否则眼前就有事情发生。”

花无秋拿起人骨一看，鼻子竟闻一股腥臭之气，暗忖道：“这上面难道还有什么名堂？”

于是立对于老掌柜道：“多谢了！”

花无秋出城后，手中提着那串人骨边走边想道：“我与‘灵骨派’毫无过节，这次一定又是为了‘金龙吐纳’之故，哼，我除了不让对方任何人抓住，他们要想夺去是万万不能。”

二更过后，他已经进入无量山脉甚深了，当他登上高峰之际，俯视右侧才发现一条大江就在峰脚蜿蜒奔流，心想：“那就是澜沧江了。”

停足之刹，突见身后连续出现三条人影，触目不禁一惊，闪身躲到一堆石后。

谁料他仍未避开对方眼睛，突闻前面黑影大声叫道：“小子，你还不回头，你可知已经进入敌人重重包围啦。”

花无秋闻言一震，不禁暗忖道：“这是老冬烘的声音，听那口气，连他都有些恐惧啦！”

当下一步跨下，迎上叫道：“你老得到消息了？”

他见另外两人就是“行不正”，“坐不端”两老人，心中更加犯疑，耳闻乐天翁沉声道：“我们就是为了得知你已接下‘人骨令’才追来的！”

三老走近、花无秋道：“对方很厉害吗？”

“行不正”大骂道：“你小子还在作梦啊，对方还是‘武圣’的对手哩！现在恐怕已经不及了。”

花无秋道：“事情是他找到我的头上，不接仍难避过，反而示弱理他，现在既来了，那怕是鬼门关也闯他一闯，三老请回，我在必要时尚可驾‘金飞蝎’逃走。”

乐天翁摇头道：“你的‘金飞蝎’只能自独啸天那等二流高手中逃脱，当前魔头除非不见面，遇上就没有机会脱身了，加之他有一件东西，名叫‘百丈飞爪’擒敌在百丈之内万无一失，试问你一纵之力能高出百丈否？”

花无秋道：“那我就凭着内功硬抗！”

“坐不端”大骂道：“浑小子，你已到了人家手中，还硬抗什么？”

花无秋道：“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和他拼上一拼。”

立完转身奔出，猛朝前冲，他也不管三老是去是回。

乐天翁一打手势，沉声道：“我们分开趟进去！”

“行不正”郑重道：“难道要我们替他敌住‘幽冢阴魔’么？”

乐天翁道：“我们只替他挡开那批凶鬼，正点子自有人对付。”

“坐不端”道：“肯青云那妞儿不一定来，你的消息只怕靠不住吧？”

乐天翁道：“竺矮子不会误事，他是专对花小子行事的，柴老儿这着棋下得不错。”

三老分开之际，花无秋已到达峰下，他心中却不断的想到乐天翁那句话：“他有‘百丈飞爪’你能一纵高出百丈吗……”

心想：他的飞爪难道就不怕宝剑斩断吗？

“不！”

他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战，口中居然否定了，又想：“那一事实上是一件非常厉害而不怕宝刀宝剑的东西，我得当心逃避！”

喃喃自语中，突然前管冒出四只火把，一惊立住，拔剑注目。

火光下现出两行凶汉，总共只有十人，忖道：“想必这就是‘灵骨派’的人物现身了！”

他不知对方为何要摆出这种声势，想罢大步臆行。

渐渐接近，对方有人大喝道：“来人可是‘金龙大侠’么？”

花无秋朗声道：“不错！”

那人又道：“吾等奉令主之命，特此列队相迎。”

十条凶汉分两边随行，四只火把把山道照明。约莫行有五里，最前的两条大汉突然站住，显已发现什么不对，回头同时向最末一人大声道：“‘近古冢主’，此地‘中古冢主’所带第二批人手到了吗？”

后面左边一人沉声道：“看看地面有何异状？”

前面两人同时向地上详察良久，突有一人惊叫道：“地面有血迹，他们遭人偷袭了。”

后面那人闻声一闪，如风闪到花无秋身边冷笑花大侠，咱们令主对你以礼相待，阁下为何故出这种手段？”

他这种不中考虑的责问一出口，其余九人陡地摆开，恰好就成合围之势。

花无秋愈感情况紧急之际，他反而显出更加出奇的沉着，当下冷笑道：“阁下之决，莫非认定我带来了在批高手不成？”

那人大喝道：“本冢主肯定这决不是偶然之事！”

花无秋怒叱道：“瞎了眼的东西，你看前面树上是什么？”

众目惊注，都见树上刻有几个大字“三莫惹”！

花无秋伸手一探，短剑如电，冷笑道：“我岂是受你们这等走狗闲气的人物！”

十双眼睛都在注意那株树，谁也不防他竟突施暗袭，闻声虽已知警，但是避已不及，短剑过处，斩去那个“近古冢主”一条左臂。

惨叫一声中，他拔身一纵，火速脱出重围，数个起落已到三丈之外，左手一探，那只铁哨立在掌中，当他张口要吹之际，忽见乐天翁自一堆石后闪出急急叫道：“小子不可，快跟我逃走。”

花无秋回头一看，不禁诧异道：“他们怎地没有追来？”

乐天翁一把拉住他边走边沉声道：“他们的头儿已负重伤，哪里还有时间顾及你！”

花无秋道：“刚才我要驾‘金飞蝠’逃走，你老为何不准？”

乐天翁道：“‘幽冢阴魔’除了有件‘百丈飞抓’不算，他‘羽翼鼓风衣’却与飞禽无异！只要他能发现你的去向，也许他能赶到你前途等着，甚至他更可在空中将你擒住，唯有从地面偷偷躲避或许有望。”

花无秋大惊道：“世上竟有在空中飞起之人么？”

乐天翁道：“这有什么稀奇，你不是也能在空中飞步吗！”

花无秋暗忖道：“让我试试这计策是否能奏功再说，那爪子难以接皮肤，可能是被内功所抗未扣住皮肤。”

想罢，他向乐天翁作个手势，慢慢蹲下去！乐天翁不知他要采取什么举动，紧张的也跟他蹲着，两眼睛睁得大大的。

花无秋立将双手按住右脚鞋子，缓缓的郑重的将脚往外拉。

脚是拉出来，但自鞋里传出一阵异声！

乐天翁急急道：“他有了触觉啦！现在传出真气了！”

花无秋道：“不管他，我手上已有接触，他已经失败了！”

说着，双手将鞋子提起，顺势在身边一块巨形尖石上一绕，打了三个圈圈。

突然耳听林中发出一怪声道：“那小子注意听着，你想用吸收真气之诀是断然行不通的，你当老夫不知道吗？走罢，管你叫百尺之外就有杀身之祸！”

乐天翁闻言大喜，几乎叫出声出，悄悄对花无秋道：“妙极了啦，他认为已将真气传进你的身上了哩！”

花无秋诧异道：“他的真气如投大海，难道还不知道吗？”

乐天翁道：“那只鞋子作了你的替身，现在定已被真气充塞啦，因为没有抵抗他认为是在用吸他的真气呢！”

花无秋大喜，急急拉他一把道：“我们离开三丈之后，才仗远内功逃走，否则恐怕触及他的真气。”

乐天翁点头道：“有理！”走出三里之后，回头仍未发现动静，乐天翁呵呵笑道：“小子，成功了，那魔头这次上当不小！”

花无秋指着前面道：“现在更不怕了，你老看，这就是澜沧江，在水中我更不怕！”

乐天翁哈哈笑道：“这一点我老人家倒是信得过的，你小子在渤海表演的那一手硬是要得，走罢，沿江而下，今天一早就能赶到无量山主峰。”

时已到了深夜，花无秋忽听到江边有点声音，立对乐天翁道：“崖下有人！”

乐天翁道：“下面有条小船，江边定有渔民。”

到了江边，那里确是停着一条小船，舱里映出红红的灯光，同时还有几个人的谈话声。

乐天翁突然似有什么警觉，一把将花无秋拉住道：“船上不是渔民！”

当花无秋一愕之际，突见船上灯光全灭，刹时闪出五条人影！

乐天翁顺势将他带到一丛矮树林中藏起，轻声道：“崖上也有人赶到了！”

二人停住未几，忽见船上出来的五人中一人大声喝问道：“鼠辈，你敢下来偷听，那就应该有种不动，何故又逃到崖上去！”

花无秋听来有点莫名其妙，他将眼睛望着乐天翁！老头子面带微笑，传音道：“他们听到的是你我二人，此际看到的却是崖下刚到的那一批！”

花无秋豁然会意，立将脑袋转向崖上。

上面也有人发话了，声音愤怒，带着吼叫道：“下面是什么东西乱吠乱叫地？”

音刚落同时扑下几条人影！

双方一睹面，居然都发出怪异的吼声，船上人齐喊：“‘灵骨派’”，岸上的人也叫：“原来是‘雷池派’的！”

一会，双方疯狂扑近，刹时展开群斗，拳掌交错，万剑纵横。

乐天翁急将花无秋一拉，轻声道：“听到了吗？都是你的对头，还不快走！”

花无秋伸手指着那条船道：“我们借他的罢，在陆地防不胜防。”

乐天翁阻道：“船上恐防还有鬼，你真有点孩子气。”

花无秋道：“如此，何必性急，不如多看一会，假设有个把剩下来的，我不妨替他收拾个一干二净。”

乐天翁不由分说，拉着绕道行出，沉声道：“双方必有援手接应，那时你还能动吗？”

花无秋没有想到尚有问题，于是再不吭声。

谁料在走了半里路之后，突听前面一株树上发出了难听的怪笑之声，有人“咕咕”叫唤道：“乐天翁，你带着那小子怎的还在这里？”

相距不到五十丈，乐天翁闻声大震，急将花无秋拉住道：“幽冢阴魔追来了！”

花无秋把心一横，当下挺胸大喝道：“老贼，滚出来，小爷和你拼了！”

树上又是一声阴笑道：“小子，交出‘金龙吐纳’再拼命不迟，看不出你倒练着与‘雷池派’类似的后宫第一心法啦，老夫上了你‘金蝉脱壳’之计了！”

花无秋大怒道：“老贼，你如有种，最好到我面前拿。”

树上突然飘起一条黑影，如电落到二人身前一丈之处阴笑道：“当年老夫大战‘武圣’七日七夜尚且毫不在乎，你小子又算什么东西，老夫如不存了放你之心，就是一百个我也早就宰啦！”

乐天翁伸手将花无秋拉到身后，挺胸大叫道：“幽冢阴魔，你若动他一根汗毛、必遭武林围攻！”

“嘿嘿！”幽冢阴魔大笑道：“乐天翁，你认为我得到‘金龙吐纳’就会引起大祸么？”

乐天翁冷笑道：“你能避得了吗？依我之则，大家何妨先将‘惠明大师’遗物得到再谈‘金龙吐纳’之事如何？”

幽冢阴魔嘿嘿笑道：“紫龙血和一部秘笈何奇之有？本令主所重者只有‘金龙吐纳’。”

花无秋闻言一震，暗忖道：“这老魔恐怕已经获知吐纳之秘，假设被他夺去，天下再无敌手了，我非拼命保住此物不可。”

乐天翁沉声向花无秋叱道：“秋儿，你还不给我走！”



幽冢阴魔冷笑道：“你敢与本令主为难么？”

乐天翁道：“十招之内你还不见得就能取胜。”

花无秋不让想他一人对敌，将心一横，大声道：“我不逃，看这老贼能将我怎么样？”

幽冢阴魔怪笑道：“小子，在老夫面前从没有人胆敢逞能，也没有被谁逃脱过，现在限你在一刻之内交出‘金龙吐纳’，过限就叫你尝尝老夫近期所练‘雷樵穿心指’的厉害！而且不妨先告诉你一声，此功专破‘雷池派’的后宫心法！”

说完，反手一招，大喝道：“巫玄出来！”

由树林中应声走出五人，其中一个老者上前道：“令主有何指示？”

幽冢阴魔沉声道：“率你手下四人，火速将乐天翁隔开，免得阻碍本座夺宝。”

那人一挥手，由两侧一拥而上！迳朝乐天翁身前扑出。乐天翁一见大急，反手一掌，硬将花无秋打出十几丈外，大骂道：“混帐，这是什么时机，你还要充啥好汉！”

他知道那掌虽重，花无秋却必然不会受伤。

当花无秋应手而去之际，乐天翁适时被对方五人围上，于是立即展开猛斗，打得非常激烈！

幽冢阴魔不料乐天翁采取这么一动作，在一怔之下，他也腾身而起，猛向花无秋落处扑去。

花无秋落处恰好就是江边，当即顺势向水中一滚！幽冢阴魔身轻如叶，双足在水面竟如立在实地无异，但因稍迟之故，他眼睁睁的看着花无秋钻进水里无法擒住！花无秋这时已在二十余丈之处露半身大喝道：“老贼，来来来，不管你有多大本领，咱们就在这条江中打上七日七夜，你如不敢今后就是我的儿子！”

幽冢阴魔一见大怒，顺势踏水滑扑，花无秋将头一低，上半身瞬息又潜入水中，但霎那间仍在下游二丈处出现，高声骂道：“老贼，你敢到水里来吗？”

幽冢阴魔似是吃了一惊，他确未料到花无秋竟有非常惊人的水功，身虽在迫，但却不敢下水。

幽冢阴魔似知毫无办法，但又被他逼得不好下台，渐渐怒发如雷，吼声不绝，追逐之势愈来愈紧。

他不下水，花无秋就不敢动手，居然纠缠得无个休止，时间竟已到天明，江面也追了几十里了。

在阳光射映中，花无秋突见水底潜来一个黑影，速度之快，竟比自己的水功有高无低，不禁大大的吃了一惊！及至临近，才看出那还是个女的，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她是丹梦的小姐，也就是步青云化装的那个丑女。

花无秋料定她是因发现自己的处境而来的，于是迎上试探她的意思。

丑女在水里视觉仍比他高，只见她伸手向上一指，意思在告诉花无秋，对手还在上面等着。

花无秋会意点点头，丑女伸手将他拉着下游直潜。她潜行一段又向上面看看，约有七里之后，这才向岸边游去。

出水处是座高岸，形势崎岖而险拔，二人走进一个石隙后，花无秋才问道：“你见他追来吗？”

丑女摇头道：“他在水面看水底目力只能深及四丈许，此江愈到了下游水势愈深，他只追了三里就失踪了，无疑是不得不放弃了。”

花无秋道：“我的衣服尽湿，就在这里呆一会再走如何？”

丑女笑道：“你真傻，快发内功呀，将水分蒸发不就行了。”

花无秋并不将丑女认作友人，他心中常常存着仇恨之念，闻言后道：“那就无须呆在此地了，咱们边行边运功也可以。”

丑女带路上崖，问道：“你知道上面是无量山吗？”

花无秋诧异道：“这么说你早来了？”

丑女道：“江湖人物已到了十分之九，我还到迟呢。”

花无秋问道：“你如何知道我被‘幽冢阴魔’追着？”

丑女道：“我见到‘半天云’竺老头，又会到了黑妹，他们都说你向无量山这条路上来了，因此我就单独前来寻找。”

花无秋道：“圣猿就是落在无量山么？”

丑女点头道：“它已害死不少人了！所到之人，无一人敢接近无量山洞口一步！”

花无秋惊奇道：“它躲在洞里？”

丑女道：“有时发了野性会冲出不少次，现在却不出来了，只在洞里采取暗袭，只因是各路武林找到另外五个进口之故。”

说着之际，前面现出一座森林，丑女指着道：“过森林就是一处幽谷，谷内也有一个深入无量洞的进口，但这个进口却只有我一人知道，你的衣服干了没有？”

花无秋用手摸了一下，点头道：“差不多了。”

丑女道：“洞里我带有吃的，相信还在那里，你肚子饿不饿？”

花无秋道：“我饿极了！希望不要被人偷走了才好。”

二人通过两里远的森林，又经过百余丈的余地，这才到达一座危崖下面，丑女指着崖下五丈处的突石道：“我先登，提防有人突击。”

丑女登上不久，忽然在上面轻声道：“可以上来了，吃的一点未动。”

丑女笑道：“半只鸡，一块牛肉够不够？”

花无秋道：“如不饿，也许还吃不完！”

他一面回答，一面向洞内观察，又道：“这进口不小呀，里面情形如何？”

丑女递给他一食包后答道：“里面更宽，岔道繁杂，你边吃边随我走罢。”

花无秋打开纸包，一手拿鸡，一手拿牛肉，边吃边行，及至数十丈后，忽觉眼睛一阵迷糊，身上也有了高热的感觉，不禁大异，急问道：“怎么了，我连目力竟不能看出身边一切啦，这热度又是从那儿来的？”

丑女郑重道：“你这是被洞里的蒸气遮住视界了，此洞之内有温泉，温井无数，蒸气之浓，最稀薄处也不下于大雾天，武林人的视力是凭内功深浅而定，你虽已到黑夜视物之境，但不到视重雾之能。”

花无秋诧异道：“这蒸气如此浓厚，莫非地底有地火蕴藏不成？”

丑女点头道：“那是自然之理。”

花无秋道：“那糟糕极了，我们不明洞里情况，不惟不知去向，而

且难防仇人暗袭啊！”

丑女点头道：“不明去向自是当然，我们只有摸着前进了，其中也有可视之处，那是没温泉之区，惟对来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耳朵了。”

花无秋趁机一转念，右手低伸，巧妙的向她探去，口中道：“你拉着我啊，不然会踏进井里去？”

这一探，只感到手触处高高陇起，软软的非常好受。

念犹未转，步青云突然发出一声低叫：“哎！”

慌忙往后直退。

花无秋跟着一扑；也叫道：“你别走，我一点也看不见呢！”

步青云不由渐起微颤，低喝道：“应该的，你……”

“你”字未落，她已被花无秋左手抱住！仍叫：“丑姐，你可别开玩笑呀！”

这时方将右手松开！

步青云低骂道：“见你的鬼，毛手毛脚的！”

步青云道：“不管是什么功夫，使人正即正，人邪即邪，所谓‘旁门左道’之说，那即是练功之人走的捷径罢了！”

花无秋点头道：“那我们怎么看出这位古人是邪是正呢？”

步青云道：“你我先提住真气再进就是了。”

花无秋立将真气运足，伸手朝石门一推！

石门应手而开，只见里面是间石屋，花无秋惊异道：“姐，你看，这里面是间寝室啊，有石床，石墩等等。”

步青云领先入内，回头道：“你进来时将门关上，门后一定有机关！”

花无秋跨入一大步，反手将石门关上，回头一看，只见门背上确有一个铁环，顺手一拉，突闻“嚓”的一声，铁环自动施了一转，忖道：“她真有先见之明！”

步青云目扫全室，指给花无秋看道：“此室还有另一道门户，床头似还有什么名堂？”

花无秋笑道：“床上的被褥不知起了变化没有，不然可还真适用啊！”

步青云骂道：“死鬼，你又在动邪念了！”

花无秋大笑道：“只要邪得有劲，同样受人欢迎，必要时我加点速度就更好！”

步青云咬唇瞟了他一眼，面上泛出玫瑰色的霞彩！默默含情的不再开口了！

花无秋顺手将她抱在怀里，耳语道：“这石室真好，我们再来如何？”

步青云埋头含羞道：“我还要休息一会！秋，你看看床头那三个铜环是作什么用的？”

花无秋让她坐到床缘，转身向床头走去，临近后抬头一看，发现一个铜环都刻有字迹。默记在心，伸手拉住第一环，向着步青云道：“注意，我要发动‘魔影幻形’了？”

步青云急叫道：“慢点，你怎么知道？”

花无秋笑道：“环上刻有‘幻影搜踪’四字！”

步青云轻啊一声道：“我知道了！”

这整个无量洞区都设有‘魔影幻形’禁制，这铜环是发动禁制的机钮，先不动它，再说另两个铜环上面刻有什么？”

花无秋道：“第二个上刻有‘启闭乾宫’，第三个是‘与敌通音’！”

步青云道：“这古人的神通真是大极了，现在你拉动第一个铜环，室内必有非常出奇的现象发生。”

花无秋慢慢的拉了一下铜环，石壁内发出一阵阵隆隆的震动之声。

未几，石室内跟着起了摇动！

花无秋急急叫道：“姐，快到床上来，对面石壁似要裂开了！”

## 六

突然“轰”的一声，中分一缝，愈裂愈大，两面石壁缩入墙里，缝里烟雾氤氲，但却不散进石室之内！花无秋坐在床缘诧然发呆，怔怔的道：“这真有点邪门！”

缝袭约有三尺才停，震动声音也没有了，惟觉那烟雾中人影出现，步青云叹声道：“幻形出现了，你看，第一个就是你那义兄仇飞仙！快，你去拉动第三个铜环！”

花无秋这时也已认出，急急转到床头拉动第三铜环，回来时问道：“如何传声啊！”

步青云道：“现在我均能看到他，而他已受禁制却无法看到我们，你用真气迫开这烟雾之内，可与当面说话无异，第三个铜环内的禁制就是负责将两方声音连接之用。”

花无秋愈听愈奇，依法向烟雾内大叫道：“仇哥，你在那里？”

事也真玄，烟雾中立即传出声音道：“弟弟！是你的声音吗？”

花无秋闻言大喜，急急道：“是我啦！我已到达这无量洞中的第一个神秘中心，现在我已发动控制全洞的玄奥，而且能看见你的形象，快说，你在那里？”

仇飞仙道：“我已迷住路线了，你的嫂嫂失散了，我现在一处洞中，但却不明方位。”

花无秋急急道：“仇哥勿急，我自会设法前来找你！”

忽然，仇飞仙的影子一闪而灭！花无秋不禁愕然！步青云笑道：“你惊什么，他一定是离了禁制，现在我更清楚了，他刚才是因手或足触及禁制才现影的，这前辈古人所设的禁制并非普及整个地区，而是只设置重要处！”

说话中，烟雾内又有人影晃动，花无秋急叫道：“那是‘西鬼’阴常隆！”

步青云还未接话，突闻那影子冷笑道：“花无秋，你竟敢藏在暗中出声，嘿嘿，老夫现在找你，别走！”

这可真妙不可言了，花无秋乐极了，哈哈笑道：“老贼，我就在你的背后，有种你放手过来。”

阴常隆嘿嘿笑道：“小子，你还没有本领藏到石壁里去，老夫已知打你不死，但抓到手时就你死得惨了！”

人影一闪，又失去向！

步青云笑道：“他刚才是靠在石壁而触及禁制无疑，现在是擒你去了。”

花无秋笑道：“这个幻境妙极了，我真舍不得离开！”

步青云忽然指着烟雾道：“快看，又有两条，他们在打斗了！”

花无秋留神注目，大叫道：“是乐天翁和‘九天孙’之首的段于干！”

步青云点头道：“段氏兄弟中若凭一对一无是乐天翁的对手，这一场段于干是败定了！”

花无秋紧向烟雾大叫道：“乐老前辈，出重手，将那家伙收拾下来！”

乐天翁似闻音大喜呵呵笑道：“好小子，你逃脱身了？好！你现在藏着勿动，这几个洞里的不少是你的对头。”

段于干已被乐天翁攻到没有还手之力了，他虽听到花无秋和乐天翁对话，但却无暇分心，有口难开。当此之际，步青云急对花无秋道：“快告警，乐天翁背后有人要偷袭了！”

花无秋悚然一震，张口大叫道：“老冬烘当心，你背后有他兄弟段于丁！”

乐天翁闻声一闪，立即调了一个方位，哈哈笑道：“小子，你的目力竟一步登天啦，妙啊，居然能够透物，这是武林中谁都办不到的奇迹啊！”

花无秋大笑道：“对于流动的气体有何希有，我还能看透千丈石壁哩！”

乐天翁突然大叫道：“小子，你找到千百年来传言的‘魔影幻形’石室了。”

花无秋闻言一震，立对步青云道：“如此看来武林中人早已获知无量洞里有个这样的石室？”

步青云道：“老辈中知者不少，但从来就无一人找到。”

花无秋奇道：“找到这里有何益处，大不了就是看看幻影！”

步青云道：“就是为了找寻那部‘魔影幻形’心法！”

花无秋道：“我们已经进来了，可是那部心法在什么地方？”

步青云郑重道：“凡事都要有缘，无缘徒唤奈何？”

花无秋点点头，又朝乐天翁大叫道，“老冬烘，可惜我还没有找到那部心法哩！”

乐天翁郑重道：“你发现坤宫没有？”

花无秋道：“尚未去，等会少不了要去看看。”

乐天翁道：“好是‘无量真君’的练功室，题名为‘归真玄灵’，你要当心，圣猿可能就是藏在该室之内。”

花无秋道：“你老隐去罢，不要被敌人困住了。”

乐天翁也知道难以久斗，立即一闪而没，花无秋还想继续看下去，步青云却起身到铜环下伸手连拉第一第三两环，道：“不要看了，再看不过如此而已。”

花无秋：“现在拉动第二铜环试试？”

步青云道，“乐天翁既然认为圣猿是落在‘归真玄灵’石室中，此去恐怕非常危险！”

花无秋胸有成竹，笑道：“难道就不去了！”

步青云道：“你的功力不足，难以抵圣猿攻击！”

花无秋身怀有制服圣猿佛珠，但他却隐而不言，心想：“我已侵害你的贞操，现在尽量使你难受了，虽说杀你不死，打你不过，但我气也气你一个半死，丫头，我为了报父仇，对你是不会存有一丝感情的！”

怗罢，假笑道：“我非要去找那‘归真玄灵’石室不可！”

步青云似下了某种决心，正色道：“我想传你两种心法，保你能够速成，凭此就可以放心与圣猿对敌了。”

紧接问道：“什么功夫？你凭什么要教我？”

步青云道：“你不要问是什么功夫，但保你能一跃而为武林第一流高手的地位！至于为何教你，难道你就忘了我们两人的关系了。”

花无秋笑道：“在关系背面，我们还有没有相反的东西？”

步青云闻言一震，内心起了不祥的预兆，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花无秋放声大笑道：“你的美人计应该揭穿了！”

步青云闻言虽惊，但却并不激动，淡然道：“我是谁？看来你早已认得很清楚了是么？”

花无秋厉声道：“没有什么东西比我看仇人更清楚，你是雷池派的继承者！”

步青云静静的道：“我们没有仇，否则我早就杀死你了！”

花无秋大笑道：“杀是想杀，但却被‘武圣’的伪善规矩所约束。”

步青云听出他的词锋愈来愈利，反问道：“然而我为什么又要教你真正的武功呢？”

花无秋道：“第一，你想用感情和肉体套住我报仇之念，第二，你早知道我已得到后宫第一心法，第三，你看上我的资质胜过任何雷池派的继承人选，一举三得，这才是你真正的如意算盘，哈哈，只可惜你替今尊选错人作为女婿了！”

步青云道：“你这样反脸无情，将来不会后悔吗？”

花无秋冷笑道：“将来？我现在就后悔了，悔我无力量当场杀你！”

步青云慢慢的闭上眼睛，挥手道：“我可以拉动第二个铜环了！”

花无秋哼了一声，闪身就将第二个铜环拉动。那道石门应手而开，花无秋一步跨出门外，回头道：“我不会被圣猿杀死的！”

步青云道：“那就祝你练成‘惠明大师’的功夫！”

花无秋大笑道：“你怕了？”

步青云道：“那还不够杀死我！”

花无秋冷声道：“你知道我还有‘金龙吐纳’飞剑！”

步青云道：“更进一步，我还知道你已会使用那把飞剑了！”

这话一出，花无秋不由大震，又哼了一声道：“那就好办，将来你看我扫尽雷池派吧！”

步青云苦笑道：“你有点不惭，将来你会看到我雷池派无上之宝，那时你会知道‘金龙吐纳’并非绝对无敌！”

花无秋那里肯信，讽刺道：“我的情妇，雷池派的处女！咱们再会了！”

步青云见他如飞而去，不禁流下两滴泪水，那是被步青云最后的几句话给刺伤了芳心。

默默的，她独自坐在石床边缘，两眼汪汪，盯着花无秋离去的石门，轻轻的叹息，喃喃自语道：“我不能怪他，他是多么悲愤和孤单啊！仇敌满天下，处处有危险。我恨，我恨前、中两宫的野心东西，他们替我惹上这骄傲的克星……”

石室中已不值得她留恋，急急向门外走去，顺着洞道，小心的一路寻去。

足足走了几个时辰，也不知转了多少弯，最后，她发现又有一道石门，但却没有关上。

轻轻的，走进石室，突然发现里面有位老尼姑，同时双手还抱只金毛巨猿，不禁悚然一震，注目良久，她对那位老尼姑很熟悉，于是一步踏进室内在叫道：“师姐！”

老尼缓缓抬起头来，点头道：“你来了！”

原来那老尼就是赠“金飞蝠”给花无秋的那位老尼姑，也就是“惠明大师”

感化归正的尤四娘，步青云无疑是因为“武圣”与“惠明大师”的关系而称她为师姐，于是走近问道：“师姐手中可是圣猿？”

老尼叹声道：“此刻它已负了重伤！”

步青云惊问道：“是花无秋杀的？”

老尼摇头道：“是它救了花少施主。”

步青云哑然，急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尼指着石室墙壁道：“你看，哪是花少施主临逃匆匆刻下的字句，连贫尼看不出原因。”

步青云走近墙壁一看，只见上刻：“无量真君遗宝为‘乾坤魔’所得，正派武林速出山洞来！”

“师姐！这有什么不懂？”

步青云转而疑问，又道：“你来了多久啦？”

老尼道：“老尼赶到时，圣猿已负伤倒地！”

步青云道：“那是圣猿救了花无秋？”

老尼道：“圣猿当时尚能将方师所教的‘手语’比划，它的意思贫尼全部领会。”

步青云急问道：“是什么意思？”

老尼道：“它说它救了一个有缘的少年！……”

步青云道：“就只这一点点么？”

老尼道，“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待出了此洞后再告诉你，这事连贫尼都不敢相信。”

步青云道：“大师的遗物呢？”

老尼道：“紫龙血，奇功秘苈，它都交出花少施主带着逃出了。”

一顿又道：“贫尼等你快一个时辰了，如再不走，那魔头恐怕就会回来。”

说罢抱起圣猿，催道：“随贫尼走罢。”

步青云忖道，“她怎知我会来？难道她能未卜先知？”

无暇问及这些，立即随着她出了另一道石门，举目一看，眼前又是黑暗和蒸气蒙蒙，同时走出洞道，竟是愈走愈低。

老尼在前警告道：“勿出声，这是澜沧江底秘道，前面有道机关，你走过后会自动关闭。”

地势由低到高，步青云没有察出那道暗门，但也没有听到什么响声，急行两步，走近老尼背后轻声道：“师姐，无量洞内那些天下武林人物怎样了？”

老尼道：“贫尼不分邪正，通通传音警告过了，量必无人再敢停留！”

步青云疑问道：“那个什么‘乾坤魔’到底有多厉害？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老尼郑重道：“贫尼正因这个才不说明，这魔头能够打伤圣猿，其厉害不问可知，说句不恭敬的话，即家师与令尊只恐亦非其敌。”

步青云道：“师姐是知敝派内幕之人，爹爹的遗嘱上并未提起有个这样的魔头啊！”



老尼道：“现在可以说了，此处已走出禁制之外！”

步青云惊问道：“说什么？”

老尼道：“令尊的尸体你见到了吗？”

步青云叹道：“尸体虽未见，遗嘱可是千真万确！”

老尼道：“家师圆寂，同样也只有遗嘱，如不是圣猿重伤透露，贫尼还当是真是有这事哩！”

步青云大惊道：“什么，我参与师姑未死？”

老尼道：“一点不错，他们是被‘乾坤魔’逼迫装死的，据圣猿比划，二老曾商量装死，准备合练一种神功来对付这个魔头，此事你要绝对守秘，否则整个武林就有灭亡之危！”

步青云兴奋道：“那太好了！师姐，你准备去哪里？”

老尼道：“将圣猿安置养伤后，一面找寻老隐居之地，一面查访花少施主的下落。”

步青云道：“花无秋对我仇视至极，我去恐怕有所不便？”

老尼道：“误会终有表白之时，你必须多加忍耐，此子据家师推算，将来必成为武林独一无二的奇人！”

步青云忽然指着山下道：“那不是乐天翁吗，怎么只有他单独经过这里？”

老尼道：“你追上去，他的行动有点奇怪，看势是在踪什么人物！”

步青云长身飞起，势如流星，直落山底，一口气就追上了乐大翁传音道：“前辈慢走！”

乐天翁陡地回头，一见急打手势噤声，轻轻的道：“姑娘，前面有两个死人！”

步青云惊然道：“死人怎能走路？”

乐天翁生平少有紧张情形出现，这次却大大不同，郑重道：“这些尸体是由一个无形的魔头在操纵！”

步青云悚然立住道：“那是‘乾坤魔’，你老可要当心。”

乐天翁道：“那魔头根底尚未查出，你怎知他能控制死人？”

步青云道：“武林还没有能控制死人走路的邪门，故而揣想是他。”

乐天翁道：“不管怎样，我们暗暗盯着观察，看这些走尸行到什么地方为止。”

步青云人有跟着悄悄前进，暗暗忖道：“师姐不见前来，她可能是先要安置圣猿养伤去了，如果前面真是‘乾坤魔’经过，那花无秋又怎样了，难道已遭魔头的毒手？”

她越想越觉不安，立即将无量洞的情形，拣能说的全部向乐天翁说出。

乐天翁摇手道：“自他出宫以后的经过我都知道了。”

步青云道：“你老已会过他了？”

乐天翁点头道：“他在乾宫刚刚得到圣猿所送的‘紫龙血’和‘奇功秘笈’不久，恰好遭遇‘乾坤魔’自他处回来，因之才有圣猿拼命救他逃走，我见到他时，他刚好由达澜沧江边，于是我们就从水里脱身。”

步青云啊了一声道：“他已逃脱了！”

忽又问道：“无量洞是否早已被‘乾坤魔’占住了？”

乐天翁道：“无量洞只是第二巢穴，天下武林进洞时，他刚好不在

洞中。”

步青云道：“你老注意，侧面有人！”

乐天翁道：“那是我的老搭档，咱们是分三路盯的！”

步青云道：“我也有个同伴，你先行一步，我看是否还在那石山上？”

乐天翁道：“是那位老尼姑吗？好，你去罢，叫她快点来！”

步青云道：“这还不到三里，一定来得快。”

她走了不到二十丈，乐天翁即发现左侧闪来了“行不王”

随亦接近过去轻声问道：“跛子，有何动静？”

“行不正”郑重道：“你说话不留神，那两条死尸已到了对面谷口了！”

乐天翁道：“难道就为了这才过来？”

“行不正”道：“花无秋又来了，他刚从歪脊梁右面来的！”

乐天翁似感一怔，急道：“他呢？”

“行不正”郑重道：“他单独向谷口摸去了。”

“他还没练成‘奇功秘笈’，加之‘紫龙血’的功效又非一时一日就可奏效的，此去危险极了。”

当他两人急急朝前奔去之际，右面的“坐不端”

已赶上，于是急迫山谷。

穿过一段丛林，又经过一处乱石岩地，恰已到了东方放晓的时际。

突然，乐天翁抬头急喝道：“什么人？”

他身前是株大树，忽自顶上飘落一个人来！

乐天翁一见愕然道：“小海盗，你也来了。”

原来落下之人即为仇飞仙，笑着道：“花无秋在右侧岗上，晚辈和内子刚到！”

“行不正”骂道：“臭小子，你怎么不早打招呼？”

仇飞仙笑道：“谷内有个盖世大魔头，我能大声呼喊吗？”

三老到齐后，同时朝花无秋藏身处登去，经过崎岖的石崖，上面古树参天，仇飞仙抢着向一株石枫树后走去，低声叫道：“小英！弟弟还在这里吗？”

树后没有回音，乐天翁赶来问道：“他们就在这里？”

仇飞仙严肃的道：“内子是在这里，秋弟还在前面一点，奇了？我们上来的路线并没有错呀？”

乐天翁道：“恐怕是在前面？”

仇飞仙道：“移动必留暗记，否则便是出了紧急情况。”

行不正道：“那是什么？”

仇飞仙一看是片裙角，不禁大惊道：“是内子身上的裙角！”

乐天翁摇摇头道：“不要大惊大怪，那不是撕破的，断处是用剑割的，你去捡来看看，上面定还有东西！否则那有这般平静？”

仇飞仙走近拾起道：“确见上面用胭脂写了几行字迹，注目一看，只见上书：飞仙速来，七十余人死尸不翼而飞了，花无秋已搜遍全谷，仅仅有迹象是向正北而去，我怕他一人有失，随其跟踪而去，兰……”

看完呈阅三老过目，吁口气道：“还好并不严重！”

三老看罢，立即毁去，乐天翁大奇道：“，我们只看到两条死尸在前，这字条竟说有七十余条！”

仇飞仙道，“三老看到的恐怕是那批死尸体的最后两个，晚辈看到三批共四十几个。而花弟看到的无疑更多了。”

宰父老头慎重道：“不管他有多少，问题是现在天亮了，难道死人的阴灵不怕阳光？甚至竟能在白天行动不成？”

乐天翁猛地踏下数尺大喝道：“竺矮子，你敢在暗中捣鬼？出来，这些无稽之言可吓不倒我们。”

林深处走出“半天云”裴全正色道：“八十三，我竺矮子虽说生平好打哈哈，但这次却无一字虚假！”

三老和仇飞仙不由悚然变色，一致上前，“行不正”抢着道：“竺矮子，你真的探出详细情况了？”

“半天云”裴全一挥手，转身道：“我们走着说，花无秋恐已去远了。”

乐天翁大惊道：“你从哪里来的？”

裴全道：“我一直盯着花小子到刚才为止！”

仇飞仙择重要的问道：“你老可是亲眼看到那些尸体能打斗么？”

裴全摇头道：“我们都是从无量洞中出来的人物，所知大致相同，所不同的仅只‘乌风客’柴老儿，不知他从那儿拾到一封不知来历的怪信，现在这封信尚在花小子身上，里面所书，全部都是‘乾坤魔’的底细。”

乐天翁道：“拾重点说说看，这魔头怎样能将死人用来打斗？”

裴全郑重道：“他所收集的尸体有限制，非凶杀者不要，不是江湖高手不要，死后腐臭不要，你们所看见的，个个都有几下真功夫，时间包括几十年的都有，总计已不下数千人之众了！”

乐天翁道：“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可知道他是什么邪术来控制这些尸体的？”

裴全叹道：“说来确实使人难以相信，武林中稀奇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固然很多，但就没有这魔头邪得毫无理由，他第一步将死人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取走，第二步就用他自‘无量真君’遗下的魔功炼附在每一尸体之上，于是该尸体既不能腐烂又不枯干，除了毫无生气之外，居然一切都如常人一般，固无生气就不能说话，这对他更加易控制，第三步他将自己精血每隔十日都要滴一点流出死尸的口里，同时还要在阳光下暴晒。听说这就是能在白日行动的秘密，你们想想看，这是多么邪门而严重的事情！”

司寇老头叹声道，“这魔头到底是何形状呢？我们盯了这么久没有看到一点影子。”

竺天道：“花小子亲眼看见他与圣猿打斗情形，道他仅看到一只怪脚在移动，至于脚踝以上就一无所见了！仇飞仙道：“脚就是脚，怪又在那里？”

竺老头道：“他看到一只脚穿的是双绿底乡花宫鞋，长仅三寸，确算是三寸金莲，但另一只脚上穿的却是双宫靴，皮色黑得发亮！”

众人同声惊讶道：“真怪！”

裴全道：“无名怪信上指示，魔头真正的武功中，最厉害的要算‘阴雷减灵指’，既无声，又无风，劲到才有感觉，使人防不胜防，圣猿就是这种指劲拓成重亡的！”

乐天翁惊问道：“圣猿负伤了？”

裴全道：“我是遇到当年尤四娘才知道的。”

乐天翁忖道：“原来那尼姑已经救出圣猿来了。”

一顿问道：“那位化装的姑娘就在后面，你看到她是与尤四娘在一起吗？”

裴全道：“她们虽在一道走，但又被‘乌风客’柴老儿追上请去了，看情形是为了什么重要事情。”

四老一少虽然不慢，一路都用上轻功追赶，及至日到中天，他们已奔过百十余里！这时循迹已绕到澜沧的下游。谁料竟又走了回路，好在仇飞仙于途中不断发现他妻子留下的记号，否则真不知追到什么地方去了！”

沿江而下，前途发现有个市镇，仇飞仙请示道：“四老要不要进镇？”

竺老头道：“前面有条岔路，一端向西，一端过江向东，看看那儿有没有留记号再作决定。”

乐天翁忽然指前面道，“你们看，那镇口出来的是谁？”

仇飞仙啊声道：“那是晚辈内子化装的，她为什么还在这里？”

乐天翁道：“有问题，你追过去问问看。”

仇飞仙长身冲出，如箭向镇口奔去。

司寇新揣测道，“那魔头难道在青天白日下带着一批死尸进镇去了不成？”

宰父明哼声道：“放屁！”

裴全笑道：“事情很难照常理论断，那魔头行事谁能测其高深！”

乐天翁道：“尸体既不要吃喝，又不须落店，进镇干什么，可能是花无秋追脱了线啦！”

说话中，他们已距镇不远了，眼看仇飞仙与妻说了一阵话又迎了上来。

乐天翁大声问道：“怎么样？”

仇飞仙远远答道：“怪事，七十几条死尸全部下江去了，秋弟曾到水里搜了一遍，岂知竟连一个都没有看到！”

裴全望着他三老笑道：“完了，再也休想盯住了。”

仇飞仙道：“秋弟在这镇上有手下，他另外有急事去了！”

乐天翁道：“什么事？”

仇飞仙道：“北方也有数批类似这种白日行尸之事发现，据说比上批多一倍！”

四老大惊道：“难道不止‘乾坤魔’么？”

仇飞仙道：“消息由龙弟的‘自力帮’传到南方来的，事情绝对可靠，惟不知是否即此‘乾坤魔’而已！”

乐天翁道：“花无秋现在那里？”

仇飞仙叹声道，“他留下内子在此等晚辈，自己单独过江去了！”

裴全急急道，“不好！我们分开追，他太冒险了。”

仇飞仙转身道：“四老分作两批，晚辈与内子马上过江！”

裴全向乐天翁道：“老冬烘，咱们就在这里过江罢！”

四老一分开，立即施展轻功过江，追使仇飞仙落在最后了。

仇飞仙追至镇口，一见兰小英就叫道：“四老追上去了！我们快点！”

兰小英道：“秋弟是在镇下面过江的，我们还是照他的路线如何？”

仇飞仙道：“过了江再斜着走，行动又何必如此刻罢？”

二人刚动，突从镇内走出一条大汉，承声道：“仇夫人，你们快来！”

兰小英急问道，“什么事？”

那人道：“那些尸体又在江边出现了，但却只有八条！”

兰小英惊对仇飞仙道：“这如何是好？秋弟和四老都走了！”

仇飞仙知道是发现了行尸，毅然道：“我们小心就是，快！”

那大汉转身带路，边走边道：“距此两里许有处丛林，那行尸刚进去！”

兰小英道：“怎么会少了六十几个呢？”

仇飞仙道：“我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惟对此事老是感到不安，江湖武林看势有减亡之危！”

那大汉不进镇，顺着江岸一直飞奔，回头又道：“那行尸简直不象死的，动作如飞，其中竟还有个女的。”

说着忽然站住，面上现出恐怖之色，惊叫道，“仇夫人，我头儿认得其中一个，据说是河南省地上见过，而且还是聚珍帮的人呢。”

兰小英惊声道：“‘聚珍帮’！”

仇飞仙道：“聚珍帮又怎样？”

兰小莫道：“莫非是秋弟杀死的！”

仇飞仙感觉在日光下仍是有点发寒，立声向大汉道：“你头儿现在那里？”

大汉道：“他独自追进林内去了！”

仇飞仙长声叹道：“完了，他活不成啦！”

看看就要接近丛林，耳边突闻一声惨叫，三人陡地刹住去势，莫不惊得悚然大变色！

兰小英轻声道：“不能去了！”

大叹黯然道：“头儿遭害了，提防他们向这面扑来！”

仇飞仙急道：“你快回去罢，不要在此做无谓牺牲。”

大汉道：“二位也请回镇罢，在此只怕凶多吉少。”

仇飞仙挥手道：“你去罢，警告百姓勿往这个方向通告就是！”

大汉去后，仇飞仙立对兰小英道：“我们只有冒险入林了，否则又将失去线索。”

兰小英真是女中豪杰，闻声抢先冲出，三步已到林前！仇飞仙如影跟随，传言道：“注意二十丈前的那株大松，惨叫是由那儿发出的。”

兰小英摆动一下右手，意思是叫他赶快跟进。仇飞仙陡然灵机一动，冒险纵起，一跃登上树梢，居高一望，突然一幕非常恐怖的情影映入他的眼帘，只见八个行尸此时竟俯在地抢吮一滩鲜血！

兰小英看见夫君面色有异，料他已见到什么惊人的事情，于是也向那株树上登去，一跃拔身到他的身后。仇飞仙已觉，回头道：“想不到那些死人竟还能吸血，这简直严重到了极点！”

仇飞仙轻声道：“你看看那八条行尸中的女尸是谁？”

兰小英看到女尸面上血迹模糊，摇头道，“我看不出？”

仇飞仙道：“她就是独啸天亲手杀的长女！”

兰小英悚然道：“她是甘赛娇？”

仇飞仙点头道：“还有她的二哥甘龙也在这八个行尸之内，其余六个行尸无疑都是‘聚珍帮’的爪牙了。”

正说着，突闻林后发出一声阴森无比的尖啸顿使八个行尸如闻号令的自地上跳起，又如疯狂般的扑去，其中一举一动竟如活人毫无差别，只看得仇飞仙夫妇二人毛骨悚然。仇飞仙急急道：“我们快追，他们过江了！”

兰小英随他纵起，警告道：“那尖啸之人即为‘乾坤魔’无疑，咱们不宜追得太近。”

转眼就到了江岸，仇飞仙突见一个独臂怪物立在岸边暴跳发怒，似对八条行尸有什么不满，他立即止住兰小英道：“快藏起来，那家伙莫非即为老魔现形了？”

兰小英注意那条独臂老怪并无别的举动，跳叫了一会就领着八条行尸下江潜没，轻声道：“我有点怀疑。”

仇飞仙道：“什么？”

兰小英点头道：“乾坤魔岂能哪此轻易出现形迹来，加之他也不一定带着这八条行尸而已呀！”

仇飞仙道：“这也很难说，我们一直追着他就是，也许你猜对了。”

二人等了一会，这才踏波飞渡，到了彼岸，仇飞仙挥手道：“我们抢先登上对面石山，估计那独臂老怪非领着八尸经过那儿不可。”

尚未到达石峰顶，耳听上面有人在大声招呼道：“小海盗，你们还没赶过去，快上来，花小子已在此收拾了一大批啦！”

仇飞仙听出是乐天翁的声音，急对兰小英道：“快，他说秋弟怎么了？”

兰小英道：“秋弟一定是收拾大批行尸了！”

仇飞仙边走边怀疑，诧异道：“秋弟怎敢单独向‘乾坤魔’挑战呢，同时他也无力消灭大批行尸啦！”

兰小英道：“上去问问乐天翁就知道了，秋弟是武林中的奇异少年，他的机遇随时随地都有不可想象的变化。”

石山上只有乐天翁单独一人在立着，但却不是面对这方，仇飞仙尚差十余丈就大叫道：“前辈，那是秋弟的去向吗？”

乐天翁没有回答，手指着远处道：“花小子可能是追不上了。”

兰小英急问道：“秋弟追的是谁？”

乐天翁叹道：“是个率领大批行尸的怪物，花小子胆大包天，他居然敢向对方下手！”

仇飞仙惊讶道：“我们也看到一个独臂老怪率领八个行尸！”

乐天翁道：“现在证明‘乾坤魔’确实有不少替身，每批行尸都不是自己率领，无怪东南西北各方都有行尸出现。”

仇飞仙道：“你老到此有多久了？”

乐天翁道：“我老人家是来看看那批行尸第二次死后是何现象的，岂知竟发现你们夫妇还在这里。”

兰小英道：“花弟杀死的那些行尸在何处？结果如何？”

乐天翁道：“花小子一共斩了三十五条，生前都是一流好手！”

指着石山左侧答道：“全部在那石沟之内，被斩后即化为一堆臭血仅剩衣物与白骨而已。”

仇飞仙道：“刚才又有一批过江来了，晚辈判断他们非过江不可。”

乐天翁道：“有人在暗中传音，我想那是‘乌风客’柴老儿，可能又有什么重要消息。”

说完一招手，领先行出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由此山背后下去罢。”

三人下了石山，忽见一株树上立着“兰天云”

裴全在大叫道：“该死的乐老儿，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

乐天翁反手一指仇飞仙道：“与他们夫妇说了几句话。”

裴全道：“他说惠明大师确未圆寂，甚至其主人‘武圣’也仍在人世，目前都已出山朝北方去了，大战‘乾坤魔’恐怕就在眼前。”

乐天翁指手道：“这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消息，咱们这就北上罢。”

四人走出不到三十里，突见前面一座林中情形大异，尘土冲天，树枝倒飞，声音轰轰！

乐天翁陡地立住大叫道：“不好，林中是谁在激烈打斗？”

裴全抢步冲出道：“不看谁知，立着干吗？”

他们刚刚接近林缘，忽自林中冲出两人来，同声喝道：“不要进去！”

裴全首先认出是“行不正”宰父明和“坐不端”

司寇新二人，不禁大异道：“你们还在这里，林中谁在打斗？”

司寇新抢接道：“三个老怪物，都是‘乾坤魔’手下，他们几乎栽到家了。”

乐天翁与仇飞仙夫妇同时赶上，闻言莫不惊震，都是想知道原因。

裴全待他们开口，追问道：“那三个老怪的功力如何，难道凭你们两个尚非其敌，现在与斗的又是谁？”

宰父明郑重道：“现在是花小子吸着‘雷池派’的后宫心法在猛拼，对方的内功比我们低，但却是非常古怪，我们遇上他们的拳掌风劲就会感到四肢麻木不灵！”

乐天翁大惊道，“那是‘震筋功’，幸喜你们未受其害！”

裴全也点头叹息道：“这是上古内功中罕见的一种，无疑是‘乾坤魔’传与他这批替身的。”

林内打得天翻地覆，六人进入后只敢身藏树后偷看，这时只见花无秋毫不防守，手中短剑硬朝对方三怪身上横扫直点！

兰小英看得惊讶至极，对仇飞仙疑问道：“秋弟的内功哪有这般精进了？”

仇飞仙也看到花无秋的情形有异，他不惟不怕对方的三人的拳掌如此猛烈，甚至连打都打不动，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攻势一阵比一阵加紧，叹声道：“那可能是‘紫龙血’发生功效了。”

花无秋闻言即知是乐天翁在暗中指点，大声答道：“你老千万勿接近，他们都有一套‘震筋’掌劲！”

裴全闻言大异，回顾乐天翁道：“他怎么知道对方功夫？”

乐天翁摇头道：“可能他是从对方口中探出来的。”

“行不正”宰父明立即推翻道：“不对，这三个怪物犹如哑子，一直到现在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当此之际，突闻花无秋大喝一声道：“中！”

他当前那个身着黄色异装老怪逃避不及，胸中中了一剑，深及剑柄，

竟是无声的仰翻倒地！

花无秋拔剑横窜，但被右侧老怪印上一掌，只打得他正翻两个滚地葫芦方始立起，然而他却一点不会受伤，恰好连滚带第三个老怪面前，机不可失，又发一声大喝道：“你也该死了！”

那老怪拔身待纵，谁料离地不到两尺，而花无秋的短剑已顺势挑起，由跨至腹，破肚流肠，藉力一挑，那老怪的身体带着一股血泉飞过树梢而去，同样的没有发出惨叫之声！所余一怪见势大惊，拔腿就朝北面飞窜！

花无秋大喝冲出，追踪急赶，他已无暇与众老和仇氏夫妇会面了。

乐天翁急急向众人招手道：“我们快追，那老怪一定是去向‘乾坤魔’求救去了。”

花无秋虽知背后跟上大批自己人，但也知道无补于事，只一个劲的仗剑飞追，同时也知放那老怪不得。

那老怪的轻功非常玄妙，身形飘忽，居然能时隐时现，花无秋几乎差点追错了方向，甚至有时拿一株树，一堆石也当老怪的身形扑击，这情形不由使花无秋渐感紧张！

追到黄昏时，踏程已不知追了多远，前途现出绵绵不断高山峻岭，花无秋暗暗着急，他已料定会失去老怪的踪迹。

身前是一遍丛林，发现四老和仇飞仙夫妇竟也遥遥追到，于是即放心追进林中，但已只听得对方一点衣襟带风之声！

过了丛树即为高山，花无秋刚才登到顶峰，突闻老怪竟回身立在一堆石上，两目精光炯炯，死盯着花无秋不放。

这现象即使花无秋不敢接近，心想：“他似有了什么屏障？”

刹住双腿，留心观察，向老怪的左右前后看了一叟，但却一无所见？

陡然，他机伶伶地打一个寒颤！原来在老怪身前石上出现了一只怪脚，那是一只绿色秀鞋和一双黑得发亮的宫靴！

“乾坤魔！”

他自心里喊出这句惊颤的声音！

当此之际，乐天翁他们也已到了他的身后，不由急速回头大叫阻止道：“你们快停！”

四老和仇飞仙夫妇那能刹得住冲势，闻声时已到了他身后五尺之处，乐天翁猛停问道：“什么事？”

花无秋的右手已探到衣底，五指紧扣住“金龙吐纳”

，沉声道：“你们看看那老东西的脚就明白了！”

六个人十二只眼睛惊注，触目齐感冷风上升！乐天翁火速通知同伴们进攻，沉声道：“我们同进同退，功力不可分开！”

就在这呼吸之间，耳听那老怪身前响起一声幽幽怪笑道：“老夫自出世以来，从无人一蛆敢毁灭我的阴兵哑将，你小子竟大胆妄为，居然在一日这内毁去我数十余员。”

花无秋冷笑道：“你除了藏头露尾之外，所表现的也不过是半男半女而已，我姓花的可不会被你‘魔影幻形’邪术吓住的！”

“乾坤魔”阴阴笑道：“惠明老尼的心法对你小子毫无保障，武圣后宫秘法也只能抵抗老夫的‘阴雷灭灵打’，除此之外，你小子还不是束手就擒？”



花无秋大喝道：“我们相距十丈，你现在与我敢动手么？”

“乾坤魔”嘿嘿发笑道：“老夫目前暂时钓小鱼，待打败惠明老尼与武圣之后慢慢扫平武林，你小子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之数。”

花无秋不敢率先发动，眼看那两只怪脚一闪而去。乐天翁替大家捏着一把汗，长长吁口气道：“好险！”

花无秋回身笑道，“他不见得就能胜我！”

乐天翁大骂道，“你小子少在我老人家面前吹大牛，这魔头连武圣和惠明大师都不敢轻举妄动，你凭什么口气如此猖狂？”

花无秋笑道：“除了他幻变无常使我不敢率先发动，如其现出全身，相信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行不正”宰父明哈哈笑道：“你小子对惠明大师的心法尚未搞通，所吸的也不过是武圣后宫第一秘法，这种功夫的真主儿不敢出动，你这半吊子居然充起好汉来了！”

花无秋正色道：“刚才我如不因四老与大哥大嫂在场，乾坤魔要想安然退走真是做梦！”

花无秋闻言一震，上前道，“你可是仗着‘紫龙血’长了神力？”

花无秋点头道：“防守自信有余！”

“坐不端”司寇新叹道，“小子，须知对方并非能仗神力可以克服的啊！”

花无秋摇头道：“晚辈还有攻击之法！”

裴全悚然问道：“你可是已然深得‘金龙吐纳’之秘的么？”

花无秋道：“仅怕一击不中！”

兰小英大喜叫道：“弟弟，你当众试试看！”

花无秋摇头道：“嫂嫂，我不是不试，而是‘紫龙血’尚未与本身精气神凝合，飞剑一出，其威力大得惊人，一发必须杀人，否则收回时非常吃力！”

乐天翁急问道：“你已试过一次了？”

花无秋点头道：“杀那几十条行尸即为飞剑之功，当时晚辈被剑带得如控制不住的烈马一般，手虽握着剑匣，身却不由自主。”

乐天翁慨然道：“那确是力不从心而发，精气虽足，神不能御之故，你今后要多多练功。”

花无秋道：“这个我知道，可惜我没有时间。”

乐天翁道：“目前已有惠明大师和武圣出世，你怎么没有时间？”

花无秋突然捞起右臂袖道：“诸位请看看我臂上字迹，我母亲和大伯是被单富杀的，我父亲是死在雷池派手里，姑姑则死在‘西鬼’阴常隆奸杀之下，我祖父也是独啸天所杀，而牛横却杀了亲伯父，这一身血仇，诸位认为我还有心静修吗？”

仇飞仙知他是近日功力陡长才发现臂上有字的，同时知道那些字迹非功力深厚不会现出，于是将师古宗与花无秋的关系告与五老。

四老中只有乐天翁比仇飞仙更清楚，当日独啸天杀花无秋的母亲和师古宗时，他就是亲眼目睹之人，但却救援未及而惭愧不已，因之他发誓要暗中保护花无秋长大成人。众人看罢花无秋臂上字迹之后，乐天翁警告道，“雷池派现已明存暗袭。你不可能将罪名强加于武圣头上！”

花无秋冷笑道：“除非武圣向江湖宣布任我宰杀其前、中两宫人物、

否则他本人仍难脱出罪嫌，将来遇到，我可不管他名声地位，照样放手施为。”

裴全沉声道：“你这种任性做法必将引起武林恶感，同时你还不是武圣对手。”

花无秋道：“晚辈志在报仇，从来就未计及本身身有无能力，武林尊敬武圣是武林的事，我要报仇是我的事，难道叫我也去尊敬杀父仇人不成。”

乐天翁叹道，“雷池派的前、中两宫必定会叛离，你就不能等到武圣清理门户之时么？”

花无秋道：“那就要看他遇不遇我而定，要我等待时机却万万办不到，总之我父亲是死在雷池派未分袭之前。”

五老知道无法劝解，乐天翁道：“你目前行动如何？”

花无秋道，“回山西垣曲杀独啸天！”

司寇新道：“只怕独啸天目前不在家中。”

花无秋道：“最低限度我也要摧毁他的庄院。”

乐天翁道，“那你就和小海盜夫妇同行罢，我们四人先要探寻武圣与惠明大师的动向。”

仇飞仙道：“这一趟路程不近，纵算中途没有枝节，起码也须跑上二十九天，甚至要日夜狂奔不停，秋弟计划如何走法？我是说走陆路或水路，假如走水路，那我们就得南行两广直达海边。”

花无秋送走四老后略一沉吟，却决定奔陆路，领先行出道：“我希望在路上能遇到其他几批人。”

兰小英急急与他走个并排儿，偏着头问道：“弟弟，那个步青云姑娘那里去了，你们闹翻了么？”

花无秋淡然笑道：“仇敌之女，不值一谈！”

兰小英道：“你将仇恨记在她头上是没有道理的！”

花无秋道：“嫂嫂可知道我与甘微微的事情，她是我青梅竹马之交尚且视如路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儿女私情岂能抹杀亲恩，否则又与禽兽何异？”

仇飞仙抢上前来道：“兰，你不要管弟弟的事情，他作事自有分寸。”

花无秋接口道：“大哥，嫂嫂是好意，她可能近日遇到步青云，否则她也不知我们的关系。”

兰小英笑道：“我确是遇过她，经其解释雷池派对你父亲的仇恨时，我觉得其中不无可谅之处，武圣对前、中两宫早已分袭，仅仅只未表面化而已。”

花无秋道：“那武圣为何不早将前、中两宫铲除呢？”

兰小英道：“你知道武圣有那份力量吗？”

花无秋诧异道：“六王武功都出武圣的传授，甚至未将后守心法尽与，那怕前、中两宫人员再多，铲除亦非难事！”

兰小英道：“这就怪你性情过于刚毅之故，竟吓得步青云不敢对你吐出雷池派的真情！”

花无秋闻言知有别情，问道：“他对嫂嫂说了些什么？”

兰小英道：“武圣要想清除前、中两宫庞大之众，说起来已非易事，但不能说毫不可能，唯前、中两宫早已与‘乾坤魔’、‘灵骨派’两大

邪派暗地勾结上了，武圣不动，尚可稍待一时，武圣如动，这三面必合力动手，因此之故，连惠明大师也慌了手脚！”

花无秋闻言大震，但仍旧冷笑道：“武圣装死之前，也应宣布与雷池派前、中两宫脱离关系呀！”

兰小英笑道，“他装死仅仅只有惠明大师知道，而真正的死因又只有‘乾坤魔’知道，这其中用意非常巧妙！”

仇飞仙插口道：“你遇到武对了！”

兰小英笑道：“我知道武圣用心良苦了！”

花无秋道：“苦在那里？”

仇飞仙道：“他装死不使前中两宫知道，那是使前、中两宫畏其余威而不敢自内发动，但又不得不装死，否则‘乾坤魔’怎会找上雷池派后宫去，因此他单独将消息漏给‘乾坤魔’，于是他才有时间与惠明大师共研奇功御敌。”

花无秋冷冷笑道：“乾坤魔难道就不会将消息传给前、中两宫了么？”

仇飞仙道：“乾坤魔所惧者是武圣，武圣一死，前中两宫已没有他利用价值，甚至还有迟早消灭的打算，他又何必去通知呢？”

花无秋道：“不管如何，我父亲总是死在雷池派人手里，除非武圣亲自向我认过，否则我决不饶恕他的罪责。”

三人日夜不停地奔走了十四天，沿途并没有遇着重要事情，之日到达湖北隆中山下，时已近晚，仇飞仙领着他们到汉水江边找了一家渔户过夜。

三更过后，当仇飞仙夫妇作完第一节坐功醒来时，他们同时发觉花无秋的竹床上空空如也！

兰小英一见大异，跳起道：“他到哪里去了？”

仇飞仙道：“他的坐功比我们时间一定短，大概是到外散步去了！”

说是这样说，但也起身向门外行去。

兰小英跟着行出，疑问道：“难道他只炼一节就放弃了！”

仇飞仙突见门外树影下躺着不少黑黑的东西，不禁陡然一顿，惊声道：“那是什么？”

月光明朗，兰小英一见惊叫道：“七条尸体！”

话还未往，忽听侧面响起花无秋的声音道：“独啸天那老贼的耳朵真灵，这七个家伙也是他派来的高手，居然想用他独炼的‘七星雷’将我们一举炸尽！”

仇飞仙悚然道：“七星雷能在十丈之内毁灭任何高手，你如何事前阻住了？”

花无秋道：“幸喜我不放心你们安全，因之我没同时与你们入定，在守到你们进入物我两忘之际，忽然察觉江岸上来了八个夜行人！”

兰小英吁口气道：“这真是危险万分，今后我们非处处谨慎不可了。”

仇飞仙道：“你只杀了七个，还有一个逃脱了？”

花无秋道：“走脱一个领队的，那是独啸天的智囊‘雾豹’娄乙，我追出三十里，死虽不致，重伤难免！”

兰小英急对仇飞仙道：“你快点将尸体拖到江里去，同时每个尸体身上插上一根化尸鱼刺，免得渔民见了惊恐。”

花无秋忙加制止道：“不要动，那些尸体我还有用！”

仇飞仙惊讶道：“你有什么用？”

花无秋道：“我要试试‘乾坤魔’的神通，看他是否知道此地有死人，而前来拖去作行尸！”

兰小英啊声道：“那我们要事先藏起来才行？”

花无秋点头道：“我们藏在林中就行了，只怕他没有这个神通？”

仇飞仙道：“我也不相信他能在万里之外能知此地有死人，同时他又没有长翅膀，纵算有邪术知道，但也无法马上赶到？”

兰小英道：“你们都错了，我曾问过惠明大师，据神尼说，他有‘因风而至’之能，且有‘阴魂搜迹’之功！”

花无秋大惊道：“这样说来，我们的行踪都瞒不过他了？”

兰小英道：“对活人又不同，据神尼说，活人有阳气护体，他在白天没有能力察出，一到夜晚，尤其是睡眠时，他同样可以察出。”

仇飞仙急催道：“此刻正是夜晚，我们快藏起来！”

花无秋领先走进树林，轻声对兰小英道：“如真有其事，只怕藏也没有用！”

兰小英道：“还有避免之法，那就是各提内功，守住心神！”

三人藏了不少时间，估计快到四更了，仇飞仙有点不相信，侧身对花无秋望望，意思是说：“四外没有动静，可能没有那回事？”

花无秋会意的点点头，张口就要出声说话……

话没出口，突被兰小英惊惧的目光所制止，赶快朝死尸看去。

陡然，他也惊得目瞪口呆，立即伸手一拉仇飞仙！

仇飞仙早已发现那七条死尸竟无缘无故地齐齐坐起，一个人居然手脚齐动，继之则同时自地上立起！

这种惊人的异事，立将三人吓得齐吐冷气，花无秋传音给二人道：“乾坤魔到了，他竟来无影，去无踪，死尸已经给他做过手脚了！”

仇飞仙已被当面情形所慑，又知“乾坤魔”

就在眼前，他对有形的强人倒是毫无所惧，唯对看不见的魔头异常畏服，花无秋的传音虽听到，但却连回答的勇气都没有。

兰小英是靠在花无秋的身边，突觉他右手一扬，似是打出一把什么东西，不禁惊得猛一回头！花无秋传音道：“嫂嫂快看，我要那七条行尸仍旧倒下，甚至要他们化为清水！”

兰小英愕然传音道：“你打出我的‘化尸鱼刺’了？”

花无秋微笑点头，手指那七条刚刚举步待走的行尸传音道：“都中了‘化尸鱼刺’了！”

话音刚落，那七条行尸同时如溶化的蜡烛一般，霎那都塌倒在地。

就在这时，突闻尸堆旁响起一声阴冷的怪笑道：“树林里藏着什么人，竟敢与老夫作对？”

花无秋生怕他找到树林里来祸害两位义弟嫂，立即一冲而出，沉声答道：“老魔头，你怎么不料到是我呢？”

花无秋近日已去掉化装，纯以本来面目现身，暗中的“乾坤魔”一见，似亦感诧异，阴阴笑道：“又是你这小子？”

花无秋朗声答道：“几次向你挑战，你都不敢现身，可见你徒负虚名！”

“乾坤魔”忽又露出那半男半女的怪脚来阴阴笑道：“你这小子实在不值老夫一击！”

花无秋大笑道：“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乾坤魔”怪笑道：“无名小子而已。”

花无秋突然一掌挥出，大怒道：“得到‘金龙吐纳’的就是我，‘金龙大侠’花无秋，你老贼莫非又聋又瞎不成？”

“乾坤魔”陡然哈哈大笑道：“原来你是老夫要找之人，哈哈，老夫几乎当面错过两次！”

花无秋徒觉身上挨了一下锐利劲风，一惊豁然，不禁朗声大笑道：“老鬼，你真是下流的东西，刚才这掌‘阴雷灭灵指’的暗袭行为，实在使人齿冷，你有什么拿得出来的功夫，干脆都掏出来吧。”

“乾坤魔”显见没有成功而惊愕，良久才在花无秋左侧发声阴笑道：“小子，你的雷池派后宫心法居然较武圣还要深厚，那就再接一记老夫的‘震筋指’如何？”

花无秋冷笑道：“我劝你不要丢人，否则你会羞得偷偷溜走。”

“乾坤魔”怪声大笑道：“老夫假如不杀你，但你身上的‘金龙吐纳’仍旧要被老夫取走，武圣之所以装死偷生，那是怕老夫取走他的‘银龙吐纳’，老夫一旦得到这两件奇珍之一，武林中将再无一个杀不死的人物！”

花无秋闻言大异，同时也感到震惊不已，暗暗忖道：“原来还有一件什么‘银龙吐纳’了，无疑那是与‘金龙吐纳’功用相同的东西了！难怪步青云曾在无量洞中说过，她说我不要仗着‘金龙吐纳’骄傲，她也有件使我惊惧的东西，这样说来，她指的是‘银龙吐纳’了。”

忖罢接口道：“老鬼，只要你敢现原形出来，我的‘金龙吐纳’必定双手奉送。”

“乾坤魔”似在考虑他这句话的真实成份，好久没有出声答话。

花无秋的用意是只是想诱他出来，存心施出飞剑一击成功，对方如在暗中，八成是没有把握的。

藏在暗处的仇飞仙夫妇生怕花无秋不是对方的对手，两个人的心情愈来愈紧张，几乎控制不住胸口的呼吸。

花无秋右手探入怀里，五指紧扣着“金龙吐纳”

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突袭对方，两眼只等“乾坤魔”的身形的出现。

“乾坤魔”过了良久，他的声音忽然转到花无秋的右侧发出，其声音狰狞，嘿嘿冷笑：“小子，看来你是有什么诡计要施出来的了，可惜老夫一生难得露形，否则难道还会怕你小子不成。”

花无秋冷笑道：“那你就来试试偷我身上的‘金龙吐纳’看看。”

原先在地面上还看得见那双怪脚，这时却连半点形迹都没有了，唯闻乾坤魔的声音自四面八方响起，阴冷的尖笑时远时近，无疑，那魔头是在运用魔音欺敌了。

花无秋知道他要向自己下手了，暗忖道：“你的声音，从各方传来，然而你绝无分身之术，我只当心突袭之外虽这种幻音岂奈我何？”

仇飞仙与兰小英好在距离远，否则恐怕难免被“乾坤魔”发现，这时正在心神不宁的替花无秋担忧。

幻音始终绕着花无秋十丈之外，似亦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了半个时辰，花无秋陡的察觉到头顶上灌下一股异香，左手一抬，顺势拂出一掌！

强烈的掌劲如洪流涌出，顿将那股异香挑除，并且似乎不曾受到什么阻力。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花无秋猛的有了醒悟，回头大声道：“大哥和嫂嫂请出来，老魔自知无奈退去了。”

仇飞仙领着兰小英慌忙行出，疑问道：“你怎么知道他走了呢？”

花无秋道：“我不惟知道他已经走了，甚至还知道他还挨了我一下重的！”

兰小英道：“可是我没有听到半点声音呀？”

花无秋立即朝正面七尺之处一指道：“那儿由空中落下一点东西，嫂嫂请去看看。”

兰小英急奔出去，从草里拿起一支细巧之物大叫道：“是支金钗啊！”

仇飞仙大异道：“这么说老魔可能是个女的？”

兰小英道：“他的声音怎么又似男的？”

花无秋自她手上接过那支金钗详细一看，同时又闻到原先那股异香，证实确为魔头身上之物无疑，接口道：“我想这老魔是身兼两性的妖人，单凭他那双怪脚就不难想象。”

仇飞仙道：“我担心他还在暗中潜伏。”

花无秋道：“我现在不怕了，他只要一接近我就有预感。”

他说着摆手，领先朝垣曲城方向急行。

第三日晚上到达垣曲城内，他们悄悄的落到一家小客店内，花无秋到外面转一圈，回来时已到深夜。仇飞仙夫妇没有睡，见他进来就轻轻招呼道：“怎么样？”

花无秋摇头道：“甘家庄我还不想马上去，只在城内转了几圈。”

花无秋道：“有什么动静么？”

花无秋道：“在城内的武林我无法知道，不过我刚才发现外地进来好几批黑影。”

仇飞仙问道：“帮众开会到了几个？”

花无秋摇头道：“我就为这个感觉奇怪，刚才竟没发现一个，同时帮众开会的那个农庄也遭人烧掉了。”

兰小英大惊道：“该不会被人扑灭了把！”

花无秋道：“如果真是这样，就必定是独啸天所为。”

仇飞仙道：“你在店时不要再出去了，我与你嫂嫂暗探一下甘家就知道了。”

花无秋沉吟一会点头道：“你们务必在天亮前回来。”

仇飞仙夫妇应声出房，同时向瓦檐一纵而去。花无秋送二人去后，独自盘算明日的行动，喃喃自语道：“独啸天如果在家，那就是他命该死在我的手中，妈妈在天之灵有知，她老人家亦必含笑九泉，唯独甘微微从此可怜了。”

一个时辰之后，瓦面突有了异声，花无秋发觉来了一个夜行人，然而他感到来人武功有限，于是纵出后窗，存心要生擒对方。

事出意外，忽听檐下有人轻叫道：“帮主！”

花无秋诧异道：“是白俊么？”

一条黑影急纵而下道：“帮主，是我！”

花无秋见是白俊前来，急急带其纵入房间问道：“你从哪里来的？”

白俊道：“我藏在城中十天了。”

花无秋大异道：“城内兄弟为何不见一人，那处农庄是谁烧的，同时，你又怎知我落在这家小店里呢？”

白俊道：“本城兄弟经我事先遣往他处，农庄是我自己放火烧的，帮主来此之前，城内早有风声，目前已遭独啸天派人监视住了，恰好我是住在隔壁张和大叔豆腐店里，因此之故，帮主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花无秋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白俊道：“我来告诉帮主一件不好的消息，那个甘微微小姐已在十日前自杀了！”

花无秋闻言而色立变，跳起问道：“此事当真？”

白俊道：“全城皆知。”

花无秋忽然流下两行情泪，声带戚楚道：“为什么？”

白俊叹声道：“为了她父亲之故，听说独啸天已向什么‘灵骨派’投降了，这个教我却搞不清是何来路。”

花无秋咽声道：“甘小姐的坟墓葬在那里？”

白俊道：“在她生前常去之处，也是她自杀之地，这地方帮主自然知道。”

花无秋道：“在黄河崖岸‘白兔洞’中？”

白俊自身上拿出一张字条道：“那地方我已偷偷的去照顾了三次，第一次去时，在白兔窠里发现了这张字条。”

花无秋急争接过字条一看，只见上草书几句异常丽的字句是：

“青梅竹马心心印，灵犀通时爱更深。  
私情无夺填恨海，欲阳绝笔了此生。”

## 七

花无秋禁不住泪如泉涌，几乎痛哭出声，凝立久良！突然，他拔身一纵，飞出窗外，笔直朝黄河岸边奔去。白俊知道他要去看那甘微微的坟墓，有意随行，但却不敢，两眼望着窗外，暗暗想道：“他的真情流露，伤心已到极点，上苍何以独对他如此残忍？”

未几窗外跃进两条人影，白俊一见急叫道：“仇大侠，兰女侠，二位回来了。”

仇飞仙道：“你们帮主那里去了？”

他见房中少了花无秋，显出焦急之情。

白俊道：“仇大侠已知甘小姐之事，帮主可能是到白兔洞去了。”

兰小英急道：“本城内外集结了不知多少人，他这一去必遭重重围困。”

白俊道：“二位去时我已看到四人跟踪，回来不知有无动静？”

仇飞仙道：“四人跟到镇外时即被我收拾完了，回来却发现此店附近有人。”

白俊道：“天已快到亮，二位快请赶往黄河岸边去罢。”

仇飞仙道：“你不能去，就在店中藏起来罢，我们知道那个地方。”

兰小英首先跃出窗外，拔身上房。

仇飞仙跟踪而上，轻轻道：“注意四周。”

兰小英在一口气之下冲出了城墙外，当前是一片矮矮的民房，咽头问道：“飞！是不是沿河岸走？”

仇飞仙赶到她的身边道：“走哪条路都走不通了。”

兰小英突然立身一家屋脊上，回头惊问道：“你可是发现前途有人？”

仇飞仙点头道：“河岸一方已有十几个人影闪动，看势都是高手，正面虽只现出两个黑点，我想那是诱敌之计，暗中恐防藏着有辣手对头。”

兰小英立即拨剑在手，哼声道：“你只决定向哪儿走，我们难道会去了了？”

仇飞仙亦将长剑拔出道：“走正面近，我们就此硬闯过去看看。”

兰小英忽然发现城墙上冲天飞起三条黑影，不禁又下停步来，急对仇飞仙道：“那是谁？啊！竟在两打一，非常激烈！”

东方渐放白色，仇飞仙注目一会不禁大惊，拨身回头大叫道：“那是‘西鬼’阴常隆和‘北牛’联手合斗乐天翁，我们快回去助他一臂。”

半小英诧异道：“三老与‘半天云’裴全和我们分道前往的，为何也到这方来了？”

仇飞仙一纵就是十余丈，急催道：“可能是惠明大师和武圣也来到此地之故。”

兰小英刚刚追上，突见自民房四周冒出二十余条人影，同时看到前面有人嘿嘿阴笑道：“你们自身难保，还想去助乐天翁。”

仇飞仙猛然刹住去势，忽对半小英道：“我们被围了，那是独啸天老贼。”

兰小英大怒冲出，仗剑朝着对方接近，冷喝一声道：“



独啸天，你这没有志气的老贼，你认为卖身投靠‘灵尸教’就可横行无忌了么？”

突人一家民房后纵出“聚珍帮”帮主独啸天来嘿嘿阴笑道：“谁说老夫投身于人？”

仇飞仙接口冷叱道：“武林共晓之事，单老儿还想欺人不成，更何况你那窝里现在还住着两个‘乾坤’的手下。”

独啸天厉声笑道：“原来如此，那只是‘灵尸教’教主想请老夫合作罢了。”

兰小英冷笑道：“不管怎样，只要你与‘乾坤魔’勾上，相信武圣与惠明大师亦决然不会饶你，他们现在就在此地。”

独啸天仰天怪笑道：“你们认为武圣与惠明大师就是武林无上人物吗？因此一言一行都将他二人捧上了天啦，告诉你们吧，那两个废物现在连自己都已处于困境之中，此际尚被挡在终南山下哩。”

仇飞仙夫妇闻言大震，同声喝道：“谁有那大的狗胆？”

独啸天狂笑道：“你们没想到‘灵尸教’教主和‘灵骨派’令主已联手复仇吗？”

仇飞仙知道情形不假，急向兰小英道：“我们动手，先解乐天翁之危，然后找弟弟同赴终南山相助。”

独啸天显然不敢以一敌二，立即挥手召去二十余人，大喝一声，霎时将仇飞仙夫妇团团围住。围上的都是一流高手，仇飞仙夫妇在连接数招后，即知非一时之下可以冲出，于是互相照顾，联手直攻。独啸天袖手旁观，得意扬扬，大声讥讽道：“贵夫妇乃武林特殊之士，今日在老夫手下恐亦难逞其勇了。”

仇飞仙闻言大怒，剑起如风，全力出手，招式如雨般密集，一连斩了三人。

对方人数愈围愈多，威力结成了一圈猛烈的劲墙，事实上根本无法找到空隙冲出，情形严重至极。

这时的打斗已由民房打向城墙下面去了，天已大亮，可是却没有看到一个平民和商旅行人，那是被凶杀之声吓得不敢露面的。

当仇飞仙夫妇快要打到筋疲力倦之时，在城墙上的乐天翁却已得到援助，那是“行不正”宰父明和“坐不端”司寇新闻悉赶到！

乐天翁似已看到这边的情况，他将牛横和阴常隆交与同伴，自己却如飞朝这面扑来，同时大喝道：“独啸天你别闲着！”

仇飞仙闻声大喜，精神陡振，鼓起余勇，拼命冲去。独啸天一见情形大变，他竟不敢与乐天翁交手，撒身就朝郊野狂奔。

乐天翁趁势攻入重围，掌指齐施，霎时冲破一条缺口。里应外合，仇飞仙夫妇立即冲出人墙！

蛇无头而不行，独啸天手下立即成鸟兽散，霎时逃个精光。

仇飞仙追上乐天翁就大叫道：“前辈，秋弟恐已被困，你老快拿主意！”

乐天翁招手道：“你们没老朽清楚，他已往终南山去了。”

仇飞仙问道：“你老是叫晚辈等去那里么？”

乐天翁道：“嗯，不错。”

兰小英道：“城墙上二位前辈怎样，我们先将那两个老贼赶走如

何？”

乐天翁道：“不必了，‘半天云’裴全已在暗中守着，迟早他会出手相助的。”

仇飞仙揣摩终南山情况定不寻常，于是跟着一路赶往终南山。

谁料刚刚踏上郊外一条小道，突见前面窜出两人，仇飞仙触目认出，大喝冲上，迎头截住。

对方一老一少，老的即为独啸天得力助手“雾豹”

娄乙，青年就是独啸天长子甘龙，兰小英恐防丈夫不敌，仗剑如影跟出。

乐天翁突然大喝一声追上，急将二人阻住道：“你们勿动，他们情形有异，快快让开！”

仇飞仙闻言惊惧，撒身一把妻子带到一旁。

娄乙奔在前，甘龙随行在后，二人四目，笔直望前方，虽有大敌当前，他二人居然视若无睹，须臾错身而去。仇飞仙愈看愈觉古怪，愕然望着乐天翁道：“他们莫非是中了魔不成？”

乐天翁也感不解，但却早已看出异样，叹声道：“据老朽观察，这二人不是中了邪术，就是经过高手的重击所致。”

兰小英心中暗想，她奇怪乐天翁为什么叫他夫妇二人火速让开呢，于是问道：“前辈，他们不管是中了邪术，或是遭遇过高手的重击，这都没有避开的必要呀？”

乐天翁道：“凡遭高手重击之人而不死，那必是与其整个精气神换取来的，他虽然逃得生命，但却逃不过终身疯狂之症，刚才二人如果仅为这现象，那是杀之无害，假设中了邪术，那就千万不可接近，武林中有数种‘移花接木’之术，如不当心，往往藉这种邪术间接杀人屡见不鲜。”

仇飞仙闻言骇然，自问还没有听说过有这阴险的邪术，然而在乐天翁口中说出，他却不能不信。

乐天翁回头看看娄乙等已失去身影，于是又催道：“我们继续前进罢，此事终有分晓之时。”

夫妇二人同声应是，随即先行奔出。

三人全力朝陕西奔驰不分昼夜整整奔走了八天时间，估计尚距终南山约有九十余里，这时恰当第九天的深夜，在后面的乐天翁突然连连叫二人停步……

仇飞仙不明其故，摆手兰小英道，“我们不妨等一下，一定有什么原因。”

乐天翁刚刚赶到，手一指前道：那座森林不可轻入！”

“那是江湖有名的天然陷井之一，内藏无名奇毒和‘天淫草’，入内者如不提住真气，封闭七窍，就必有生命危险！”

仇飞仙骇然道，“这就是传言的‘恐怖林’吧？”

乐天翁郑重道：“虽然传言之甚，但也并非安全之处，老朽当年就几乎丧生于这树林中。”

仇飞仙夫妇立提真气，使骨外布上一层正气，仍旧领先而入，唯处处加倍留神。

乐天翁紧紧相随，时时指点方位，渐渐向森林接近。

林中阴森无比，参天的西木如一尊一尊的巨神，浓荫遮得星月无光，岩石参差，又如魔鬼暗伏四周，伺机而噬。

兰小英突然踏着腐叶上一堆东西，愕然一惊，不由发出骇异的叫声！

仇飞仙以为她出了事情，火速窜过去问道，“你怎么了？”

兰小英这时已看出脚下之物，又是一声惊叫道：“这儿有一堆死人！”

乐天翁赶上一察，抬头道：“九龙，七虎两帮江湖黑道都死在这里了，整整十六人，想不到竟连一个都没有逃掉！”

仇飞仙用脚尖将死尸一具一具的踢开查看，见都是遭力震死，其中没有一个尚留余气，疑问道：“这是谁杀的，居然尚未被‘乾坤魔’收去？”

乐天翁道：“那魔头现在正与惠明大师及武圣对阵，当然是没闲暇来到这儿，唯不知下手的为谁，飞仙，你夫妇快用‘化尸鱼刺将尸体化去’。”

兰小英应声探出一根鱼刺，走到每具尸体上刺一下。

事刚完毕，突然前面有人大喝：“你们好大的胆量，竟敢在此化尸灭迹。”

仇飞仙应变奇速，仗剑一闪冲出！

乐天翁似已听出那人的声音，大笑一声，赶上抓住仇飞仙，面对前方骂道：“臭酒鬼，你别暗中装神弄鬼，滚出来咱们谈谈！”

一面笑对仇飞仙道：“小海盗，勿紧张，那是杜醉白前辈，相信你‘南方一张口，从此世间无好酒’那两句武林歌谣该不会陌生吧？”

仇飞仙吁了一口气，立对前面恭声道：“杜仁怕，小侄几乎听不出你老的声音了，快请出来。”

前面林内忽然现出一个阔嘴的糟老头，同时发出哈哈大笑道：“小海盗，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想当年伯伯见你之时，还是个穿开裆裤，流黄鼻涕的萝卜头呢，喂，那女娃子就是你的小搭档吗？”

仇飞仙知道他指的是兰小英，立即向妻子一招手道：“兰英，快上前拜见杜伯伯，他老人家是爹爹生前知己。”

兰小英赶紧上前见个礼，叫了一声杜伯伯。

糟老头急得双手乱摇道：“免了，免了，这一套大可不必，我老人家可吃不消！”

乐天翁哈哈笑道：“臭酒鬼，别装蒜了，见面礼你是要拿了，谁叫你滚出来充长辈！”

杜老头忽然郑重道：“八十三，我是两天没喝酒了！”

乐天翁陡然一震，沉声道，“什么事竟能让你连酒也不喝了？”

杜老头道：“终南山一场空前的武林巨头大战，怎不叫人废寝忘食啊！”

仇飞仙急问道：“还没开始吧？”

杜老头叹声道：“你们没有眼福，来迟了。”

乐天翁紧张地问道：“结果如何？”

杜老头道：“好歹要问花无秋，也许他能知道。”

乐天翁有点不解，但也不加追问，挥手道：“我们快点赶去。”

仇飞仙道：“秋弟还在终南？”

杜老头道：“他还在终南搜查‘乾坤摩’和‘幽家阴魔’，相信还

未离开，我也是他指派搜查到这里来的。”

兰小英比谁都心急，奔上前面问道：“打斗之地在什么地方？”

杜老头道：“在隐士保赏月坪的大石上。”

一行全力走了几个时辰，突见石上竟有一条人影，不禁向后示意止步，回头轻声道：“那儿有人！”

杜老头惊讶道：“是花小子，他又回来干什么？”

乐天翁抢先出声大叫道：“花小子，你在找什么？”

那黑影真是花无秋，他闻声抬起头来，带着低沉声音答道：“晚辈在查这里的四个坐印。”

兰小英立对仇飞仙道：“弟弟怎么，声音竟变得异常伤感？”

仇飞仙叹声道：“可能是因为甘微微之故，他真是一个有真情的男子。”

乐天翁摇头道：“我们上前去时，千万勿触及他的心事。”

杜老头抢先走近，急问道：“那四坐印有何问题？”

花无秋又在低头细看，闻问没有回答。

仇飞仙侧顾杜老头道：“伯伯，什么坐印？”

杜老头道：“那是惠明大师和武圣对敌两个魔头时在石上坐的两个屁股印，每个足有五寸多深。”

仇飞仙道：“刚才说是三个啊？”

杜老头道：“另外两个魔头们坐的，他们这次对敌，纯粹是以无上真气拼斗的，可惜我就没有亲眼看见。”

距离尚有数丈远，乐天翁大声问道：“花小子，这场拼斗你没有助阵？”

花无秋直起腰来摇头道：“我来时也只较杜前辈先到一刻而已，打斗实况同样没有看到！”

乐天翁啊声道：“那就奇了，双方的胜负岂不是无人看到了么？”

花无秋道：“看是有一个人看到，但在我来时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断气了。”

仇飞仙道：“是谁，因何断气了？”

花无秋道：“是我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马宝，因其功力太浅，在偷看时被双方真气震成重伤而死的。”

他说时有点戚然，兰小英问道：“他说了些什么话？”

花无秋叹声道：“他说他看到双方都没有死亡，唯见四人非常吃力地罢手了，临用时没有一个不是精神颓唐离开此地的。”

乐天翁悚然道：“那这双方拼到元气大伤之故，可惜不明谁伤得最严重。”

花无秋道：“二老请看看那四个坐印就知道了，据马宝指出，南前右边是个尼姑，左面是个非常庄严的老者……”

杜老头急急插口道：“尼姑是惠明大师，老者则为武圣了。”

花无秋道：“大概是的，他说北面只有一个人，但经我查过也有两个坐印的。”

乐天翁道：“乾坤魔显然是没有现形，因此马宝看不出来，你查过坐印的深浅如何？”

花无秋道：“查过了，惠明大师是四寸，武圣稍微深一点，而对方

一个深仅三寸八分，一个则四寸一分。”

杜老头向乐天翁道：“想不到乾坤魔的功力竟比惠明大师还强了，而幽冢阴魔竟也只稍次于武圣，今后武林当真不堪设想了。”

乐天翁道：“这次拼斗，既然双方力量扯平了，以当年来说，邪的较正的大有步，如此下去，正派遭劫的日期只怕就要到了。”

仇飞仙急向花无秋道：“杜伯伯说你在终南搜查甚广，不知是否有迹象。”

花无秋摇头道：“双方都无形迹可查，我空跑了三大圈子。”

乐天翁道：“终南山有八十二明洞，三十六暗洞，八大奇洞，你如何能一一查出？……他们必定仍在终南山区无疑。”

仇飞仙道：“当魔头功力未复之余，我们分开来搜查如何？”

杜老头道：“他们只是损耗真元而已，并非重伤不起，找得仍非其敌。”

乐天翁道：“也许我们遇上他恰当入定之际，不冒险恐怕失去机会？”

花无秋道：“我就是不知那些洞的去处，现在分作两批如何？”

杜老头道：“终南石洞全部知道的恐怕没有其人，你就和小海盜夫妇一道去吧。”

仇飞仙领先朝后行出道：“我对花无秋山区的崎岖地知道不多，不过我们可以仔细搜查，多费点时间总有收获。”

花无秋和兰小英跟在后面，回头对二老道：“二位前辈如有情况，务请发出啸声通知。”

乐天翁挥手道：“老朽与杜老头要先到终南派掌门那里探望一番，也许他能助阵。”

仇飞仙立即回头道：“听说‘终南老人’已闭关三年，你老如何能会到？”

乐天翁道：“那老儿是武林三大古董人物之一，说闭关是假的，总之他不愿与外人来往却是真的，好在我杜老头儿还不是拒见之人。”

老少五人分手之后，年青的一批很快就翻出后谷崖壁，花无秋看出崖上奇石交错，仅仅只有石隙可以通行。随即提醒仇飞仙道：“大哥当心，提防暗袭。”

仇飞仙回头笑道：“有了大英雄在后保驾还怕什么？”

兰小英轻笑道：“那还要你去搜什么仇人？”

仇飞仙拔身而起，立向前面峰头登去，回头对花无秋道：“保驾的，你嫂嫂现在是心安理得，你就陪她慢慢的走，我在前面当探子手，有情况时看势行事，吃得了，那就吃下去，吃不了时再向你求援。”

花无秋笑道：“大哥还是不要离得太远才好。”

一语之间，仇飞仙已登上百十余丈，兰小英一见笑道：“他这种兴高采烈的表现。无疑是想找场大的架来试试你的功力了。”

花无秋突然朝着峰顶大叫道：“大哥当心！”

仇飞仙正在轻登巧纵，闻声一震，立即停住于一处尖石上，俯首问道：“什么事？”

花无秋一面催兰小英急登，一面沉声道：“大哥，闻到什么气味没有？”

仇飞仙颈长嗅闻一会，似有要觉，朗声道：“这是那来檀香气味？”

二人火速登到他的身边，兰小英接口道：“峰顶可能有寺观，这香味非常纯正，莫非是出家人作晚课。”

花无秋沉吟一会才道：“这峰顶不会有寺观，同时未闻钟鼓之声，总之这香味来得非常古怪，我们要当心提防为要。”

三人到达峰顶一看，举目都是怪石嶙峋，唯独正面空无所阻。

花无秋伸手一指前面道：“不出十丈之外定有悬崖。”

兰小英忽又道：“你们注意，檀香味愈来愈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风都吹它不散？”

花无秋道：“天将放晓，我们倒要看看有什么鬼怪，坐下来罢，也许有高人想动我们的脑筋。”

仇飞仙有点不大相信道：“莫非这峰顶有种什么奇花异草不成？”

花无秋摇头道：“大哥可闻出这香味并非因风而来，今晚风力不弱，纵有花香，岂能顶得住强风而久经不散之理？”

仇飞仙被他一言提醒，立觉情形异常严重，急向兰小英道：“我们两人早加戒备，免得弟弟到时要顾虑。”

花无秋似已听到什么动静，侧身一闪，扑向左岩大叫道：“什么人？”

突于十余丈外有人急答道：“小子，是我老人家！”

花无秋听出乐天翁的声音，不由愕然问道：“你老为何从这面上来？”

花无秋精神紧张的冲了出来，一见花无秋就急声道：“小子，快，快，惠明大师遭遇空前未有的大难了。”

乐天翁道：“凡这类人，其原则离不开精、气、神，所不同的仅五行变化而已，如说邪门，那就全仗灵机应变了。”

兰小英问道：“还有多远？”

乐天翁道：“快到了，就在朝古洞之内。”

仇飞仙诧异道：“那就是终南八大奇洞之一，传言有神秘莫测之奇！”

乐天翁道：“大师正在极深之处。”

四人急急穿行大森林之中，足足奔走了一个时辰，恰当阳光升起之际，眼前即现出一座奇峰高崖。

花无秋忽然立住道：“大家快停！”

乐天翁回头道：“什么事？”

花无秋道：“前面崖下有人行动。”

乐天翁疑问道：“难道有了变化不成，但檀香气味仍未停止呀！”

仇飞仙道：“可能另外有人偶然到达此地？”

乐天翁道：“洞口就在崖上，我们快点进去。”

花无秋轻声道：“我怀疑刚才这人并非偶然到此，甚至是得悉惠明大师受困才特意前来捣乱的，其居不问可知。”

独啸天已知他的功力大进，加之精明过人，于是点头道：“小子，你先进去，我们在后面跟着，注意，进洞先由左，后由右，每经三个岔道一换，这样才能到达惠明大师之处。”

花无秋点点头，提功一跃而出，以奇速的身法接近洞口，但他也未发现有人，抬头一看，见洞门成六角形，里面漆黑一片，于是回头一招手。

乐天翁和仇飞仙夫妇知道他没有发现什么人物，随即一同到达。

花无秋指着洞口内道：“刚才那人一定是进去了。”

乐天翁道：“那就糟了，惠明大师背后有一密道，这人如果从密道进去捣乱，后果就不堪设想。”

花无秋急急催道：“你老快带路，惠明大师如有不利，我将对不住她的徒弟。”

乐天翁抢先领路，走着回头道：“三活佛只有一人在与惠明大师硬拼真力，另外两人则堵住通道，我们去时，非要接近到十丈之内才能由洞顶进入秘道，到时切忌弄出一丝音响，否则必遭前后围堵，同时再无退路了。”

仇飞仙夫妇紧紧跟在花无秋身后，内心俱都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

三人的距离不敢拉得太远，乐天翁只在花无秋前四丈之遥领先。

经过时间足有数顿饭之久，同时也不知转过了多少岔道，这时突闻乐天翁在前面传音道：“大家注意，前面就是两个异僧把守之地，我们提气向洞顶浮起。”

花无秋知道那秘洞口就在头顶，立即抢先拨身而起，一跃贴住洞顶，仔细一看，确见左侧有个可通一人的暗洞，于是横飘而入。

跟着就是乐天翁，仇飞仙夫妇相继前进。

花无秋回头悄声道：“前辈，还有多远？”

乐天翁接着上前道：“再转三个弯就到了。”

花无秋依言前进，但刚进第一个转弯之处时，他突然又停止下来，回头传音道：“前辈，大师可能退下来了？”

乐天翁闻言一怔，传音道：“哪有这回事，你不闻檀香味仍旧很浓厚吧，大师岂肯示弱于异僧？”

花无秋退后两步道：“那就不对了，在前面数丈处显然另有人在。”

乐天翁急急传音道：“当心，必是适才那人！”

花无秋知道有异，随即迅速一闪，如电转过弯处，突施一拳，照定可疑之地硬击而出，同时大喝道：“什么人？报出名来！”

他发的是一股阴劲，霎时将两丈之外全部罩住。谁料那儿当真有人，但却不听花无秋的，居然亦发内功相抗。

花无秋生怕伤了正派人物，立又警告道：“尊驾到底是谁，快点说出姓名，否则就怨不得我了，凭阁下的这点修为来反抗岂不是自寻死路？”

那暗中之人竟已施出全力在苦撑，却越抗越觉压力如山，然而却更加不敢出声。

乐天翁运足目力前望，但连一点人影都没有发现，随即发现花无秋道：“他必然是藏在那块巨石之后！”

花无秋冷笑道：“我看他能够抗得到几时，如再不出声，我要他被他得五脏糜烂而死。”

乐天翁急急道：“小子且勿粗心，也许此人罪不该死也未可知。”

花无秋道：“那他为什么不出声呢？”

仇飞仙道：“贤弟，他的修为如何？”

花无秋道：“他的内功非常雄厚，决不弱于‘北牛’牛横那等功力。”

仇飞仙知道他曾遭牛横打过，因之才将他做一个比较，接口道：“如此说来，这人决非无名之辈！”

乐天翁闻言一震，沉思一会道：“小子，武林中以牛横那种功力之人虽不少，但也屈指可数，最好你能生擒他来看看，可能他是怕失面子而不肯出声。”

他自己的功力亦与牛横相等，因之他怕对方是自己的友人而出此言，岂知花无秋摇头大声道：“我的内功已发，他不反抗还可接近去看，现在除他不抗之外，否则生擒无望了，这家伙要充好汉，那只好凭他的运气了。”

说完，将拳向前一顶，大喝道：“能吃我五成力就让你留得一命！”

吐劲无声，惟受者发出闷噪！洞壁亦摇摇欲塌，乐天翁不由暗暗大惊。

乐天翁趁势扑上，一步即到那堆巨石之后。

仇飞仙跟踪而到，急问道：“他怎么样了？”

花无秋俯身一把，立自石后提出一条软绵绵的人，接道：“这家伙好象已经没有气了！”

话还没有落音，突又急叫道：“原来是他？”

乐天翁和兰小英同时奔到，齐声问道：“是谁？”

花无秋冷笑道：“这不是‘西鬼’阴常隆吗？我是杀对了，姑姑有灵，我替她报了仇啦！”

乐天翁伸手一探，吁声道：“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真的死在你的手中了！”

花无秋顺手一挥，硬将尸体摔向洞壁，“噗”的一声，竟摔得骨碎肉，恨声道：“难怪他不肯出声了。”

乐天翁忽然想起惠明大师，陡的惊叫一声道：“我们快去看看大师。”

说完猛冲而去，来不及招呼众人，花无秋催着仇飞仙夫妇走在中间，以防备另有暗藏之人。

再转两个弯，仇飞仙忽听乐天翁传音道：“快叫花无秋上来，大师已到最后极限了，快，快叫他暗暗相助，千万不要出声。”

仇飞仙撒身来告诉花无秋，叫他火速上前。

花无秋走到乐天翁身边，举目看到洞口坐着一个老尼姑的背影，传音问道：“前辈已经通知大师了了吗？”

乐天翁知道她知道，道：“你快伸掌低住她的背！”

须臾之间，老尼陡觉身上压力如释，她居然能够深深的吁口长气，同时发声道：“少施主，你的内功自觉凝固吗？”

花无秋虽感对方的迫力如山涌一般，但却不觉有丝毫威胁，深知自己功力确实强大无伦，这才答道：“晚辈功力尚未凝固，但我却感到压力不强。”

惠明大师点点头道：“藉此之机，你一面御敌，一面练功，贫尼不惜本身佛功助你纯化，可能对方会增加生力上前，你非全部接下不可。”

花无秋轻声道：“只怕晚辈接不下他们三人联手之力。”

惠明大师沉吟一会后摇摇头道：“贫尼那瓶‘紫龙血’到底有多大效能，然事已至此，你除了将他们挡住，不是一个也是敌，三个同样也要挡，除了他们自己撒手，要想消罢决不可能，贫尼是不想叫少侠认败



的，因为这替中原武林绝后患之机啊！”

花无秋点头道：“晚辈也知这次比斗关系非小，晚辈决以生命抗拒到底。”

一阵阵强劲由对方压到，惠明大师悚然道：“对方一人不敌，现已增到两人了！”

花无秋立将功力运到八成，仍能法口道：“晚辈还有余力。”

当花无秋抵抗快近半个时辰之际，突觉对方压力骤增三分之一，于是知道对方已三僧齐上，因之即以全力反掌。

惠明大师是一个毫无火气的得意神尼，她明知这场拼斗关系非轻，但仍旧平心静气，一心只在替花无秋运佛功作他纯化之助。

当双方都运出全力之际，兰小英突觉背后有一股强大劲力偷袭而来，她应转奇速，翻身推出一掌，娇叱道：“什么人敢暗袭我姑奶奶？”

仇飞仙闻声大急，随亦立采行动侧面打出两拳。

两人的功力何等强劲，无一是弱于牛横那样内功的人，但这下却大出意外，他们不惟不能阻住偷袭者，甚至还被震得几乎立桩不住。

地势不宽，乐天翁似也觉出来了大敌，被迫挤在两人之间的稍后面出手，急急道：“你们快采守势，对方是‘九天孙’鱼贯运功来袭了！”

仇飞仙一听是来了“九天孙”心情立即紧张无比，夫妇二人只有尽全力死拼。

花无秋已到无暇顾及背后之境，闻听来了九天孙、不禁暗自大惊，立向惠明大师道：“老师太停止替晚辈练功，抽出功力协助背后，我们前后受敌了。”

惠明大师已进物我两忘之境，她竟是一心一意的想培植这个稀有的人才，对花无秋呼唤居然一无所闻！

这种不闻前后任何一方失利都影响全体生命的险倒，其严重性可想而知。

过了两个时辰，乐天翁与仇飞仙已感不支，上身渐渐向后倾斜，每个人通体都冒出如雨淋的大汗，呼吸的声音加重，宛如牛喘。

花无秋本身尚无大碍，但他因分心背后而无法集中功力御敌，头上同样汗落如豆。

突然，在“九天孙”中有人高声笑道：“哈哈，老九，这时你可抽出手来通知冷风叔叔了，告诉他大势已定，这一网的收获不仅是惠明老尼，其中还有‘八十三’乐天翁，渤海盗首仇飞仙，八梭女侠兰小英，最难得的居然还有金龙大侠花无秋在内，告诉他老人家再等两个时辰就可得到金龙吐纳奇珍呐！”

当兰小英闻言又急又怒，喘息向仇飞仙道：“这家伙说的是谁，难道在他出头上还有未出名的老怪物？”

仇飞仙摇头道：“武林中只有灵骨派令主名叫冷风，其他一无所闻。”

乐天翁急叫他夫妇坐下道：“坐下来防守，少说话，冷风只有一个，飞仙猜得不错，他确实姓段！今天情势愈来愈重了，这老怪居然能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功力，恐怕‘乾坤魔’也已来了。”

花无秋心中急得如火焚一般，他恨自己不应将双手贴在惠明大师身上，这时连动都不能动，假设他一开始就替下惠明大师的话，此际就不难施展金龙吐纳了。

又挨了半个时辰，他觉出惠明大师的身体动了一下，于是急急叫道：“老师太，你老醒来了么？”

惠明大师睁开了慈目道：“少施主你的分心，耽误了贫尼一个时辰，现在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花无秋道：“我感觉气机舒畅无阻了。”

惠明大师点问道：“有这样感觉就证明你的内力已然纯化了，现在你试试抽出右手，将内劲单独灌入左手如何？”

花无秋急急道：“这对你老是非常危险的。”

惠明大师仍旧没有紧张，脸上反而显出慈笑，轻声道：“成了，你的功力从此可以收发由心，念动功随了。”

花无秋闻言大喜，立以右手探怀，火速取下金龙吐纳，两指一按“吐纳”两鳞，陡的银光大盛，如神龙般飞出一条龙形白影！

白光绕了一圈之后，立即朝洞口飞出，如有灵性，正对敌人猛冲而去。

三异僧虽见来形奇险，居然齐发一声怪叫！

飞剑一出，往日飞绕一圈即回，谁料这次却大不相同，花无秋只知左手内劲已无抵抗，反而右手的剑却沉重异常，同时觉出剑光在洞外如怒涛翻江，冲击如电，不由大惊失色。

惠明大师忽然口念佛号道：“阿弥陀佛！少施主不必着慌，神剑已遭三异僧的强大功力抗拒住了，你把持心神，时久自有分晓。”

花无秋急急问道：“三番僧凭着什么能抗拒神剑？为何洞外又这样混沌一片？”

惠明大师道：“洞口这面是贫尼发出的‘氤氲檀烟’的，洞口那面有三异僧‘摩迦雾雨’，该雾雨吉无氤氲檀烟隔离，一旦侵近，染者无不立即晕倒，他们现在被你的神剑所迫，一致施出其‘波罗实刀’对抗。”

花无秋虽不知什么叫“波罗实刀”？但他猜想是异域神刀无疑当下不再发问，惟一心一意催动真气御剑进攻。

惠明大师已看出花无秋足可挡住前面，于是缓缓立起，转身行到乐天翁身边，和气问道：“老施主，你们尚可支持吗？”

乐天翁喘息道：“师太，你元气未复，快请调神，这面还可支持一下。”

惠明大师道：“贫尼安危，请施主不必挂齿，惟‘九天孙’又知贫尼脱困，他们也不敢再胡作非为，请施主让开。”

乐天翁哪敢轻动，正在犹豫之际，忽听里面传起一声沉喝道：“大哥不好，叔叔不在洞口了！”

这人的声音甫一出口，乐天翁即知为谁，立向仇夫妇道：“这是刚才报信的九小子回来了，‘灵骨令主’冷风那面一定有变，我们加力缠住他们。”

话还未讫，忽觉压力全消，仇飞仙跳起叫道：“他们退了！”

惠明大师喝住道：“施主勿追，恐防中了他们诱敌之计。”

乐天翁悄声道：“让老朽暗盯上去，也许冷风那面真有变化。”

惠明大师道：“老施主当心，还是请仇施主夫妇陪同一道妥当些。”

乐天翁带着仇飞仙夫妇悄悄追去，惠明大师则转身走近花无秋身边。

恰当此际，突听洞外发出连续不断的“波波”之声，声音虽轻，但却威力撼人，全洞竟也摇晃不已！

花无秋不明其故，朗声向惠明大师问道：“老师太，这是什么声音，我的剑匣愈来愈重了。”

惠明大师急急道：“施主，请勿再增真气，对方的三把宝刀被神剑绞住了，如再加劲，对方定必有人刀毁人亡！”

花无秋哈哈笑道：“这是求之不得的收获，师太为何阻我加劲？”

惠明大师悄声道：“施主，番僧上面还有更厉害的人物，如有伤亡，中原武林将永无宁日了，甚至会引来异域其他妖人前来捣乱。”

花无秋沉声道：“异僧无故侵我中原，伤亡之责错在彼方，如再不给以厉害，将必视我中原无人了，后果如何，师太不必担心！”

“心”字一落，大喝一声，全力催动真气。

陡听洞外震撼加剧，最后传来如山崩地塌的轰隆一声剧震。

白光一闪，飞剑回匣，惠明大师连声念佛道：“大祸闯下了，不知对方死了几人，施主勿动，让贫尼收了‘氤氲檀烟’再去查看，彼方已无‘摩迦雾雨’了。”

须臾之间，洞外已无烟雾，相反还有天光，花无秋抬头一看，谁料竟是烈日当空之时，不禁奇道：“这洞外是空的？”

惠明大师道：“外面是一井形沉谷，方圆不过百丈，但由山顶下来不易，因之武林中少有人物由此出入。”

花无秋抢步奔出，于二十丈处发现地上躺着一个肤黑如炭的番僧，身上无伤，惟七窍如泉涌，不禁大叫道：“老师太，这儿只有一个番僧死亡，地上却无断刀？”

惠明大师口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对方逃走了两人，这一切必定引来大批强敌和妖人，施主快将那僧埋了罢，其实刀已被震成诽粉啦。”

花无秋只有依言埋了，回来时催道：“老师太，我说过，后果不管了，我们快点追上仇哥夫妇和乐老前辈要紧。”

惠明大师合十道：“少施主请便，贫尼必须先去看看步老施主，他这次元气伤得太多，又不知有人找去没有。”

花无秋知道她要去武圣，于是拱手而别，仍由密洞奔出。

当他走出那座悬崖时，举目一看，哪还有乐天翁和仇飞仙的影子，不由大感着急，长身一纵，闯入森林，边喊边寻。

森林内毫无迹象可循，加之又无半点声息，花无秋不禁发出一声惊天长啸，森树中树木被震得遭狂飙叶大落如雨。

其声悠悠不绝者竟有一刻之久，待至音落，居然由正西传来连续四声应和，花无秋一声大喜，拔身而起，如流星般山林梢飞渡而过！

向西的森林绵绵不绝，一望无际，起伏连接不知有多远，时而高耸入云，有时深下百丈，那就是山峰与沉石形成。

大约奔走半个时辰，约计不下三十余里，此际自遥遥的前方传来几声紧促的喝叱之声！

声音清脆而强劲，花无秋闻声一愣，感觉异常熟悉，喃喃道：“这是步青云！”

他听出是雷池派步青云反将速度减慢了，显出踟躇不前之感。当他缓缓上到一座山峰最高处时，正面突然奔到一个少女，花无秋一见，显

出非常别扭之感，欲待闪避已告不及。原来那少女真是丹梦，她任天真的叫道：“怎么啦，你想逃避？”

花无秋知她已看出自己的心事，淡淡的道：“你为什么不洗去面上的伪装？”

丹梦见他冷声冷声，不由娇嗔道：“你还认为我当初施的是美人计么？”

花无秋哼声道：“美人计在你还谈不上，那是你小姐的长处。”

丹梦道：“难道……”

她向四下里看一看，一风无人，微顿接道：“难道我失身于你还有罪吗？你这毫无情义、没有心肝的……”

花无秋见她双眼盈泪，反而呵呵笑道：“你们主仆二人钓鱼没有钓上，反而失去了宝贝钓饵，这又怪得谁来？”

丹梦咬牙恨道：“你这是非不明、一意孤行的家伙，总有一天要你后悔莫及！”

花无秋大笑道：“我现在就后悔得要死，悔我自己不应该提早揭穿你主仆二人的狡计！牺牲不少良辰美景。”

丹梦气得全身发抖，恨恨的啐了口吐沫，转身仍由原路狂奔而去。

花无秋一见犯疑，不禁暗忖道：“她为什么走回头路？”

顿知有异，追上大喝道：“你回来！”

丹梦理也不理，奔势更急。

花无秋连抢三纵，霎时接近，伸手一把抓住她喝道：“凭你这点道行也敢在我少爷面前放肆，那还差得远哩，就是你老主人‘武圣’也休想逃出我的掌握，当初我姓花的第一次败在你手下，至今仇还没有报，告诉你，老实一点也许我手下留情，否则的话？嗨嗨……”

丹攀被他如扣雉一般捉得乱挣乱跳，尖叫道：“放手，我这一辈子也不理你了！”

花无秋嗨嗨笑道：“你叫罢！叫疲倦了我再问你。”

丹梦冷笑道：“问什么？我不说又怎么样？”

花无秋道：“不说，怕你不说，我问你，你为什么又往回走呢？”

丹梦冷笑道：“我本来好心好意找你去救人，谁知你这没良心的一见就冷言冷语，哼哼，现在恐怕太迟了！”

花无秋闻言大急，催着道：“救谁？”

丹梦本待不肯说，但又怕他真个发怒，不得已，装作淡然道：“一位海盗头，一位海盗婆，一个老冬烘，现在都被强敌打得快要死了，你高兴救谁都可以！”

花无秋一听不由心惊战，提起她就猛冲而动，边走边问道：“快说，强敌是谁？”

丹梦在他手中真如腾云驾雾，不禁暗忖道：“这家伙真是一日千里，想不到他的功力竟已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无怪乐天翁急急催我向这方来寻他了！”

想着冷笑道：“九天孙摆下‘地网阵’，乐天翁能破而无力，因为旁边有个‘灵骨令主’冷风地虎视眈眈，我来时已成强弩之末。”

花无秋忽听打斗之声就在前面，估计已相距不远，立即顺手一摔，将丹梦摔开一旁，长啸一声，身如电闪霎时冲到一座山谷边缘。

谷中平坦，一目了然，谁料形势并非丹梦说的那样严重，因之他陆地刹住去势轻声骂道：“这死丫头原来是骗我的，她几乎把我急坏了。”

原来谷内打斗是不假，惟“九天孙”所围的并非仅仇飞仙夫妇和乐天翁三人，其中还有“行不正”宰父明、“半天云”裴全、“坐不端”司寇新等。

再往旁看，忽见一全身素白，头带高帽，项下挂一串骷髅的老怪物，他猜想那就是“灵骨派”令主冷风了，惟在冷风对面却对坐着步青云，双方此时正比斗内功！

“九天孙”的力量未见占了多大上风，相反的步青云头上冒出腾腾热气，那是内功已运到极点，形势非常不利的现象。

花无秋口虽言恨，但看到当前情况似又有了不忍，只见他大步行出，直对步青云身后行去。

距离既近，冲口大叫一声道：“青云，让开，待我来收拾这个老东西。”

步青云本来已不行了，谁料闻声之下精神陡发，一股内劲她自己也不知由何而来，微仰的上身居然又挺直了，面上还露出甜甜笑意！

“灵骨令主”冷风本来是双目微闭的，但闻声之霎竟惊得星目陡张，面色更显出异常紧张之情。

花无秋紧紧靠近步青云背后，面对冷风沉声道：“冷老怪！你还认得我吗？这次看你那‘百丈飞爪’还有什么用处？嗨嗨，连你那‘羽翼鼓风衣’都施展出来罢。”

冷风虽占优势，但也并无绝对把握，此际已欲罢不能，闻言仅阴阴笑道：“小子你们最好合手来对付本令主？”

花无秋朗声笑道：“老怪物，我要杀你举手可成，还用得着两人合手吗？现在只是时间问题，我高兴就叫你在阳世上我活一会儿，其实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冷风已知遇一空前未有的对手了，此际是心乱如麻，恨不得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根本就无意再斗了。

步青云不由而振奋，由守势而攻击，渐渐地扳回平手。

花无秋本想将其替下业，但在潜意之中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因此仅守在她背后以观变化。

他这一到，不惟将步青云的勇气提挑，同时也将那面被困六人的紧张皆除尽去，乐天翁居于指挥之位，这时正在精神百倍的调动裕如。

正当这两人所斗之地胶着难分的时候，突由东南角上发出了隆隆之声，且声音是来自离地数十丈高的空中。

花无秋惊然抬头一看，发现震撼之处竟是两人如腾云一般，打得风驰电击，翻翻滚滚而来！不禁轻啊一声，自言道：“这两人是谁？”

声还未住，耳旁一声阿陀佛道：“少施主，那是‘武圣’与‘乾坤魔啊’！”

花无秋骇然一回头，他发现前后居然立着惠明大师，心想：“这老尼姑真有神不知觉的神通，我竟毫无感觉被其到达身后啦！”

一怔之余，转身拱手道：“老师太，他们由什么地方打来的？双方干啥又要御气腾空作战呢？”

惠明大师望了“灵骨令主”、冷风一眼，和声接道：“他们本在终

南主峰斗起，腾空就是双方已达到“神游户外”之境了，连他们自己尚不知身在何处哩！”

花无秋也知她未出手帮助武圣是为了对方声誉之故，于是问道：“如何才能将他们阻止？最后落到这里来一并解决！”

惠明大师摇头道：“贫尼只能监视在旁，提防增加敌力，要想将他们阻住，那就非增加他们这边势力不可，然而此举动又有失光明。”

花无秋道：“似此下去，转眼之间，他们不知要打到什么地方去了？”

惠明大师眼看空中打斗超越了头顶，立即道：“少施主在此非常重要，但请勿参加打斗，你是中原武林名人，出手将损及今后声誉，除了这面有人遇险，否则也只在一旁监视即可。”

花无秋本不愿意，但他非常尊敬这位神尼，于是勉为其难的顺从道：“晚辈敬领老师太的指教就是，惟这老怪如不在灾时趁机铲除，日后又将为害武林非浅。”

惠明大师道：“为恶必灭，所待者时日而已，施主暂且忍耐一时。”

说完合十，飘飘而去，那种出尘脱俗之风，真使花无秋看得悠估神往，不禁自叹道：“人能修养到达她老人家这种地步，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一个低头想着，喃喃的自言着，居然没有将当前的打斗放在心上了。

突然一声大喝起自左侧，立将他惊得扭头急看；原来是仇飞仙突破一个检口，但被“九天孙”老大一掌打出数丈之外。”

花无秋一见大怒，腾身小扑，瞬息挡住了敌方的追势。“九天孙”

老大名叫段于丁，他似未会见过花无秋，今见一个年未二十几的青年挡去路，不问青红皂白，举掌就劈，厉声叱道：“你是什么东西？”

花无秋装作不见，反将脑袋侧顾仇飞仙；强劲的掌风如山一般压到他身前，但须臾之间又向两侧分开，似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给中分两半了！

段于丁的功力足可与东天翁相比，其经验当然不初出茅庐之辈，一见这种情形，他竟吓得惊叫一声，慌忙后退不迭。

这时仇飞仙已人落地之处纵回，机不可失，趁他恐惧之余，顺势冲近，双拳并举，也大喝一声：“你也给我滚！”

段于丁应变不及，同样被仇飞仙打得吭声抛起，身如弹丸般也摔到十丈之外。

花无秋见他还要追去，当即伸手拉住道：“大哥，这两拳也够他受了，你负伤不曾？”

仇飞仙摇头道：“不要紧，只震动了一点真气；小秋，怎的还不将这批东西收拾，看看干什么？”

花无秋道：“刚才惠明大师到来你是看到了，她叫小弟不可趁人之危。”

两句话的时间，忽听那段于丁发出一声厉啸，霎时将其兄弟们撤出斗场，紧接着他又向乐天翁大喝道：“八十三，你段大爷兄弟今天破天荒是中途罢兵，不过你们要小心，总有一天我们兄弟会收拾你们的！……”

的字未完，花无秋已听得大怒，如闪电一般冲进他们兄弟之中，大

喝一声，硬生生的一把将抓起，抖臂一挥，呼的甩上半空，大骂道：“你还有脸吹牛！”

段于兄弟一见大哥竟被人家如玩泥丸似的抛了出去，不惟惊得不敢稍动，甚至俱都成了泥塑木雕一般，近在咫尺举手的花无秋就在他们中间竟无人敢动，每个人的面上都是惨白惊惶之色。

花无秋也不过问，他将段于丁挥出之后，又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一直向乐天翁等人集中之处行去。

这种视敌如无物，擒敌如拾芥的情形，不惟震住了一群强敌，同样也看傻了自己人，乐天翁暗暗吁了一口气，立又嘻嘻的迎着他，没有说什么话，仅仅只在他肩头上拍了拍，那种慈爱的表情，真正比说什么还满足！

花无秋轻声道：“你老人家赶往步青云那儿去，‘灵骨令主’冷风似有逃走之情了，今天我们放了他罢。”

在南五台山东面的森森中，此刻自夕阳斜照里冲起一条人影，慌慌张张地向峰顶狂奔，但这条人影的后面，连续紧跟着九人，那种惟恐少生了两条腿的样子，看来使人有点怀疑。

在最后一人刚刚奔到半峰时，他忽见侧面冲出一人异常高大的凶恶的老人，一见即朝前面大叫道：“大哥！快唤住叔叔，敌友齐大叔由高原赶到了。”

原来好高大而相貌凶恶的老人就是你‘胜雷神’的齐天同，前面八人一致停止纵跃，同时向最前面单独奔驰之人大声呼叫！”

最前面那个人是个老者，他就是‘灵骨令主’冷风，只见他闻声猛转，回头沉声叱叫道：“请齐大叔上来就是，何必大声噪叫，你们不怕‘金龙吐纳’斩头吗？”

凶恶老者显出大惊之情，他没有向后面九答话即急扑上峰急口大叫道：“老二，什么事？使你这般慌急？”

冷风气色不佳，音带消极的答道：“一言难尽，老三，你为何这时才赶到？”

高大老者急答道：“金光洞主有事外出，我等了七日才等到他回洞，因此误了时间。”

冷风叹道：“为兄这次栽了个筋头，连九侄也一败涂地了！”

凶恶老人在惊道：“凭武圣和惠明老尼就有这等功力不成，你不是已与‘灵尸教主’携手合作了？”

冷风叹道：“贤弟可知中原武林突出现一个青年名叫金龙大侠吗？为兄的与九侄就是……说着一顿，紧接长叹一声道：“不说也罢，真正不知从何说起，总之这次为兄的竟是未争先怯，说出来岂不栽倒了，今后传言江湖，我这‘灵骨派’的威风恐怕要一落千丈了。”

凶恶老人闻言不服，嘿嘿冷笑道：“老二，雄心怎能判若两人呢？数日之隔就会畏缩如是？我不相信凭一个黄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子竟能震慑住高原群雄？”

冷风摇头道：“老三不知道那小子的功力已什么程度，你问问干丁大侄就知道了。”

凶恶老头道：“大不了比他干丁高上一筹，就算他与老二在伯仲之间罢，这也不致使老二你如此消极呀！”

冷风大不耐烦道：“老三，你这是什么话？二兄我连武圣尚且不放在眼里嘛，那小子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功力呀，他能一举手在九侄儿掌中擒干丁竟如探翼取芥，试问你老三又比干丁强得多少？”

凶恶老头面色大变，怯然道：“世间竟有这处事情？”

冷风离声道：“你以为我二哥是在故意长他人志气，减自己的威风不成，废话不说了，我问你，除金光洞主之外，其他还有那些人物愿来？不过在你本身功力以下的不用说，只说有你这种功力以上的。”

凶恶老人道：“明日能赶到有‘毒龙丹’哈呼，‘犀牛王’迦罗利，‘木精’拨杜，‘兰光刀’沙沙保，‘百宝妖姬’蒲柳枝等一批出色人物，但他们答应在个别还要替老二请来不少，惟不知其字号姓名罢了。”

冷风道：“有了他们到来，力量致够了，但那个姓花的小子凭力量不行的，今后必须智取，现在我们回到‘丧门谷’去先商量一番，等大家到齐后全盘计划。”

忽有一人在后大叫道：“叔叔，这峰顶要不要放个暗手？”

冷风回头道：“干玫，派你峰顶罢，除了发现武圣，惠明老尼以及那姓的花小子，其他一概不要理。”

那个什么“丧门谷”可能就在近处不远，段干玫看到众人下了峰后，独自一个登至峰顶最高眺望，大概是心情紧张之故，他连身上的佩剑都拔了出来。

不到一个时辰，山峰脚下，在他们来的一面忽然现出一个人影，段干玫一见并不吃惊，因为他认出来是个俗家女子，但不久距离近了，对方的面目清晰显明，竟是‘雷池派’的丹梦，段干玫面上忽然显出奸猾的而贪馋之色，喃喃道：“这丫头恐怕是被派前来跟踪我们的，只要她后面没有别人，这倒是送上门来的解欲佳品！”

忖念未已，可惜那丹梦并非直朝峰上行来，飘飘的居然向右侧隐经了。

段干玫一见大急。举手乱搔脑袋喃喃骂道：“该死，我怎能离开这个地方？”

他可能是日久未曾接近女人了，面上的欲火显露无遗，大有馋涎欲滴，仅在当地踱来踱去。

忽然，只见他猛朝自己下身一面了一眼，摇摇头，自言道：“管他，先乐一阵再回来。”

这家伙也是被欲火烧迷心，他不仔细想一想，居然放了守望之责而去冒险找苟且之事。

当他追下峰去时，谁料那丹梦仍旧走得不远，这一下可将他怔住了，不禁使其猛然一停！

她为何走得这样快，嘿！难道是存心诱惑我的？段干玫不是傻子，他似有了警觉。

但此时已太迟，忽听背后有人冷笑道：“美色当前，为何犹豫不决？”

音虽不重，但听在干玫的耳朵里不亚于霹雳轰顶，猛回头，触目看到峰后五尽处竟立着花无秋！

这真使他三魂吓掉了二魂。

“阁下意欲怎样？”

段干玫咬着牙冒充硬汉！花无秋冷笑道：“我想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你可发出一声长啸告警！那也只能叫一声而已，因为你不能有叫第二声的机会。第二、你就跟我走，也许我能让你多活几个时辰。”

丹梦迷时已急急回间走近，但没有出声！

段干玫哪里敢开口叫喊，面无人色，低声道：“阁下要在下到什么地方去？”

花无秋挥手道：“总不会送你回帕米尔高原去，问什么？”

丹梦暗暗好笑，忖道：“这家伙对敌人真厉害，说出话来竟比网钻还硬，无怪小姐叫我千万不要顶撞于他，说他是一点也不留情的！”

花无秋示意丹梦走在前面，他自己走在中间，竟把段干玫放在他自己背后，居然不怕敌人偷袭和逃走。

段干玫愈见其这样大意，他的心里愈觉恐惧，居然连偷袭的念头都没有，身不由主的跟在后面，头都抬不起来，仅仅偷着向后望，他希望能发现自己兄弟在峰上露面。

走的路线是朝南，那是靠着山脚而行，大约经过两里地，前面现出片森林古刹。

段干玫看到古刹寺居然面现异常惊疑之色。

花无秋好似长了一双后眼，忽然回头冷笑道：“你们潜伏在古刹中第一批爪牙已被我全数消灭了。”

段干玫恨声道：“你的手段太毒了，你也有一天会遭到死亡之痛的。”

花无秋嗨嗨冷笑道：“只怕你是看不到了，现在我问你，你叔叔自高原请来的那批货色有不有‘木精’拔杜在内？假设竟将那个不分善恶的怪物招来此地为害平民，那我非将你们高原武林斩尽杀绝不可，否则我还可以留一部分使你们夹着尾巴回去。”

段干玫冷笑道：“你也知道‘木精’拔杜的厉害吗？可惜这人的行动比我叔叔冷风和乾坤魔更神秘，来与不来谁都休想看到。”

花无秋哼了一声，立向丹梦道：“你先进寺内看四老等回来没有，我将姓段的带到侧面林内问完口供就回来，莫忘了告诉大家，峰那面就是敌人大方集所。”

丹梦长身行山，回头道：“大家如果在呢？”

花无秋道：“你看情形，最好不要单独寺内等候，赶快到林内来找我。”

丹梦去后，段干玫就知凶多吉少，抬头望望侧面那座森林显出有逃走之意。

花无秋仍然走在前面，回头问道：“你最好勿存逃走之意！否则死得更惨。”

段干玫跟着行出，冷笑道：“我有九兄弟，死个把不要紧，惟对你却有不利！”

花无秋朗声笑道：“你的意思我明白，那要看你高原有多少有来报仇？”

深入林内约有三十丈余远，当前是个空地，四周都是古松参天，静寂如死。

突然，花无秋觉背后有异，猛一转身，顺势劈出双掌大喝道：“乾坤魔，你敢劫人？”

原来他鼻里闻一异香进入，那是他曾经识破乾坤魔近身的经验。掌

风如怒涛涌出。背后巨木如遭雷劈，轰隆打倒数株，但竟出他的意料之外，不惟没有打倒乾坤魔，相反边段干玫影子都不见了！

掌风未尽，忽在左侧林内响起乾坤魔的阴笑道：“小子，普天之下，你知道没有绝对的事情吗？段干玫在你手中并非毫无生望哩，你来这儿看看，他现在已变七个了，你能识出那一个是真的而将他打死，老夫从今就不再出江湖！”

花无秋早已料到段干玫是他救了，但想不到魔头还要运幻术戏弄自己，心中不服，循声而行。

于七八丈之外，在十几株大树之间，每隔三四丈距离处，谁料真有一个段干玫隐隐约约的立在其中，似真似幻，出没无常，估计何止六七

个。花无秋明知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段干玫，一切都是乾坤魔的邪术以化，于是立定忖道：“这魔头的邪术不能说不神奇的这中间可能没有一个是真的，我如扑出去捉，不惟白费气力，也许追断了气也追不到一点东西，相反还要被他在暗中耻笑一场，如果不去。他又要笑我无奶，我必须要搞出那段干玫藏在什么地方才行。”

花无秋立着沉思，乾坤魔却又在阴笑道：“小子，凭老夫这种神通，你认为武林中还有谁是敌手”

花无秋循声一掌拍去，快得无以形容，大喝道：“这些幻术只能城中博赏游人，你敢在我面前夸口？”

掌风过处，轰轰劈倒几株大树，但乾坤又在另一方阴笑道：“象你这种举动又算怎么？那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

花无秋细想不出一个办法来对付他，他心中又急又躁，正感束手无策之际，忽听耳边传来一声异常慈和的声音道：“少施主，你不要烦恼，这魔头有个生造的克星赶来了，他马下就会逃走的！”

花无秋知道是惠明大师到了身后，正想发问，突闻东北角上有个尖而且嫩的童音响起道：“奶奶呀，我闻到一股‘荡妇草’的异香哪，你老所说的那个阴险妖人‘乾坤魔’可能就在前面林内啊！”

紧接着有个老年妇人大骂道：“顽皮鬼，我告诉你的话怎么忘了，闻以香气就勿作声呀，你这一叫，那妖岂不给溜了？”

花无秋心中正感莫名其妙，但突见林内那些幻影如烟消云散，同时忽见惠明大师现身出来道：“少施主，贫尼料得不错，‘乾坤魔’确是闻声就逃啦，快，快随贫尼去救人！”

花无秋不明救谁，他真想等着“乾坤魔”闻声惊逃的人物到来见见，但他发觉惠明大师有急不容缓之情，于是悄然随行。

惠明大师举步甚急，匆匆带着他奔出山林，回头道：“乐天翁，宰父明两位老施主已受伤不轻，幸好贫尼施救及时，目前已无生命之虑，惟裴全老施主和仇飞仙夫妇在拚死救伤之下，现在遭敌人追得不知去向，你要循着正南方火速地去救援，迟恐来不及了。”

花无秋闻言大惊，急问道：“是什么敌人？”

惠明大师道：“全为‘云骨派’冷风自高原请来的高手，加上他自己叔侄九人，若无步青云父女出手挡去大半，只怕四老两少六人都得死亡。”

花无秋跌足叹道：“这是我的过失！”

惠明大师摇头道：“这怎能怪施主呢？”

花无秋道：“我捉到段干玫时能立即毁掉，试问那须拖延时刻，现在段干玫口供未得，相反还被‘乾坤魔’救走了，这不怪我怪谁？”

惠明大师道：“凡事都有个因果，比方说，贫尼如不因发现刚才那未会面的祖孙二人，岂不是与‘武圣’步施主同支救援了。”

花无秋想起开圣与“乾坤魔”拚斗之事即问道：“刚才‘乾坤魔’的现迹，我正怀疑他与武圣是如何找散了呢？”

惠明大师道：“那也是他闻到刚才那个小童的声音而逃的。”

花无秋讶异道：“这魔头不是怕老妇，而是怕小童。”

惠明大师道：“那老妇的武功还不及乐天翁老施主，同时她孙儿的武功也不及仇飞仙施主，他所怕的是那个童子有克制他‘魔影幻形’的功夫，他的‘魔影幻形’如果被克住，他本身就有魔火内焚之危，因之他闻声必须急逃！”

花无秋惊异道：“那孩子有多大了？凭什么功夫能克制‘魔影幻形’邪术呢？”

惠明大师道：“那老妇人本为西南武林一名退隐老镖客之妻，家在澜沧江畔，地近无量山，那孩子在无意中得到无量洞一篇古怪口诀，而那篇口诀刚好就是无量真人到防止他自己的‘魔影幻形’邪术走入歧途的最高真诀，贫尼在三十年前曾经苦寻那篇口诀不着，谁料竟落在一个童子手法。”

花无秋道：“这孩子希望不要落入其它魔头手中，否则即失去克制乾坤魔的手中。”

惠明大师道：“贫尼想请‘武圣’步老施主收其为徒，惟因那孩子顽皮异常，且其祖母又是固执的人物，此事才得费些口舌才能有希望。”

花无秋亦暗暗同意，忖道：“一个有根器的孩子如能经雷池派细收调教出来，其成就真不可限量。”

惠明大师忽指着一座山头道：“少施主现请独自朝那座峰顶翻过去，贫尼不宁只看乐、宰父二位老施主的伤势，同时需与步老施主会那祖孙二人。

花无秋恐怕仇飞仙夫妇有失，拱手道：“请老师太代晚辈向乐、宰二位前辈致意，如伤无疑，务请大家不要将力量分散，我也许就会回来。”

说完话，他刚刚纵起又落下道：“老师太，你老看到步青云那个丫头没有？”

惠明大师道：“她追随其主人去了，同样是赶往正西救援去了，不过他们是经一批敌人边挡边退的，施主能在中途顺便协助更佳。”

花无秋再不延误时间，长身再起，如风奔去。

时当傍晚，他已追寻了将百余里，但仍未发现有何动静，举目四顾，他竟走进一座深谷老林了。

当他停步犹豫之际，忽见谷侧一座高崖上如夜鹰般飘来一个黑点，不禁啊声暗叫出口道：“那孩子的功力好俊，莫非就是那个‘乾坤魔’闻声惊逃的童子不成？”

黑点飘落后再无影子，花无秋忽又暗忖道：“不对，那童子还有个祖母，而这个却只有一个人？”

“咄！你是什么人？”

一声尖嫩的童音起自花无秋身边，不由使他诧然一震，回头暗忖道：“他好快，竟使我没有感觉”

他听出这声音居然与前所闻声无异，于是证明确为惠明大师说的童子，眼角晃动之余，发现那童子就在前面的一株树上，但却是藏身于浓叶之内，于是装作不见，四处乱找。

当花无秋半作未见际，那童突在树叶里挥手打出两件长权三寸的东西，劲力奇强，速度如电，正对着花无秋双目射来！

花无秋年未二十，童性未退，一时与起，既不闪，亦不避，及至两物射到眼帘，那仅仅只有一发之距时才将眼皮一闭，竟将两点颈强势速之物硬给挟住。

这种说来无人相信的功夫惊人至极，已到无以复加之境。那童子猛自树叶里冲出，杀的一声落到花无秋前面五尺处大叫道：“我们此为你是目力不佳，原来你是装作的，咄！你叫什么名字？”

当面看得清楚，花无秋见他还未超过十岁，思忖道：“这家伙一举一动都透出顽皮到极点，无怪连惠明大师都不恨领教，怪的是其相貌到真象个善才童子。”

立即笑道：“你懂不懂礼貌？”

那童子眼睛一转，咕咕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先报姓名啦？好罢，我叫龙斐，人你‘小金龙’的江湖字号没有第二个，近来又有称我叫‘混世童子’现在轮到你说了。”

花无秋突道：“名气不小！我名气没有你大，不说也罢？”

龙斐道：“不说字号可以，姓不能不说，否则我说不答应！”

花无秋笑道：“我姓花！”

龙斐惊疑道：“我正要打一个姓花的，他叫花无秋，你认得他吗？”

花无秋摇头骗他道：“我不只没见过，连这名字都不熟！”

龙斐哈哈笑道：“可见你是出道不久的朋友，因此连鼎鼎有名的‘金龙大侠’都没有听说过。”

花无秋暗暗好笑，问道：“你要找他比试吗？”

龙斐挺挺胸脯道：“比内功也许不行，比轻功，比机智我自信不怕他！”

花无秋刚才已识了他轻功确强，笑道：“假使你比他不过又怎样？”

龙斐道：“有个老尼姑向我奶奶多嘴舌，叫奶奶将我拜在‘雷池派’‘武圣’步老儿面前为徒，我奶奶尚在考虑中，原因是要我自己心甘情愿，拜那‘金龙大侠’为师了。”

花无秋闻言一怔，暗忖道：“我年龄尚未满二十岁，那里就有收徒弟的派头，这小子竟是一厢情愿似的，我可不见得就能答应哩。”

不与续谈，改问道：“你祖母那去了？你一个深夜来此何为？”

龙斐道：“我奶奶就在附近，我们是到处乱玩的。”

龙斐道：“你要去什么地方？”

花无秋道：“没有一定的地点，只向正西一方找人罢了。”

龙斐道：“我也要到这一方走走，咱们同行如何？”

花无秋笑道：“你有祖母同行，我又不能等候，不如我先走罢。”

龙斐摇头道：“我祖母自然会走这条路上来，不必等了，咱们就动身，免得误了你的事情。”

花无秋一看摆脱不了，于是招手道：“那就跟我走罢。”

龙斐追问他要去寻什么人？但也不卖弄的轻功，一味跟着奔驰，速度不快不慢。

花无秋见他身边没有兵刃，随即连鞘取下甘微微送给他的那把短剑道：“我们相逢不易，我就送你这把短剑如何？”

龙斐高兴地道：“我可没有东西回送给你啊！”

花无秋郑重道：“这把剑是我幼年时的朋友送给我的，现在她已经死去了，留在身边徒增伤感，只要能不失掉，好好运用它，回送东西不必了。”

龙斐双手接过道：“那你放心好了，我会将其看作生命一样贵重。”

花无秋暗忖道：“这小子迟早要归‘武圣’收去为徒弟的，我干脆就将‘后宫心法’教给他罢，免其在投师之前遇上危险。”

他打定这主意后，随即一路慎重教他。

龙斐对他非常投机，一切都发生好感，有之对其有益的事情，那真是百依百顺。

他们走到半夜过后，前面出现一条小镇市，龙斐忽然叫停道：“你在这儿等一会，我去找点吃的来，经过半夜奔驰，肚实在挨不住啦。”

花无秋笑道：“深更半夜人都睡死了，纵有食店也无处买呀？”

龙斐道：“买？我从来就没有正式买过东西！”

他说着就如风奔去，瞬息即失去影子。

花无秋看到他那股精明、老练、以及敢作敢为的样子，不由暗叫一声好，忖道：“这小子无疑自小就在江湖上打滚长大的，将来如不走上正途，日后又是武林中一大魔头，我倒是不可不注意他的行动。”

等了不少时间，花无秋有点不耐，正想举步镇上奔去，但忽见右侧高地上突然冒出两条黑影，居然以非常高超的身法往镇上冲去，距离不近，看不真切，致使他敌我难分，心中怀疑，再不犹豫，长身拨起，如箭追去。

及到达镇口，前面两条黑影已登屋顶，但即立着未动，看势似在商量什么事情，然而并未发觉花无秋形迹。

花无秋隐身在镇口树阴下，这次才看出那人原来是“北牛”牛横和另一个老怪物，侧耳细听，只闻牛横哑着声音道：“血影子，你那位令主恐怕是被姓花的小子打怕了，为什么追到这里又放弃呢。”

又听那怪物叹声道：“我也不知令主心中有何恐惧？总知我要此等他到来。”

花无秋暗暗忖道：“仇大哥夫妇无事了，这家伙原来是‘灵骨派’的‘上古冢主’血影巫玄啊！”

正想拨身露面动手，但忽又听牛横道：“将才那个黑影看来是个小孩，决非即为花小子？”

“血影”巫玄突然指着一处屋后大喝道：“小东西，你是谁家后代，竟敢偷听爷爷的谈话！”

花无秋知道他指的就是龙斐，随即打消露面之意，暗笑道：“我先看看花小子如何应付这两个魔头再出去。”

奇怪，那屋后始终没有动静，花无秋不明何故，立将身体闪进镇里，顺着街檐，悄悄的绕到预料之地。

那地主也就是屋瓦上两敌人的注意处，花无秋将到一条狭窄的巷口，伸头未及，突又听屋上的“血影”巫玄大喝道：“小东西，你再不滚开时，你爷爷就要取你小命！”

花无秋一面伸头向巷里探视，一面暗笑道：“这老狗真没有出息，竟连一童子都大喝大叫不休，”

举目望去……

谁料他搜索全巷没有人影，不由他轻轻的噫了声，忖道：“那小家伙躲在什么地方？”

忽然，他看到一家屋檐吊着一个活动的东西，仔细一看，那竟是被人用绳子吊着一只小狗，他奇怪那只小狗居然连一声都叫不出口，仅在绳上拚命挣扎！于是他发出会意暗笑道：“是了，这只小狗一定龙斐捣的鬼，竟作了他的替身！”

他所料的一点不错，龙斐自被两魔头发现形迹后就在那家屋门口制住那只小狗，唯不明他在什么地方弄来一条绳子罢了，此际他已转了方面，居然绕到两个老魔的背后去了，手中还提着一包东西哩，无疑，那是他找到手的食物。

花无秋知道他已不在巷内，于是亦退到镇口观变。

屋脊上的两个魔头连喝带叱吼了一阵之后，耳中仍旧察觉那小巷内依然有动静，牛横朝前纵，显然大怒道：“那小东西一定是谁人派出的眼线！”

“血影”巫玄跟上道：“也许是附近武林人物的孩子，牛兄，算了罢。”

牛横洪声道：“他始终在巷内窥伺，其中不无疑问。”

“血影”巫玄如风还待劝阻，但被一声音大喝道：“两个老东西回来！小爷爷在这里。”

牛横反应迟钝，他还认为不止一个，回身一怔！“血影”

巫玄如风反扑，嘿嘿笑道：“老夫居然上了这小东西的李代桃僵之计了，凭你这套轻功，显非名武林之后，不要逃，留下小命来！”

龙斐毫无所惧，顺手拨出短剑，闪电似的冲出，尖骂道：“老狗报上名来！”

“血影”巫玄不理，十指叉开，迎上就攫！

牛横认为巫玄举手可得，他已停身不动。

花无秋生怕他冒失遇害，立即偷偷接近，眼看“血影”巫玄连番猛扑。

龙斐生跳纵如飞，闪避如电，短剑施出，居然有声有色，一套奇妙异常的剑法，居然使巫玄手心脚乱。

两下一接就是二十招，这倒将花无秋顿得惊叫好！

牛横突出数丈外大叫道“巫兄当心，这小子施的是‘天雀剑法’别阴沟里翻船。”

“血影”巫玄累得应接不暇，阴声道：“这小子可能是当年龙宫奇的后代，牛兄，我们查不出他的匿身之所，现在暴了这个子亦可出口怨气！”

听其口气里，花无秋猜想这两个魔头在当年曾吃过龙斐祖父的大亏，同时也想到那龙官奇在当年居然亦是武林有数的高手之一。

龙斐年龄太小，他到底还不是“血影”巫玄的对手，凭着一套剑法支持到百招之后，内劲逐渐接续不上，这时即有逃走之心，因其边门向镇外退行。

牛横一步一步的朝二人打斗之地接近，他似又想出手而又怕损坏自己的声誉，于是形成进退两难之势。

花无秋早已走出镇外，这时正隐在一空地旁边的竹林前，那是镇左侧的僻静处，也是龙斐择定近山的逃走之地。

瞬息之间，“血影”巫玄已将龙斐迫进那块大空地之上，他已因久攻不下而怒吼如雷。

当此之际，牛横已看出龙斐有逃行竹林的迹象，他再也不加犹豫，将身绕出，硬给拦住龙斐的退路。

龙斐看出情势不妙，心中大大的吃了一惊，正当心慌之际，突闻南面响起一声老妇人之音大骂道：“魔崽子，你们要不要脸？居然两打一，欺侮一个未成年的小孩。”

龙斐闻声又惊又喜，开口大叫道：“奶奶不要来，他们是祖父的仇人！”

你，我老牛硬不相信你有阴灵显圣的鬼怪事情。”

花无秋暗笑一声，心想：“你是杀伯父的仇人，这次再也不放你活下去了，待我先收拾巫玄再下手杀你。”

龙斐无暇去看他，只急得喘息大叫道：“花大哥，你不能来啊，这是武林中的有名坏人，快退进竹林去！”

这种关怀之情，简直是溢于言表，花无秋满意的笑道：“龙斐，不要分心，好好的守住，必要时我会何杀他的。”

龙斐哪里相信他的话，心中还认为他是吹牛的，但想多说几句话机会都没有了，因为“血影”巫玄的功愈来愈强。他被迫守得团团乱转。

花无秋怕他用力过度，如电闪进，强行抢到龙斐身前，大喝道：“巫玄，你令主见了尚且挟着尾巴逃走，你是什么东西？”

“呼”的一声，巫玄全力一掌攻进，阴笑道：“无名之辈也敢当着老夫吹牛！”

花秋挺身不动，顶着巫玄掌硬。

轰的一声大震，声如山倒，巫玄一掌印上！功力强劲至极。

花无秋身如泰山的摇都不摇，反将巫玄右臂“克嚓”震为两段，只痛得他惨叫后退，面如黄腊！

龙斐一见傻啦，只惊得呆立当场，他作梦也想到初识的这个大哥居

然是个功深莫测之人！

花无秋缓缓朝巫玄行进，冷笑道：“你还要我亲自动手吗？”

巫玄这才知道当前所立之人即为传言的“金龙大侠”，不知还好，既知更吓得连痛都忘掉了，居然全身发抖！

牛横正在与龙老太婆打得如火如荼，但眼角却没放弃这面情况，一见巫玄连半招未过就栽了，他立知情形不妙，全力打出数招之后，竟是放腿就逃。

花无秋对巫玄杀不杀都无关紧要，唯对牛横却不肯放过，见他已逃，不由大怒，翻身扑出，大喝道：“牛横站住，你还逃得了吗？”

龙老太婆被搞得莫名其妙，随亦跟踪了！

龙斐人小心狠，他趁着“血影”巫玄惊惶负伤之余，一声不响，偷偷的一剑冲出，平胸猛插而入！

巫玄在惊愕之下毫无抵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龙斐尚恐他不死，短剑“嚓”声斩下头来，这才拨腿朝祖母背后追去。

牛横轻功虽强，但那是花无秋的对手，看看就要追上。

谁料刚刚追及之际，突从横里一连冲出六条蒙面大汉，如风挡在牛横中间。

花无秋不知来的那批人物是谁，冷笑喝道：“你们是谁？”

牛横似知来救援的，回身接口道：“小子，这下你插翅也难飞了！”

花无秋直听龙婆接近到背后道：“孩子，今天放那姓牛的也罢，迟早他是走不掉的。”

花无秋听出她话中有异，回头道，“老人家，这六人的来历我不须知道，今天我不管任何人出来架梁都叫他知道厉害，请您旁观勿动。”

六个蒙面人行动神秘，其势蛮横，大有目中无人之态，自现身时起，一直没有一个出声。特殊人物呢，这好办，我可藉此进攻‘雷池派’的根本重地了。”

龙老太婆叹声道：“孩子，老身对你的一切，近来自乐天翁口中完全清楚了，令尊之仇不能不报，但在事先还得慎重考虑。”

花无秋道：“奶奶的意思是先取得‘武圣’的赞同？”龙老太太点点头。

花无秋道：“奶奶说的是好意，但我势在必行，不过无尽可能避免受其全派围困就是。”

龙老太太自知无法挽回武林大劫，于是转变话题道：“老身有件不情之请，不知孩子你答不答应？”

花无秋道：“奶奶有话请说，小子无不从命。”

龙老太太道：“老身先夫在世时，当年结下不少强仇大敌，以致弄得龙斐的父母双亡，现在我家仅仅只有龙斐这一棵根苗了，若有不测，不惟仇不能报，甚至就此断绝我龙家的后代了，老身不惜风烛之年带他出来，目的就是想替他找个受托之人，孩子，你能答应收其为徒吗？”

花无秋见她面现凄惶之色，不禁叹声道：“你老考虑到龙斐跟晚辈是非常危险吗？”

龙老太太道：“孩子，总比老身带身旁安全吧？”

花无秋道：“你老既然放心，收徒之说晚辈不敢，从此晚辈就与龙



斐结成手足如何？”

龙老太太急对龙斐叱道：“还不拜见哥哥！”

龙斐喜出过望，朝着花无秋双膝跪下。

花无秋急急扶起道：“庆之于心，当天可表，何必行此大礼。”

说完，他自己去向龙老太太跪下道：“奶奶在上，义孙花无秋叩头了。”

龙老太太双手扶起，乐得呵呵笑道：“孩子，老身生受了！”

说着又正色道：“孩子，从此我就将龙斐交给你了。”

花无秋道：“你老不同行吗？”

龙老太太道：“先夫丧亡未久，老身即刻动身回家为他料理坟墓。”

花无秋不敢再说，于是同龙斐向西送出数十里而别。龙斐临别依依，呆立良久，花无秋沉声道：“随时都可去探望他老人家，你要以练功为重，跟我去罢。”

龙斐试了一把泪，转身跟着他走上大道，小心问道：“我们要到哪里？”

花无秋道：“探听几个人的消息之后，我们就要长途跋涉了，由西南绕入帕米尔高原。”

龙斐道：“找寻雷池派根本重地？”

花无秋道：“不将其巢穴攻破，其力量不会人散，此去不单独在雷池派一方，高原的邪窝太多了，这一支不知要多久才能返回中原。”

他们行到一个镇上吃过午饭，同时买了一袋干粮才动身。

直到傍晚，他们已深入到南五台山的西端。

花无秋立在一处高坡上四下看了一会，忽将目光注视在左侧的树林内，口中轻轻的对龙斐道：“林内有动静，我在这儿不动，你去看看什么人物？”

龙斐应声奔下高坡，藉地势遮蔽，悄悄而迅速扑去。在林内还不止一个人，其中有四个壮年，三个老头，他们围坐在一块空地上，人人都显得紧张而急躁。

龙斐的轻功是花无秋信得过的，加上他人小精灵，不须多久就摸到对方附近，偷窥之下，他发现有些曾经认识过，心中暗道：“原来是牛横这批人逃到这里来了，他左右坐在似是‘聚珍帮’帮主独啸天、高大的竟是‘雷神’齐天同，但那四个壮年家伙又是谁？”

看了半天了看不出，于是又向前移近数丈，存心要偷听他们谈话。

谁料对方七卜适时立起，显已商谈完结限，甚至鱼贯朝相反的方位急急奔去。

龙斐一见大急，他想回头报信，但又怕失去线索，既而决心先盯住对方一阵再说，同时还希望花无秋也能听出动静。

岂知花无秋在高坡上另有发现，那是在南面竟一连出现了二十余个非常人物，其中居然以‘灵骨派’令主冷风为首，因之他将龙斐这面放弃而火速向南追去，以致他无暇兼顾了。

龙斐哪里会知他这一追居然是上了对方的圈套，几乎送掉一条小命，也几乎使花无秋受到重围。

原来那四个壮汉就是‘雷池派’仅次‘六王’的前宫四将，他们本来是随着六王之后准备与花无秋大斗一场的，谁料于半途撞上了牛横逃

来，因此六王全部出动挑战，当六王于一招之下就落下风时，这四将立刻藏身不露，并与牛横窥伺在侧，后来六王天败逃走，而他们五人却一直盯住花无秋未放，及到花无秋带着龙斐送走龙老太太之后一段经过都落在他们眼里，然而他们始终不敢露面，等到花无秋和龙斐走到那座高峰上时，他们竟无意中遇上独啸天和齐天同，于是在那座林内商量如何去斗花无秋。

事情发生难料，当花无秋派出龙斐时，他们居然了如指掌，因将计就计，存心将龙斐诱开生擒。

龙斐哪能知道这四将三老七个阴毒人物的诡计，他一直暗追二十余里，地势却愈行愈觉险恶，所经之处，尽些些奇峰秘谷，险峻无比。

在两峰遮蔽了东日余晖的时候，他已追进了一处深谷，四顾之下，发觉自己处在石笋林立的奇谷之内，陡然有悟。知道前途极险。

正在他当机立断，闪身藏起之际，突闻刚才所经过发生一声阴阴至极的冷笑，紧接着有人诧异道：“这小东西难道还未入谷？”

龙斐不由大骂，他听出那是独啸天的声音，悚然忖道：“这老家伙已超到我背后来了，好险，再迟一点儿必将被其发现！”

忖思未几，又听到牛横在前面接道：“我亲眼看到那小子进了谷口的！”

另一个生疏的口音大声道：“我们展开搜查，此子不得手，我们下一步无法实现。”

龙斐闻言暗道：“只要你们不集中，我就有办法闪避，也许你们其中某人倒霉。”

在错综复杂的乱石中，无处不荆棘的遍布，丛木充盈，即使白日亦无法了望，无论什么方法都不易发现，龙斐仗着那有利的地形，专靠双耳来东闪西避。

对方其中大有高手，在乱搜圈不得后，现已开始排行迫逐，人人放出掌力，凡遇到可疑之处就硬行盲击。

这方法出了龙斐意料之外，他被迫无奈，只得逐次朝一方退避。

可是，这一退大不利，只退十丈外就是横宽数里，高与峰齐的壁立如削的悬崖了！

俄顷之间，这种绝境已被发觉了，立刻进退维谷，心中大急。

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准备硬着头皮向如削的崖壁拔升，但他知道一旦露形就无法脱逃了。

背后的迫逐渐逼近了，这时连沿壁逃窜的机会都失去了，于是他一咬牙、全身跃起二十余尺，及至势尽，伸手捞住壁上一根悬藤，停身似挂！

但在他第二次准备再起时，突闻脚下有人急喝道：“那小子上削壁了！快朝两面包抄擒住他。”

龙斐已知敌人发现了，突然一急，几乎攀附不住，猛提丹田真气，冒险急翻，盲目拔升。

他快要升到削壁一半时，突闻上下左右都有嘿嘿阴笑之声发出，居然已遭敌人全部围困了，而他自己却落在一蓬开满香花的藤萝上面，于是上下不得，只有束手待擒，万无逃走之望了。

抬头一看，上面几丈外是独啸天和另外一个壮汉，左有牛横，右为

齐天同，都只相隔七八丈，如不想生擒，他们只要举手就能将龙斐杀死，壁下还有三人，此际仍守在原地未动。

龙斐知道在黑夜如不设法脱身，一到白天即告绝望，他若思半天不得一隙可乘，而时间却越拖越长、看看已将近四更。

在急躁与恐惧中，他只有希望花无秋来拯救一途了，但花无秋哪有影子，惟闻耳边传到一阵轻微的轰轰之声。

起先，他心中大喜认为那是强烈的掌风拂撼树林之声，但仔细注意，却又摇头暗叹，喃喃自语道：“这是远处湍激流泉之声。”

“怪，背后这蓬花藤覆着有洞啊，声音是从这里传来呀！”

轻轻的，急急的，双腿挟住粗藤，两手分开花蓬，冒险探首，朝里使劲一钻！

一跃无阻，落地已在数丈之外，停身一看，不禁惊喜莫名，哑声笑道：“真有洞啊！噫！这洞生得多么奇怪，好似经过人工一般！”

洞宽一丈，高有八尺，斜斜的向下，而且，看不出石级层层，但不知通往哪里，急不容待，也不考虑前途有何危险，在一意脱困之念下，举步朝石阶冲下。

这一冲足有七八丈，他仗着轻功绝高，不怕撞上石壁，加上目力能透视黑暗，居然逢弯必转，无阻直进，一路顺利。

洞里凉爽而不潮湿，因洞壁石里杂有一种晶体，是以辉映如晨曦，致使黑暗逐退而显露光明。

在两个时辰的急奔下，忽前面现出一个大得异常的圆形广洞，里面空有数十丈，高得不见顶，地面一根根石笋交错，又如进了一片塔林，石笋大的有数人合抱之粗，小的也有一个合围，同时听得轰隆的泉声似由洞顶中央向下直灌入林心，但却被石林遮蔽得看不见。

恐防背后的人发觉追来。龙斐急急钻进石笋林内，以高数丈，大有合围以上的石笋藏身，他一进去，直如石投入大海，立即无影。

石笋的间隔不大，最宽的去处也不过三尺，窄的仅可侧身而进，他绕绕挤挤的摸不清楚，直至发现进入泼头而下的瀑泉才知已到石笋林的中心。

瀑泉又大又激，恰好在九根巨大石笋的中间，形似九座宝塔围着一根三丈圆形的水晶。

正当他看出神之际，突闻有人发出一声惊吼道：“大家当心，这石林中有怪物袭人！”

龙斐听出那是四个壮年之一的声音，心中又急又疑，急的是对方已随后追到，疑的是洞里竟有怪物，不禁暗忖道：“我单独而来为何未遇上？难道是对方施的恐吓之计？”

声音发自巨瀑那面，显然对方已由数路抄来，洞中不如谷内，他知道迟早会被对方围住。

耳听有一个老而阴险的声音发出道：“赵四，你忘了哪是赤幅的洞吧？刚才袭击你的可能是奇大无比的赤幅呀！”

原先那声音急接道：“单帮主，决非赤幅夜袭，那是一种经常人还高的怪物，其快如风，我几乎被其爪抓住了，莫非此洞有巨猿不成？”

那阴险声原来是独啸天，只听他接口道：“猿猴有何可怕，赵四这一出声，那小子又不容易到手了。”

龙斐听出独啸天就在左侧近处出声，心中一急，猛向瀑泉中心冲出，竟连里面是否能藏身都未加考虑。

流水如巨石下压，龙斐虽已提高内功硬挨，但也被打得全身生痛，双足不稳。

两眼难睁，闭目而行，只想穿过数丈的石可到对面，谁料出他意料之外，走未七尺，竟一头撞下一处坚硬而动摇的东西，同时感到间顶已流泉下灌，睁眼惊顾，不由大奇。

原来那石柱内有一根石笋，颜色竟是乳白，大有四人合围，惟其所撞之物居然是向内开启的虚掩方门，这时已被他撞开大半。

石笋周围约有尺半之距有泉水下泄，那是被石笋尖端的一块伞形石顶挡开，也可说那石笋形成一双大得无比的草菌。

龙斐看得惊奇不已，暗暗忖道：“这一定是古时异人留下的神迹，但不知里面是何现象。也许这是神秘之门。”

泉水外的动静毫无所闻，被泉水冲激得轰轰之声全部盖住了，龙斐缓缓的跨进门内。

一不小心，双脚踏空，全身好似投入井口，只惊得他吓然大叫，整体飞落如殒星曳！

足足有七十余丈之深，龙斐才脚踏实地，幸好他轻功超人，否则纵不折骨也得摔个头晕眼花。

落地一看岂知满眼都是光华，谁料下面竟是别有天地，四顾一下，他发现那竟是个八角形的古怪的地室，上下光滑，壁成八方，无处不是晶光闪闪，他想不出那是什么宝物嵌在全石室的壁上，多得胜过天上的星星。

室内除他从顶中落下那个圆洞之外，只在他对面尚有一虚掩之门，其他毫无半点东西发现。

这时自石室的上面传来非常清楚的人声，侧耳一听，觉出就是牛横的声音，心中暗忖：“怪，这石室与上面能通声音，可能是石顶上有不少小洞吧。”

他听出对方七人到处搜查，不禁暗笑道：“我相信你们是找不到流泉中间那根石笋的，不过，我自己将来如何出去恐也不容易，总之我能逃脱你们是有把握了，现在不管，先去看看那门里是何现象再说。”

轻轻的将那扇石门打开，一眼看去，谁料使他突然大惊而退！

原来里面也是间小型石室，而石室内竟坐着三具骷髅，龙斐怔了一会，于是又向里面跨进。

及到行近三具骷髅时，这才发现中间那具骷髅背后还有一门，但却关着的，同时发现每个骷髅的右手中不拿着一件非常古怪的东西，那竟是三只赤色蝙蝠，但非真的，而经过巧匠用赤铜打成的。

龙斐不知有何用途，大胆自骷髅手中一一取下，略为过目，就收入衣袋里，再看中间那骷髅的膝骨上还放着玉盒，里面不知装着什么东西，于是他一并取来收起。

小室内再无其他东西，他不敢搬开骷髅，因之那门里面是何现象无法知道了，随即退了出来。

当他走到大石室中间时，突然听到上面发出轰隆之声，同时感到整个都被震动，不禁大骇，忖道：“上面为何打得这样激烈，莫非是花哥

哥赶到了！”

其实不然，上面竟有一个少女的声音娇喝道：“你们如不说出那孩子的下落，以及还有四人是谁，那就休想活着出去。”

独啸天在上面发出阴阴的假笑传下道：“嘿嘿，姑娘，老朽早已说过，那孩子还未找到，此处除牛兄和齐兄是与老朽同伴而来，其余概不知情，现在牛兄和刘兄都已负了姑娘奇功之伤，如姑娘不放，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龙斐心中暗骂道：“这老鬼明明是七人同来，他竟说只有三人，可惜我无法上去，否则非揭穿他的骗局不可。”

忽而一想，上面既能向下通音，难道下面就不能往上通音吗？‘于是他张口大声呼叫，甚至装出被害的痛苦之声！

原来那个少女就是步青云，惟不知她是何以得悉龙斐被困的，此际一闻脚下传出尖叫这声，居然显出紧张之色，娇“小弟，你在哪里？伤了没有？”

龙斐一听达到目的，不禁大喜，立即接道：“我是被上面七人打下来的，姐姐，他们共有七个，你不能放过，快先把三个老的打死，再打四个壮年家伙。”

步青云面对一根石笋冷笑道：“单帮主，现在我已有了人证，看你再有什么狡辩可说？”

石笋后再也没有声音回答，惟闻泉声轰轰，步青云不禁大怒，立即展开搜索。

独啸天不见，连牛横和刘大同亦带伤逃避了，步青云灵机一动，火速退到洞道路上等候拦截。

等了半天，里面毫无动静，突然想到龙斐的安全，不禁惊然一惊，暗骂道：“我真该死。”，火速又进入石笋林中，张口大吼道：“小弟，小弟！”

龙斐这时又进入那间小石室中去，以致听不到步青云的声音，因此使步青云急得团团转，她认为他已遭了危险。

“啦啦”一声大响升起，小石室内被龙斐捣得一塌糊涂，他竟搬开了三具骷髅，一掌打开那条石门。

小石门应手而开，外面现出是条暗洞，他猜想那是一条非常秘密的出口，于是壮胆前进，摸索前进。

不出三十丈，突闻前面有急湍的流水声，灵机一动，他想到瀑布泉的出路，如果由泉水中逆流潜行，那一定会到达石笋内，然而，那是办不到的。功力不足之人惟挡不住长久的激流冲击，同时也闭不住那么久的真气。

龙斐又想顺着水泉的洞钻行。他料事实上那总有出路，思考久之，摇摇头，喃喃的道：“不行，我不能冒险，一旦出不去，我就会被陷身水内窒息而处。”

顺着向上爬的暗洞，他决心将那条暗洞探个究竟，惟所爬之径不是趋势的，他感觉竟是“之”字形。

也不知走了多远，总这他估计有一个时辰，这刻他又闻到流泉声。

不出十丈，泉水就在头顶，同时发现眼关再无法去路，因为在四尺之外就泉水下降的斗形孔洞。

急步上前，俯首下看，突见他讶叫一声道：“真妙呀，下面就是石笋林啊，咦，我还看到瀑布中那根伞形石笋，此洞竟是如此之奇，简直不可思议！”

冒然一跳，随着泉水落，瞬息就落到那根伞形石笋的顶上，接着第二次即落到石笋的暗门前，再不留连，火速走出瀑布。

脚还未定，耳听步青云的声音仍在石笋中唤叫，于是尖声招呼道：“姐姐，我出来啦！”

步青云闻声惊叫不已，循声绕来，一见面又是一怔，她似想不到龙斐竟只是这点大！

龙斐怔住了，暗暗称道：“这位姐姐好美啊！她是谁派来找我的？同时她又有那大的本领！”

“小弟”，步青云走近叫了一声。龙斐急急奔近道：“姐姐，你贵姓？”

步青云伸手拉住笑道：“我姓步，你是龙斐吗？”

龙斐高兴地笑道：“正是，姐姐，谁叫你来的？那批人都逃了吗？”

步青云拉住他绕出石笋林，边走边笑道：“你有个奶奶是吧？而最近你又拜一位义兄名叫花无秋。”

龙斐惊讶道：“姐姐都清楚啊！”

步青去道：“这是人家告诉我的，甚至来此也是她说的！”

龙斐急急道：“是谁？”

步青云道：“她是我的婢女，名叫丹梦。”

龙斐不知丹梦如何能看到，但也不加追究，惟唯唯而已。

二人刚到谷中，突见一株树下躺两具尸体，步青云一见惊讶道：“牛横和齐天同因何死在这里？”

龙斐看了一眼，发现二人是被一种非常高强的内功所伤致死，郑重道：“姐姐将他们打得很重吗？”

步青云摇头道：“连重伤都谈不上，这是另外遇上高手之故。”

龙斐道：“那就是我花哥哥遇上了，查查看，还有独啸天和另外四个家伙。”

步表云暗暗忖道：“这批人是在我和龙斐说话的时候溜出来的无疑，但恐不是花无秋下的手，否则他不会不出洞的。”

二人查进一处林内，忽见那儿有两条死尸，一见大惊，霎时面容凝重。

龙斐急急指着死尸道：“这是那四个大汉中人，姐姐你看他们属那路人物？”

步青云知道事情严重，于是也不瞒他，叹声道：“这是‘雷池派’前宫四将之二，一个姓赵，一个姓柳，看势他们已公开叛乱了，你大概不记得有六个蒙面人曾替牛横架梁吧，那就是前、中两宫的‘六王’，这事我得赶去告诉爹爹，叫他早作准备。”

龙斐惊讶一声道：“原来是这样啊，姐姐就是‘武圣’步老伯的女儿！”

步青云点道：“你既知道也罢，否则我还要向你解释，现在我们赶快向太白山去。”

龙斐知道她要去见父亲，摇头道：“我不去，我还要找花哥哥。”

步青云道：“他是追踪灵骨派令主冷风去了，你如何能找到他？不要一个人冒险啊！”

龙斐道：“他已将贵派后宫秘法传了我，不找到他，我怎安心练功，姐姐，你放心去罢，我自己当心一点就是。”

步青云带他不走，然而不敢延误时间，于是叮咛几句就分手而去，转瞬即失去影子。

龙斐仍旧回到洞口，他心里想：“我何不回到那八方密室去练几天功夫呢？假如找哥哥不到时，今后也能单独冲呀。”

他又想到吃的问题无法解决而犹豫，之后，即先向谷中到处搜寻，存心要找几只山鸡、野兔带进去。

时间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当龙斐走到谷东面高岗之时，忽觉得背后似有什么在暗中接近，心中一震，知走已无望，隐亦徒劳，随即探手取出一只赤蝠，反身大喝，振臂拂出，他竟运上全劲。

这种施展暗器的突发举动，那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同时还不知自己打出来的东西是否管用。

发出之后，立闻背后接边两声惨叫声起，距离在二十丈外。

龙斐有点莫名其妙，他发出的目的只在背后两丈之外。

念尚未停，一点赤光翩翩而回，惊注之余，他看见居然是条赤蝠竟如活的一般，能够自由回头，但他的内功已尽，无法回到掌内，也可说是龙斐没有经验，只听“噗”的一声落在脚前。

龙斐惊喜收起，心中暗道：“这原来是件宝物，但不知杀的是什么人呢，更不知是如何杀的？”

循声搜去，及至走近，谁料又使他惊讶不已，岂知死者竟是雷池派四将中的漏网之人。而且死地相隔七丈之远。这不惟显出赤蝠劲力之强，同时还可意想赤蝠一连要杀数人。

正当他又惊又疑之际，耳边又听有人从身侧林内行动，这次他知道威力极强，不敢乱发，生怕伤害正派中人，于是偷偷的接近过去。

暗追数箭地，及至追到一条平坦的道上才发觉那是两个老人，但分不出对方是邪是正。

前面老者忽然回头，向着后面的老人问道：“矮子，花小子这次神出鬼没的行动，使有点怀疑，他为什么追赶冷风快到一座死谷时却又突然放弃回奔呢？那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呀？”

后面老者郑重接口道：“冬烘，这你就不知了，我想他是为了那批人中没有‘胜雷神’齐天同而奔来的，他是怕齐天同伤害那个小萝莉丁呀。”

龙斐对这两老不认识似的，但他能听出对方是在说花无秋和自己，心想：“这对老家伙可能是花哥哥的朋友，我不可能偷袭。”

心意一决，冒叫一声：“我花哥哥现在在那里？”

原来二老即为乐天翁和斐全，闻声之余，同时一怔。

龙斐急急走近道：“呆什么，我就是你眼中的小萝莉丁丁。”

斐全忽然哈哈笑道：“好小了，你不愿意吗？”

龙斐冷声道：“你们别倚老卖老，快答我的话。”

乐天翁朝着斐全扮了个鬼脸，那是说，这小子好厉害，也打声哈哈道：“小子，你那哥哥被这两个老家伙追到这方来了，到底在哪儿，我

还想问你呢？”

龙斐他们如何知道自己和花无秋经过，但不追问，仅沉吟一会又道：“我哥哥向这边来了多久了？”

裴全笑道：“我们两个老家伙已经附近数十里寻了快一个时辰了。”

龙斐啊一声道：“那就对了，这批人确是他杀的，但为什么又不见呢，难道是追赶单富去了。”

乐天翁闻言大异，急问道：“什么被杀了？”

“那是‘北牛’牛横，‘胜雷胜’齐天同，还有‘雷池派’的两个将军。”

他将所见情形全部详细道出，随即又道：“还有两个将军却我的宝物宰了。”

二老闻言惊证了大半晌，他们想不到花无秋竟能短短的时间里杀了四个武林强手，甚至边这身前的小东西也说宰了两个，最后却不相信，因之裴全首先抢问道：“你凭什么宝杀了强敌的？”

龙斐哼声道：“你们瞧不起吗，罗，这凭这个！”

他顺手摸出一只赤蝠来亮了一亮。

二老一见，同时大惊叫出：“赤蝠天魔！”龙斐看出二老的大惊之情，深知其中定有非常之故，急急问道：“那三个人厉害吗？”

二老无暇回答似的，同时跳起道：“快，快去通知惠明大师和步老儿。三百年前的血洗武林又要重演了。”

龙斐知道二老会错了意思，火速上前，一把拉住乐天翁道：“老头子，你们别大惊小怪，这赤蝠的主人早已变成骷髅了。”

二老又是一呆，但却停了下来，裴全愕然问道：“是真的？”

龙斐道：“不信我带你们去看。”

二老欲察真象，不得不叫他领着去看，于是两老一小再次奔往那形成八面的地底石室。

足足在洞内着了四个时辰，这才由二老带着龙斐冒出那座削壁，他们再入谷，却从削壁上方拨开，时已到黑夜了。

在路上，乐天翁叹声对龙斐说：“孩子，玉盒中的秘法你不能随便练，那是一种非常邪毒的内功心法，稍有不慎，你必步上赤蝠天魔三兄弟的后尘，不瞒你，连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敢动它，同时，你得的那只三赤蝠也不可乱用，那东西说奇是不下于飞剑，说狠能杀一等强敌，因它能追敌，能破罡，非待功力到达超等之士是无法抗拒的，然而因有回飞之能，很容易伤害施展之人，这东西上面炼有‘蝠王毒’，破皮即可制人于死，不到万不得已时就不可动它，仅仅拿来救急则可。”

龙斐似已知道厉害，柔声道：“我见着花哥哥时就交给他，这东西我真不敢动了。”

前途出了山区，遥遥隐约现出一条大江，裴全指手道：“黄河到了左侧那座山后是鄂县城，我们今晚进城落店吧？”

龙斐道：“找吃的由我来，落店恐怕太迟了，人家都睡啦。”

乐天翁笑道：“我有个老朋友开酒店，随到随叫，哪怕再迟也不防事。”

一行人到达城下，同时拔身翻进城里，展开轻功，越墙而奔，乐天翁领着朝西门奔去。



到了一条大街，乐天翁指着一家店门道：“到了，我们由后面上房落下去。”

谁料刚刚跨过街檐，突见那家店后一连冒出大批黑影！尤感严重的是，他们竟从两面包抄过来了！

事出不意，乐天翁大声叫退，火速回头，沉声道：“我们遭预先埋伏了！”

裴全将龙斐夹在当中，立即展开急窜！

后面追势奇速，但却没有半丝声音，人数足有四十几个，显出无一不是高手。

两下相距不到三十丈，乐天翁侧顾裴全道：“这次除了下黄河，否则无一能幸免。”

裴全道：“看出对方是什么人？”

乐天翁道：“是‘雷池派’和‘灵骨派’混合人物，惟最后五人好似高原那些对方货。”

黄河在望，两老渐渐放心，同时向龙裴问道：“小子，你的水性如何？”

龙裴道：“不知黄河的水流比澜沧江如何？我可在澜沧江激流中潜伏半天。”

乐天翁道：“够了！”

他是首先接近河岸之人，为防河岸前途有阻，因之略停察看，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几乎魂飞魄散，目触竟看到河岸立着一条影子，一瞬认出，那竟是欲避尤难的‘灵骨派’令主冷风！

在乐天翁惊停之下，裴全与龙斐亦跟踪而到，二人同时惊得进退失措。

冷风距离不到五丈，这时发出阴阴之声道：“想水里逃生吗？嘿嘿，未料老夫早到一步！”

后面的四十余高手已从三面包抄，看势无路可走了，乐天翁大声喝道：“我们准备死拚！”

“拚”字未落，耳听一朗朗的声音在冷风背后道：“二位前辈和龙弟勿惧，我要看谁的手段高强！”

突由河下伸出一头来，冷风惊得全身发抖，急回头，发现那人竟是他怕得要命的花无秋！

乐天翁一见大为安心，人人都吐出一口长气，趁势一冲，擦着冷风侧面而过，数个起落就到达了花无秋身边。

风起云涌一般已全部到达，但在众目触及花无秋面貌时，居然有半数发出惊吼之声！

“灵骨派”令主冷风一见齐到虽知胜算极微，但也有恃不孤，这时已运功提防，然而显出色厉内荏之情。

花无秋看出赶来那群人中间五个和冷风差不多的年龄，回头问乐天翁道：“你老知道那五个奇形怪状的老者是谁？”

乐天翁在他耳边答得很轻，郑重道：“那是高原有数人物，从左至右点起，那是‘毒龙丹’哈呼，‘犀牛王’迦罗利，‘本精拔杜’，‘寒光刀’沙沙保，‘吸髓狐’苗生，他们的功力都次于冷风，然而各有一套非常阴毒的邪能，你要慎重应付。”

两个左侧的凶猛大汉居然趁着这个机会向河这边偷偷的绕来，看势是要存心发动暗袭。因为地形复杂，他们的行动竟连两老和花无秋都未曾注意，然而却被龙斐看在眼里，一霎之上，他竟将乐天翁的警告忘得干净，急促中，不自觉的掏出一双赤蝠，他居然想亲自看到赤蝠的威力。

两凶汉似也不敢冒失，顺着河岸上的杂树，如蚂蚁般偷偷爬近！但始终不敢露出头来。

花无秋现已面对冷风道：“阁下准备混斗还是个别出冷手？”

冷风也知有自己人去偷袭，否则他必定会阻止，他很清楚，在这个少年的前面准都无法暗算成功的，今见花无秋提出问题，立即嘿嘿笑道：“混斗独打老夫这方都得伤亡惨重，你小子打如意算盘。”

花无秋冷笑一声道：“我是对你客气，否则我早说动手，形势所迫，还怕你混斗不成？”

冷风阴笑道：“以老夫当前势力一旦采取夺势，你小子亦徒唤奈何？不过，老夫老在夺取‘银龙吐纳’，专用守势绝非老夫所愿。”

花无秋哈哈笑道：“如此说来，你还想攻击了？”

冷风沉声道：“老夫对人，生平不愿摆阵，也可说生平未遇绝大强人所致，今老夫对你小子决心摆一个简单阵势，你如能破，本派从此宣布武林解散。”

花无秋哈哈笑道：“本人并非要在武林称雄，贵派散与不散与我无关，惟贵派势力常疑我行动，因此你我之间才有冲突，总之一句，贵派今后除非不在江湖走动，否则遇上我必杀，闲话少说，你说摆上什么奇阵来罢？”

冷风笑道：“我的阵名叫‘龙宫’你敢打赌？”

花无秋道：“这样请来，你是将阵势设在水底了，好罢，找如不能破，人实听你处置。”

冷风阴笑一声，挥手向手，沉喝道：“大家下河！”

花无秋眼看对方纷纷扑向河岸，回头向乐天翁道：“你老可知‘龙宫’阵中的内容？”

乐天翁道：“龙宫阵是古阵之一，我怀疑他只怕不懂。”

花无秋道：“他不懂如何敢摆？”

乐天翁道：“该阵最少也要百八十人，现在他只有四十几个，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雷池派的，这些人又未经训练，就算近来的计划，但也有人不足！”

裴全陡然道：“这魔头莫非是一金蝉脱壳之计！”

花无秋半信半疑，只对方有人来通知破阵，转念之间，他突然发觉龙斐已不知去向，不禁大惊道：“龙弟哪去了？”

二老也觉失防，同时慌了手脚！

花无秋正待查看四周，但身还未动，忽见龙斐自水边跳出！

乐天翁一看笑道：“小子，你捣什么鬼？”

龙斐嘻嘻笑道走近道：“有两个家伙趁哥哥和二老说话的时候，他们想到我们背后来偷袭，当时我想用这个把他们收拾！”

他摸出赤蝠一亮，接道：“后来我想不妥，这玩意最好不要轻易让人知道，因此，我灵机一动，装着没有看见他们，独自向河岸走去……”

裴全笑道：“你将他们引开了？”

龙斐道：“引到水里去了，他们的水功不坏，内功也比我高，我几乎弄巧成拙，差一点儿被他们整惨了，因之被迫心慌，我又糊糊涂涂的将赤蝠掏出动手……”

乐天翁道：“在水也可施放？”

龙斐道：“我如不慌张，也许这一辈子都不敢拿到水中去用，然而事出意外，居然被我一举成功了。”

二老开言惊讶不已，花无秋有点莫名其妙，而眼瞪着龙斐手中那双赤蝠愕然道：“这是什么东西？”

乐天翁立将经过情形说出，道：“他得到三百年前几乎横扫武林的大魔头的两种东西，详情由他自己慢慢对你说，惟这些东西你要将它收起来，否则对他终必不利！”

花无秋立向龙斐问明一切经过，之后替他收那双玉盒和两只赤蝠，但仍叫他自己留下一只应急，同进也高兴不已。

龙斐兴奋的道：“这只赤蝠真能派用场，刚才他们逃走那一大群，我在暗中又追杀阴个！”

花无秋急问道：“他们是逃走？”

这一问，问得龙斐莫名其妙，婉然道：“对了你们为何不追，他们下水后分三批，一批过对岸，一批往下游，最后一批是奔上游，他们由水底游得非常慌急。”

花无秋道：“我真上了当啦，他们不分开走还以证明是摆阵，这一分批开来，不是逃走而何？想不到冷风竟是这样下流，连名声都不顾及。”

乐天翁哈哈大笑道：“魔崽子如讲信义，那就不是魔崽子了，小子，我们尚可追到一批，往上游或往下游？”

花无秋道：“上游多崖，他们容易脱身，我们追下游。”

乐天翁招手裴全道：“运功力，我们两个老家伙走水底，防止他们在中途停下来潜伏不动，花无秋带着小鬼头追岸上，双管齐上，万无一失。”

花无秋带着龙斐不走可通的道路，单奔近岸有岩石之外，其用意是使水陆两面都搜查，同进亦可隐去形迹。追出数十里还无影子，龙斐有点不耐烦了，提议道：“他们一定是上了岸，或者已过河。”

花无秋问道：“这一批你看到有多少？”

龙斐道：“共有九人，最后一人我还看出是冷风。”

花无秋道：“这就更要追下去了，此人诡计多端，同进还很有耐性，他们以百里为限，超过百里再放弃。”

正说着，忽见崖上冒出一人，那是乐天翁！

花无秋一见大惊道：“水里如何？”

乐天翁虽自水里上来，但全身毫无湿迹，可见内功之纯，见问走近道：“你注意下游那艘船嘛！”

花无秋诧然道：“他上了船？”

乐天翁道：“裴全已接近去查过了，发现冷风‘毒龙丹’等共有九人都在船上，这还不算，他说其中还有四个番僧！”

花无秋闻言一震，疑问道：“又有番僧出现了？”

乐天翁话还未出口。突见裴老头又从河里上来，一见花无秋就急促

道：“我们当心，异城老番僧来了两个！”

乐天翁道：“你先说是四个呀？”

裴全道：“那两个是被花无秋批败的，我们如何对付？”

花无秋沉吟道：“先追到他们落足之地再决定，我们快，船已去远了。”

西山已遮蔽了斜阳，河风带着寒意怒吼，激腾的黄流奔放，水面的船去势如矢，岸上的老少不得不施展轻功。时至深夜，船隐约可见中如飞，显出毫无靠岸的迹象。乐天翁走着走着，指手道：“他恐怕要到咸阳上岸？”

裴全摇头道：“番僧不会入城的，他们到中原都是秘密行动。”

龙斐经两老轻功尤胜，他跟着毫不吃紧，闻言接口道：“我想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同伴要会齐？”

花无秋被其触发一点灵机，突然立定叫道：“大家快停，我们几乎又上当了！”

乐天翁惊的一顿，翻身回头道：“什么？”

裴全和龙斐也惊得猛停冲势，耳听花无秋道：“我们的跟踪已早被他们发现了。”

乐天翁道：“何以见得？”

花无秋道：“现在勿问，有事实证明给你们看，快朝山区跑！他们会反追。”

领先冲出，向左侧急进！他再不让二老多问。乐天翁盯着叫道：“你疯了，他们要追又何必放流而下，不早在冷风上船时就来了根本就不会让我们追他。”

花无秋道：“那时他尚恐力量不够，下游必定还有他们的高手，此际放弃追他，那是迫使他们追我。”

二老将信将疑，但也无法再问，走出二十余里，这时已深入山区。

花无秋指着一座石山道：“那儿可以窥伺，他们必由这石山经过不可！”

四人一阵猛窜，瞬息到达半山，裴全指着一处岩石复杂之地道：“该处既可藏身，又能看得清楚，假使是对方全部到达，最好暂时不可动手。”

两顿饭的时间不到，花无秋首先轻声道：“来了！少了来的共十人。”

乐天翁道：“仔细看看，其中是否有上个和尚？”

花无秋道：“确实不错，有两个是被其逃脱的，另外两个看年龄有百岁出头了，冷风带着五个老魔领路，看势他们真要和我干一场。”

乐天翁道：“不要上当，你再强也应防守，那两个老番僧兴头定不小。”

花无秋决然道：“在自己家里来躲避外贼，今后定遭外魔轻视，也会引来更多外敌，二老带着龙斐藏起，我在反盯一会之后，还是要出手的。”

一群黑影这时已到近山脚，视线全被拦住了，花无秋传音道：“现在二老请动身，遥遥将他们引往前途去，距离不可太近，我带龙斐盯他们，如到能脱身之处就甩掉他们。”

乐天翁知道他非冒险一次不可，于是立同裴全拨身纵出。

山下似已察出动静，冷风的阴笑这时发了，如风冲上半山。

花无秋暗暗恨道：“这老东西竟仗着外来势力耀武扬威，我这次非杀掉他不可！”

整整十个人如风追赶二老而去，花无秋招手向龙斐道：“走，当心，我出面时你必须藏起来，将来待你练成后宫心法时再助我。”

一引一盯，将敌人夹在其中，足足诱引两个时辰，地点正到崇山峻岭之区，花无秋一看情势，心想二老可能要脱身了。

十条黑影忽在一处十字高岭上全部停止了前追之势，显出不知向那一个方向追进似的，花无秋急向龙斐道：“二老脱身，你在这里勿动！”

龙斐虽不敢违抗他的吩咐，但他有他的打算，急急点头道：“哥哥只管去，我不会使你担心就是。”

花无秋正待长身拔起，但脚刚离地，突听到侧面响起一声阿弥陀佛，紧接着人影一闪，霎那现出惠明大师来道：“施主且慢，贫尼有话说！”

花无秋一见大喜，停身笑迎道：“师父……”

言犹未尽，忽见惠明大师背后连续跟来了一批人物，不由愕然开口。

惠明大理由察情知意，侧身指着背后面第一人道：“贫尼来向少施主介绍……”

花无秋看到一个非常庄严的老者，一身儒装，满脸正气，心里有数，未等她开口，接道：“来的莫非就是步前辈？”

他看出那老者必是“武圣”无疑，加之在人群中还有步青云挤在里面，因之抢先开口，同时再仔细观察他尚未决定的人。

那老者在惠明大师含笑点头中，居然拱手道：“少侠，老朽幸会了。”

人到面前礼为先，花无秋又非蛮不讲理之人，加之对方满面正气。因之他也不好立刻翻脸，即亦拱手道：“晚辈猜对了，久仰前辈威名，今后请多多指教。”

老者呵呵笑道：“老朽岂敢！”

惠明大师笑道：“二位一见投机，贫尼也免动唇舌了。”

花无秋道：“师太可知那座崖上现有大批魔头是谁，晚辈正想追去，却被你唤住，相信是有所指示。”

惠明大师点点头，指着背后道：“那群人中，有大半是少施主认识的，也有是从高原跟踪而来的，贫尼所以叫住施主，那是要先将对方两个异僧的根底奉告。”

当此之，后面人群陆续接近，其中有宰父、司寇新、步青云、仇飞仙、兰小英、紫姥姥等，一些不认识的却占多数，但都是些老辈人物，惟仇飞仙夫妇却抢前面向花无秋招呼。

花无秋心急敌方不会久停，于是也只一一招呼了事，之后急向惠明大师请教。

惠明大师却向“武圣”问道：“施主看到的是‘绝海菩提’和‘铁贝魔僧’吗？”

“武圣”摇头道：“姊姊所说的二僧现在在佛寺内，来的却是‘化生魔柯’师徒和‘神岛金佛’师徒！”

惠明大师这才向花无秋道：“你用飞剑诛支的是迦摩僧，他师傅即‘铁贝魔僧’，此僧现在与另一老番僧落足于大佛寺寺内，目前在那岭上的是‘化生摩柯’和‘神岛金佛’师徒，神岛金佛以‘不休神功’威闻天下，全身只有口内可用飞剑置死，化生摩柯以‘分身大乘法’震撼

宝宇，其弱点至今尚无人知道，你如与其决斗，非提高警惕不可。”

惠明大师听到异僧的功力时居然面显忧色，似是想到中原武功中没有一样功夫可以破解。

武圣似看出这出家姊姊从未显出这种忧心之情而更加严肃，背手仰视，同样闷声不语。

花无秋与大众到到中原武林两个头号人物沉重样子，人人都知道事情已到了非常紧张时候了，他们都闷闷的不敢作声。

忽然，武圣似有所得，急赶向惠明大师身前问道：“姐姐，我们冒险一次如何。”

惠明大师显然是明白他的意思，摇头道：“我们会练的东西尚未到达火候，对乾坤魔也许有效，对南疆九僧恐还不够。”

花无秋道：“难道中原就没有武功能敌了？”

惠明大师道：“有的有，可惜多半都失传了，中原不惟有，而且多得很，如‘武当派’的‘一气三清’心法，‘伏魔神功’，少林的‘轮回神功’，‘大力金刚法’等，都是古时奇功中创改出来的绝学，在古进神功中有些被邪派窥去而易名的不可胜数！”

花无秋道：“为今之计，我想凭着‘紫龙血’练成的内劲去试探一下对方深浅，你老与步前辈是否赞成？”

惠明大师道：“贫尼就只希望少施主能够搞掉他们之中一个人就好了，因为他们自视过高，从不两人联手对敌，也不以车轮战取巧。

仇飞仙在这时才插言道：“假设他们打败了呢？”

武圣笑了一声向惠明大师道：“这问题在武林中真还没有人提起过。”

惠明大师道：“这很简单，因他们从来就没有败过，一旦真正败了，那恐怕其他八僧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花无秋忽见裴全和乐天翁从来路急奔而来，不禁欢声笑道：“二位前辈绕了一大圈才摆脱吧？”

乐天翁气喘吁吁的道：“好险！摆脱了这批却又遇上另外一批。”

惠明大师和武圣同时行近，等他们立住打招呼。

裴全神色面显惊惶，这时还在朝后张望。

花无秋急问道：“是批什么人？”

乐天翁道：“连认都不认识，我们还得请教惠明师太。”

惠明大师合十道：“也是番僧吗？”

裴全道：“不不不！我们遇上的是新疆边外的魔头，说的是哈萨克话，但不是中原人。”

惠明大师郑重道：“其中有个独脚巨人没有？”

乐天翁惊叫道：“对了，他是那批人的首脑人物，年龄看来超过百岁了！”

惠明大师严肃的向武圣道：“红花派首领‘独脚红魔’怎会再进中原？”

武圣正色道：“姐姐当年与如何谈判的？”

惠明大师道：“贫尼言定与他不超过边界，同时将‘银龙吐纳’封存不用。”

武圣道：“这两个条件都未失信呀，那他这次进入中原是存心毁约

的了。”

众人惊诧不语，但都听说那“独脚红魔”又是一个异域凶人，乐天翁怔怔的问道：“独脚红魔在中原武林为何连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知道，老师太在什么时候与其会面的？为什么相约互不犯境呢？”

惠明大师道：“事情是五十年前了，那时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武林人物在天山一带横行不法，将西南武林人物杀得无法立足，因之消息传到他的耳里。”

她指着武圣，又道：“于是他派出前宫三王率领十大高手，追查杀尽，事后才知那批人是新疆外的异域武林，过不了一月，引发红花派前来中原寻仇，好在就未让他们深人际被贫尼挡住，即于乌鲁克恰提地方展开一场凶斗，当时贫尼带着百余位高手将‘独脚红魔’一批五十多人整个困住，因之该魔见势不利，才认败订约。”

花无秋道：“那人的功力如何？希望与异僧那批人没有勾搭。”

惠明大师道：“这两批人决难合拢，那独脚红魔本身功力在当年贫尼仅权只对了一百掌，其功力犹如大山爆发，猛厉而毒辣，贫尼自认与其是半斤八两。”

花无秋忽然向仇飞仙道：“大哥，请你和嫂嫂先向那岭间，惟当心遭其发现。”

又对乐天翁和裴全道：“请二老立即回头带路，晚辈去会会红花派人。”

乐天翁道：“你和大家在此勿动，我和矮子去引他们到来。”

惠明大师道：“这不妥，目前这批人距离太近，提防引来两面压力，最好我们集中力量去。”

大家没有异议，当目送仇飞仙夫妇去后，即分成三批由乐天翁和裴全领头前进。

忽然，一个老者抢近武圣身边道：“令主，‘独脚红魔’既已毁约入境，你的‘银龙吐纳’就不必再封存了。”

武圣点点头道：“秋蝉兄，先要看对方来了多少再处理，假设对方有飞刀飞剑之人一多，那一来就不堪设想了。”

另一个老者同时走近道：“前面那孩子处理事情看势有非常成就，这也是中原武林之幸神樵兄请拭目以观。”

当他们避开那高岭的视线，而行约七里之路时候，忽见乐天翁和裴全如飞倒退回头。

花无秋带着龙斐始终随着惠明大师身边，这时一见，高声道：“发现什么了？”

乐天翁神色古怪，显出惊疑不定之情，大声道：“你们再走半里就会听到声音，前途似有非同寻常的打斗之声！”

惠明大师道：“花少施主先往前赶去看看，最好暂时不露面。”

前面有座百余丈高的山岭，音声显出是在山的那面发生，他带着龙斐直朝岭上飞奔。

## 九

山岭上片林密布，这时竟感觉地动山摇，龙斐轻声道：“哥！这不是普通武林打斗呀！”

花无秋择定一处展望最佳之处，招手道：“我们拔升到那株高松树上去。”

龙斐抢先站起，脚刚踏住一枝粗干，眼里已映进那面山下的情景，不由轻声惊叫道：“啊，双方好多人啊！独脚的老和尚！”

花无秋已到了他的身后，自松枝里向外一看，见山下是处大石坪，一面排立着七八具如回人装束的人物，一个个满面虬髯，年龄老壮不等，另方是六个番僧和六个高原老人，他一见郑重道：“是冷风一帮，但多了两个番僧，他们竟窜到这儿来了，那就冤枉仇大哥夫妇白跑一趟了。”

龙斐道：“那独脚巨人和老番看势是旗鼓相当！”

原来在拚斗的只有两人，其他双方都各站立一旁慎防飞登之下，全部各择大树藏身了望，惟武圣和惠明大师对花无秋道：“少施主留心，东面一排五僧从左起第一个头生肉瘤的名叫‘化生摩何’，第二是‘神岛金佛’，他更易识别，其左手有七指，第三是‘绝海菩提’，他没有下手，现与‘独脚红魔’对敌的是‘铁贝魔僧’，另外两个你见过，那就是‘哈鲁’和‘鸠摩’！他们两是番僧中的小一辈。”

花地秋指着西边道：“这面有八个老头是谁？”

惠明大师道：“红花派共有十三系，每系各立门户，各有首领，但公惟‘独脚红魔’为总首领，另外八即为各系首领人物，那此壮年就是他们的徒众，贫尼为了要明了其底细，曾在两年前亲自暗查甚详。”

花无秋谨慎道：“晚辈有个冒险主意，不如老师太赞同否？”

惠明大师道：“少施主请说。”

花无秋道：“目前这两方看势是各逞其能而相斗，但没有显出深仇大恨之情，这种斗法很难闹成僵局，终必印证一会就要作罢，晚辈之意，打算单独由后山绕去，一旦有机可乘，晚辈可造成他们正式火拚。”

武圣郑重接口道：“少侠可曾想到他们因你现身而联合围攻？”

花无秋道：“这就是所说‘冒险’两字，如真的到了那一步，晚辈决不会逞一时之勇而呆着不走，同时自信也不会毫无脱身之力。”

惠明大师关心的道：“你本着所有各种功夫都无法抗飞刀飞剑，慎重提防要紧，必要时无须招架敌人的拳掌。”

花无秋暗暗从树上跃落，同时对龙斐道：“你也跟去，不见大场合，难于独立！”

龙斐应声跟随，仍从原路下山，众人都出乎意外，谁都想不到花无秋会将一个小童带去冒险，唯武圣却点头暗叹，居然自内心里对花无秋异常欣赏。

蓝影一闪，忽从两丈之外的树上飘来一条人影，笔直落到武圣身边轻叫道：“爹，你和姑姑快点准备接应呀，他怎能敌得住啊！”

这是步青云的声音，到了这种紧张的时候，她立将以往怨恨抛弃，竟焦急的冲了过来催促父亲！

武圣将她拉到身边安慰道：“当前的情势连你姑姑和为父统统算上



也非下面双方之敌，目前只有计取，决非力敌可进。”

仅这短短的一段时间，花无秋已带着龙斐快要接近敌人了，当他们翻下一座斜坡时，忽见草丛中跳出一个酒醉薰薰的糟老头来怪笑道：“小子，你真有种去单刀赴会？”

花无秋识出是“南口”杜醉白，拱手笑道：“我还有个弟弟。”

糟老头哈哈笑一声说道：“这个萝卜头儿能派用场嘛，嘻嘻。”

龙斐忽然“啐”的一声说道：“老头子，咱们来拼一场如何？”

杜老头双手乱摇道：“那又当论，我老头子怎能敌得住你那双赤蝠呢？”

花无秋噫声笑道：“你老是顺风耳！”

杜老头笑道：“过奖，过奖，喂，小子，当心雷池六王也来了，我老人家打听得一件消息，红花派人竟是六王勾引出来的，这件事我得马上通知武圣，显而易见，他的手下现已挑明作乱了。”

花无秋道：“武圣现在正面那座山上。”

杜老头道：“你们兄弟二人杀了人胶宫四将的事情，不哥捧他们之故嘛？”

花无秋潇洒的双手一拱，哈哈笑道：“贵派可知今日之战的起因和结果否？”

其中一个鬓发全白的老者抢前拱手道：“年青的中原朋友，这点老朽们到未想到，请问有何因果？”

花无秋道：“诸位请看高原那一帮人就知起因何在了？”

数步大声接道：“大师虽通汉语，可惜欠通汉礼，在下正是。”

化生摩柯粗声吼叫道：“胡说！对你还要讲什么礼貌！我问你，迦摩可是你杀的？”

花无秋点头道：“在下只是道高一尺罢了。”

化生摩柯大吼道：“要你赔命！”

花无秋灵机一动，大声叱道：“岂有此理，相骂没好口，相打没好拳，打架要赔命，那还打什么。比如那红花派总首领马上将你们的‘铁贝魔僧’打死了又怎样，你们还不自认武功差劲？”

他一字字，一句句都是施展真气发出，不要说是旁边的听得清楚，就连打斗激烈的双方都一字不漏的听进耳里，这种用轻视和挑拨之言立将化生摩柯气晕了头，未加思考，大声怒道：“好畜牲，你居然出言不逊，竟将佛爷们看成一文不值，反将红花派捧上天去，告诉你，红花派的武功能算什么，那不过是武林末技罢，一旦遇上佛爷的伟大神功，那就要他们毫无立足之地。”

这番僧有勇无谋，粗心大意，出言如雷，他竟目中无人，立将红花派中两个老人气得虎扑而出，其一居然亦用汉语大喝道：“化生黑头，滚过来！让老夫数数你的骨头！”

化生摩柯巨躯一扭，阴声笑道：“佛爷正感技痒！”

老人立将目光注视着冷风一指，皱眉道：“年青人，你明白一点如何？”

花无秋轻笑道：“贵派这次全体进入中原，据在下猜测，无不受他人影响而来，说穿了不外‘雷池派’的野心人物，不瞒贵派说，冷风早已知那批人物勾结甚紧，然而今他又站在这批番僧一旁，其居心可想而知。”

知。”

白发老者变色道：“冷风有什么居心？”

花无秋道：“灵骨派素有唯我独尊之心，而当武林具有强大势力者又处处皆是，他如不施一石数鸟之计，凭他灵骨派又焉得横扫武林？”

老者陡然哈哈笑道：“年青人，承蒙慧语指迷，老朽豁然大明！好，今天看他高原群丑能否全身而退，请问你贵姓大名？”

花无秋拱手道：“武林多险，请恕在下暂瞞一时，改日奉告如何？”

老者哈哈笑道：“年少老成，请恕老朽失言了。”

他说完转向，对同伴说了几句方言。

花无秋虽然听不懂，但能看出动态，忽见红花派竟由白发老者亲自率领，居然全部向冷风一方沉重排行而去，知道自己整套计策成功了，急对龙斐道：“冷风看势不对，他必定单独撤退逃走，我们由树林绕过去，先到西边断绝他的去路。”

龙斐跟着进入树林，问道：“这边打斗就不管了。”

花无秋道：“他们还刚刚才开始，等到双方拼至要决胜负时我们再来，但时间还早，非经五个时辰之后才见分明。”

一阵急行，来到南面的山脚下，侧耳一听，隐隐察出自己人仍集在山上了望那场打斗。

忽然，自一颗树后钻出乐天翁来轻轻叫道：“小秋，等一等，老师太马上要来会你！”

花无秋诧异道：“有什么事？”

乐天翁道：“老师太就到了，让她亲自对你说，大概是小海盗夫妇探出什么消息回来了。”

正说着，惠明大师已自山上飘然而到，面色沉重，一见花无秋就道：“少施主，雷池派的六王已公开作乱！”

花无秋毫不惊奇的淡然道：“步老前辈作何处理，你老是得杜醉白前辈的消息吧？”

惠明大师道：“步施主希望少施主不要插手去管他派内之事，因此请贫尼向少施主转达他意思，这消息故属杜老施主传来，同时也得仇施主夫妇刚才证实，据说六王已率领大批高手在附近现身，计其总数已不下五百余人。”

花无秋谈笑道：“步老前辈是老师太原的在家弟弟，晚辈请问师太，家父的杀身之仇难道就不报了？”

晚辈看在师太佛面，我能当作步老前辈之面不发作，那已是尽了最大忍耐能力，如叫我不找雷池派叛徒之仇，试问师太，又能再容忍否？”

师太叹声道：“在贫尼想来，你们都有道理，在步施主一面来说，他如让别人插手其事，那无疑使雷池派从此名誉扫地，再也无法使武林敬重了，在少施主一面来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要有正义之人，谁都无法阻你报复，然而贫尼已尽了力量，再也无法可请了，今后……唉……”

花无秋拱手道：“此事在武林自有公论，晚辈还要去截住冷风。”

惠明大师念佛号道：“贫尼只希望少施主将来戒杀三分。”

花无秋道：“为了武林，晚辈到那时恐怕不由自主。”

惠明大师再无话说，这老尼姑已被花无秋理直气壮直接堵住了。

花无秋仍旧带着龙斐大步奔出，惟乐天翁与惠明大师商量了几句什么事情也随即赶上。

快到西面时，花无秋回头向乐天翁问道：“你老可知六王已到了哪里？”

乐天翁叹声道：“听小海盗说，他看到六王已朝这个方向来了，但步老与其女步青云早已迎上去了。”

花无秋冷笑道：“凭她父女的能力单对六王尚可，要想压服其一手培植出来的数百高手那就是做梦，搞不好，连他父女的老命都得送掉！”

乐天翁叹道：“我想叛徒中忠于步老儿的人物，也许还不在少数！”

花无秋道：“理由固然说得过去，恐怕武圣自己也不敢保证。”

行到一堆上坎下面时，乐天翁道：“步老儿之所以不愿你去插手，可能他怕你杀错好人。”

花无秋摇头道：“假设他是这个用意，那他就愚得可怜了，试问一个人到了生死关心之际，他能不吐真情？我在向雷派人下手之前，自然不会一言不问就动手呀，只要他自认是好人，我不会滥杀无辜。”

乐天翁道：“小子，单独相逢也许你会先问然后下手，一旦混斗起来，在你那风驰电掣的动作之下，不但你无暇追问，同时对方也没有解释的机会呀。”

花无秋道：“愈是混斗愈好办，这些伪装服贼之人，他焉能不趁机离开，就不离开，他岂敢向我接近？”

乐天翁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心想：“这小子的嘴巴比本领还强，我老人家辩他不过。”

正此之际，龙斐陡然轻叫道：“哥，前面奔来三个人，你看是谁？”

花无秋抬头一看，急对乐天翁道：“你老和龙斐在此勿现身，冷风领着‘犀牛王’迦罗利和‘兰光刀’沙沙保溜来了，让我一个人出去收拾他们！”

乐天翁急急道：“小子，冷风立帮虽邪，但无十恶不赦之罪，当今用人之时，你能释服时尽量降服他，何况，‘兰光刀’沙沙保，‘犀牛王’迦罗利二人并不太邪恶啊！”

花无秋点头道：“晚辈知道酌情处理，主要的还是要看他们知不知道回头是岸。”

言罢纵起，恰当冷风等三人亦赶到，随即大声叱道：“冷风，这次看你还向那里逃！”

相距不出十丈内，冷风等三人吓得惊叫出口，通身竟感软绵绵，几乎立足不住，一个个面无人色。

花无秋想不到自己的声威竟到这种地步，居然能将武林中赛一流魔头吓成这样子，不禁也呆了一呆，半晌后，取出“金龙吐纳”

冷笑道：“你们快点运功准备，我生平不杀毫无抵抗之人！”

迦罗利和沙沙何未曾见过花无秋的真功夫，心尚不服，二人同时拔出长剑，作势便出手！

冷风一急，大喝道：“二位快住手，我们虽可抗拒他的飞剑于一时，但何必多此一举！”

迦、沙二人自认不是冷风的手，而今见他竟没有一斗的勇气，始知大势已不可挽救，于是也就颓然低头。

花无秋笑道：“冷老头，本人混迹武林志在报仇除害并非一决逞强，更不懂装威作虎，你灵骨派在江湖听来邪，但实际上为害不深，诸位请罢，希望今后不会有伤天害理之事落在我眼里。”

冷风老练得如带领修练千年的狐狸，花无秋的不杀，在别人当会大喜若狂，然在他看今后除了改邪归正之一途外，稍存二心将心死得更惨！不加思考，挺身拱手道：“少侠，你要老朽从此归隐却办不到，因为老朽是个闲不住的老不死，然而不归隐总要闯出一点事儿，但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你这一赦，岂不是叫老朽寝食难安嘛？与其如此，不若马上死在你的手下！”

花无秋正色道：“你除了为恶之外，难道就不能为善？”

冷风叹声道：“老朽的臭名自五十年前就一直未衰，今后就算为善，请问少侠，武林中连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吧？”

花无秋觉出此老在本质上竟一个豪爽异常的人物，立刻改了观念，大步上前，伸手一把将他拉住道：“前辈为人只要本着良心，哪管他人议论事非，从今以后，贵派之名都无须更改，快请，咱们后会的日子多着呢。”

冷风大受感动，立即招手沙沙保和迦罗利道：“二位过来，我们今天才找寻到名主了！”

花无秋抢着迎上，一一握手道：“二位前辈，冷老之言过重了。”

三个老家伙被他感动得老泪纵横，但又开朗至极，然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花无秋催促道：“三老火速离开此地，晚辈还要去斗场。”

冷风含着眼泪道：“少侠，不是老朽不讲义气，你千万勿救‘毒龙丹’，‘木精’，以及‘吸髓狐’和‘百宝妖姬’，这些人此次前来虽助我，实际上心怀坏念！”

花无秋点头道：“晚辈不是对人一概而论，请问‘百宝妖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听她名叫蒲柳枝吧？目前打斗怎样了？”

迦罗利这时才接口道：“那妖妇是刚才赶到的，她与‘吸髓狐’是老搭档，目前双方都拚斗到紧急关头了。”

冷风临行又回头道：“少侠，你不会怀疑老朽加入雷池派六王之内吧？”

花无秋闻言有异，会心一笑道：“晚辈承认你是个老谋深算之士！”

冷风这时才开朗的大笑道：“那就再会了。”

花无秋送走三人未几，忽见乐天翁带着龙斐走出大笑道：“小子要得，六王从此有了心腹之患了。”

花无秋道：“也算他们根本不坏，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牵入我亲仇之内。”

说完急向前行，未几又达斗场边缘。

斗场这时没有一人在观望，有单打独斗的，有以一斗二的，有三人对五人的，总之已斗得红了眼睛，在吉斯派上的一面，此际竟由十九人而增到二十几人，在整体上已占上风，但在四个老番僧手下的却非常吃紧。

花无秋侧顾乐天翁道：“那个‘独脚红魔’只有匹夫之勇，他不知道调配人力，假设将八个老的来对四个老番僧，将自己抽出来横扫对方弱的，这岂不是快刀斩乱麻，早就收事半功倍之效。”

乐天翁笑道：“这家伙的个人英雄思想太浓厚，他已犯了非将对手打败的错误而骑虎不能下背了，好在还有五个老番僧尚未到来，否则他红花派就不堪设想。”

龙斐忽然大叫道：“哥，快看，那左手七个手指头的番僧，已将那老者迫向左侧树林去了！”

花无秋道：“那光老头还可支持三十招。”

龙斐道：“你不去看看嘛？”

花无秋道：“你管不管豺狼和黑狗熊的打斗？”

龙斐道：“你没有听说过渔翁要蚌而不要鸪的！”

花无秋笑道：“你比哥哥更狠，好罢，我们都去的。”

乐天翁随在后面暗想：“一对幼狮将来必成为邪魔克星。”

三人尚未深入那面林内，突听里面发出一声低沉的惨呼！花无秋开声腾起，急急催道：“快，光头老者失手了！”

不出二十丈，迎面撞上那七指黑僧带着胜利的狞笑行来，花无秋停身一挡，沉喝道：“黑和尚，你的动作不慢！”

这黑僧就是“神岛金佛”

，他知花无秋来势不善，陡将大袖一挥，冲上阴笑道：“佛爷就是要抽出身来找你算帐！”

花无秋知道这是连武圣还不敢轻视的人物，暗暗运足内功，回头朝乐天翁示意，叫他将龙斐带退。

神岛金佛已踏至五丈之处，手中竟多一件东西，扬了一扬，又是阴笑道：“佛爷今天专找你的金龙吐纳动手，快点拿出来罢。”

他手中东西朝外一抖，这时才看出是两只如碟形的薄圆之物，但花无秋竟不知货。

乐天翁在后一见，大招呼道：“小子，那是‘古佛神铖’，为佛教中之灵物，与飞剑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只无妨，今他有两只，慎防一守一攻。”

花无秋右手立即探出金龙吐纳，左手暗扣一只赤蝠，迎上一步冷笑道：“黑和尚，让你先出手罢，想你是决心分出生死存亡才肯放手。”

番僧右手再抖，白光立盛，双钹冲空飞起，既而一合，发生“嘹嘹奇鸣，音声未住，由中双分，行如链，绕空如电，激转旋，愈飞愈速，渐渐变成一道银幕！”

花无秋知逢强敌，右手食、中两指一按“吐纳”

二字，龙舌脱口飞出！

金龙有灵性，冲空而入，霎时之间，空中如万雷俱发，一场不可思议的交手就此展开。

乐天翁紧张至极，虽立身武林，名成高手，但自认距此境界还望望尘莫及，两目惊注，看看这方又看看那方，只见花无秋凝神而立，稳如泰山，而老番却大不如前，显得沉重无比，最奇的是他一双黑腿，这时竟一分分地向地下陷去。

龙斐呼吸急促，喘息频频，不由自主，紧紧靠住乐天翁！

这老头似已发觉什么安心之事，渐渐将紧张之情放下，轻声向龙斐道：“小子，放松一点，那番僧已无力将两只神钹分开使用了，你看，他的功力尚差太远，两脚已朝地下陷落了，那是证明负担过重之故。”

龙斐急急道：“提防他有援手赶来，赶快催促哥哥下手啊！”

乐天翁道：“这一战关系太大，你不能随便说话，好歹由你义兄自己作主！”

交斗数刻之久了，那番僧似已到达无可再抗之境，地皮渐渐接近了他的腹部。

龙斐突然大喝一声：“再下去！”

番僧应声下落，他竟只留下半头在地面上，两目突出，气喘如牛！

天空中紧接着如山崩地裂的一声，两片神钹一震分开，飞速迟钝，翻翻有坠落之势，花无秋似已掌握形势，真气一收，龙舌归体。

乐天翁一见大喝：“小子，快将对方神钹吸住，番僧快要断气了。”

花无秋闻言一震，急忙将金龙收起，左掌突伸，向空一招！

乐天翁一步纵出，如风扑至番僧身前喝道：“神岛金佛，中原正派武林从不赶尽杀绝，你还不爬起来！”

神岛金佛的黑脸已全无光彩，那是精力已近干枯的现象，良久不语，如蜗牛一般自土内撑出！立足不住，仆然倒下。

乐天翁回头花无秋问道：“老朽作了主，你有什么意见？”

花无秋恭声道：“此僧本待杀之，既然你老慈悲，晚辈岂敢有异议。”

乐天翁丢个眼色，转身而行，招手道：“我们还有要事去办，时间不早了。”

两兄弟跟着行出，转瞬离开一箭之地。龙斐憋着一肚子疑问，这时才问道：“老前辈，干吗要放那番僧？”

花无秋代答道：“杀一惹八，将来不利，今有对方实物在手，此僧活着比杀了还难受。”

龙斐道：“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乐天翁郑重道：“你没听出林外已全部罢斗嘛，显然是因林中这特殊打斗之故，双方不出一刻就会拥到，也许我们要遭重围。”

花无秋道：“你老所见极是。只怕还要追来，趁此时机，我们远离为上。”

乐天翁长身纵起，挥手道：“快走！”

忽有一人自右侧飞驰而来，花无秋诧异道：“冷风为何单独赶来？”

乐天翁道：“雷池派一定有什么大变化了。”

花无秋恐怕他人看到，装着不见，轻声道：“我们朝正面山林走去，他一定会追来的。”

冷风似亦懂得他的意思，渐渐将奔势放慢，遥遥盯住。及至都已进入山林，花无秋转身拱手道：“前辈何事回头？”

冷风朝着乐天翁拱手道：“冬烘，你不会笑我老浪子回头吧？”

乐天翁迎上握手道：“冷兄，这是武林之福，小弟恭喜了。”

冷风点点头道：“别人说来我不领情，你八十三有资格，闲话少说，请少侠快点真诚援惠明大师，她已被困在华山公主峰后的禁凡谷内。”

花无秋急问道：“此去有多远。”

乐天翁道：“此去公主峰只有七十里。”

花无秋跟着奔出，疑问道：“老师太岂能被乾坤魔困住？”

冷风道：“老朽也有这个想法，即老朽也不见得会败在乾坤魔手下。”

乐天道：“武圣步老儿在什么地方，大师一定是追他去的。”

冷风道：“步老儿已盯着六王不知去向。”

花无秋向冷风问道：“迦罗利和沙沙保两位前辈呢？”

冷风道：“我叫他们隐在禁凡谷外观变，最重要的是看看那个人的模样！”

花无秋忽然想到那个神秘的“乾坤魔”，向冷风道：“前辈曾与那乾坤魔同伴惠明大师和武圣，你老一定知道那妖人的真面目吧？”

冷风惭然知道：“原来少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妖人嘛？此人不唯是阴阳怪物，而且是个非常残忍的东西，他自己杀人喝血不算，甚至教会那些死尸喝血，老朽与他联手固然是为了对抗惠明大师和武圣，但还有个对他不利的用意，少侠和老朽不断在阻止他所练的‘万疆大阵’嘛？一旦该练成，除为害武林不算，就是普通人也不知要死多少。”

乐天翁笑道：“你是在暗中破坏那些活死人。”

冷风道：“我不知毁了多少，惭愧，每次都假借花少侠名义！估计已不下百余个了。”

花无秋道：“那魔头为什么常常露出一双半男半女的脚掌？”

冷风笑道：“他的本质就是阴阳货，因之心理上就显出那怪态，他的衣服也半男半女，因其对魔影幻形功夫未曾达到至境，他那双脚永远也隐不起来。”

不知不觉的，他们已经越过不少奇峰幽谷，这一阵狂奔，急似风卷残荷，他们虽然是间歇的谈着，但却没有稍事停息。

不到两个时辰，冷风轻声叫道：“不远了，你们嗅到香味吗？”

乐天翁道：“沙、迦二人在哪里？”

冷风道：“在前面那座奇崖上，但不可招呼。”

花无秋抢身腾起，势如摩云，他竟以逍遥人圣的轻功冲空直上。

冷风一见，不禁冲口叹道：“这真是武林中的奇才，我们老一辈的也该退隐了。”

花无秋颓句落地，忽听一个老人叫道：“少侠来了！”

自崖头伸出一个脑袋，花无秋看出是迦罗利，上前问道：“沙老呢？”

迦罗利道：“他单独翻过那座高峰去了，临行时说要偷进禁凡谷去亲自看看实情，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花无秋道：“你老到此仅仅只闻到香味？”

迦利办摇头道：“还听到一种古怪的钟声，但不经常响间歇一段时间又连响两下，奇怪的是钟声一旦入耳，使你不由自主的来提足内劲抵抗，否则就会心跳难受。”

正说着，崖下接着赶到乐天翁，龙斐和冷风，三人未停，花无秋即向冷风提出钟声道：“前辈并未提起有钟声之事？”

冷风道：“老朽来不及说了。”

他向迦罗利问道：“那摧心的钟声又再响过？”

迦罗利点头道：“你走之后又响了五次，但一次比一次严重。”

花无秋侧顾乐天翁道：“这又是什么古怪？”

乐天翁向冷风道：“这不似佛功的‘梵喝’，也不似道功的‘五雷声’好似一种用趋势气通过某种实物震出的功能，即所谓‘音、光’毁灭武林中至极修炼。”

冷风道：“假使这人已经炼成‘音、光毁灭’之能，你我老辈中能

防守的也数不出几个人了。”

花无秋道：“难道各位前辈想不出这人是谁嘛？”

冷风道：“武林等于大海：有终身不出山的，有一现即隐的，有了而复隐和隐久思凡的，像老朽这种人一生都在江湖打滚的那就太少了。”

花无秋决然道：“我们不能因不明对方底细而在此久停，现在就往谷中去罢，看看到底有什么人物出来阻挡。”

他怕龙斐内功不足，伸手拉住他领头而行。

突然自峰头连续三声的钟鸣，音响所及，真有海浪滔天之势，遍山遍野的杨木，居然无风自动，枝叶纷落。冷风大叫道：“大家快提真气抗拒，其劲马上就会摧心！”

花无秋早有提防，立将内功灌入龙斐体内！未几，一阵无形的震力渐渐侵肤而进，真如浪涛一般，潮拜汹涌，源源而来！

乐天翁、迦罗利二人头上现出蒙蒙的热气，显然是在全力抗拒，冷风到底不同，他反将目光注视花无秋面上！

花无秋似已察觉，偏头向他笑道：“这是确是一位不可轻视的人物，不管他是邪是正，能与他拚斗几下倒是非常过瘾！”

冷风见他危处泰然，惊怪他还能开口说话，不禁骇异不已。暗忖道：“我到现在才知道他的功力竟到了无边无际之境，好险，这条老命居然没有被杀掉，简直邀天之幸！”

音劲消退了！乐天翁和迦罗利长长吁了一口气，同时举手拭了两把汗！

冷风急催道：“这次的钟声比我初闻时不知加了多少倍功力，这还是余劲，身当其中的惠明大师，恐怕尤其难受了，快点进谷要紧。”

花无秋忽见当前峰顶冲起一条人影，划了一道弧形，如电曳下峰底而去！不禁大叫道：“施展钟声之人离去！”

这情形冷风也看到，急催道：“快，峰那面就禁凡谷，他可能要向惠明大师下手了！”

花无秋闻言大急，带着龙斐拚命绕峰急奔！

三个老人见他去势如箭，人人都提功追赶，乐天翁在后面叫道：“小子，提防有人暗袭！”

时又到了夕阳含山的下午，华山的景物渐渐呈现了一遍迷蒙，两顿饭的时间不到，龙斐已深入那禁凡谷中。当他踏上一堆巨石时，忽见惠明大师向他揖一礼道：“施主来了！”

花无秋见她立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另外再无他人，不禁吁了口气，急急跃近问道：“老师太无恙否？”

惠明大师忽见乐天翁竟同着三个不寻常的人物赶到，似亦感到意外，但随有所悟，一面含笑迎接，一面向花无秋道：“贫总算脱了一次大劫。”

花无秋接着引见冷风等三老，说明经过之后向贫尼道：“老师太，你老知道那人是谁？”

惠明大反向冷风问道：“老施主还记得在南岭之会吗？”

冷风本为惠明大师的老对手，见问郝然道：“承老师太不趁胜下手，冷某焉得忘记你老的慈悲。”

惠明大师合道：“老施主误会贫尼之意了，武林之事，应以随结随



了才是，贫尼从不放在心上。”

冷风猛然跳起道：“你老是问当年旁观的老道人？”

惠明大师点头道：“施主总还记得他手中所拿那只黄色大铃吧？”

冷风连声道：“记得，记得，但他没有看出我们分出胜负就走了。”

惠明大师道：“贫尼后来了要查那道人的根底，曾经走遍天下近三年之久而一无所得，好在家师当年尚未圆寂，因之在不得已而向她老人家请问，承家师指点，就那个道人说是当年武林三大剑术奇人之一，既无道观，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修真，自称‘贯天教主’，其手中之铃名为‘闻天铃’为道教降魔之宝，贫尼刚才所遭，多半即该道人再现江湖。”

冷风惊讶道：“他为什么要找师太麻烦？”

惠明大师道：“这点连贫尼自己也不明白，当贫尼一进此谷时即遭其铃音攻击，好在贫尼仗我佛禅功防守其谨，否则连死因都不明白！”

乐天翁道：“师太可知他施的即为‘音光毁灭’之功？”

惠明大师点头道：“此人幸未练到‘音剑杀人’之境，否则连贫尼这点不成气候的禅功亦无法防守了！”

冷风悚人道：“在下只知‘音光毁灭’之功，难道世上还真有‘音剑杀人’无伤无血，又名‘无色剑’但此人距程度尚远。”

迦罗利恭声道：“武林中的谣传无飞剑杀人不见血即为无色剑，那就不确知了？”

惠明大师含笑：“于理不通，自属谣传，施主岂可深信？”

花无秋忍不住接口道：“晚辈看到右侧公主峰顶悄起一条人影，恐怕就刚才之人，他为什么突然离去呢？”

惠明大师道：“少施主所见不错，他最后三声铃响已运出八成真气，大概是贫尼尚可抗拒而打消再攻之意。”

她说完招手众人就地坐下，接着笑对众人道：“各位施主赶来援助，贫尼心领厚愿，相信各位奔了不少路程，快请坐下谈罢。”

大家应音落坐，只有龙斐仍旧立在花无秋身边！惠明大师见他嘴唇启动，似有什么要问而没有出口，因之笑道：“小施主，你有什么要问吗？”

龙斐恭敬道：“我想知道老师太刚才提起当年三大剑术的另外两卜叫什么？”

惠明大师点头道：“第二个叫‘透地法师’，此人的剑术与‘贯天教主’完全不同，也是一个独来独往奇人，第三个名叫‘无人头陀’他与以上两人都曾交手过百余场剑术而不分胜负，今有一人出现，相信其他二人仍然健在。”

稍停又对花无秋问道：“刚才少施主可曾闻到铃声？感觉如何？”

花无秋恭声道：“晚辈只感到心腔内稍觉一闷而已，但旋即泰然！为时不过一瞬罢了。”

惠明大师连呼佛号道：“阿弥陀佛，当今武林尚有一人可以对抗的人物了，然而少施主今后一旦遇上这强敌，你那‘金龙吐纳’切忌乱用，否则必受束缚，而以贫尼所授的剑术与其周旋方为上策。”

花无秋恭声道：“谨领师太指教，晚辈记下了。”

惠明大师指着龙斐道：“这位小施主天资优厚，施主有暇时，不妨一一指点于他，今后可能是你一大助手，唯其煞气过重，施主不可任其

随便出手。”

花无秋欣然受教，继而问道：“老师太目前准备何往？”

惠明大师道：“贫尼既已知道武林出现更加厉害的人物，那就不得不去查访了。”

群人起身准备给她送行，谁料花无秋猛地跳起，探手抖出‘金龙吐纳’，面对后谷就要发射飞剑！

惠明大师忙加阻住道：“少施主，此人与先前那人不同！”

继而传音道：“切忌施飞剑，让他先动手！”

在黑黑的后谷方面，突然响起一号佛号，音量之大，简直好似古刹撞钟，四山响应，全谷轰轰！众人俱闻声紧张，惊注待变。

未几，自林石之间步出一个不像出家人的高大头陀，金箍束发而蓬乱，满面虬髯如刺猥，赤着上身，肌肉隆起，真有点象大佛殿上忿怒金刚。

惠明大师一见有所悟，轻声而郑重的向大家道：“这就是‘无人头陀’现身了，你们看到了他腰间所挂的那把巨剑吗，家师曾说那剑名为‘屠鲸’，可作飞剑之用。”

无人头陀行到五丈之处一停，巨目如灯，精光熠熠的向这方直射，阔嘴攻处，发出狮吼一般冷声大笑，紧接宏声道：“闻天一响，佛爷便知发之因，原来那老雉毛竟在这里逗人玩耍！”

“满口粗言，他那里象个佛门弟子？”

众人一致在心里嘀咕。

花无秋挺身跨出一步，冷冷的关道：“和尚可是‘无人头陀’？”

无人头陀又是一声冷笑道：“哈哈！佛父并不惊奇你小子猜想，原因你身后还有一个当年‘无觉神尼’的弟子不错！”

惠明大师慢步行出，合什道：“大师请了。”

无人头陀摆摆手，老气横秋，道：“小尼姑，你叫惠明？”

惠明大师庄严的道：“大师乃我佛弟子，为何出言无忌？”

无人头陀仰天大笑道：“佛爷我不管三规五戒，既不吃斋，又不念经，无忌于言，无忌于行，修的是快乐法，练的是‘混沌九式剑’，满眼是色，一脑袋瓜子不空，小尼姑，您别向佛爷说啦，哈哈……”

花无秋早将“金龙吐纳”

收起，这时双掌已运足了全劲，他不忍惠明大师受辱，再次跨进五尺，怒叱道：“野僧，要滚就快滚，别在此噜苏！”

无人头陀即起收毫不在乎的笑容，变色的指着惠明大师道：“小尼姑，这小子如果想多活几岁，那你就将他唤回去！”

惠明大师道：“贫尼对大师的功力估计错误了！”

说完转身，向乐天翁等道：“诸位施主，退后一点，大家来欣赏那位大师的逍遥剑术！”

无人头陀显然没看出她的功力，经惠明大师隐含轻视的语意一触，他才再将目光投在花无秋的身上！

花无秋冷笑道：“大和尚乃当年剑术名家，在下有心领教几式稀世之学如何？”

无人头陀巨掌腰间一拍，仍旧不屑的怪笑道：“佛爷这把神剑，天下只两人配按！”

言罢一伸手，顺势向身旁折根树枝，道：“凭此对你小子已经看重了。”

花无秋突然用脚一挑，顺势勾起一根两尺长的细草，冷笑道：“发招罢，我不愿光手来侮辱你！”

众从见他更傲，莫不暗暗叫好！

无人头陀一见大怒，起手一式厉功，树枝如电扫出，大喝道：“你小子找死！”

花无秋不识对方剑式，灵机一动，全身直拔，冷笑道：“让你三合！”

惠明大师惊喜于情露于面上，向冷风道：“此子心灵性巧，口中说让，实际是存心摸清对方的剑法！”

无人头陀气上加气，树枝带锐啸之声，抖手一变，突然竟成满天罗网，大吼道：“我叫你从此无落足之地！”

花无秋在身在空中，俯道只见脚底的树枝简直似密林一般波动，居然连无人头陀的身形也不见了，不由大震，左掌向下一按，全峰不惟不堕，反而向上加高数尺，朗声笑道：“第二合了！”

乐天翁道：“假使对方这式施展不变，花小子真无落足之地啦！”

声还未住，突见无人头陀陡将树枝一收，单足立地，大喝道：“小子你死定了，看看佛爷这是什么招式？”

花无秋仍旧不认，但却知道对方是以静制动法斗，不管自己向什么位置落地，他总会快上几倍追到纵算不死，亦从此落于下风，再无还手之力，心念一转，冷笑道：“我看你倒有点象笨熊的和尚，三合已让过了，我要攻你的头顶了！”

无人头陀见他身悬空中尚能吐语悠闲，这才感到对方功力惊人，心中立感一惊，手掌的树枝无意中向头上竖起。

花无秋何等精灵，他就是对方稍分心神而乘机反攻，同时也只有这一线希望才能找到落足之隙，细草贯颈，草尖朝下，左手扣住一式剑诀，大喝一声，全力俯刺！

无人头陀顿觉头顶压力如泰山下塌，势不可挡，被迫亦运全力硬顶，简直不能施展招式，心知上当。

在电光石火之霎，花无秋草尖已与猛间陀树枝相触，两劲一抵，立刻发出如雷一般的巨震升起，地面被震得摇来晃去！

紧接着，双方同时一声厉叱：“滚开！”

被震得升高三尺，而头陀竟踉跄倒退半丈！

时机不再，花无秋翻身落地，惟觉手中细草仅只留下数寸而已，但看头陀时，见他所持的树枝，居然也只剩下一段了。

这情形落在惠明大师等眼里，人人都知道花无秋已仗内劲取胜，但也靠了几分机智。

无人头陀粗心大意，他还不明白自己手中的树枝比人家那根细草短几寸，同时以地面的优势竟比人家退得无地！因此在立住之后陡拔巨剑——“屠鲸”

吼声道：“小子，现在叫你尝尝佛爷的真正的‘混沌九式’了！”

花无秋并未否认他剑术神奇，惟对刚才三式已摸出剑路，心想：“刀九式我已知其三，你后六式就有肪络可循！一念之下，回头道：“沙老，请借你身上配剑一用。”

冷风不等沙沙保开口，立刻道：“你用我‘冰魂剑’。他的是把普通钢剑！”

花无秋摇问道：“对他这种不知进退，自高自大的冒牌剑术高手就只配普通长剑。”

沙老头已将长剑拔出，脱手掷出，叫道：“少侠，剑来了。”

花无秋招手接过，面对头陀道：“我们以天亮为限，败的滚蛋。”

光陀狞笑道：“佛爷准在一百招之内要你的命，到天亮时你的尸体都被狼吞掉了！”

花无秋仰天朗笑道：“原来你的名声是靠吹牛皮得来的！我真替你的百招之外难过。”

无人头陀被激更怒，巨剑一抖出鞘，振起九朵分明的剑花，夹声带式，如电扑出，吼叫道：“接住佛爷这招‘九日东升’！”

花无秋早将惠明大师所赠数套非常深奥的剑法练成，居然亦出九朵掷花迎敌，冷笑道：“你也看少爷的‘九莲怒放’！”

无人头陀突然后退，大叫道：“你是惠明的弟子？”

花无秋乘机进攻，冷笑道：“你管不着！”

无人头陀似知遇上了剑术对手，被迫接招，猛狼慎守，身法如电。

霎时之间，谷内剑气大盛，锐啸震耳！人影不见！

冷风紧张地问惠明大师问道：“这头陀为何说少侠是师太的弟子？”

惠明叹声道：“他是认出花施主所展剑法之故！”

乐天翁道：“这剑法真是嘛？”

惠明大师点头道：“剑法虽是贫尼所赠，但却并非贫尼所教，一彼一式都是花少施主自己悟出来的，原因是这剑法和另外两套乃家师生平视为剑门无上之学，且非女性所能运用，所以她老人家不权没有教与贫尼，甚至家师自己也只用一次，那一次就是对这个头陀和前说两大剑术名家，是以他一见便能识出。”

众人闻言，莫不诧异，这才明白其中还有这多曲折，可能连花无秋自己都不清楚，难怪未闻惠明大师对他出手没有什么暗示。

迦罗利和沙沙保亦为剑术好手，二人看罢多时，居然神往不已，同时向惠明大师问道：“当前花少侠所施剑术何名，看来恰好是头陀对手！”

惠明大师道：“这套共有二十二式，十八式为‘十八罗汉’式，最后四式为‘四大金刚’式，总称‘如来剑法神剑’半，第二套名‘诸天剑法’，只有十式；第三套名这‘菩提剑法’，那是佛门至纯的无上剑法，分‘日、月、星、人、道’五式，至今武林中‘大罗天剑法’的无始剑法，它不惟使一部分演变成罗天剑法，而且发展了七十三套之多，可惜贫尼无暇一一指出。”

冷风看出花无秋攻势凌厉至极，简直就未施一招守式，不禁冲口大叫道：“花少侠，九十八招了！”

花无秋心中有数，不惟要打倒天亮，而且已存心将头陀打败，闻言朗声道：“前辈何必操这个空心思，你老只注意太阳出来多高就行了，也许我们今晚还要谷中休息一会呢！”

言中之意，不猜亦明，他在天亮这前打走对手。惠明大师似已看出整个形势，她这时已闭目养神了。众人一见，心中更定，但都被双方的剑术所迷，居然越看越有劲。

花无秋在数到五百招时，突然大喝道：“野和尚，你该知道收手了，再下去必将毁你数十年名声啦！”

无人头陀嘿嘿阴笑道：“佛爷生平不服输，你小子只要能胜尽管胜！”

花无秋冷笑道：“我想替你顾点面子，原来你竟是个泼皮，好！不给你留脸了！”

言罢，剑出如山，再不施花招，横扫直劈，有进无退！无人头陀也有一股狠劲，开始三招，他存心用自己“屠鲸剑”

硬接硬架，意欲仗剑之利而来斩断花无秋和普通钢剑，但他竟忘了对方剑上全为空前的真气贯足，根本削不到花无秋的剑身，竟是每每尚未接近就被巨大的弹动震开！三招硬拼过，头陀这才试出自己修炼百年内功竟还不如一个十几岁孩子，使他如梦初醒，惊得面色大变。花无秋也在这三招中胆气渐壮，再不顾忌，尽撤防守，将攻势如长江大河的施出，绵绵不绝。

无人头陀一见大惊，被迫左闪右避，一退再退，不到一刻，他的背后竟已靠上从侧石壁，居然没有去路了。无人头陀在名誉与生命双方存亡之下，突然大吼一声，同样抱定作孤注一掷之拚，两目突出，怪叫如雷，显出了困兽之势。

花无秋不顾一切，劈扫依旧，硬斫硬刹，大有招穷式尽，除此别无他途之概，简直就没有一隙停止之机似的！这种情势，连惠明大师都坐不住了，同时听慈目张开，居然率领着冷风、迦罗利、沙沙保、乐天翁、龙斐等一同跟着观看。

冷风对惠明大师道：“武林中象这种打法的恐怕从来就没有过，他竟继续了快近千手了。”

乐天翁抬头道：“真的要天亮了，这孩子……唉……”

花无秋看出无人头陀拼打的精神毫不消失，无形中起了一分好感，突然大叫道：“和尚，你这时…还不服…输…”

他这时亦用劲过巨，出言气喘，断断续续。

无人头陀比他更甚，狂喘道：“不…不…不…服…”

花无秋咬牙切齿的一胸，喘叱道：“你…你…你…不服，就看这……这……一招……”

无人头陀似知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屠鲸剑同样当胸推出！

不约而同，两人都用了阴劲，双剑一绕，霎时吸住！惠明大师一见不好，大声喝道：“少施主，千万不可同归于尽！”

花无秋自己有数，他的内功胜人一筹，但他不愿使一个成名百年的能手就此毁在他的手中倒是真的！吸住不久，他猛地抖手一挑！

陡见一道白光飞起半空，谁料竟是无人头陀的屠鲸剑被他一抖竟脱了手。

无人头陀闷哼一声，颓然坐在地上！花无秋长剑如风抵住他的胸口！喘息喝道：“服……还是不服……”

无人头陀狂喘着瞪住他，胸口起落急促：“你……你……赢……了……”

花无秋困难的收起长剑，剑支住地面，双手扶住，身体摇摇，显然已到立足不稳，但面上却显出胜利笑容！龙斐不知在什么时候收回了那把屠鲸剑，这是已走到花无秋侧面呈上！

花无秋仍旧喘着气道：“这是大师传的东西，你赶快送过去！”

龙斐无力伸手，龙斐只好摆在他的面前。

惠明大师看出花无秋一举一动都很满意，口中不断念着阿弥陀佛，示意四老一少，叫他们赶快警戒让二人休息。当太阳由东山升起的时候，花无秋似已将精力复原了，只见他交回沙老头的长剑，再注视一会无人头陀的神色，之后对大家道：“我们可以走了！”

乐天翁已见无人头陀闭目入定，轻声道：“留他一人在此嘛！”

花无秋微笑不答，领头向后谷走去。

出了后谷，乐天翁又问道：“小子，你笑什么？”

花无秋朗笑道：“你老认为他在入定嘛？那是假装的呀，他是羞答答的不愿见人呢！”

众人闻言，莫不哈哈大笑！

冷风道：“少侠，你一场狠攻，真将他的傲气杀尽了。”

惠明大师含笑道：“此人一生没有什么恶处，听说就是目中无人！”

一共五老二少，趁着晨光出了公主峰，及至一座林前，惠明大师向大家告别，单独向西而去，再经一个时辰，冷风等三老仍照计划向花无秋道：“老朽不能陪行了。”

乐天翁笑着点头道：“三老要处处当心。”

冷风大笑道：“老朽等从此死也死得有点意思了！”

分手后，乐天翁领着走至中午，居然找到了一个小镇，花无秋整夜功顿，到镇上饱饱的吃了顿午餐，洗了一澡，休息到晚上才又上路。

在晚风微拂中，他们已离镇西行了三十余里，乐天翁忽见前途出现一个道人，触目一怔，轻声对花无秋道：“我们前面有高人！”

花无秋注目一看，摇头花无秋可不是那个什么‘贯天教主’！”

花无秋道：“先追上去看看，他的脚步似与众不同。”

龙斐轻轻的道：“哥哥，让我先接近！”

花无秋道：“当心，不许乱来！”

乐天翁急对花无秋道：“我们由那面边树林绕上去！”

龙斐走近忽觉有点不对，他看出那道人虽然身穿道袍，但看出他头上并没戴上道冠，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背且还有两佛印，心想这家伙确有一点古怪！

他正想超到道前面去看看，因为他知道没有看到对方的面貌，当他尚未举步的时，耳边却传来一清晰的叫唤道：“龙斐，快到河边河林中来！”

龙斐听了出是花无秋的传音，不由一怔，急转身忖道：“他们反而在我的前面？”

进林一看，忽见还有仇飞仙夫妇二人，真不知他们由何而来？于是上前问道：“仇大哥，你与嫂嫂哪里来的？”

仇飞仙轻轻吁了一声道：“当心！”

龙斐点点头，会意的笑道：“这河岸上人不少，他不会注意。”

花无秋轻声对仇飞仙道：“大哥！你发现什么才赶到这里来的？”

原来仇飞仙也是刚刚到，只见他打个手势道：“退往下游再说，此地距离三方面都太近了！”

“三方面”乐天翁惊讶不已，冲口而问出。

兰小英轻声道：“那还是指大批，实际上何止三方面，快退后，我们到那座河崖最高处去，也许在那儿能看到对河和上游。”

五人致转身，悄悄由树林隐退，未几，登上了那座高崖。

原来在上游半里处远有个渡船码头，但对彼崖仍不能一目了然。

乐天翁突然轻叫道：“啊”那道人在是注视一位少年。花无秋等亦已看见那个少年，惟没有一个对那少年面熟的，仇飞仙忽然向兰小英疑道：“这个人的年龄，你说象谁？”

兰小英望望花尤秋笑笑道：“假使没有龙弟在身边，你可能会冲向前去大声叫唤哩！”

仇飞仙郑重道：“不仅是远看像，他的举动都象，就只穿着阔绰罢了。”

乐天翁道：“那小子有点富贵派，功夫却不凡，无怪那道人一直在瞪哩！”

花无秋对自己的长像从来未加注意，但对那少年却暗赞不已，接口道：“他似刚才过渡的，噫！也到下游下来。”

龙斐道：“他会和道人碰头！”

谁料他说的并未实现，忽见道人佯装突的一转，居然也向下游走来。

就在此际，对竟有一大批人突由数家民房后面转出，居然不找渡船，纷纷踏入飘滑过河，甚至还针对那不知名的少年飞扑。

在这边的一座小山下，无巧不巧，也有数批人分三个位置走出，同样是朝那少年接近，看情势不寻常。

花无秋忽然沉声道：“对河‘雷池派’的六王所率，这面山下有番僧一批，红花派一批，最多的是各方武林高手，奇怪，怎的竟都找这个少年朋友而来？”

乐天翁郑重道：“莫非把这少年认错是你啦！”

龙斐突然指出最近河崖的大树上道：“快注意，那儿竟也藏着一个道人！”

众人闻声注意，一见莫不骇然，乐天翁道：“这才是真的‘贯天教主’了，你们看，他背上背着一把古剑，腰间挂着双色铃子！”

当各路人都相距不远的时候，突听那少年朗声笑道：“哈哈‘透地法师’，你何必装模作样？”

乐天翁紧张道：“原来这道人就是‘透地法师’这样看来，连那少年也不简单了！”

披发道人这时只距河崖不到十丈，闻言后回峰阴笑道：“施主尚敢以来姓自居，可见勇气不小，当今皇上难道已将你遗忘了。”

少年哈哈笑道：“当年之势，如不道出真姓朱，也许要替他人背上黑锅。”

道人用目四望，似亦感重惊奇，郑声道：“他们是来寻找什么人？”

少年笑道：“据区区猜测，不外是找寻传言的那位‘金龙大侠’可惜他们把我来张冠李戴了。”

道人哈哈笑道：“这倒是非常有趣，可惜他们时运不通，居然找到‘神剑王孙’头上来了。”

二人对话之余，各方人物已迫近一箭之处，乐天翁突然对花无秋道：“原来这少年说量被当今皇上秘密搜查无着的四太孙！”

花无秋诧异道：“什么叫太孙？”

乐天翁道：“这是本朝皇族的密史，也许只有你不知道！”

仇飞仙笑道对花无秋道：“武林人不怕皇家禁忌，让大哥来告诉你，太孙就是太祖朱元璋之孙，为当今皇上之侄。”

继又轻声道：“当今皇上夺了侄儿之位作皇帝，曾秘密搜杀太孙的兄弟，这具少年可能就是四太孙，现在你懂了吗？”

乐天翁道：“前皇据说有兄弟七人，个个都练有深厚武功，这事只有惠明大师最清楚，你将来请问老师太就知道前皇秘密。”

花无秋忽然若有所思，面上显出神秘之情，对乐天翁道：“这样说来，不今皇上就不是个正大光明之人了？”

乐天翁道：“你要抱不平吗？”

花无秋道：“那要看我将来的发展了！”

正说着，突见一个黑影几少年欺近，一看原来是“绝海菩提”

只听他厉声叱道：“还我神钹来。”

这番僧到了那少侠身前还未识出真假，可见他粗心到了什么程度，以致逗引那少年哈哈笑道：“保其愚劣至此，你要小王如何还法？番僧，你仔细看看？”

绝海菩提举掌直劈，吼声道：“佛爷不管你如何易容变饰，今天你是走不了！”

少年闪开五尺，面对“透地法师”

朗笑道：“大法师你我在剑上的功夫不分上下，现在请看小王的掌式如何？此言一出，周围惧闻，人人都惊讶不已，原因是见他并未将“绝海菩提”

放在眼里，假设大家知道他与“透地法师”

剑术相等的话，那更莫测高深了。

“透地法师”阴笑而不理，怒吼如雷，二掌如电再出。少年不再闪避，但却立势随便，及至敌掌夹着无伦的劲力迫近。突见他右掌猛击，竟是硬接硬挡。

“轰隆”一声大震，当地沙石齐飞，少年在原地未动，番僧却蹬蹬蹬边退三步！

震声未停，四周人声大哗，莫不骇然惊愕！

一掌强弱，乾坤分明，番僧不识相，又待扑上……少年一见有气，大声叱道：“野僧勿动！否则小王不再留情！”

番僧尚未开口，忽见其背后同样扑出三个，居然“化生摩柯”，“神岛金佛”，“铁贝摩僧”全部出动！披发道人“透地法师”

突然哈哈笑道：“朱施主，刚才只有一个，你的掌法显不出真正功夫，现在可以大展一番了？”

“这杂毛存心畜性旁观，我岂能叫别人老顶着黑锅！”

花无秋长身扑下崖！口中喃喃自语，回喃喃回语，回头向乐天翁道：“请你老管住龙斐！”

在乐天翁点头之余，他已身到崖下，拔身再起，如电射到当地。朗声笑道：“那位朱兄，欠债的来了！”

他这一现身，霎时激动了四周之人，雷池派的六王率领三十几个高手齐声吼。一拥扑到，一色长剑出击，银芒四射，全部堵住河缘。



那少年仍旧神定气闲的立在原地，惟两眼却紧紧盯着花无秋一丝不瞬。

“透地法师”知道了武林盛传的“金龙大侠”

他的目光竟如利剑一般，大有要看透花无秋心脏似的。

众番僧这一下可看出真假出来了，但人人都显出愕然之色，甚至有点犹豫不决！

花无秋突然向河边大树招手道：“那位道长，法驾莫非即为‘贯天教主’吗？何必隐身，要看热闹就走近一点，人言法驾曾大败过“透地法师”？此言是否当真？”

一少年闻言大笑接口道：“原来还有高人藏在一旁啊！这位兄台真正神目如电！”

他已猜出花无秋的捣鬼，继又朗声道：“兄台怎知当年三剑术名家之事呢？”

花无秋拱手笑道：“耳闻罢了！承兄过奖了。”

“透地法师”急向那大树膘了一眼，突然朝花无秋阴笑道：“你耳闻何人之言？”

花无秋哈哈笑道：“法驾原来还不知道啊，当年武林至今传下几句歌谣，说什么，‘贯天败透，无人得渔利，三剑齐名，可惜有高低’请差别这不是事实嘛？”

“透地法师闻言大怒，不疑他突然面对大树厉叱道：“贯天，滚出来，这谣言必属你造出的！嘿嘿，当年那一战未分出过胜负，你居然自己臭美，现当后辈济济，你我当众分个高低！”

大树上响起一声长啸，只震得四野皆鸣，一条人影冲起，如电射当地，众目警注，谁料真是一个老人。“透地，贫道不问谣言是真是假，就凭你这股不知道羞耻的大话也得大战三天，放手来罢！”

姓朱少年早似对三大剑手都曾会过，这时朗笑他接道：“二位道长这半，我看稍待一会再说罢，休得阻疑这兄台还债。”

花无秋好不容易挑起两道的火气，今见他插言阻拦，不禁忖道：“这人居的是什么心？难道他要打我的主意？”

边想边朗声道：“当前地方太小，摆上百春打斗都不成问题，兄台不说想同观两面呢？”

姓朱少年大笑道：“好戏最忌看对台，否则何能兼顾？”

花无秋眉头一皱，知道此人对事不明，于是不再接口，惟向众番僧察看动静，存心对对方先发动。

十个番僧一面观察，一面似在商量，可能看出当前形势有不同寻常之故。

两个老者自经朱姓少年一打岔，双方都将动静下来了，虽成箭弩张之势，但没有马上动手之情。

花无秋不管番僧不发动攻势，他已有点不耐烦了，转身朝河岸大步行去，显然他要向雷池派下手了。

雷池派的六王一见，为首的忽手将右挥动，身后大批高手急向左侧抄出，竟成半圆形如飞扑上。

花无秋视如无睹，等到距离适当之际，突然冷笑一声，右掌从衣底一探，如电发出两道赤光，岂知他竟是施展赤蝠辣手！

事情出他意料之外，在赤蝠刚现之霎，居然在四周引起无数的惊恐之声！俄尔情形大混！红花派以及十个番僧竟还摆出集体逃亡之情。

花无秋一见，连他自己亦莫测高深，然已事成骑虎，把心一横，真气猛催，迫使两支赤蝠，如穿花蝴蝶钻进雷池派高手群中！

六王同样知道杀星临头，六张口，发出一声惊吼，六把长剑无暇对着花无秋，一式挥动，奇阵立现，拼命将两只赤蝠交织挡住，霎时发出异声长鸣；花无秋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只赤蝠如此奇迹，于是将真气一狠支至七成！赤蝠受了无上真气一拥的其势更速，其劲愈大，六王到此，简直有点捉襟见肘，漏洞百出。

不出一刻，雷池派里一声接一声的惨叫发出了，只见那批高手竟如遭遇催命鬼似的一个接一个倒地不起！

六王触目惊魂，似知久防终归要死光，但进攻又无力，被迫牺牲名誉不要，齐声大叫速退！

号令一出，群雄更乱，你争我抢，乱得一塌糊涂，纷纷向河边窜逃，扑通扑通之声盈耳，水花激付岸边。

花无秋一路追杀，他竟看到没有一个活的留在岸上方始收回赤蝠！

工夫不大，尸体累累，略计当地已倒下二十余人！番僧逃光了，红花派不见了，只有两个道人和那姓朱的少年，仍旧守阵以待，四野也许还有少数好奇的藏着。花无秋向身尸堆一瞥之后，再环视周围形势，一见自己的声威竟出于想象不倒的境地时，似也呆住了。突然，在耳边传

来那“透地法师”的惶然之声道：“小天魔，你莫逼着贫道不愿联手而联手！”

花无秋这才向他们行去，朗声笑道：“本人的赤蝠非仇不用，二位尽可放心，惟在剑术上迟早难免要向你请教。”

两个道人只认定他是三百年关“赤蝠天魔”的传人，因之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这一点花无秋明知而不加解释，侧身又朝朱姓少年拱手道：“刚才捣乱阁下旁观的机会了。”

朱姓少年哈哈笑道：“兄台刚才所施身手，足够武林千传佳话，区区眼福不浅。”

花无秋笑着就待离去，但手还未拱，忽见西面奔来一条高大人影。

他不没有看清，突闻“贯天教主”啊声道：“无人头陀来了！”

朱姓少年大笑道：“当年三剑，今日集会了！”

他的意思是说，三剑联手必定会对花无秋不利，因之他边说边向花无秋示意。

花无秋也认为无人头陀追来不无原因，但仍镇静如恒。岂知那无人头陀关在如风接近时，忽向花无秋合十道：“施主还没动手吗？”

花无秋有点莫名其妙，哈哈笑道：“大师此来是为了观斗吗？”

无人头陀宏声道：“承施主不杀之恩，贫僧永铭不忘，刚闻传言，听说施主已受八面重围，因此拼命赶来，欲助一臂之力。”

花无秋想不到他竟有这种转变，心中大喜，哈哈笑道：“老和尚没事啦！使你空跑一场，抱歉抱歉！”

无人头陀怪笑道：“那能没有事，这两个牛鼻子竟摆出联手之势哩！”

两个道人看不到他往日齐名的头陀竟对一个心目中的小魔头如此尊重，不由自主心坎里起了一阵战悚，同时还听到头陀对小魔说‘不死’两字，已证实头陀曾经败得心服口服了。

花无秋不以为意，但看着头陀转身向朱姓少年道：“朱施主，贫僧曾约施主印证剑术之事，从此不再履约了。”

朱姓少年哈哈笑道：“区区当然遵命，大师准备归山吗？”

头陀和十道：“贫僧是个最呆不住的野和尚，从今日起，贫僧决定跟随恩公不离开了！”

花无秋大笑道：“可惜咱们有很多不方便奈何？”

无人头陀宏声笑道：“恩公是说饮食和起居吗？放心，我这野和尚什么都不忌。”

花无秋一面笑着，一面和朱姓少年告别，同进拱手对头陀道：“大师傅，咱们既无不便，那就同伴起程吧？”

姓朱少年似也有什么急事，朗声问道：“阁下此去何方？”

花无秋回头道：“无一定方面，不过迟点日子须往帕米尔高原走走。”

朱姓少年道：“区区亦有高原之行，那日后就在高原再见了。”

花无秋见他扬长而去，忽然对头陀道：“此人底细，大师傅是否清楚？”

头陀声道：“此人即惠帝之弟，排行第四，武林称他为四太孙，自惠帝逃亡前七日，即被一异人携去，至今已十七年矣，其武功另具一格，辛辣奇诡，无人知其名称。”

花无秋道：“惠帝真的还在吗？”

无人头陀点头道：“但恩公从出家人里是找不到的，今后恩公也许在武林会到一个算卜先生，实际上他就是惠帝。”

花无秋道：“他不想恢复皇位了？”

无人头陀摇头道：“他的行踪神秘莫测，武功与刚才四王子相等，也许有什么图谋亦未可料。”

两人登到河崖时，花无秋不由大大的吃了一惊，谁料连人影都没有了，好在他很快发现一块灰上刻有字迹，急忙上前一看，只见上刻：“龙斐察觉乾坤魔已到此地，我们秘密追查去了。”

花无秋见行间未留下去向，不禁仰头猜想。

无人头陀不知他看到了什么而发呆，于是大步上前，及至见到石上的字迹时，居然大声道：“贫僧就是为了这妖人才到西南一带来的，恩公也一妖人有仇吗？”

花无秋摇摇头道：“此人虽与我无仇，但必须除去不可，好在我有个小义弟能够克制他，然而不知他们追到那个方向去了。”

无人头陀道：“这不要紧，妖人在西南共有三大秘密巢穴，贫僧已捣毁其无量洞一处了，还有两处慢慢查出就是。”

花无秋道：“大师傅可知两处大概范围吗？”

无人头陀道：“西南奥区无数，实在无法划出，范围，好在你目前正急练成云尸大阵，只要打斗之处他必赶到，如此不难遭遇。”

花无秋豁然道：“刚才我杀了一批雷池派高手，也许他还会来收取尸体！”

无人头陀道：“贫僧已留心那些尸体，似是遭遇什么暗器杀死，那些乾坤魔是没有用处了，他要的是没有流血的尸体。”

花无秋颓然道：“大师傅不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那今后对他们就要多施拳掌少施兵器了。”

二人久立乏味，商量结果，立向西南一面查行，途中，无人头陀向花无秋道：“雷池派那些叛徒是恩公用什么暗器所伤？”

花无秋对他再不相瞒，立将龙斐得到赤蝠的经过一一道出，接着又道：“我就不明三百年的赤蝠天魔为何对武林道有这么大的威力？”

无人头陀郑重道：“三百年前武林高手几乎死光，那还不使武林谈虎色变吗，原来贯天杂气与透地杂气就因这个才不敢与恩公交手哩！”

花无秋笑道：“今后他们如果真正要联手对我，那必会使我栽筋头不可！”

无人头陀宏声大笑道：“恩莫忘了还有我野和尚可以分一个哩！”

花无秋激动的道：“有大师在，我今后胆气更壮了。”

时在午后不久，两人沿河行至一个村上，花无秋笑道：“大师，就在这里勿动，让我找点食物来。”

无人头陀自知没有他管用，大笑道：“有鸡有肉，恩公可不能买少了，贫僧一顿非十斤不饱啊！”

花无秋知他一定吃得多，笑笑道：“尽力而为。”

和尚见他去后，即向村前路旁大树下一靠，两眼数着往来行家，喃喃自语道：“我和尚已往为什么不懂这种自在呢，这是多么享受啊！”

没有多久，自西面大道上飞驰来一辆马车，遥遥的扬起一股灰尘，

车后似还随着两匹快马，惟车马下的人物不十分明显。

和尚不知发现了马车有什么秘密，双脚一蹬，背擦树干而上，那么大的身子竟似轻如无物，一下就树顶藏起。

车马愈来愈近，人物渐渐可以看清，骑者是个老者，尖头秃顶，面无四两肉，全身一张皮，鹰鼻突出，凹目阴沉，黑色的车厢，窗帘紧掩，里面不知坐的是什么人物。后面两乘骑客，相貌威武，驱干伟岸，都是四十左右的年龄，全身着武士装。车距大树尚有半箭之地，忽闻车里响起声娇叱道：“停车！”

那阴沉驭者闻声勒疆驭技高明至极，马不嘶，车不震，一刹即住，同时后面两个骑客急急抄向黑车两侧听命。

车中再次发出银铃声，但却严厉的喝道：“汉漠，海仆，你们将前面大树上的和尚赶走！”

两骑客如领圣旨，垂首应是，策马自两侧冲出，双双探手出剑，谁敢无礼驱逐？

两大汉一言不出，两只长剑犹如两道电闪般，一左一右奇招立现。

剑气发出，尖啸声震耳，头陀立觉出了意料之外，悚然一惊，火速拔剑抢攻，暗骇道：“这是从何方出来的高手，武林从未有一丝传言！”

两个大仅似亦未料在这乡村路上遇到一个如此高强的能手，十招未到，两人即施展全力才能拉成平手。

无人头陀觉出两汉合手竟不亚于他自己的功力，因之斗来非常谨慎，同样以全力施为才能抢得平手。

双方渐渐斗到激烈不复再增之境，时间居然有两顿饭之久，奇怪那花无秋还没影子！

车上的阴沉者忽然回头道：“小姐，老奴想起那个头陀来了，他是当年三大剑手之一，名为‘无人头陀’，汉奴和海仆决难赶走他。”

车中人轻轻的哼了一声道：“他不认识你了？”

老驭者放下手中皮缰，全身拔起，如苍鹰扑兔一般，霎时加入斗场，他却只施双掌猛劈。

头陀顿对方压力大增，同时看出尖头老人的掌法似曾相识，心中更加大震！

一招过后，他的‘混沌九式’精绝剑法竟只有招架之功，被迫逐次大震！

不知在什么时候，那黑色的马车旁边突又出现两个明眸皓齿，英秀异常的少女，年龄似不超过十七八岁，也许是由车里钻出来的。

当无人头陀拼命当住三个强敌的攻势。逐渐向后倒退时候，那两个少女似又奉了车里什么指示，竟如电截断了头陀的后路，两把耀目的短剑虽未出手，但又使头陀的退势立止。

到了这个时候，无人头在四面不通的情形下，他才觉到自己一生英名快要付于流水了，因之他突然放弃防守，大有拼一个算一个，奇招迭出，舍出抢攻。

那个老者虽是奉了主命不许杀人，然而他的掌劲却尽向无人头陀的要命处下手，显然存了不良之心。

突然，头陀一剑奇招直指老者关胸，口中大吼道：“原来施主就是‘神奴’宠空啊！”

老者一掌，阴笑道：“大师好记性，弃剑还来得及。”

头陀大笑道：“施主的功力虽有长足进步，然施主的胆量却依然如故，假使如不仗这两位施主相助，只怕连贫道之面都不敢相迎。”

老者闻言大怒，欺身进掌，势如疯狂，他的功力足足抵上一个半大汉。

头陀渐渐无招架之力，空隙大露，危机立现，他这时只希望花无秋快点从村里出来救援。

快到一个时辰了，大道两端的行人都吓得尽回了头，村人亦骇得尽回头，也有不胆大的在远远窥伺，他们一直错认和尚拦路打劫而遇上强敌哩。

此时那两个猛汉已欺近到五尺之内，两把长剑抢占了上风！

突然，有一条人影自河边冲向那辆黑色的马车，势如风驰电掣之急！

这情形被两个少女居然发现了，其一娇叱，立即放弃阻挡头陀，双双扑了拦截那条人影。

驭车老者也知道了，只听他大声对两个大汉道：“有人想扰乱小姐了，咱们快点收拾了快回去。”

无人陀面上愁云尽扫，他已看了条人影竟是花无秋，因之不攻反守，生怕失去机会。

花无秋不知为何在相反的方面出现，居然施出围魏救赵的策略来了，也许他是觉出车上人物有点神秘吧。两个少女适时挡在车旁，但一见来的是个非常英俊的少年时，不自禁的收剑发疑啦！

车中人这时又发生银铃般的娇嗔声道：“依云，弄月，将他赶走！”

两个少女闻言生嗔，手到剑出，同时攻进。妖叱道：“哪来的狂徒！”

两把短剑如电闪出，劲风竟带出嗤嗤之声！

花无秋立知二女功力高强，但仍若无其事，左手向下，顺势弹出一指，右手向上一伸，硬往上面一把短剑攫去。“锵”的一声，拗劲弹在下面短剑之上，那少女被震得尖叫迟后五尺，侥幸未使短剑脱手，同时之间，向上攻的少女一见大惊，猛往旁闪，亦险些被花无秋攫住。

真是一招未有，二女那敢再上，花无秋朗声道：“不服的再来！”

车中人似已发怒，响起一声娇喝：“依云，召他们回来！”

那称依云的少女立即发出一声轻啸，音激而劲，显出心内的紧张。

合手围攻头陀的老者闻声跃开，阴笑一声，向头陀道：“今天算你侥幸了。”

两大汉亦同时撒手回奔，三人霎那赶到二女之旁。花无秋点头冷笑道：“现在你们勉强可以一斗了，五人齐上罢。”

车中人似看出花无秋面不改色而犹豫，迟迟未发命令。无人头陀大步奔到花无秋身旁传音道：“恩公，这批人中，只有阴沉老者是贫僧会过，其余的未在江湖出现，尤其是车之人非常神秘。”

花无秋向他笑笑传音道：“大师快到河边去，在那棵大树上吃的。”

头陀说：“恩公，我不能离开你。”

头陀摇头道：“大师必须去，那儿还有一点重要东西必须要你代我看守。”

头陀闻言一怔，急急而去。

当此之际，那阴沉老者忽然回到车旁，似在听候车中人什么指示。

两个大汉和那两位少女仍旧严阵以待，摆了闻令就要出手的姿态。

花无秋也未显得轻松，当前五人一旦齐上，合起来的力量足以抵上两个无人头陀，何况还有一个车中人，在他估计，那才是他不可轻视的神秘人物。

忽见那老者大步回来，对着花无秋阴笑道：“年青人，你就是江湖传言的‘金龙大侠’”花无秋冷笑道：“阁下要问出字号才敢动手吧？”

老者沉声道：“假设你是的话，这里有份请帖，否则对你只有口头相邀。”

花无秋哼声道：“你们以此作为下台之机。”

老者怒声道：“咱们小姐将你看作一个人物才有暂不计较之忍，否则你能活到明日吗？”

花无秋纵声笑道：“你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不懂得羞耻，无怪脸上没有四两肉，我不念在既往与你无仇，只怕那辆马车即刻就要换个驭者了，滚罢，无聊的家伙。”

这几句可说骂得惨极了，谁料车中人居然未被激动，老者气得脸都发了青，但竟不敢扑出拼命，只见他咬牙掷下两张黄函的请帖，一言不发，挥手率人转身，俄而车马发动，冲起一溜黄尘而去。

花无秋拾上两张黄帖一看，其一：“面呈‘金龙大侠’另一则为面呈‘无人头陀’。”

字迹秀明，墨水未干，显然车中人刚才写的，拆开一看，只见他满面疑云，之后，急急向河奔去。

在河边一颗大树下，这时正立着无人头陀在发呆，立即指着树下道：“恩公叫贫僧看管这个雷池派的死人？”

花无秋似知出了事情，摇头道：“他活的，我还没问他！”

头陀骇然道：“那是贫僧来迟一步，而被人杀死了！”

花无秋走近一看，只见死者胸口有个血洞，叹声道：“确被人杀以灭口了。”

花无秋拿出请帖道：“留下两张贴子，这是大师的一份。”

无人头陀看了之后问道：“那车中人仍未看到！”

花无秋摇摇头道：“这人不惟神秘莫测，而且沉着忍耐，他能统驭武林一流高手，甚至视其为奴，其本身功夫真不堪想象！”

头陀打开黄帖一亮道：“他自称‘天堂派’，武林从未有人知道，‘天堂派’在哪里？”

花无秋道：“我想有人知道，问题是天下武林高手是否愿去，‘剑王大会’呢？”

头陀道：“时间在重阳日，距离尚早，我们先看看别人的意见再作决定如何？武林人都有一股浓厚的急强斗狠的心理，谁不想夺得‘剑王’的宝座？”

花无秋笑道：“有哪个肯说‘我不敢去的？同时武林人又没有一个不好名，不好奇的，头陀接着道：“贫僧说一句，被邀者人人会去，未被邀者只怕去的更多，何况天堂派只邀些出了名的高手，还有多少未出名而功力更高的恐怕大有人在呢！”

花无秋一想他的话是真的，于是道：“我们现在作何打算？”

头陀道：“一面打听‘天堂派’的去处，一面通知自己人，同进暗

暗察武林动静。”

花无秋想了想，决然道：“我要先赴高原一趟，雷池派一日不破，我是无心其他的。”

头陀道：“在贫僧推测，恩公此去必定会扑个空，现在七月四日距赴天堂岛不到两个月了，但赶到就须一个月之期，然而不能一到就可找到雷池派的神秘重地，假设再加上十日半月寻找，那就耽误天堂赴会了，同时雷池六王一定也要去天堂岛的。”

花无秋仍未想到月期不够，沉吟一会道：“那我要趁此空隙找找另外几个仇人。”

头陀道：“有地点没有，假使没有地点，那照贫僧计划就行了。”

花无秋点头寿出，回头又道：“大师吃过东西吗？”

头陀道：“吃过了，恩公哪里发现雷池派的人？”

花无秋道：“在村中发现，追到河边才拦到。”

二人行到黄昏，进入灵宝城落店，当晚，头陀对花无秋道：“此地近于旧函谷关，我吃过饭到那在古迹内去摸他一趟，那个乾坤魔妖人也许在该处落脚哩，同时还可查查当年隐身于此的怪人。”

花无秋道：“我们已进河南边界了？”

头陀笑道：“恩公对地形不太熟悉吧，灵宝地是河南所属，此去函谷虽有数十里，但我们走来不是一回事了”。

花无秋笑道：“你这出家人说话却没有出家人的味道，什么‘恩公’，‘我们’？”

头陀大笑道：“贫僧早说过，一切信口出，凡事随心欲，高兴怎样，从不装腔作势。”

说着的时候，店家送来了酒菜，二人饱食过后，随即出城。

函谷关位于宝城西南方，东起崤山，西至潼津，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故有函之名。

关在谷中而今已发，秦时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之险称，在汉时，高祖守函，使项羽束手不得行。

大约有顿饭久的时间，无人头陀领着花无秋深入谷内，一弯新月，斜斜的如挂飞崖之顶，四野清清，谷中静极。

花无秋忽和尚问道：“大师，你所提起那个怪人叫什么？”

头陀轻劝的笑道：“说起此人，实在使当年武林人人如谜，论年龄不比贫僧大多少，论霸占功使人感觉他如海样的深沉，贫僧与他斗了三天两夜，他竟始终只用一招剑术应敌，但隔了一个月后，他以贯天杂毛仍是那一招出手，又一日，他仍旧以那招对付透地妖道，可是，他既不失败，也不取胜，说斗就斗，要走就走，因之当时武林称他为‘海神’，那是说‘不知深浅’之意，平生出没无常。他自称说函谷老人。”

二人轻谈细语，这时已走到一段最狭之处，头陀指着前面道：“再过一里，前面就是故关遗址了。”

话未住口，突从削壁掉下颗石子！

花无秋一怔之下，急对头陀道：“上面有人！”

无人头陀笑道：“那是恩公自己人，否则他就太笨了。”

花无秋忽然忖道：“可能是乐天翁带着龙斐和仇大哥夫妇追踪乾坤魔到此？”



他向无人头陀轻声道：“大师仍旧向前查去，我由此处升上崖顶去看，有事情长啸招呼。”

头陀点头行出，回头道：“崖上非常崎岖，当心出毛病。”

花无秋不敢暴露身形，紧贴崖石上极，及至顶上，确见乐天翁自一丛树林行出，但神情显得紧张。

紧接着，仇飞仙、兰小英、龙斐等三人亦一个个悄悄出现。花无秋知道他已发现什么严重问题，急行两步接近上去，问道：“你们来有多久了？”

乐天翁急急摇手禁声，耳语道：“很久了，此地有个非常之人，他已将乾坤魔制住了。”

花无秋问道：“是什么人制住的？”

乐天翁道：“是个比我老上一倍的怪物！”

花无秋想到无人头陀所说的那个人来，暗忖道：“一定是他了。”

接问道：“乾坤魔怎么样了？”

仇飞仙接口道：“距离最近，听说那老头会对乾坤魔提出一个不杀的条件道。”

花无秋急问龙斐道：“你听到什么？”

龙斐眉皱道：“我听不懂，当乾坤魔被那老头不知用什么方法制住的时候，恰好是我一人发现，只见乾坤魔面前一块石上，可惜我看不到他的正面，耳听他阴阳怪气的：“要饶命吧？那是可以的，但要一辈子听老夫驱策。”

花无秋道：“这有什么不懂？”

龙斐道：“不，还有！当老者说到这儿，谁料乾坤魔竟爬到地上叩头道“祖师爷，我答应，我答应！”地了一会”

，就听那老头道：“也罢，这里有令符一支，你拿去见少主，只说老夫派你守‘西天门’！因为那老头说话时向我这面看了一眼，因之吓得我不敢再上去啦！”

花无秋急急道：“在什么地方，快领我去看看！”

龙斐有他在场，胆气立壮，长身纵起道：“在前面一处的深沟中，那儿地势比两头都高，而且很宽，上面似有过什么大房子，因为还有残垣败基。”

众人跟着纵起，乐天翁道：“那地方就是函谷关的遗址了。”

花无秋道：“我们下面还有无人头陀，他已先去了。”

一里地，转瞬即到，只见无人头陀大声叫道：“此地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花无秋料知那老头已将乾坤魔带走了，朗声接道：“大师，函谷老人已将乾坤魔制服带走了。”

无人头陀骇然道：“谁见到？”

花无秋一面给双方介绍，一面将龙斐所见说告，叹声道：“我来迟了，那老人必定是函谷老人无疑。”

头陀郑重道：“看到他有与会不同的地方吗？”

龙斐急接道：“有！他少只耳朵！”

头陀点头道：“对，他少只左耳！他坐在大师背后那块大石上，我由这方看到，明明是少了我左手边这一只嘛。”

无人头陀闻言大震，悚然道：“这又是另有其人了这个人也能将乾坤魔制服得跪地求饶，其功力之深，概可想见。”

乐天翁将目光停在无人头陀面上，礼貌的问道：“大师，地上地势是瞒不了你，也许守名并非固有的吧？”

无人头陀合十道：“老施主，贫僧虽早出江湖几十年，论江湖经验和阅历，只怕不及施主多多，这个地名从来不知在何方啊？”

仇飞仙道：“我有几个不同的猜测，第一，那地方是对方自取的，第二就是固有的吧，那也是个小地名，第三，甚至不是地名。”

兰小英撅嘴道：“不是地名是什么？”

仇飞仙道：“那是一个阵势的方位名称罢了，总之这是无法查出的。”

花无秋点点头，又问龙斐道：“你见那老人递给乾坤魔什么样的令符？”

龙斐道：“是只金色的小蜈蚣！”

无人头陀摇摇头表示他仍无所知。

乐天翁道：“这事问问惠明大师如何？”

提出惠明大师，头陀有点尴尬，论年龄，他较惠明大师确实大几十岁，论武功辈份他又不敢自居前辈，论武功他也不敢说高得太多，因之沉吟一会才答道：“这个尼姑对江湖阅历确很在行，也许她能知道。”

花无秋道：“这事请乐老去找大师如何？”

乐天翁道：“老朽现在就去。”

花无秋急急道：“你去请带一点东西给老师太看看，这又是另一个谜。”

他说着递过那张黄色帖子，随即把经过情形一一告诉。

乐天翁神情肃异常，看罢帖子后道：“事情更加严重了，这恐怕是件阴谋！”

头陀道：“是阴谋也得去闯，不过我们力量太小了，在赴约前还得拉拢一部分主要人物才可以。”

花无秋与众人送走乐天翁后，心中却有一个打算，他得头陀一句提醒，存心要将‘贯天教主’和‘透地法师’制服，于是领先仍向城里走。

时已到三更，城门关得紧紧的，当他们准备越城墙而进时，忽见的处钻出十数老少不等的人物来。

在花无秋忽见首的手中拿着一条小小银龙令符，才知是他的手下，于是也拿金龙上前道：“你们知道我来了？”

为首的是个老者，居然恭敬的道：“帮主进城我们就知道的，此来听候帮主的差遣。”

花无秋拱手道：“没有事，各位回去，今后有事也不许老年人跑腿。”

老者道：“我们难得见到帮主一面，希望帮主派点差事。”

花无秋想起一事道：“好罢，由你们负责向本帮兄弟传递一件秘密，必须在重阳前查‘天堂鸟’和‘西天门’两个地名，如在重阳前查不出，那也不要紧，过期这不必查了。”

众人齐齐应是，纷纷拱手退去。

花无秋忽又问仇飞仙道：“大哥，我忘了问你，凡属一种岛名，相信你能知道？”

仇飞仙笑道：“当佻蝗出这个名称时我就想过，在海中还未听过，

加之海岛多得无数，未发现的，以及危险的海域更加难知。”

花无秋叹声道：“对方只一个地名即将我们难住，这岂不是笑话。”

头陀身上了城墙，宏声道：“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再动脑筋，天下没有查不出的事情。”

大家进了墙，仍旧回原店时，当纵落后院时，忽见店家迎上花无秋道：“贵客，有人送了一包东西在房里，说明要您亲自拆看。”

花无秋闻言一怔，暗忖道：“是谁送来的？”

同时，他见店家并未惊骇他们走来走去，何况还多四个人，立知有异，问道：“送东西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店家道：“据他自己说，他是本城自立帮中兄弟，人只三十几岁，同时说贵客是位武林奇人。”

花无秋哈哈笑道：“难怪店主见了我们由屋上跳下不以为意了，原来早有所闻呀，这样说来，贵店也是位武林朋友了？”

店家闻言色变，撒身就想逃走！

仇飞仙闪身挡住道：“你走到那里去，快说，是谁来的东西？”

店家吓得浑身发抖，双膝一屈，跪下道：“是小人一多年不见面的朋友，其中有何不对，小人实不知情。”

花无秋向仇飞仙道：“大哥放了他罢，谅他敢说慌。”

头陀笑道：“包中定有危险之物，待贫僧进去看看，假设那人要想用毒，那他就太笨了。”

花无秋急急阻止道：“大师请慢，毒物岂能对我们有效，同时对方焉得不知，防止里面有爆炸之物，纵算炸我们不死，至少也要负伤。”

头陀笑道：“不妨，当年‘财迷’唐进的‘七里雷’尚且被贫僧如玩爆竹一般，世间再无胜过该爆炸物的了。”

兰小英骇然道：“‘七星雷’？聚珍帮主独啸天也有七星雷！”

头陀笑道：“现在的‘聚珍帮’帮主就是‘财迷’唐进的弟子！”

众人进了房中，确见桌上摆着一只黑色布包，头陀立即右掌，似在运出功力，须臾，他净手掌按在布包之上。俄而，他将手掌撤开，回头对龙斐道：“小施主现在可以打开查看了。”

龙斐正感神秘莫测，闻言高兴极了，走到桌前道：“老大师，你运过什么功夫啦？”

头陀笑道：“癸水神功，凡爆炸经过此功一浸，打开等于一颗泥丸。”

龙斐慢慢将布包打开，触目尖声道：“是颗泥丸啊！”

仇飞仙走过去拿起一颗给大家看道：“确是独啸天的‘七星雷’，这老贼竟用出这种下流手段来了。”

头陀笑道：“可见其到了穷途末路了，不知恩公与其有什么大仇？”

花无秋眼眶一红，叹声道：“家母有一个义伯就是他杀的！”

说着捞起右臂衣袖道：“大师请看，这是我义伯在事发前所留的字迹！”

“七星雷”一现，花无秋更加恨上加恨，立对仇飞仙道：“大哥请和嫂嫂带着龙斐搜索全城，我和大师去城郊附近察看，最好在城中勿与其动手。”

这时月亮已被乌云遮掩，四处都是黑黑的，五条人影分成三个方向，花无秋单独进南门，瞬息即失去踪迹。无人头陀返奔北门，他心中根本

没有把独啸天放在眼里。当他高大的身影越过墙时，忽然察觉城外似有什么情形不对，因之立在墙外喃喃道：“怎会‘透地’杂毛的人影在那屋上一闪呢？”

原来了他看到与他齐名的‘透地法师’的身影了。一怔之余，不再前进，回身朝北门追去，显然，他要追上花无秋告知所见了。

北门外近上山岗伏，无人头陀追出数里尚未看到人影，当他登上一座石岗时，忽听身侧有人轻喝道：“大师快停住，岗后有人！”

无人头陀一听是花无秋的声音，立即过去道：“贫僧发现透地杂毛在北门城外。”

花无秋道：“那是小事，我们正面岗后还有左耳的老怪物，但未发现乾坤魔。”

无人头陀紧张道：“只有他一个人？”

花无秋道：“还有两个比其略少几岁的老怪物，看势在商量制服‘透地法师’的计划，而且同时还要制服另外一个什么人物。”

无人头陀道：“透地杂毛虽狠，但却是个硬骨头，恐怕死也不会投降的，此人恩怨分明。”

花无秋道：“还有一个名叫‘三叟’的？”

头陀郑重道：“恩公听清没有，只怕不是一个吧？”

花无秋道：“我在这里，他们在后谷岗中，两下距离太远，加上他们的谈话无异耳言，也许未曾听清，现在我们偷偷的上去一看如何？”

无人陀道：“不能接近，贫僧揣测有场大斗了，必要时恩公要替‘透地’杂毛解解危。”

花无秋道：“我不愿对人临危施惠，但不得已时又当别论。”

无人头陀笑道：“也只有恩公这种个性才能屈服一些老顽固，死硬货。”

突然在四面冲起三条人影，如飞朝岗上扑来，其速如电，简直快得惊人！

花无秋和无人头陀同时看到，不约而同，双双闪到石后。恰在此时，岗上冲起两条人影迎了下来，仅仅瞬息间，双方碰头在花无身前约十丈之处。

说起来还是岗下的三人先到一步，显然岗上有人冲起才停步的。

现在都看得很清楚，双方都是老头子，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头子！这是花无秋在暗中所见的。

双方没有感到遭遇而惊奇，就象早有约定似的！岗下来的三老头子各有不同的特征，在中间的是个胖子，但并不是太矮，他右面的是个枯瘦如柴的长子，左面是个三寸丁形的怪物。

岗上冲下的都是披着头发，样子有点象野人！

花无秋竟连一个都不认识，他拿目光注视着无人头陀。恰好无人头陀传音他道：“现在证实你听得‘三叟’那句话，不出所料，原来确是他们。”

花无秋道：“三个人？”

无人头陀道：“就是岗下来的就是这三个，中间的名‘黄沙叟’右面叫‘鬼风叟’，左方为‘万古叟’，都是当年的老古董。”

花无秋问：“岗上来的这两人呢？”

无人头陀道：“一个陶金巨，一个叫贾人诵，为武林小人，专事欺软怕硬之辈，谁料他们竟投在别人手下当奴才。”

花无秋道：“那个没有左耳的才能怪一定是在暗中指挥。不知这双方的力量如何？”

无人头陀道：“个拚个差不多，与贫僧相较要次一点，陶、贾两个早在五十年前俱被贫僧在一百招内打败过。”

花无秋感觉奇怪问道：“他们双方对峙这么久了，既不说话，又不动手？”

无人头陀道：“陶、票二人惟在听候缺耳老者下令，三叟则在观察对方暗中之人。”

“人”字未落，突听三人中有人冷笑道：“姓陶的！，你们人数到齐了没有？这是中间那个大胖子首先开口。

花无秋知道那是“黄沙叟”！转顾上方之际，只见那姓的陶的老头嘿嘿了两声道：“黄沙，当今武林不似往年，势力为生，存之不二斗法，家君三召，尔不等应，现尚有一刻之久给诸位考虑了，如再抗命，那就只能以武力解决啦。”

黄沙叟大声冷笑道：“姓陶的，我不管你们投到什么天大的势力门下当狗腿子，也不问你们如何得意扬扬，总之是硬骨头，这次的来意，就是想会会你们的主人。”

姓陶的大怒道：“我尹乃要至群，对付你们何须亲自动手。”

黄沙叟大怒扑了，一掌直劈过去，吼声道：“难道凭你们两人还想在我们三人面前逞能？”

陶、贾二人不接，同时向后退数丈。

黄沙叟左手摆动，右掌猛进，呼呼呼！接边三招力扑。鬼风叟和万古叟立从两侧抄进，准备断后退路！但未奔出五步，闻四面发出几声阴啸，俄而又钻了五个人来。花无秋一见连自己两人都被包围住，很可能就会被对方发现，因之传声无人头陀道：“大师，咱们如何处置？”

无人头陀摇道：“双方都在紧张中，不会留心隐秘处。”

一顿又道：“这次来的五人贫僧想不起在什么场合中见过啦！”

花无秋道：“不管他，我先看看他们如何动手再说。”

陶、贾二人已翻身回扑，配合五人势成围攻！

三叟明知上当，但却无惧意，立即展开背作战。

一方人数多出过半，接触不到一刻，强弱即分，三叟已被对方分隔开猛攻，简直无法对付了。

当此之际，突闻他有不寻常的动静，无人头陀侧耳一听，悚然道：“不好透地毛已遭遇你所见到的老怪截住了！”

花无秋当机立断，急催道：“大师前去监视，必要时出手相助，我要在此将三叟救出来。”

无人头陀答应一声。花无秋沉吟道：“大师一到，如看形势不利‘透地法师’时，你可出言向那老怪挑剔不是之处，势必激发老怪使傲性，于是即藉机出手，这样可达相助之实而顽无助之疵了。无人头陀兴然奔出，回头道：“恩公这边速战速决，只怕那面上贫僧亦非老怪之敌啊！”

花无秋同时步出石后，点头道：“大师最好要套出那老怪的底子来，我这面除非三叟不合作，否则要解决不难，预多半半个时辰也够了。”

无人头陀走后，他行到混斗之处，稍立即朗声喝道：“双手住手，以多为胜，算什么英雄？”

三叟闻声震耳，知道来了救星，六目急注，齐感诧异，他们俱不相信那声音是出自一个少年之口。

另一面的七人虽惊而不惧，他们都仗着有后台似的，甚至有两人抽出来朝花无秋扑近。

花无秋知道对方两人足抵上无人头陀的力量，因之也不低估对方，于是暗功力走上前道：“二位可报出名来？”

来的是陶、贾二人，花无秋打算滋取对方的底细，但话未落音，耳听其一阴笑两声道：“凭你小子也想出头抱不平吗？”

边说边上，举手说是一掌！

花无秋出奇制胜，奇速一闪，如电闪到他的背后，突伸左掌接出。

那老者连看都没有看清，顿觉背上如压万斤！不禁不骇！左掌反臂待用……

花无秋哪能让他反抗，掌心劲吐，喝道：“去罢！”

那老者心痛如裂，狂叫一声，满口吐血，整个身体如推草人一般，被花无秋抖出七八丈之外。

当此之际，另一老者厉叫增援，连人带掌，全劲朝花无秋背后扑上。

这动作恰中花无秋事先所料，人掌尚差五尺，他双脚一点地面，原地突升一丈，头低爪现，将扑其硬攫，立将对方脖颈按住，一提一摔，反手掷出，大叫“接住！”

那老者竟还手之机都没有，全身若脱弦之箭，直朝他另外五个同伴指贯去。

势急力猛，如掷泥丸，那五人正在上风，先闻惨叫一怔，继见黑影冲来，避而不及，闪既不现，姓陶的抢得先机，迎着黑影就是一拳！

“噗”的一声，被他打个正着，但出他意料之外，满想那一拳将黑影打开，岂知事实相反，黑影陡发痛哼，然冲势依旧不减，一弹之力，竟将姓陶的震离了斗场！

三叟得此一再之极，立由守反为攻势，霎时扳转成上风，六掌翻飞打得有声有色！

对方七人几去其半，由力倦继之心慌，见势不妙，被迫陡发一声大喊，齐手合力一招，顿将三叟硬挫一霎，得机撤腿就逃，乱糟糟，魄飞魂散，慌慌张张的朝岗上窜去。

花无秋不愿示恩与三叟，因之不与攀谈，随即尾追不放！

须臾追上山岗，但见那姓陶的等人并未向其主人之处奔去，居然是落荒而逃，早已冲进丛林中不见了。

在一排血红的枫林后，隐约看出“无人头陀”和“透地法师”大战一个紫袍老怪，剑气冲天，声如俱裂，连花无秋都不分清谁是谁的人影。

无人头陀的剑术已心领神会，“透地法师”的剑术也想了解，今有那老怪的剑术在场，更引他偷学之欲，于是悄悄的扑进枫林内窥伺。

接近时，不由他一愕一震，原来那没有左耳的老怪居然是施展双剑！甚至只施出两招不变的循环剑术！

无人头陀不知已运完了几套“混沌九式”，只打得紧张无比，而且是守多于攻且不时拿目光望着岗上，显然在希望花无秋出现了。

“透地法师”是用两柄拂尘代替了宝剑，双手所施，竟是两套不同的剑术，明显的未予配合，但惊威力却非常惊人！可惜他是撞上了真正的厉害对手，这时亦气喘如牛，势已成了强弩之末了。

足足费了一个时辰的工夫，花无秋这才将两个双剑门路谨记在胸，同时也看出那老怪却是武林数一数二的人物。斗处近林边不到十五丈，他刚刚现身，无人头陀立即发现，心中大喜，宏声叫道：“恩公快来，我和尚吃不消了！”

花无秋判断已他没有摸出人家的底帐，接口道：“大师请退下来，借我宝剑一用。”

无人头陀已被方对方胶住，撒必遭危，大声叫道：“恩不出手，我和尚行不得也！”

花无秋！大声叫道：“你那招似‘繁星拱月’之式，为何不取，‘星移户换’之步？透地法师那似‘双龙反合’之招，也可采‘五行颠倒’‘八卦互易’之式！”

两特殊剑手一经点拨，真有拨云见日之朗，成规立改，新奇毕露，只喜得勇气百倍。

那老怪物大出意料之外，他开始看到花无秋时似未放在心上，这时显得大大震惊，其剑式似亦只有三招，这下竟连最后一招绝技都拿出来了！

花无秋陡觉有所震，大声警告“无人头陀”和“透地法师”道：“二位提防！其剑能化实为虚，虚中藏劲，最后必施飞剑！”

言落，人已冲近，大喝道：“老头儿道，你的阴谋最好勿展！”

金光一闪，右手已亮出“金龙吐纳”！大有采取先机之势！

透地法师自经花无秋点醒其剑中乱式之后，当时就佩服得五体设地，闻言哈哈大笑高声喘息道：“当今之计，最好保留一点虚誉，我们两个出家人不如让花施主上场罢。”

花无秋听其语气大改，心中暗喜，同时大声道：“可惜‘贯天教主’未到，否则以当年三神联手，这场戏必精彩无比。”

经他这一挑，突闻枫林响起一声哈哈大笑道：“施主神目如电，我老道说来就来！”

一条人影带着一溜白光冲起，居然就是“贯天教主”加入斗场！

